

毛澤東的秀才

MAO ZEDONG'S SCHOLAR :
GUAN FE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關鋒與「文革」



中央文革小組大紅人，紅衛兵口中的中央首長，
捲進文革風口浪尖，逐步走向輝煌和覆滅！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同志們要記住，只有毛主席的話，才是最高指示！必須瞭解

「毛主席著作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這句話的深刻意義。

——關鋒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毛澤東的秀才

MAO ZEDONG'S SCHOLAR :
GUAN FE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關鋒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從左至右依次為：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¹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¹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²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³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²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³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⁴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⁵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

⁴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⁵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⁶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⁶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⁷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⁷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⁸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⁸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⁹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¹⁰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¹¹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¹²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⁹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四園書屋，2007年。

¹⁰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¹¹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¹²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¹³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¹⁴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¹⁵。《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¹³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⁴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⁵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目次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07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1
體例說明.....	017

023 | 1966

此地無銀三百兩！（1966.1.18.）（摘選）.....	025
評吳晗同志的道德論（關鋒、吳傳啟）（1966.3.19.）.....	026
《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關鋒、林傑）（1966.4.5.）.....	042
關鋒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全體大會上的講話（1966.7.17.）（晚）.....	071
關鋒、馬力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076
關鋒、王任重清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7.28.）.....	078
關鋒等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同學的廣播講話（1966.8.1.）.....	080
關鋒給北京師範大學少數派譚厚蘭等同學的信（1966.8.4.）.....	086
王力、關鋒接見山東大學紅衛兵代表記錄（1966.9.3.）.....	086
關鋒、戚本禹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等的講話（1966.9.23.）.....	091
關鋒、吳德在北京地質學院的講話（1966.9.24.）.....	094
關鋒在北京地質學院同學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9.28.）.....	097
關鋒、戚本禹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及師生的講話（1966.9.30.）.....	100
張春橋、關鋒在接見福建部分赴京同學時的講話（1966.10.7.） （存目）.....	104
戚本禹、關鋒對北航工人赤衛隊和地院紅衛兵的講話（1966.10.12.）.....	104
王力、關鋒、戚本禹在全國少數派同學會議上的講話（1966.10.17.） （存目）.....	109
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10.18.） （存目）.....	109

陳伯達、戚本禹、關鋒接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同學時的講話 (1966.10.25.) (存目)	109
關鋒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講話(1966.10.29.)	109
關鋒、戚本禹與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團等單位代表座談紀要 (1966.11.18.)	116
關鋒、戚本禹與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談話 (1966.11.18.)	125
關鋒、王力接見少數派學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11.20.)	132
關鋒、王力接見「反修大會」工作人員時的講話(1966.11.21.)	134
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勳、胡癡等與商業部各地上訪群眾的談話 (1966.11.22.) (存目)	140
關鋒對中央和國務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員的講話(1966.12.11.)	140
關鋒對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講話(1966.12.14.)	159
關鋒、戚本禹與文化部煤炭部等單位代表座談紀要(1966.12.27.)	160

165 | 1967

關鋒接見北京礦業學院學生的講話(1967.1.7.)	167
關鋒接見軍隊科研單位群眾的談話記錄(1967.1.9.)	170
王新亭、關鋒、戚本禹對軍隊總參三部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1.10.)	172
關鋒和空軍院校十二人的談話(1967.1.12.)	191
關鋒、王力接見北京市四清工作團同志時的講話(1967.1.12.)	192
關鋒在接見鬥爭劉志堅籌備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1967.1.13.)	198
徐向前、江青、關鋒接見空軍機關及空軍院校代表時的講話 (1967.1.13.)	206
陳伯達、王力、關鋒接見《人民日報》社革命同志的講話(1967.1.17.) (存目)	215
王力、關鋒等接見山西革命群眾時的講話(1967.1.17.)	215
王力、關鋒在《人民日報》社宣布中央文革的重要決定(1967.1.20.)	221
關鋒對總字六四二部隊「一〇五革命造反團」等九個組織的講話 (1967.1.21.)	224
關鋒接見籌備鬥爭劉志堅籌備會同志時的講話(1967.1.27.)	225
王力、關鋒在中宣部傳達陳伯達的指示(1967.2.1.)	229
王力、關鋒對山東省造反派代表的講話(1967.2.7.)	236

關鋒談路線鬥爭和奪權問題（1967.2.12.）	240
戚本禹、關鋒在《光明日報》社職工大會上的講話（1967.2.21.）	245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陳伯達、康生、 王力、關鋒（1967.3.3.）（存目）	254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13.）（存目）	255
王力、關鋒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7.3.27.）（存目）	255
中央首長與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的談話（1967.4.4.）	255
王力、肖華、關鋒接見軍隊院校文藝團體代表的講話（1967.4.16.）	258
關鋒在空軍司令部談話紀要（1967.4.17.）	263
關鋒、肖華、楊成武對國防工業院校學生的講話（1967.4.18.）	265
關鋒、戚本禹關於解決青海問題的講話（1967.4.27.）	276
關鋒、王力等接見山西代表李金涓時的談話摘要（1967.5.1.）	280
王力、關鋒、李廣文給新華社的指示信（1967.5.9.）	283
關鋒、肖華、楊成武接見解放軍測繪學院等校代表時的講話 （1967.5.10.）	284
關鋒、肖華、楊成武接見張家口和宣化地區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講話 （1967.5.10.）	287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領導幹部的談話紀要（1967.5.21.）	290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負責人時的講話（1967.5.27.） （存目）	294
肖華、楊成武、關鋒、戚本禹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 （1967.6.10.）	294
楊成武、關鋒關於批鬥李曼村、謝鐘忠的意見（1967.6.）	297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一）（1967.7.12.）	297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二）（1967.7.13.）	312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中型會議紀要（1967.7.14.）	325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三）（1967.7.15.）	336
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宣部的談話（1967.7.16.）（存目）	344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四）（1967.7.23.）	344
關鋒接見山西代表時的講話（1967.7.24.）	366
戚本禹、王力、關鋒給新華社的電話（1967.7.24.）（存目）	366
關鋒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1967.7.31.）（晚）	367
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關鋒、戚本禹八月四日有關外交部問題講話摘要 （1967.8.4.）	367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五）（1967.8.4.）	369
關鋒對北京地質學院關於批判朱成昭的電話指示（1967.8.9.）	389
關鋒、戚本禹對《農民戰爭史》編寫組成員的講話（1967.8.16.）	390
王力、關鋒就新華總社請示報告給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的信 （1967.8.）	392
關鋒研究文獻	393
「文革」研究文獻	395
後記	419

1966

此地無銀三百兩！（1966.1.18.）（摘選）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個期間，吳晗同志宣揚所謂「海瑞」精神，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其意圖究竟是什麼呢？

吳晗同志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把他關於海瑞的文章，按照寫作時間排了一個隊。他排這個隊的目的，是為了避開姚文元同志對他的政治批評，說他的《海瑞罷官》寫於一九六〇年，跟「單幹風」無關。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護耳朵，卻露出了屁股。吳晗同志把他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跟一九五九年八月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聯繫了起來；這一下子洩露了「天機」。

在廬山會議上，右傾機會主義者自稱海瑞，惡毒地攻擊我們的黨，攻擊社會主義；廬山會議之後，我們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廬山會議前夕，吳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寫了《海瑞罵皇帝》；廬山會議之後，又煞費苦心花了一年的時間，歪曲歷史寫了《海瑞罷官》。吳晗同志自己說：歷史和歷史劇「裡面的歷史人物絕不是僵屍的復活」，而是為活人服務；怎麼為活人服務？答曰：「寫這個人、演這個人，都要著眼於他或她的某個方面對於後一代的人們的啟發作用。」是的，在廬山會議之前，吳晗同志著眼於海瑞的，是罵皇帝；其意圖就是給向黨進攻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擂鼓助威，好比舊戲出「大將」以前樂隊奏的「急急風」。在廬山會議之後，他著眼於海瑞的，是「丟了官，但他並不屈服，不喪氣」，不灰溜溜的；很顯然，這是為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打氣、鼓幹勁，要他們「失敗了再幹」，而且還盼望著「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紀綱」（見《海瑞罷官》劇本）哩！¹⁶

¹⁶ 《文匯報》，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

評吳晗同志的道德論（關鋒、吳傳啟） （1966.3.19.）

提要：吳晗同志主張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道德。一句話，無產階級的道德來源於剝削階級的道德，道德來源於道德，觀念來源於觀念。這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的。吳晗同志要無產階級接受忠、孝、節、義、禮、義、廉、恥，以及「精打細算，多方賺錢」和民主、自由，而這些正是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規範。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核心和規範以及其他道德觀念沒有任何超階級的因素。道德規範和法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剝削階級的道德和剝削階級的法律一樣，是根本不能繼承的。不能把利用舊有的語言資料，說成是繼承地主資產階級道德。要戰勝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必須大力發揚無產階級的新道德。

一、駁吳晗同志的唯心主義道德來源論

吳晗同志的道德來源論，是他主張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階級道德、資產階級道德的理論前提。

吳晗同志說：「無論是封建道德，還是資產階級道德，無產階級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無產階級若不善於吸取過去統治階級某些優良的東西，甚至完全摒棄，那麼，看來只有向古代的無產階級繼承，或者自己來憑空創造了。問題是在古代，無產階級並不存在，自己憑空創造呢，也不大可能。」（《再說道德》）

照吳晗同志說來，歷史上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是沒有道德的，所以也就沒有無產階級批判地繼承歷史上勞動人民的道德的問題。在另一個地方，他明白地說：「所謂階級的道德也就是統治階級的道德。」（《說道德》）這就是說，歷史上只有統治階級的道德，在道德領域裡，沒有一分為二，沒有階級鬥爭。

照吳晗同志說來，無產階級也是沒有道德的，要使自己有道德，就必須「吸取」地主階級道德、資產階級道德；如果摒棄地主資產階級道德，那就是要「憑空創造」，而「憑空創造」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地主階級的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是無產階級道德觀念的源泉，並且是唯一的來源；無產階級既沒有歷史上勞動人民的道德可供批判繼承，又不能從自己的階級地位中吸取道德觀念。

一句話，無產階級的道德來源於剝削階級道德，道德來源於道德，觀念來源於觀念。這就是吳晗同志的道德來源論。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同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一樣，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恩格斯曾經說道：

「如果近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麼從這上面，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就是說從生產和交換所依以進行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¹⁷

這也就是說，各個階級的道德都是由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是從他們的社會實踐和階級鬥爭中形成的。照吳晗同志說來，恩格斯的觀點就是應該被打倒的「憑空創造」論。請看，他所要反對的不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不正是馬克思主義嗎？

¹⁷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九五頁。

二、吳晗同志要把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

對於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德，吳晗同志要無產階級接受什麼呢？他要無產階級接受的，主要的就是忠、孝、節、義、禮、義、廉、恥。而這一些，正是地主階級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規範。

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一再強調：「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又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韓非子·忠孝》）歷代的封建王朝，總是盡力宣傳「忠」、「孝」、「節」，表彰忠臣、孝子、節婦，把他（她）們當作人的楷模，要大家當作榜樣來學習。這一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原則，也就是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地主階級道德的其他規範，都是從這個核心派生出來的。

禮、義、廉、恥是維護三綱、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主要道德範疇。《管子·牧民篇》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裡所謂的「國」就是封建王朝，就是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什麼是「禮」呢？地主階級的思想家講得很清楚。《左傳》上說：「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宋榮、尹文說：「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管子·心術上》）荀子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鄭玄說：「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孝經注》）司馬光說：「何謂禮？紀綱是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後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資治通鑒》）什麼是「義」呢？宋榮、尹文說：「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管子·心術上》）孟子說：「義者，人之正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敬長，義也」，「無禮義，則上下亂」（《孟子》）。這就是說，「義」就是各個等級的人，按照封建等級制度的規定，各自盡倫盡

職，規規矩矩地行事，它是和忠君、敬上、孝悌密切聯繫的，所謂「以下事上，古之義也」，「義不可缺」，「理所當然」（《海瑞集》）。在封建社會裡，僕人絕對地、無條件地忠於主人，叫做「義僕」，甚至把馴犬叫做「義犬」。什麼是「廉」呢？朱熹說：「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孟子注》）儘管朱熹說得很抽象，但是同整個的封建道德體系聯繫起來看，就是嚴守封建法律、忠於王朝、忠於地主階級的整個利益；所謂「不苟取」實質上也是為封建國家服務的東西。什麼是「恥」呢？地主階級認為不按著封建秩序和封建倫理綱常行事和思想，就是可恥的。孟子就說過：「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可見，羞惡、羞恥，是以封建的禮義等等為基礎的。

封建道德的忠孝節義和禮義廉恥，完完全全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東西，其中沒有任何超階級的「元素」。可是，吳晗同志竟要無產階級把這些東西接受下來。

關於「忠」，吳晗同志說：無產階級要繼承封建道德的「忠」，說什麼「過去要忠於君主，今天呢，難道不應該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說道德》）又說：「『忠君』，是過去的道德觀念，除了個別遺老外，今天沒有人講忠君了，是不是連帶這個『忠』字也應該否定呢？我看不應該。」（《學習歷史知識的幾個問題》）

試問：有誰主張不要「這個『忠』字」呢？人們在口頭上，在文章裡不是經常使用這個「忠」字嗎？如果是為了保留這個「忠」字，哪裡用得著吳晗同志出來大聲疾呼呢？

試問：無產階級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難道是從地主階級道德的「忠」繼承來的嗎？不。地主階級的「忠」要消滅反封建的運動，保衛地主階級；而無產階級的「忠」則要打倒地主階級及其道德觀念。兩者是完全相反的，這裡沒有絲毫的共同點。無產階級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絕不是從地主階級那裡繼承來的，而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產生的。它的產生和發展，非要破除封建地

主資產階級道德觀念不可。

吳晗同志說什麼要保留「這個『忠』字」，「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云云，不過是騙人的手法。表面看來，似乎把地主階級「忠」的內容都舍掉了，然而這是假像。如果真的把地主階級「忠」的內容完全舍掉，繼承又從何談起呢？在這裡，他是利用「公眾成見」來宣揚封建道德。由於封建道德的長期影響，對於封建道德破除得還遠遠不夠澈底，在這種情況下，抽象地宣揚繼承封建地主階級的「忠」，就會使一些覺悟不高的人，不知不覺地想到去繼承而不是破除舊道德的「忠」的內容。不僅如此，吳晗同志還作了具體交代，他說：今天的愛國主義和地主階級的「忠」有歷史繼承關係，並且不是「兩碼子事」（見《三說道德》）。明明白白，這不是要無產階級繼承地主階級「忠」的內容嗎？哪裡只是要保留一個「忠」字呢？

吳晗同志的手法不過是，把地主階級「忠」的內容從前門趕出去，從後門悄悄地引進來。前者是假像，後者是本質。

關於「孝」，吳晗同志說：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封建的「孝」，說什麼「對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喪失勞動力了，子女難道不應該照顧父母？」（《說道德》）

無產階級關於子女對父母的關係，以及照顧父母、贍養父母，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革命原則的基礎上的，是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派生出來的。這裡並沒有從封建道德的「孝」繼承什麼東西。為了劃清階級界限，不使人們的觀念模糊，我們根本不用「孝」這個詞來表達子女和父母的關係。這一點，在革命同志之間早已成為習慣了。

兒子對父親絕對服從，所謂「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這是封建道德孝的根本原則。難道無產階級要繼承這條原則嗎？共產主義者所要絕對服從的，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黨的組織。共產黨人是在階級關係的前提下處理父子關係的，絕沒有什麼兒子對父親的絕對服從。

封建道德的孝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按著

這個道德教條，無產階級戰士為革命而流血犧牲，就是不孝，澈底摒棄「揚名聲，顯父母」，也是不孝。難道這個道德教條，有無產階級可以繼承的東西嗎？

封建道德的孝認為，「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按著這個道德教條，革命者父母在而「遠遊」，以四海為家，就是不孝。對於這個道德教條，不也是應該完全摒棄嗎？

封建道德的孝認為，「子為父隱」是合乎道德的，否則就是不孝。無產階級革命者，如果自己的父母犯了罪，必須揭發，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錯誤，也要採取批評的方法，盡可能地給以幫助。這跟「子為父隱」的封建孝道，不是截然相反嗎？

封建道德認為，絕後是最大的不孝。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傳宗接代是封建的最大孝道，並且只有男孩子才成，女孩子是不算數的。無產階級對這種道德教條，當然只能唾棄。

關於「節」，吳晗同志說，「不應理解為婦女守節的節」，而應該理解為有骨氣，「我們的祖先是具有骨氣的，我們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氣」（見吳晗同志最近發表的《是革命，還是繼承》），這「有骨氣」，難道不應該繼承嗎？

可是，吳晗同志所說的「我們的祖先」是誰呢？是哪個階級呢？他在反對批判帝王將相的時候說：「把我們的祖宗全說成是壞人，祖國的歷史漆黑一團，我們全是壞人的子孫，……這有什麼好處呢？」（《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見》）可見，吳晗同志所說的「祖先」就是帝王將相等地主階級的人物，他要繼承的「骨氣」就是地主階級的「骨氣」。所謂「我們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氣」，就是說「我們」的骨氣是地主階級的骨氣的擴大，而沒有質上的任何區別。說穿了，這就是要更頑固地堅持剝削階級立場；他所謂的「骨氣」，就是他塑造的「海瑞」的敢罵，「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就是反社會主義的所謂「骨氣」。

關於禮義廉恥，吳晗同志認為，無產階級也必須繼承。他說：「禮義廉恥中的禮，今天還是要的，人與人之間不能一點禮貌也沒有，光著

身子進電影院是不對的。有些青年人，不修邊幅，頭髮留得好長，衣服髒極了，臭烘烘的，據說這樣才叫做『樸素』，這恐怕是缺乏禮的教育所致吧？」「義，朋友之間互相幫助，彼此愛護，互相批評，這不是很應該嗎？」「廉，要不要廉潔？要不要愛護國家財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佔用公家的東西，應該有這樣的品德。恥，不好的事不要去做。舊時代的這些道德，我看都應該批判地繼承應用於今天。」（《學習歷史知識的幾個問題》）

請聽，吳晗同志用封建道德的「禮」對我們進行說教了：如果不接受封建道德的「禮」，那就只能是野蠻的人，那是會「光著身子進電影院」的。吳晗同志禁不住破口大罵了。試問，有誰提倡不修邊幅，頭髮留得好長，衣服髒極了，臭烘烘的，並把這叫做「樸素」呢？大概在吳晗眼裡，勞動人民都臭烘烘的。他罵了我們一頓之後，把地主階級的「禮」捧了出來，非要無產階級接受不可。

請問：革命的朋友之間互相幫助，彼此愛護，互相批評，難道是從封建道德的「義」繼承來的嗎？封建的「義」，有什麼彼此愛護，互相批評嗎？「士為知己者死」，倒是封建的「義」的一個內容，可是我們對它不是必須絕對摒棄嗎？共產主義者只能為革命而死，為人民的利益而死，絕不能為什麼「知己」、為任何個人和小集團而死。

「愛護國家財產」，「公私分明，不佔用公家的東西」，這是從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中產生的，是從革命的利益引申出來的，這種品德的普及是黨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結果。它絕不是從地主階級的道德教條中繼承來的。照吳晗同志的邏輯，無產階級如果不繼承地主階級的「廉」，就會盜竊國家財物、假公濟私。難道這不是對無產階級的誹謗嗎？

「不好的事不要去做」，難道是從封建的道德教條那裡繼承來的嗎？什麼是好事，什麼是壞事，各階級都有自己的標準，恥辱與光榮也是這樣。地主階級認為壞的、可恥的事，我們則認為是好的、光榮的。無產階級怎麼能繼承地主階級「恥」這個道德教條呢？照吳晗同志的邏輯，無產階級如果不接受這個道德教條，就要盡做壞事了？！

在這裡，吳晗同志採用的手法，是把地主階級的道德，貼上社會主義道德名詞的標籤。他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把封建的禮義廉恥打扮成似乎可以而且應該接受的東西，以便於推銷它們。什麼「批判地繼承」啊，什麼「互相幫助」、「互相批評」啊，什麼「公私分明」、「愛護國家財產」啊，等等，都只不過是一些迷惑人的名詞術語而已。

關於資產階級道德，吳晗同志要無產階級接受什麼呢？他要無產階級接受的，主要的就是資產階級的「精打細算，多方賺錢」和民主、自由。而這一些恰恰是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規範。

對於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吳晗同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繼承。他說：「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資產階級的道德，精打細算，多方賺錢，難道不應該成為社會主義經營管理企業的第一重要原則？」

請看，這不是明明要把為了賺錢的資產階級經營原則也當作社會主義經營管理企業的原則、當作無產階級道德嗎？

社會主義企業生產和經營活動的目的，是為政治服務，為群眾服務，而絕不是為了賺錢。當然，社會主義企業在上述前提下也講「利潤」，也要力求厲行節約，提高勞動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但絕不是把「多方賺錢」當作原則方針。商業工作者李素文同志說：「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身在櫃檯，胸懷全國，放眼世界」。這是一個共產主義商業工作者的世界觀和道德觀。這種高尚品德難道是從「多方賺錢」的資產階級道德觀那裡繼承來的嗎？不是，絕對不是。它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結果，它是和資產階級的金錢道德鬥爭的結果。幾年來，我們黨領導企業職工在企業內部廣泛地開展了兩種經營思想的鬥爭，這是為了克服企業中殘存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經營作風的鬥爭，也是用共產主義世界觀道德觀教育人、改造人的鬥爭。吳晗同志卻把資產階級「多方賺錢」的所謂「道德」硬塞給無產階級，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很顯然，吳晗同志要無產階級繼承資產階級的「精打細算，多方賺錢」，就是要繼承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就是要繼承資產階級的金錢道德；並且實質上還是要改變社會主義企業生產的目的和經營方針，提倡鈔票掛帥、利潤掛帥。

吳晗同志還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作為政治範疇和道德範疇，要無產階級繼承下來。他說：「民主、自由這兩個概念，在資產階級興起初期，對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縛來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隨著資產階級的成長壯大，掌握了政權，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對人民是沒有民主的，自由也是一樣。這樣，民主和自由也就變了質了。自從有了無產階級之後，有了馬列主義之後，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後，民主和自由這兩個概念是不是批判地繼承下來呢？」接著他也說，我們的民主、自由是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不過是掩蓋真相的詞句），但是他卻斷言無產階級繼承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

毛澤東同志說：「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¹⁸

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不僅在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之後，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是在資產階級「興起初期」，他的思想家創造的民主、自由這兩個概念，也是資產階級的，絕沒有一點全民的、超階級的內容。在這個時候，民主、自由這兩個概念，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縛」；另一方面又是對勞動人民的欺騙。因為，這時民主、自由這兩個概念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組成部分，是爭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武器。吳晗同志只談資產階級「興起初期」民主、自由「反抗封建制度束縛」的一面避而不談它們的資產階級內容，它們欺騙勞動人民的一面。這正是為了要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完全接受下來。

資產階級民主，無論作為政治制度來說，還是作為思想體系來說，對於勞動人民，都是「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和騙局」。¹⁹資產階級民主作為政治制度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作為觀念體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基礎。資產階級的民主，

¹⁸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四四八頁。

¹⁹ 《列寧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二五頁。

只把民主給予資本家，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則實行專政；無產階級的民主，只把民主給予勞動人民以及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們，對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則實行專政。從道德觀念方面來說，資產階級認為用全民民主的口號欺騙人民是道德的，它們各個集團及其代表人物，在民主的口號下，互相爭權奪利，是道德的；無產階級認為，對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具有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道德的人產，一定是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很顯然，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是貿易自由，就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自由。資產階級認為，剝削工人是道德的，他們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互相傾軋，爾虞我詐，是道德的。我們認為，這是極其汗濁、極不道德的。無產階級的自由只給予人民，絕不給予反動派。無產階級認為，消滅資本、消滅剝削，不給它半點自由，是道德的，認為在人民內部，自由也是對紀律而言的，按著「自由和紀律的統一」這個原則行動，才是道德的。而反動派則罵我們沒有自由，不要道德。請看，無產階級的自由跟資產階級的自由不是完全相反的嗎？

用剝削階級的道德，改造無產階級的精神面貌，這就是吳晗同志的道德論的祕密。

三、無產階級必須澈底摒棄剝削階級的道德觀念

吳晗同志在論證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資產階級道德時說：「列寧不是說過嗎？『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這完全是胡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發展的必然結果。』（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在廣義的範疇來說，道德是屬於文化範圍的。」（《再說道德》）

這是對列寧的極大歪曲。

列寧總是把在剝削階級社會裡創造出來的文化一分為二。他說：

「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²⁰，一種是反動的文化，一種是人民大眾的文化。而吳晗同志卻在「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和資產階級文化、地主階級文化之間劃上一個等號。難道這不是對列寧的歪曲嗎？

在《列寧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三——二五四頁，列寧論述馬克思在創立共產主義理論的時候，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歷史上的文化遺產。他指出：馬克思對歷史上的文化遺產，「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根據工人運動的實踐一一檢驗過，於是就得出那些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吳晗同志所引的列寧的那段話，就在二五四頁上。從二五七頁開始，列寧才開始論述道德問題。列寧在這篇文章裡對道德問題的全部論述，不但沒有說繼承地主資產階級道德，而且說我們必須摒棄地主資產階級道德；並且指出，「我們的道德是從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中引申出來的」。吳晗同志卻假借列寧的名義說，無產階級的道德來源於剝削階級的道德，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資產階級道德。試問：吳晗同志的這種引證法又是哪一種道德道德呢？

對於地主資產階級的文學、文藝、哲學、經濟學等等，我們當然要批判地繼承，即如毛主席所說的，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但是，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範，卻同上述思想遺產不同。經典作家都沒說過繼承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範。吳晗同志用「在廣義的範疇來說，道德是屬於文化範圍的」來證明，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資產階級道德。這是徒勞的。廣義地說，法權規範、法律也屬於文化範疇，難道我們也要繼承地主資產階級，她要繼承國民黨反地動派的《六法全書》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其中就包括著打碎和完全摒棄資產階級法律。

在上層建築中，道德觀念、規範和哲學、經濟學、文學藝術是有其不同的。哲學、經濟學是對社會存在的抽象反映，文學藝術是用藝術形

²⁰ 《列寧全集》，第二〇卷，第十五頁。

象對社會存在的反映；而道德觀念、規範和法權規範、法律一樣，是人們行為規則的總和。法律、法權規範，是由國家機關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則（成文法和習慣法），並且由暴力機關強制執行的；道德則通過社會輿論來規範人們的行為。

道德觀念、規範和法律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在中國封建社會裡表現得特別明顯。許多道德教條都直接寫在法律條文上。例如，《唐律》、《明律》規定，不忠、不孝、不節都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漢律》、《唐律》、《明律》規定：「親親得相著匿」、「親屬相為容隱」，這就是說，「子為父隱」之類的道德教條也就是法律。

儘管道德和法律是有區別的，但是，它畢竟和法律一樣，是人們行為規則的總和。剝削階級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據剝削階級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壓迫勞動人民的行為規則；它的職能都是直接為鞏固剝削階級的社會秩序服務的。因此，剝削階級的道德和剝削階級的法律一樣，是根本不能繼承的。

吳晗同志除了地主資產階級道德核心和主要規範以外，還提出了其他一些道德觀念要無產階級繼承。在這裡，我們擇其主要的討論一下。

吳晗同志要我們繼承孟子所說的大丈夫精神。孟子說：「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吳晗同志引了這段話，要無產階級繼承，並且說，「在近、現代革命史中，也出現過符合這個標準的無數烈士和英雄人物」。

請問：孟子所說的「道」，難道不是封建地主階級之「道」嗎？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以地主階級之「道」為前提的，就是說，不論是富貴的引誘，貧賤的折磨，強力的壓迫，絕不改變實行地主階級之「道」的精神，這就是所謂大丈夫的品德。這裡表現的是地主階級的頑固的黨性。例如，現在一個地主階級分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死要獨行其道（即堅持地主階級的立場）」，這不是十分反動的嗎？這種所謂道德，怎麼能有無產階級可以繼承的東西呢？

照吳晗同志的說法，現代無產階級革命英雄是繼承了地主階級的道德，是孟夫子思想教育的結果。這不是十分荒唐嗎？我們有時候，也借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來說明無產階級戰士的革命堅定性。這裡絕不是說無產階級繼承了地主階級的道德觀念，而只是從孟子那裡借用了語言資料。無產階級戰士的革命堅定性絕非來源於地主資產階級道德，而是在革命鬥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形成的。

吳晗同志在論證必須繼承封建道德的時候，還說：「誠實、勤勞、勇敢、刻苦耐勞、雄心壯志這些美德，難道不都可以移用在今天？」

試問：有什麼抽象的「誠實」、「勇敢」、「雄心壯志」嗎？地主階級道德所講的「誠實」是忠實於地主階級，對地主階級誠實；無產階級道德所講的誠實是忠於黨、忠於人民，對黨、對人民老老實實，如果在敵人的法庭上也「誠實」，那是出賣黨的祕密的叛徒。地主階級道德所講的「勇敢」是和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在封建社會裡，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被地主階級頌揚為「忠勇可嘉」、道德高尚，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今天，地主階級分子還講他們那個階級的「勇敢」，這就是頑固不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道德所講的勇敢是在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無所畏懼，在革命戰爭中英勇殺敵，奮不顧身。地主階級的「雄心壯志」是萬貫家財、榮華富貴或個人野心家的爭權奪利，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就是復辟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中國和全世界徹底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誠實」、「勇敢」、「雄心壯志」等等完全是具體的、階級的。無產階級的誠實、勇敢、雄心壯志與地主階級的「誠實」、「勇敢」、「雄心壯志」絕然對立，怎麼能把地主階級的「誠實」、「勇敢」、「雄心壯志」移用在今天？

至於「勤勞」、「刻苦耐勞」，這根本不是地主階級的道德。「勤勞」、「刻苦耐勞」總是和勞動聯繫在一起的，它是勞動人民的美德。地主階級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蟲，他們認為勞動是可恥的，是卑賤人做的

事情，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勤勞」、「刻苦耐勞」的品德。吳晗同志把勞動人民才可能有的「勤勞」、「刻苦耐勞」的美德掛在地主階級的頭上，這不是露骨地宣傳地主靠自己「勤勞節儉」起家嗎？

吳晗同志還宣傳地主階級的「剛直不阿」，把它說成超階級的，硬要無產階級接受。這也是完全騙人的。超階級的「剛直不阿」是沒有的。所謂「剛直不阿」，在地主那裡，從根本上說來，就是堅持維護地主階級的整個利益的原則，而不逢迎破壞這種原則的上司；如果說到無產階級道德時，有限制的借用「剛直不阿」這個詞彙，那麼它指的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原則。兩者是極端相反的。無產階級從革命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領導，這是應有的美德；而地主資產階級卻把這種美德罵為「阿」，罵為「逢迎拍馬」。在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不是就這樣惡毒地攻擊過我們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宣揚抽象的即故意掩蓋其階級內容的「剛直不阿」，只能是反對無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東西。

在世界上還沒有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澈底消滅剝削階級及其影響以前，是不可能有什麼超階級的道德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甚至在實際生活中這種對立已被遺忘了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之上的、真正人類的道德方才成為可能。」²¹

吳晗同志利用人們還在使用的在歷史上形成的語詞、語言，掩蓋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階級性，把它說成「全民性」的東西，要人們把它接受下來。這完全是騙人的戲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論到婚姻制度時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又說，無產階級的婚姻也是一夫一妻制。這兩種一夫一妻制是不是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恩格斯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他說，在無產階級這裡，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礎，都除去了。「無產者的婚姻，

²¹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九六頁。

絕不是在一夫一妻制這個詞的歷史意義上，而是就這個詞的語源意義上說來，是一夫一妻制的。」²²我們認為，恩格斯在這裡指出了研究歷史、特別是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原則。這就是必須把詞的本來的意義即「歷史意義」和「語源意義」區別開。這也就是說，語詞、語言和它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那裡所代表的意義，不是一碼事。同一句語言，同一個語詞，它的意義，它的社會內容，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那裡，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在談到共產主義道德，談到共產黨員要有堅定的立場，要無條件地熱愛人民、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曾經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²³。毫無疑義，劉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這句話，只是利用舊有的語言資料。范仲淹所說的「天下」，是地主階級的天下，是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劉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這句話，從上下文看來，明明白白，是說明共產黨員應該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群眾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兩者的階級實質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劉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話，來論證共產黨員繼承了地主階級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騙群眾。我們要採用歷史上形成的為人民群眾熟悉的、今天還有用的語言資料，來豐富我們的語言，同時要堅決反對把語言資料的利用說成是繼承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

四、吳晗同志的道德論，是他的反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正是在地主資產階級的復辟活動，販賣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特別在一九六二年當吹捧「孔子」十分猖獗的時候，吳晗同志拋出了他的《說道德》《再說道德》。在這種情況下，吳晗同志宣揚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硬要無產階級繼承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規範，硬要無產階級把家譜續到地主資產階級那裡，其政治意義不是代表復辟資本主義

²² 參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九—六九頁。

²³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三八—三九頁。

的逆流，反對社會主義，又是什麼呢？

很顯然，吳晗同志的道德論，既是對一九五八年以來文化革命的「反動」，又是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期間，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對無產階級的鬥爭。

從中國近代革命史、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的革命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封建道德的復辟活動，每一次復古尊孔運動，都是反動階級政治復辟運動的先導，都是對前一次革命運動的反動。而當這種反動逆流受到揭露、批判之後，壞事就變成好事，促進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為革命的前進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要戰勝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必須大力宣揚無產階級的新道德，宣揚革命者的高貴品質。無產階級道德的發揚，同破除舊道德是分不開的。舊道德不破，新道德不立，舊道德不止，新道德不行，舊道德不塞，新道德不流。一句話，不堅決摒棄地主資產階級的吃人道德，就不可能發揚無產階級的高尚道德。另一方面，新道德的發揚和鞏固，又將加速舊道德的最後死亡。

目前在我國，共產主義道德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廣大工農兵群眾，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道德的思想毒素，樹立了以一心為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這是掃除舊道德的基本的社會力量。

新道德總是在同舊道德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道德形成的過程，也就是同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過程。無產階級道德的進一步發揚，必然伴隨著同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激烈鬥爭。無產階級必將在這場鬥爭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²⁴

²⁴ 《哲學研究》，一九六六年第一期；摘要載於《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關鋒、林傑）（1966.4.5.）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經這樣譏笑過當時德國的一個庸人、唯心主義者：「有一個好漢一天忽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²⁵

吳晗同志把他寫《海瑞罷官》犯錯誤的原因，歸結為受了他那套道德論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過，在吳晗同志這裡，卻不單是唯心主義，重要的是他要了一個花招：回避政治問題，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問題拉到所謂學術領域裡去，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這是辦不到的。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要尋求毒草的根源，必須到階級鬥爭中去找。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這兩株大毒草，是代表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們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是為右傾機會主義服務的。他不是「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迷住」了。

「你們拿大帽子壓人！」——朋友們，不要發脾氣，這裡需要擺事實、講道理，需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辯論。請看看我們的分析，《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貨色。真理愈辯愈明。真理是駁不倒的，駁倒的就不是真理。堅持真理，捍衛真理，隨時修正自己的錯誤，是共產黨人的責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把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請反對的，不贊成的，不完全贊成的朋友們、同志們來反駁、批評。對完全反對的反駁，我們願意爭論，奉陪到底；對不完全贊成的批評意見，我們也願意和同志們討論。把我們的意見駁倒了，有根有據地證明我們的意見部分的錯了，或者完全錯了，我們願意檢討。

²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六頁。

一、欲蓋彌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對《海瑞罷官》從政治上提出尖銳的批評之後，吳晗同志急急忙忙地發表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²⁶。在這篇所謂「自我批評」的文章裡，表面上，吳晗同志給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麼「這不止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階級立場問題」，「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等等；實際上卻歪曲事實，指東說西，多方掩蓋，極力避開問題的實質，避開《海瑞罷官》的要害，並給自己下了個結論：「政治上的階級立場是站穩了的」，還含沙射影地攻擊從政治上批評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吳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謂「自我批評」，反而幫助了人們看清他的問題的要害，看清他歌頌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

吳晗同志文章的第一節，小標題叫作《我為什麼研究海瑞？》，在這個標題下，他把自己寫的關於海瑞的文章，按寫作時間排了一個隊。他排這個隊，目的是為了「證明」《海瑞罷官》寫於一九六〇年，跟「單幹風」無關；可是這樣一來，他自己把他關於海瑞的文章，同廬山會議聯繫了起來，欲蓋彌彰，弄巧成拙，吳晗同志為了掩護手臂，卻把屁股露出來了。

吳晗同志寫道：「和寫作時間聯繫起來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寫《論海瑞》，《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些什麼東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廬山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會後發表了公報。公報指出『全會要求各級黨委堅決批判和克服某些幹部中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接著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反右傾，鼓幹勁，為在今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而鬥爭》的社論，《紅旗》雜誌第十七期發

²⁶ 《北京日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表了《偉大的號召》的社論。」「我的《論海瑞》是在公報、社論發表後寫的，九月十七日寫成，即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的第二十天。……這篇文章在那個時候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反對假冒、歪曲海瑞的。」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們十分贊成，「和寫作時間聯繫起來」弄清楚吳晗同志為什麼要寫關於海瑞的文章和劇本。吳晗同志把《論海瑞》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他這篇文章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對這個說法，你承認呢還是不承認呢？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都必須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吳晗同志自己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所以我們的分析和批評也必須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這一些我們在後面討論；現在，我們還是先說他的「排隊」。

照理，既然是在《我為什麼研究海瑞？》的標題下排隊，就應該說一說每篇文章的寫作目的，那怕是簡略地說一說。可是對頭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卻只寫了「發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後來編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話，請問吳晗同志，在那個時候，你不是一再說寫歷史文章必須「古為今用」嗎？不是要人們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嗎？在現在，你不是說要「和寫作時間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嗎？你這篇《海瑞罵皇帝》發表於廬山會議前夕，究竟是怎樣「古為今用」？為今天的哪個階級之用？要人們學習「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對此，你為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呢？

然而，對於第二篇文章，即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的《論海瑞》，吳晗同志卻大做起文章來了。他大講而特講在廬山會議之後，發表《論海瑞》這篇文章，是為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證據呢？吳晗同志搬出了《論海瑞》尾巴上一段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可是，關於這段話，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與他的全文是根本不協調的，完全是外加的。當時向黨進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自稱海瑞」；而《論海瑞》則極力歌頌海瑞，把反對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海瑞寫成「人民的救星」，並要人們學習海瑞的所謂超階級的「剛直不阿」、反對「鄉願」、「不屈服」的精神，這樣的貨色，竟會是反對右

傾機會主義，豈不是海外奇談！其實，《論海瑞》也是一株毒草，這一點，在本文第四節裡再來分析。

撒謊，總是不能自圓其說，總是破綻百出的。既然寫《論海瑞》的時候是清醒的，是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寫的，是為政治服務的；那麼，對於緊跟著《論海瑞》、「在《論海瑞》的基礎上寫成的」《海瑞罷官》（這是吳晗同志自己說的，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也應該是清醒的，為政治服務的，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寫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罷官》寫得太露骨了，找不著辯護的藉口。於是，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說在寫《海瑞罷官》的時候忽然「糊塗」了，對它的現實意義「一點也沒有想」了，忽然「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了！

好吧，就讓我們討論討論他的所謂「糊塗」、所謂「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吧！

讓我們看看，吳晗同志在寫作《海瑞罷官》的時候，在寫作《海瑞罷官》的前後，他自己說了些什麼？

- （一）一九六〇年，吳晗同志在《海瑞罷官》的說明中說：今天的人們要學習海瑞「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的「好品德」。
- （二）吳晗同志在《海瑞罷官》出單行本時寫的序言中說：「今天新寫歷史戲，宣傳歷史上的改良主義（按：指以退田為主題）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問題經過多次翻覆。」你看，當時吳晗同志自己出來證明，他寫《海瑞罷官》的時候，對它的現實意義，不是「一點也沒有想」，而是曾「多次翻覆」地想過。
- （三）《海瑞罷官》一上演，吳晗同志在《北京晚報》上借討論歷史劇之名大肆宣揚這齣戲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寫作目的講得一清二楚。他說：「無論是歷史書也吧，歷史劇也吧，裡面的歷史人物絕不是僵屍的復活，寫這個人、演這個人，都要著眼於他或她的某個方面對於後一代人們的啟發作用，……

一句話，不是為了死人，而是為活人服務。」²⁷

- (四) 吳晗同志說：「作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戲劇藝術來看，歷史劇和故事劇是必須有區別的。」——見吳晗《談歷史劇》。此文發表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匯報》。據吳晗同志自己說：《海瑞罷官》就是在這個時候定稿的；那麼，他寫這個歷史劇，當然是有意識地力求使它成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 (五) 吳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匯報》，又發表了《再談歷史劇》。他說：「戲劇的作用是遠遠超過書本的」，「要使歷史上……某些人物的優良品德（請讀者注意：吳晗同志是認為歷史上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沒有自己的道德的，見他的《說道德》《再說道德》——引者注），特別是我們祖先艱苦樸素，英勇鬥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氣概，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歷史劇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義的。」又說：歷史劇要「結合當前的實際要求」。這是在《海瑞罷官》上演後，吳晗同志躊躇滿志的時候說的，這些話正是他寫《海瑞罷官》的經驗之談和自我表白。
- (六) 吳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學評論》第三期發表了《論歷史劇》。他說：正確的歷史劇「是進行歷史主義、愛國主義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 (七) 一九六一年《戲劇報》第九、十期合刊發表了吳晗同志的答記者問（五月十八日吳晗同志作答）。這篇答記者問，是以如下的導語開頭的：「歷史家吳晗寫了歷史劇《海瑞罷官》，引起人們很大興趣……。」在這篇答記者問中，吳晗同志大講歷史劇的古為今用。他說：歷史劇的古為今用，就是「使觀眾從中汲取某些經驗、教訓，好的吸收，不好的引

²⁷ 〈關於歷史劇的一些問題〉，《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

以為戒，達到鼓舞士氣、加強鬥志，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歷史劇的目的，是要今人學習、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質。」又說：「誰都會看戲，男女老幼，無論文化水準高低，都可以從歷史劇受到教育。歷史劇的作用是社會性的，是一種社會教育。」這也是吳晗同志寫作《海瑞罷官》的自我表白。

（八）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吳晗同志將動手寫《海瑞罷官》時，他也明白地說：歷史劇必須「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並且承認自己過去「也常常……『指桑罵槐』。」²⁸

上述種種，都是吳晗同志親口講出來，寫在紙上，印在書上的。

不僅吳晗同志自己這麼說，就是在《海瑞罷官》上演時，大肆吹捧《海瑞罷官》的吳晗同志的朋友，對這齣戲的現實意義，也是很清楚，並且極力設法宣傳。他們同吳晗同志稱兄道弟，慶賀《海瑞罷官》的出籠，競相宣傳《海瑞罷官》的現實意義。繁星說：《海瑞罷官》是「新鮮好戲」，因此「趕戲場、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腦子裡轉個不停，不但動思想，甚至動感情，有時動肝火，有時掉眼淚，捶椅頓腳，唉聲歎氣」。至於腦子裡「轉個不停」的是什麼，不便於「細說」，只好「私下去討論」²⁹。史優（即孟超）說：《海瑞罷官》「極令人興奮」，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動感人的出現在舞臺上」，「予讀者或觀眾以歷史教育和現實鬥爭的指導」³⁰。方三也說：《海瑞罷官》「給觀眾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養」³¹。鄧允建稱讚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現在又開闢了一條古為今用的「新途徑」³²。

想當年，吳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氣得很，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採取各種方法，大肆宣揚《海瑞罷官》的現實意義，惟恐讀者和觀眾不懂

²⁸ 〈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燈下集》，第一四一、一四三頁。

²⁹ 〈「史」和「戲」〉，《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³⁰ 〈也談歷史劇〉，《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³¹ 〈看《海瑞罷官》所想到的〉，《北京日報》，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³² 〈評《海瑞罷官》〉，《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得它的借古諷今的春秋筆法。而今天，吳晗同志卻來了個急轉彎。黑墨落在白紙上，斧頭也砍不掉。可是吳晗同志竟不顧自己說過的話，抹煞事實，裝起糊塗來了，說什麼「古為今用」的問題，「當時一點也沒有想起過」，「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藝術「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的不可動搖的原則，完全忘記了」，《海瑞罷官》沒有「一點時代的氣息」，沒有「一點點現實政治意義」。

吳晗同志咒罵自己「糊塗」，狠狠地指責自己是「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請讀者同志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時漢人同志不是反對說吳晗同志假裝糊塗嗎³³，那麼請他就我們所擺的上述事實進行分析和反駁，證明吳晗同志寫《海瑞罷官》時確是糊塗，確是「完全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吧！我們的討論是要擺事實、講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議論，雖然「其言甚辯」、「其聲甚高」，也是無濟於事的。

吳晗同志，你不是說，《海瑞罷官》是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論海瑞》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寫成的嗎？你不是說，寫歷史、歷史劇，寫海瑞、《海瑞罷官》，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為了培養人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嗎？這是多麼正確啊！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拿出所謂「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辯護自己的觀點，反而說當時「糊塗」了，忘記了「古為今用」，「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呢？

我們說：這是在耍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騙人把戲；這是因為他心虛膽怯，心中有鬼，心裡有著不可告人的東西。時漢人同志激烈地反對這個看法，那麼請他擺事實、講道理，對上述種種作出合理的解釋。依我們看來，那是不可能的。

歷史畢竟不可以由吳晗同志任意塗抹。歷史是無情的。誰如果篡改歷史，歪曲歷史，終有一天，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的歷史是由個人來寫的。但是，個人寫下的歷史，卻不能按照他個人的意志而更改。吳晗同志當然也不能改變已經寫下的他自己的歷史。歷

³³ 見時漢人發表於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報》的〈對批評《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

史將向人民作證，誰個忠誠，誰個虛偽，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誰真正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誰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吳晗同志完全沒有忘記「古為今用」，沒有「脫離政治」，問題在於，他的「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他的「今」是資產階級。廬山會議前夕，吳晗同志寫了《海瑞罵皇帝》；廬山會議後，我們黨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吳晗同志又「破門而出」（挺身而出也）寫《海瑞罷官》，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復辟逆流，實質上都是配合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吳晗同志的問題的要害就在這裡。今天他之所以對為什麼寫《海瑞罵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蟬，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罷官》沒有「一點點現實政治意義」，其祕密也就在這裡。

下面，我們來具體地分析一下《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

二、《海瑞罵皇帝》的居心何在？

《海瑞罵皇帝》³⁴單取一個「罵」字。吳晗同志究竟是罵誰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歷史，就應該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揭露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揭露海瑞為什麼要「罵」皇帝，指出海瑞「罵」皇帝的階級內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錯誤呢！）。但是，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卻完全是另一種寫法。對當時的階級鬥爭一字不提，既沒有揭露地主階級同農民之間的矛盾，也沒有揭露地主階級本身的矛盾，甚至連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情況都沒有具體說。通篇只寫一個「罵」字，從頭「罵」到底。翻來覆去強調「罵得痛快」，什麼「罵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為皇帝不能罵，真有人罵了，卻也痛快。」什麼「在戲上罵罵，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麼「海瑞大罵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處都

³⁴ 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是，他的名聲越來越大了」，等等。

吳晗同志為了「罵得痛快」，根本改鑄了歷史，也改鑄了海瑞。

海瑞罵皇帝，這句話本身就是歪曲歷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從本質上說是勸皇帝、愛皇帝、對皇帝的諫諍、批評是有的，並且有些話很尖銳，但實質上還是貫徹一個「忠」字，而不是罵，更不是什麼「罵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像《治安疏》中所說的，是在於「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膽為陛下言之」。疏中對嘉靖皇帝朱厚熜有不少批評；但是即使在批評的時候，海瑞的敬愛之心仍躍然紙上。他首先歌頌朱厚熜「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說他「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漢文帝遠甚（即比漢文帝高多了）」。繼而又替朱厚熜辯解，說「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豈以聖人而絕無過舉哉？」意思是說，皇帝有錯不算什麼，聖人也是有過錯的，問題在於「無一人為陛下正言」，並指責大臣說：「諸臣欺君之罪大矣！」

從頭至尾，貫徹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於「受國恩厚矣」，而「請執有犯無隱之義」，雖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這一點，連朱厚熜也是清楚的。朱厚熜在看了《治安疏》之後，感情很複雜：初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複取置禦案，日再三讀，為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³⁵又祕密地對徐階說：「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視朝。」³⁶朱厚熜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對他的厚意。海瑞後來在追述這段故事時說：「當是之時，即蒙陛下念臣一點赤忱，雖冒出位妄言之罪，實存忠君報國之心，特命左右侍臣傳諭刑部及錦衣衛官，毋加重刑，留臣後用。」³⁷「在海瑞死時，萬曆皇帝朱翊鈞賜諡「忠介」，表彰他對朱家王朝的忠貞。

海瑞對明王朝的赤膽忠心，在他聽到朱厚熜死訊時，表現得更為突

³⁵ 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見《海瑞集》，第五四〇頁。

³⁶ 談遷：《國權》卷六四。

³⁷ 見《海瑞集》，第二二二頁。

出。《明史》本傳記載：「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即被處死），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上距海瑞不遠的朱國禎，在《湧幢小品》中，也極力讚歎海瑞這種「忠臣心事」。他說：「噫！到此然後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幾百年來，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階級的頌揚，是由於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於海瑞對皇帝的「真忠」，而絕不是如吳晗同志所說的由於對皇帝的「真罵」，由於他「真正罵過皇帝，而又罵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稱的吳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對地主階級的忠貞隱瞞了，而且連朱厚熜死時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隱瞞了。

吳晗同志在《海瑞罵皇帝》一文中，來了這麼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傳所載治安疏，是經過修史的人的刪節的」；然後，他全部引用何喬遠的《名山藏》海瑞傳的資料。其實不僅《明史》海瑞傳所載的《治安疏》經過刪節，《名山藏》海瑞傳所載的《治安疏》也是經過刪節的。就這一點說，二者沒有區別。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傳沒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個組成部分；吳晗同志寫歷史文章，向來是重於故事情節的，可是他這回卻一反其多年習慣，對海瑞哭皇帝這樣的「動人」的故事情節，無論在一九五九年寫的《海瑞罵皇帝》上，還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隻字不提。居心何在，難道不是很清楚嗎？吳晗同志不過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來「罵得痛快」，宣揚抽象的「敢罵」，進行煽動；如果寫上海瑞哭皇帝這一節，就會使讀者想到海瑞是忠於他自己的階級的，忠於他自己階級的領袖的；那樣就不能收到吳晗同志所預期的效果了。這就是吳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傳》的一個原因。

吳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錄《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吳晗同志注明，《海瑞罵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話，是根據《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譯的。細心的讀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對照，就會發現，吳晗同志所翻譯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載《治安疏》，牛頭不對馬嘴，根本對不上茬口。有的是東一句西一句拼湊起來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則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

吳文：「你比漢文帝怎樣？你前些年倒還做些好事。這些年呢？只講玄修，……濫給人官做……」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大有出入。「你前些年倒還做些好事。這些年呢，……濫給人官做」，這都是原文沒有的。

吳文「你要知道玄修無益」這一段，篡改、刪削不少。最後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吳晗同志則寫作「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罵皇帝》編入《海瑞的故事》中時，竟然改作：「痛改幾十年的錯誤，為人民謀些福利。」

吳文：「一意玄修，……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像話。《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說，「陛下的錯誤，主要在修醮」，並沒有「你的錯誤太多了」這個意思。「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一句，純屬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這段話的大意是講，臣子們自己有私心，撓亂政事，不合於陛下的意思，遂說陛下自以為是，拒絕諫勸。抓住陛下一兩件不恰當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這樣，陷誤陛下，臣子們欺君之罪太大了！吳晗同志竟斬頭去尾，挖取「是已拒諫」四個字，譯成「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這真是「偷天換日」的妙計。

吳晗同志為什麼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

見到的一本書，這本書上所載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資料；《名山藏》所載《治安疏》是據全文摘錄的，是第二手資料，但是這本書很不容易找到。向來強調第一手資料的吳晗同志，卻偏偏不用第一手資料，而用摘錄的第二手資料。他的用意是，以為人們沒有見到《名山藏》，會認為那些罵人的話，雖然《丘海二公集》中沒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樣記載的。這就是吳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個原因。

現在我們總算懂得，吳晗同志在當時為什麼那樣大肆宣傳他自己絕對忠於史料、歷史劇必須「處處有本，字字有據」的真意了。這是要製造一種神話，彷彿凡吳晗同志所寫的，都是有根有據的，你們不必懷疑，不要查對，而要絕對地相信。這樣，吳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歷史、走私放毒了。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罵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歷史、經過精心編制的一篇罵人文章。吳晗同志的「運思獨苦」之處在於，既用最惡毒的語言罵了人，又使人覺得似乎是那位已經死了好幾百年的海瑞在罵皇帝。

剝開《海瑞罵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海瑞罵皇帝》是通過海瑞之口來罵現在的人。

圖窮匕首見。真正罵人，「而又罵得非常之痛快」（應讀作「非常之惡毒」）的是吳晗同志。

吳晗同志究竟罵誰呢？他罵的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罵的是我們敬愛的黨中央。

吳晗同志發表《海瑞罵皇帝》的時候，正當廬山會議前夕。那時，外國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正在瘋狂地反對我們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惡毒地辱罵我們黨。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也反映到了黨內來；那時，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正在活動，準備向黨進攻，罵中國人民無限熱愛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廬山會議上，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公開向黨進攻，瘋狂地辱罵我們黨了。

正在這個時候，吳晗同志編造的《海瑞罵皇帝》出籠了。很顯然，

這篇文章的社會作用，是配合了右傾機會主義者向黨進攻，鼓勵牛鬼蛇神罵黨「罵得痛快」；鼓勵他們大罵而特罵，說「同情」和「支持」他們罵的「到處都是」。《海瑞罵皇帝》根本不是什麼學術文章；今天，只要沒有偏見，又認真地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進行分析，是不難看出它的反動的政治性的。

舊劇每出大將，要打「急急風」的鑼鼓來助威；《海瑞罵皇帝》，就是給要出場的右傾機會主義「大將」打「急急風」的鑼鼓助威的。——吳晗同志當時是否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對於理論鬥爭說來不是重要的。階級鬥爭的規律，促使人們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出來為這個階級或者為那個階級說話，如「骨鯁在喉」，非吐出來不可。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

緊跟著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罵皇帝」的戲：《海瑞上疏》（上海京劇院集體創作，許思言同志執筆）。對於這齣戲，丁學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正蓬勃發展，我們大舉向地主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進攻的時候，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瘋狂地咒罵和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瘋狂地咒罵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海瑞上疏》出現了，真的「在戲上罵」了。《海瑞上疏》的編導者，在吳晗同志《海瑞罵皇帝》的指點之下，「索性號召『忠義之士，不惜性命，敢說敢言，前僕後繼』地進行鬥爭。」「《海瑞上疏》的出現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反映了一種社會思潮，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情緒和願望。這個戲創作的時候，還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相當囂張的時刻，因而劇本裡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氣。」³⁸我們認為，這篇文章是寫得很好的，同志們，朋友們：你們說，丁學雷同志對於《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評對不對呢？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唱之於前，《海瑞上疏》和之於後，一唱一和，兩者如出一轍。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不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

³⁸ 丁學雷：〈《海瑞上疏》為誰效勞〉，《解放日報》，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心聲，又是什麼呢？如果說不是，那就請講出道理來吧。

俗話說：「到什麼山，唱什麼歌。」吳晗同志也是這樣。吳晗同志自己說過：「寫這個人、演這個人，都要著眼於他或她的某個方面對於後一代人的啟發作用。」他在廬山會議前夕，寫海瑞就是著眼於海瑞敢於罵的方面對於「人們的啟發作用」，即「啟發」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罵我們的黨和黨中央；廬山會議之後，我們黨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吳晗同志寫《海瑞罷官》，又著眼於海瑞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的這個方面來「啟發」人了。讓我們剝開皮來看看他苦心經營的《海瑞罷官》這個劇本吧。

三、《海瑞罷官》為誰唱讚歌？

《海瑞罷官》³⁹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麼？《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就是「罷官」，就是歌頌「海瑞」丟了官不喪氣、不屈服的所謂高尚品德，給今天的所謂「海瑞」們打氣，鼓勵他們「失敗了再幹」。

當然，一齣壞戲的影響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確地指出的，它是當時牛鬼蛇神開始刮起的「單幹風」、「翻案風」的反映，它起著鼓吹「單幹風」、「翻案風」的作用。從吳晗同志的主要用意來說，從劇本的主要思想來看，從吹捧這齣戲的文章來看，《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則是「罷官」。

吳晗同志在《海瑞罷官》的說明中寫道：「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在這場鬥爭中，海瑞丟了官，但他並不屈服，不喪氣。當時人民因為他做了好事，擁護他，歌頌他。……（海瑞）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在這裡，他把《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已經點得明明白白了。

³⁹ 《海瑞罷官》，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以下引自《海瑞罷官》的話，不另注出。

從戲劇本身來看，吳晗同志是緊緊地圍繞著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這個主題展開的。

《海瑞罷官》是緊接著《海瑞罵皇帝》之後寫的。海瑞一出場，就通過鄭愉的口說：海瑞「把皇上罵苦了，皇上大怒，要問他斬罪」，「海瑞關在天牢，受盡了刑罰。到皇上駕崩，才被赦出獄」。吳晗同志再一次歌頌海瑞的敢於「罵」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戲上罵罵，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罵」的同時，劇本就替「罷官」寫了伏筆。鄉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時的德政，唱詞的最後一句點了一下主題：「調官去贏得了百姓心酸。」劇情越向前發展，劇本的主題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場《母訓》中，作者借海瑞母親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題思想：「媳婦啊，你丈夫為官清正，剛直知名，縱然罷官坐牢，還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這正是他的好處哪。」又對海瑞說：「縱說你有蹉跌被人傾陷，回瓊島飽看那綠水青山。」第七場《求情》中，作者通過徐階向海瑞替兒子求情，特意虛構了一場海瑞同徐階的所謂面對面的鬥爭，以便進一步刻劃出一個不怕丟官，丟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階：（唱）得罪了眾鄉官同心較量，只怕你烏紗帽戴不久長。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烏紗帽嗎？海瑞死都不怕，何況區區一頂烏紗帽！喏！喏！（取下烏紗帽）……徐太師，紗帽在此，紗帽在此：海瑞不只做官，還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歸田。……（唱）縱然丟官不見諒，清名千古永流芳。」

「罷官」這個主題思想，「畫龍點睛」是點在最後一場《罷官》上。《罷官》是全劇的最高峰。在這一場，吳晗同志不惜筆墨，極盡鋪陳誇張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託在「海瑞」身上。《罷官》這最後一場戲表達了四層意思：

第一，為「海瑞」辯理，說「海瑞」罷官是被人「陰謀傾陷」，氣昂昂地唱出「將我罷職理不公」！

第二，對被罷了官的「海瑞」，寄以無限的同情。通過「海瑞」唱出：「海瑞罷官姓名香」；並且在閉幕時，幕後合唱：「天寒地凍風蕭蕭，去思牽心千萬條，海父南歸留不住，萬家生佛把香燒。」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詩。千萬條相思牽繫著作者的心，多麼纏綿悱惻的感情？！「萬家生佛把香燒」，多麼崇敬虔誠的「深情」！「天寒地凍風蕭蕭」，又是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氣候啊？！這樣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個身心融入到「劇」（劇者，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階級鬥爭也）中去，是寫不出來的。

第三，劇本還大叫被罷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紀綱」，即捲土重來，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筆。這裡喊出了：「海青天回來吧！」

第四，為了突出海瑞罷官之後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歷史事實，把被罷了官的海瑞打扮成勝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溜溜的」。

吳晗同志曾經十分得意地敘述最後一場寫作的經過，他說：「故事的收場」，「原來幾稿」，「寫海瑞便服離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別，從老百姓口中歌唱對海瑞的懷念和惜別情緒；中間插入新任巡撫戴鳳翔到任，徐階和眾官員迎接的場面。」海瑞同戴鳳翔、徐階「展開面對面的鬥爭。最後在人民憤怒聲中戴鳳翔、徐階倉皇鼠竄，海瑞一行人也就此離去。」編造這個收場，被罷了官的海瑞已經是夠威風的了。但是，吳晗同志說，這樣收場，還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緒很消沉，沒勁頭，弄得無法下臺」。怎樣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腦子一轉，計上心來：要殺他幾個再走；於是，吳晗同志便「下了決心，把徐瑛處死，改寫成現在的『罷官』」。有人提意見說，如果「在判刑以後，皇帝又派什麼人來特赦，人還是殺不了，會更曲折些。」這不是更有戲嗎？不，戲是要服從政治的，所以吳晗同志絕不採取。他說：不殺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殺幾個人再走，出不了「怨氣」，也不能表現「丟了官並不屈服」的所謂「海瑞」精神。

《海瑞罷官》演出時，吳晗同志的朋友們，也異口同聲地認為，《海瑞罷官》的主題就是「罷官」，並且一再讚揚劇本的主題思想鮮明。方三說：《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明確」，「我們看到了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的鮮明形象」⁴⁰。

《海瑞罷官》的捧場者們還直接點明，最後一場《罷官》是劇本主題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們繪聲繪色地說：「最後一場『罷官』是戲的高潮，衝突達到飽和點，海瑞堅定地傳令處決徐瑛和王明友，泰然舉起官印辦移交，徐階、戴鳳翔愕然不知所措。這時幕布徐徐合攏，戲就戛然中止。這個場面形象鮮明，思想鮮明，整個舞臺成為一幅動人的畫像，而從這幅畫像中表現了海瑞的最可貴的品德，總結了劇本的主題。」⁴¹另一位《海瑞罷官》的捧場者則說：「最後一場」，「海瑞舉起了大印，他的個人官宦前途完結了，他堅持的正義卻勝利了。這個嚴肅的又愁又喜的結尾，是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的；它留給觀眾以想像的餘地，……這種處理手法，作者可算運思獨苦」⁴²。

《海瑞罷官》的主題就是「罷官」，這是鐵案如山，吳晗同志是賴不了的。

吳晗同志為了突出「罷官」這個主題，還不惜捏造歷史。

吳晗同志曾經宣稱，「事實沒有根據」是不能「叫歷史劇」的⁴³。但是，他在《海瑞罷官》中，為了主題思想的需要，卻把自己的「理論」忘得一乾二淨。

歷史上，海瑞根本沒有殺過徐階的兒子。替吳晗同志辯護的人說，這是藝術「虛構」。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叫藝術虛構。藝術虛構不能違反歷史真實。即從《海瑞罷官》一劇來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殺死徐階的兒子的。封建法律以嚴格區別尊卑等級、保護地主階級的政治

⁴⁰ 〈看《海瑞罷官》所想到的〉，《北京日報》，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⁴¹ 鄧允建，〈評《海瑞罷官》〉，《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⁴² 曲六乙，〈羞為甘草劑，敢作南包公〉，《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⁴³ 〈談歷史劇〉，《文匯報》，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特權為前提，它公開規定王公官僚貴族犯法須經「八議」⁴⁴，不與庶人同罪。只有屬於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議」保護。徐階屬於「八議」之列。按明律規定：「凡應八議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孫犯罪，實封奏聞取旨，不許擅自勾問；若奉旨推問者，開具所犯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聞，取自上裁。」明律還有「存留養親」的規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存留養親。」⁴⁵對於徐瑛，是必須按照這兩條處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罷官》中還說明：徐階「長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當然應按明律「存留養親」的規定，不判徐瑛死刑。

歷史事實是，在地主階級特別是官僚貴族同農民打官司時，封建法律嚴格維護地主階級特權，絕不可能為了農民的利益而損害地主，更不會殺死一品宰相的兒子。海瑞殺死徐瑛，從史實上講，沒有；從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吳晗同志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殺幾個人出出怨氣，便下定決心，歪曲歷史。

根據歷史，海瑞被罷官之後，確是「灰溜溜的」，「弄得無法下臺」。當時吏部批復戴鳳翔的疏說：「海瑞志大才疏，宜改兩京他秩。」⁴⁶海瑞自己也說：「臣氣體原弱，從來疾病相仍。古人稱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目今疾氣交作，血氣益虛，……外強中憊，衰弱為甚」，「懇恩曲賜歸田以延殘喘」⁴⁷。說海瑞是什麼「昂然挺立的英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純粹為了「主題」需要而捏造出來的。

⁴⁴ 八議，即規定有八種人犯了法，須由大臣評議，經皇帝批准，減輕罪等。這八種人是：「親」、「故」、「功」、「賢」、「能」、「勤」、「貴」、「賓」。親，指皇帝的親族；故，指皇帝的故舊朋友；賢，指有德行的（符合地主階級道德規範的）官吏；能，指地主階級有「才能」的官吏；功，指對封建王朝有功勳的官吏；勤，指憂勤地主階級國事的大臣；貴，指官高爵厚的地主階級分子，明律規定，三品以上的文武職事官都屬於貴；賓，指前代帝王的子孫。總之，八種人都是地主階級的官僚貴族，他們在法律上享受特權。

⁴⁵ 《明律集解》附例，卷一。

⁴⁶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見《海瑞集》，第五六七頁。

⁴⁷ 〈告養病疏〉，《海瑞集》，第二四一頁。

總之，為了突出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這個主題，吳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吳晗同志寫《海瑞罷官》時，為了突出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這個主題思想，那樣地不擇手段，主題思想表現得那麼鮮明，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海瑞罷官》完稿時，還特別聲明《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是「罷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吳晗同志在《海瑞罷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議論起《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來了。他說：《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原來是退田，「最後才改為以除霸為主題，退田退居陪襯地位」。但是，他又嘮嘮叨叨地解釋自己為什麼寫海瑞「罷官」的理由。

請問吳晗同志：

（一）《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你在一九六〇年不是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嗎？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海瑞罷官》就是歌頌海瑞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嗎？為什麼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說什麼主題思想是「除霸」呢？

（二）既然說主題是除霸，為什麼又不厭其煩地訴說寫「罷官」的理由呢？

這是故弄玄虛。吳晗同志越是掩蓋，就越是露出了他的真實意圖。

我們知道，作家在創作一部作品時，總要通過故事情節和藝術形象來表達一個中心思想。這個中心思想就是主題思想，就是作者通過作品歌頌什麼，反對什麼。在通常情況下，作者總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題思想鮮明地表達出來；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反對社會主義的作品，它的作者卻一方面要設法使讀者懂得作品的主題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蓋自己的主題思想。《海瑞罷官》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吳晗同志一方面力圖向觀眾宣傳自己的主題思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他的劇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閃爍其詞，大擺迷魂陣，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在一個時期裡迷惑一些人，識不破他反社會主義的老底，以便招搖上市。

吳晗同志是很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詞，說什麼主題思想是除霸。但是，劇本明明叫《海瑞罷官》，而不是《海瑞

除霸》。於是，他編造了一些「理由」，說什麼海瑞一生事蹟都已有了劇本了，非寫海瑞任應天巡撫時「罷官」這段事不可。

這是經不起一駁的。除霸只是劇本的故事情節，而不是主題思想。通過故事情節所宣揚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題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揚海瑞什麼「除霸」精神，那麼，據吳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興國時確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書的侄子張豹、張魁的刑（按：退職兵部尚書的侄子不在「八議」之列），故事情節也很生動，問題是這次「除霸」，海瑞勝利了，沒有「罷官」。寫這段故事不行嗎？以除霸為主題，這不是好題材嗎？不是也就用不著挖空心思，歪曲歷史，讓海瑞不灰溜溜的嗎？不行，因為那是不能實現作者的意圖的，不能達到讚美、歌頌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

吳晗同志在《海瑞罷官》序中，對它的主題思想遮遮掩掩，並且製造非寫海瑞「罷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這表明什麼呢？表明他心裡有鬼，表明他寫《海瑞罷官》這齣戲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經過廬山會議，我們黨罷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官之後，有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是不服氣的，在我們遭受暫時經濟困難期間，還有人力圖翻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於廬山會議前夕寫了《海瑞罵皇帝》，為向黨進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打「急急風」鑼鼓的吳晗同志，又寫了《海瑞罷官》。說穿了，《海瑞罷官》是：

為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唱讚歌；

讚美和鼓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丟了官，「不屈服，不喪氣」，「失敗了再幹」；

鼓吹丟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居官重整紀綱」，即篡奪領導權，復辟資本主義。

總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歷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屍復活」，而是現在的、頑固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就是這樣「為活人服務」的。

吳晗同志說，他的「政治上的階級立場是站穩了的」，不錯，是站穩了的；但是，他站穩了的是資產階級的立場。

四、戳破吳晗同志的「護身符」——《論海瑞》

「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我們分析了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再看他的《論海瑞》究竟是什麼貨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論海瑞》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據作者自己說，這篇文章寫於九月十七日。這時，廬山會議剛結束。在廬山會議上，「自命海瑞」、攻擊並辱罵我們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已經被擊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早先滿以為可以勝利；但是，結果卻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失敗了。就在這時，寫過《海瑞罵皇帝》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擂鼓助威的吳晗同志，拋出了他的《論海瑞》。

吳晗同志現在抬出了《論海瑞》尾巴上的幾句話，說自己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我們說，尾巴上那幾句話是外加的，與全文思想根本不協調。分析一下他的全文，這一點就非常明白了。

《論海瑞》寫了些什麼呢？

除了把地主階級的海瑞說成是勞動人民的救星這種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觀點以外，著重地宣傳了以下幾點：

- (一) 繼續《海瑞罵皇帝》一文中的「罵」的思想，宣傳（比較隱蔽了）所謂敢罵的「海瑞精神」。這裡雖然沒有用「罵」字（因為是在廬山會議之後），而說海瑞「寫信給嘉靖皇帝，提出嚴厲批評」。但是仍然本著《海瑞罵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對《治安疏》忠於朝廷、忠於皇帝的實質一字不提，把《治安疏》中所說的臣下誤以為「陛下是已拒諫」，照樣歪曲為海瑞罵皇帝「自以為是，拒絕批評」。
- (二) 從形式上看，這是一篇全面地給海瑞寫傳記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罵皇帝》一樣，對嘉靖死後，海瑞哭皇帝的「動

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後，海瑞被釋出獄」一語帶過。

- (三) 這篇文章大反所謂「鄉願」。如說：「海瑞所反對的鄉願，凡事調停，自居中間，逃避鬥爭，不肯批評人，遇風轉舵，做事圓滑，總留有後路，不肯負責任做好事，也怕壞事沾了邊，好比中藥裡的甘草，什麼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壞不了。」又說：「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壞事而不敢反對，遇事站在中間，逃避鬥爭，甚至腳踏兩頭船，一味講調停，和稀泥，這種人他叫做鄉願，客氣一點叫甘草。」後來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罷官》的文章題目《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就是從這裡來的。

吳晗同志為什麼不嫌重複，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傳反「鄉願」，讓人們學習所謂海瑞的這種反「鄉願」精神呢？

是反對自由主義嗎？不是。如果是反對自由主義，毛主席有《反對自由主義》的著名文章，為什麼不宣傳這篇文章，根據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發揮，而要借死人海瑞來說話呢？這是因為《反對自由主義》旗幟鮮明，黨性明確；不可能利用它來反對社會主義。「鄉願」一詞是可以迷惑人的。吳晗同志把海瑞的反「鄉願」抽去其階級內容，把它偽造成超階級的東西，拋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大前提，借死人來宣傳「超階級」的反鄉願，就既可以出「怨氣」，又可以為右傾機會主義服務。結合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來看，結合他的《論海瑞》全文來看，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 (四) 開始宣傳海瑞丟了官「不屈服，不喪氣」，並為人們歌頌、讚揚（雖然不像《海瑞罷官》那麼集中，那麼明顯）。例如，他說：「內外夾攻」，「硬把海瑞趕出了巡撫衙門」；「海瑞罷職了，賊沒全擒到，反而丟了官，這是海瑞所沒

有預料到的」；海瑞說「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他恨極了，但他「不氣餒，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錚錚一漢子』」；海瑞「曾經遭受攻擊，排擠，辱罵，坐過牢，丟過官」，但是「他也還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頌的、讚揚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為是當代偉人」。

吳晗同志在這篇文章裡，隱瞞了海瑞對自己的階級、對皇帝的忠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階級地辦「好事」，「為民請命」；敢於罵皇帝（這篇文章裡，字面上改成了「嚴厲批評皇帝」）；反對「鄉願」；罷了官不氣餒，不屈服，並且得到了人們的歌頌讚揚的大丈夫精神。吳晗同志突出海瑞的這些「好品質」並要我們學習，說「這些品質，都是我們今天所需要學習和提倡的」，並且說「只有在社會主義時代，這些品質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揚」。請問：在廬山會議之後，在我們黨打敗企圖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且罷了他們的官之後，吳晗同志拋開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們「學習和提倡」所謂「超階級」的「為民請命」，「敢於罵皇帝」，反對鄉願，丟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並且要「充分的發揚」它，究竟是為了什麼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為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叫屈，要人們同情他們，為他們製造輿論。

吳晗同志可能辯解說：我說過「我們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時代的海瑞在社會內容上有原則的不同」啊！是的，這話說過；可是「在社會內容上」有什麼「原則的不同」呢？吳晗同志沒有說；他接著說的是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戰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揚的海瑞精神，如前邊所說，他是作了規定的。那麼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的「海瑞」，實際上就只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海瑞」了。所謂今天的海瑞和歷史上的海瑞「在社會內容上有原則上的不同」，這個不同只能是：歷史上的海瑞忠於統治階級——地主階級，鞏固現存秩

序——封建秩序；吳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則是反對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反對現存秩序——社會主義，恢復舊秩序——復辟資本主義。

這樣看來，尾巴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顯了。

的確，如吳晗同志自己所說，《海瑞罷官》「是在《論海瑞》的基礎上寫成的」。同《論海瑞》一樣，《海瑞罷官》裡有「罵」，有「罷」，有「反鄉願」（這一點在《海瑞罷官》中也是很突出的）。不過，《論海瑞》比較隱晦；《海瑞罷官》則十分露骨，並且特別突出地宣揚「失敗了再幹」，丟了官，「並不屈服，不喪氣」的所謂「海瑞」精神，要人們學習。這是因為政治氣候不同的緣故。

吳晗同志硬把《論海瑞》說成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這樣一來，倒是從反面點明了《論海瑞》及《海瑞罷官》等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聯繫，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服務的。這一點，吳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來了。

周予同先生說：「吳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錯就認了，他的認錯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傾怎麼會聯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裡去了？吳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問題。」⁴⁸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瞭解情況的讀者，或許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說：吳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應該說什麼右傾不右傾之類政治性的問題，只裝糊塗，當作純學術問題就得了；你這麼一說，豈不是露出馬腳了嗎？因此，周先生歎息說：吳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裡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問題」！

⁴⁸ 見《文匯報》，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

其實，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吳晗同志說《論海瑞》是反右傾的，這固然是洩露了「天機」；但是周先生這麼一指點，就更進一步洩露了「天機」，而且周先生還以吳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證明：吳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剛直不阿的「清官」，這豈不是說，吳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嗎（自然是當代「海瑞」）？

五、《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社會思潮的代表

毛澤東同志說，在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⁴⁹

吳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世界。我們同他的鬥爭，既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又是政治方面的階級鬥爭。這一點，如果回憶一下當時的階級鬥爭的形勢，就一目了然。

吳晗同志寫《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時的階級鬥爭的形勢怎樣呢？

一九五七年我們反擊了資產階級右派，取得了政治戰線上的重大勝利之後，全國掀起了一場新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一九五八年，我國人民在黨的總路線的鼓舞下，意氣風發，幹勁衝天，大辦人民公社，興修水利，大煉鋼鐵，在生產的各個戰線上取得了空前的勝利。這時，在政治戰線、思想戰線和文化戰線上，也展開了一場新的革命運動。無產階級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各條戰線上，向舊制度、舊傳統、舊觀念、舊習慣進行挑戰。在無產階級的這種革命進攻面前，堅持

⁴⁹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版，第二十七頁。

資產階級立場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企圖進行反撲。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

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言人右傾機會主義者，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乘機在黨內煽風點火，從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領域向黨、向社會主義進行了惡毒的進攻。他們自稱為海瑞，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罵群眾的革命幹勁是「升虛火」、「發高燒」，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咒罵群眾的革命能動精神是主觀唯心主義，咒罵我們偉大的黨，污蔑我們的黨犯了嚴重錯誤，狂妄地要我們黨立即改正錯誤。

但是，右傾機會主義那些罵人的話，是不能公開拿到報紙上來的。要把那些罵人的話發表出來，就需要化裝一番。「化裝師」，總是會應運而生的，這也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決定的。正在這個時候，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出場了。吳晗同志的這篇罵人文章，實質上是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靈魂塞到「海瑞」這具僵屍中去，借死人之口來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要說的話。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全會給右傾機會主義者以堅決有力的反擊。全會指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從一開始，就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進行了惡毒的誣衊和攻擊。但是他們可恥地失敗了。」「儘管帝國主義和國內敵對分子還會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繼續誹謗和破壞，但是這只能激起全國人民更加高漲的革命幹勁，只能促使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更加加強團結，堅持總路線的光輝旗幟，一步一步地踏實地又是躍進地發展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全會還特別指出：右傾機會主義者「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誣衊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全會要求各級黨委堅決批判和克服某些幹部中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堅持政治掛帥，充分發動群眾，鼓足幹勁，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

今年的躍進計畫。」八中全會最後號召全黨和全國各民族人民，團結一致，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奮勇前進⁵⁰。

在八中全會之後，我們黨和國家的若干領導人發表了文章，《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分別發表了一系列的社論。這些文章和社論，堅決捍衛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公開地指明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反對總路線的陰謀，駁斥了他們的謬論。

全會之後，黨在廣大群眾的要求之下，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毫無疑問，這是對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重大打擊。頑固的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對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寄以無限的同情，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懷念，希望他們能夠復辟，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爺。儘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棄，他們灰溜溜地夾著尾巴退卻了；但是，地主資產階級則歌頌他們是剛直不阿的真漢子，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們塑造成為「勝利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於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破壞，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國遭受了暫時的經濟困難。這時，地主資產階級企圖復辟，地主富農企圖恢復封建的宗族統治，大鬧續家譜，有些地方投機倒把活動很猖狂，刮起了一陣「單幹風」，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企圖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風」。

正是在這種階級鬥爭的衝動之下，吳晗同志抱定「非幹到底不可」的決心，寫了《海瑞罷官》。《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同我們黨的八中全會精神是根本對立的。被「罷官」的「海瑞」是誰，借用一位評論者的話來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屍復活，而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化身。吳晗同志通過「海瑞」的口，唱出「縱然丟官不見諒，清名千古永流芳」，通過劇本，唱出了地主資產階級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去思牽心千萬條」的無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紀綱」，鼓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繼續同我們黨作鬥爭，為他們的翻案活動製造輿論。

⁵⁰ 見《紅旗》，一九五九年第十七期。

吳晗同志還在歷史科學領域和道德觀念領域，展開了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他在歷史科學領域，舉起了四面黑旗，這就是：保護帝王將相，不准批判；保護為帝王將相寫家譜的封建皇朝史學體系，不准打破；反對大寫農民戰爭、歌頌農民戰爭，極力貶低勞動人民的作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掛帥，宣揚史料就是一切，說什麼「只要把真正的史實擺清楚了，觀點自然就出來了」。他還祭起了三個「法寶」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工作，攻擊史學革命：一個「法寶」，叫作「反對『左』傾」，只要你批判帝王將相，批判歷史人物的侷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學體系，就是「左傾」，就應該打倒；一個「法寶」叫作「非歷史主義」，你批判帝王將相是非歷史主義，肯定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也是非歷史主義，統統要不得；一個「法寶」叫作「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放空炮，你強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研究歷史，就是教條主義，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觀念領域裡，吳晗同志大肆宣揚地主資產階級道德，說無產階級不接受地主資產階級道德，就是「憑空創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資產階級道德說成是無產階級道德的來源，並且是唯一來源。他硬要無產階級把「家譜」續到地主資產階級那裡去。實質上，這既是對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黨在歷史研究領域和道德觀念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動」，又是為當時地主資產階級的復辟活動製造輿論，提供理論武器。

這難道都是偶然的嗎？不是，這是兩個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一種表現，一個組成部分；上述吳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現的。

就拿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來說，不僅反映了地主資產階級的要求，反映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心聲，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在廬山會議前夕，吳晗同志發表了《海瑞罵皇帝》，接著就有人起而應和，按照《海瑞罵皇帝》的精神、題材寫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麼一些人出來大捧其場。這

難道不是在地主資產階級、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時候，在思想界出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潮嗎？如果說不是，那麼在當時思想界有沒有兩條道路的鬥爭呢？又到哪裡去找這種鬥爭、去找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代表作呢？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轟的一聲出來為之捧場、為之宣傳；在《海瑞罷官》的帶動之下，接著又出現了田漢的《謝瑤環》、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來寫文章叫好、宣傳，為它「作護法」。大家都認為田漢的《謝瑤環》、孟超的《李慧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潮的代表；為什麼起了帶頭作用的吳晗的《海瑞罷官》，就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呢？試問：階級分析方法在這裡還靈不靈呢？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千萬不要被吳晗同志的「巧言善辯」所迷惑，千萬不要上當啊！

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對於任何東西，必須放在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分析其階級實質，而不能被表面現象所迷惑。階級立場支配人們的行動。吳晗同志由於資產階級立場的支配，在階級鬥爭激烈的時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說，「骨鯁在喉」非「把它寫出來」不可⁵¹。

根據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 一、吳晗同志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所說的，什麼「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脫離了政治」，「忘記了階級鬥爭」，思想「糊塗」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騙人的。他的頭腦「很清醒」，他以古諷今，積極向無產階級、向黨、向人民進行階級鬥爭。
- 二、吳晗同志歌頌海瑞，實質上是歌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
- 三、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吳晗同志實際上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我們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罵時，

⁵¹ 見《學習集》，第二七三頁。

他就罵；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罷」時，他就歌頌被「罷」而不屈服，並且同時在歷史科學領域和道德領域，為資產階級復辟製造輿論；當我們批判時，他就裝糊塗，力圖避開政治，企圖混過去，並且還來了個「回馬槍」，對姚文元等同志進行攻擊。由此可見，吳晗同志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有意識、有目的的。

吳晗同志，為吳晗辯護的同志，你們認為我們的分析怎麼樣呢？是對呢，還是不對呢？你們站出來把你們的反對理由擺一擺吧，你們把我們駁倒了，我們自認晦氣；如果不說話，那可對你們不利，社會輿論就會以為你們默認了，沒有道理可說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無所畏懼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紅袍的「青天大老爺」，是化裝為美女的謝瑤環，還是面目猙獰的厲鬼李慧娘……絕嚇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騙不了革命的人民。

歷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圖阻擋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潑髒水、丟垃圾，企圖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企圖混淆陣線。但是，一瀉千里的革命怒濤，卻把它們席捲而去，吞沒了它們，最多只是濺起幾點泡沫而已。

千鈞雷聲開新宇，萬里東風掃殘雲。行看雲雨過去，旭日當空，人民的歷史又掀開了嶄新的一頁。⁵²

關鋒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全體大會上的講話 (1966.7.17.) (晚)

康生、伯達同志委託我們來宣布這三條決定，同時要我們找有關同志談一談。下午我們找了付崇蘭、王恩宇等十位同志談了話，剛才又同

⁵² 《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五期。轉載於《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

東光等七八位同志談了話，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些情況。

從昨天我們瞭解到歷史所運動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因此我們昨天來看了大字報。康老、伯達同志瞭解了情況，立即指示我們前來處理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尹達同志。下面我講一點意見，是個人意見，可能是錯誤的，大家可以批評，回頭他們幾個人也可以糾正。

據我們瞭解，歷史所運動存在著很大問題。很多做法是違背中央指示的。我們指的是領導，而不是群眾。從五月份，付崇蘭、王恩宇等許多同志，貼了許多大字報，揭發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侯外廬，他們做得很對，做得很好！當了第一批闖將。他們出來揭發、批判鑽進黨內來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侯外廬，他們做得很對。可是到了六月三日，以酈家駒領銜出了一張「反擊」大字報，還稱侯外廬為同志，說侯外廬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要批判，但有人想「奪權」，說運動中出現了一股逆流，把矛頭針對第一批揭發侯外廬的同志。這張大字報是完全錯誤的。在酈家駒貼出大字報前，尹達同志回來講了一次話，這次講話有很大的錯誤。「六·三」下午酈家駒貼了這張大字報以後，又貼出了批判付崇蘭、王恩宇的大字報，以後付崇蘭、王恩宇等有些同志到中央去告狀，康老、伯達看了非常注意，伯達同志立即找尹達同志談話，批評了尹達，批評得很尖銳，說他不對，絕不能壓制群眾，叫尹達同志回來公開檢討。我和穆欣同志也在座。尹達同志表示同意，但是後來並沒有公開檢討，只與付崇蘭、王恩宇等少數人談了話，說他們不是反黨。他回去後，伯達同志問，你公開檢討了沒有？尹達同志說沒有，只在少數人中談了談，伯達同志說，這不對，你一定要回去公開檢討。後來我們知道酈家駒這個人很成問題，人家叫他「二所長」。為什麼撤他職，等會兒再講。我們為了愛護尹達同志起見，伯達同志為了尹達同志免於被動，建議尹達同志回來撤酈家駒的職，尹達同志同意了。昨天下午我們瞭解，並沒有撤酈家駒的職，後來我們聽說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結一致把矛頭指向侯外廬了。昨天我們才瞭解，並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不但沒解決，還製造了「六·二〇」反革命事件。從大

字報上可以看出，第一批揭發侯外廬的積極分子被說成反黨陰謀家，或說成反黨陰謀家利用的工具，大會小會鬥爭；逼供信；將王恩宇關起來，罪名說他要到大使館區去自殺。當然，有自殺念頭是錯誤的，我們應該相信黨，相信毛主席的偉大，相信廣大群眾。但王恩宇同志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才產生這個念頭，並沒有將繩子勒在脖子上嘛！危言聳聽，說他要叛國，要往大使館跑了，做法非常惡劣，這些賬主要是酈家駒的，還採取關起來、盯梢監視，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這是國民黨的作風，這是不允許的。

剛才我們幾個人商量，把被關被鬥的同志一律放出，逼供信的材料一律還給本人處理，不算數。甚至他們上告中央次數也要追查，問：多少次呀？（答：十四次）把他們寫給工作組的控告信公布出來批判，將他們給中央寫的材料印發公開批判。這是非法的，任何人都有給中央、給毛主席寫信的權利，任何人不得扣壓，不得追查。

前階段在酈家駒以及東光同志，在有那麼幾個同志錯誤的領導下，方向搞得是不對頭的。不管他們心裡怎麼想，實際是包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侯外廬的。人家貼大字報，揭發侯外廬，就說人家有野心，「六·二〇」以後就鬥了二十七天，把侯外廬放在一邊，你們說要鬥爭，為什麼不鬥爭侯外廬呀？而鬥王恩宇同志、付崇蘭同志等，並擊揭發侯外廬的積極分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再一條製造「六·二〇」反革命事件。這是不是說歷史所的群眾不好呢？不是的。我們相信歷史所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酈家駒，你不要以為你有什麼多數，那是虛假的多數。今天張老收到一封匿名信，這寫信的人不是被鬥的人寫的，而是參加鬥爭的人，被迫派去盯梢的，他說越是感到鬥爭「勝利」，就越是感到有懷疑，越懷疑就越是感到付崇蘭、王恩宇不是反黨。好多人心裡想的不是那一套，並不相信你們那一套，酈家駒、東光你們以為是多數，在你們控制下，很多人不得不那麼走。絕大多數的同志是會和侯外廬以及其他牛鬼蛇神作堅決鬥爭的，有的人是不明真相，上了當，有的人是心裡有話不敢講。現在一方面那些被鬥的群眾，一律停止鬥爭，不准鬥爭他們，真正解放。你們不是說要

解放嗎？現在就一律解放。另一方面，上了當的同志，一般的同志，在鄺家駒、東光等人操縱下，在他們錯誤的指揮下，貼了付崇蘭、王恩宇大字報的人不要作檢討，這筆賬不算在群眾的頭上，應該算在歷史所領導的頭上，首先是鄺家駒的頭上，責任主要在鄺家駒頭上，不怪群眾，不怪大家。被鬥的，在鄺家駒以及支持操縱下很多鬥了人的，兩方面不要有任何隔閡，誰也不要怪誰，應該團結起來，應該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首先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侯外廬鬥倒、鬥垮、鬥臭。

鄺家駒為什麼停職反省呢？幾條就夠了，不用多說。一條是「六·三」反擊，打擊揭發侯外廬的一些革命同志；一條是製造「六·二〇」反革命事件，破壞文化大革命。還有一條，鄺家駒本人家裡是大地主，有說四千畝的，有說兩千畝，而且他二十多歲時，本人親自收過租，在大軍渡江時，轉移過財產，變賣成黃金，這樣一個人是不能重用的。自然我們不是唯成分論，沒有經過大的運動鍛鍊，其他運動的表現不講，就講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表現，就是完全站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對面，抵制運動的地主立場方面，敵對立場。

東光同志，你們好好想一想，究竟誰領導誰，是鄺家駒領導你們，還是你們領導鄺家駒。為什麼群眾給你們提意見就不得了了，太歲頭上動土了，群眾的意見不一定都對，事實不一定都完全符合，這有什麼關係呢?!你是正確的，怕什麼呢?!難道你們貼大字報的每條事實都核實好了嗎?!你們要求每件事實都那麼準確，那誰也不敢貼大字報了。動不動就拿反黨帽子扣人家，群眾提了意見就不得了啦。有的同志貼史紹賓的大字報，說史紹賓的文章是一棵大毒草，你們抓住人家，說是反黨。唉呀，史紹賓呀，你們有什麼了不起呀?!那篇文章（按：是指《人民日報》上的《堅持歷史科學的革命方向》一文）最近沒有看過，以前看過了，就是有不少錯誤嘛！沒提反黨反社會主義嘛！群眾就是高明一點。不讓人家說個不字。我們幾個同志和尹達同志都很熟悉，最近在一起工作，說老實話很想幫助尹達同志，但是怎麼幫助呢？能包庇嗎？不能。伯達同志就尖銳地批評了他，堅決叫尹達同志公開檢討，這就是幫助。

同志式的幫助。「六·三」反擊和尹達有關，應該作檢討。這是同志式的幫助，讓他擺脫這種局面。讓他撤鄺家駒的職也是如此，為了讓他擺脫被動的局面嘛！但是以後知道尹達同志並沒有這樣作。有的同志很擁護尹達同志，怎麼擁護？要用黨的原則，應該在黨的立場，黨的利益，黨的關係上。有的人說，聽尹達的話，就是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這是非常錯誤的，是群眾講的也要解釋、糾正嘛！同志們要記住，只有毛主席的話，才是最高指示！必須瞭解「毛主席著作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這句話的深刻意義。尹達在「六·二〇」以後起了什麼作用，一定要查清楚，也一定能查清楚。伯達同志說，文化革命小組一定不包庇任何的成員。正確的就是正確的，錯誤的就是錯誤的。有幾分就是幾分，不管你當了多大的官，什麼員！不能說對的是對的，錯的也是對的。共產黨沒有這個道理，要實事求是，有多大錯誤就是多大錯誤。現在不要尹達回所和歷史所工作人員發生直接、間接的聯繫，這也是為了弄清事實，讓尹達同志自己想問題，有多少就是多少。伯達同志在這裡講過，尹達同志你是否當保皇派，如果你做了保皇派，我不能做保皇派的保皇派。這話說得很尖銳、很深刻。歷史研究所的文化革命運動有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一定能搞好。看來要重新發動群眾，不准挑動群眾鬥爭群眾，不能改群眾搞逼供信，集中抓侯外廬之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人物，還有工作組幫助大家的，我們相信一定能搞好。

我的話可能有很多是錯誤的，大家可以批評，寫信、寫大字報都可以。

（此稿除伯達同志的三項決定外，關鋒同志的講話未經本人看過，若有錯誤之處，由記錄負責）

七月十七日晚在歷史所全所大會上，關鋒同志宣布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伯達同志的三項決定：

第一、鄺家駒立即停職反省。

第二、所有被關被鬥的群眾一律放出，一律停止鬥爭。

第三、在未弄清事實之前，尹達同志暫時不要到歷史研究所去，不要同歷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員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繫。

陳伯達

七月十七日

關鋒、馬力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關鋒同志講話

同學們，同志們：

大前天，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來開了一個會，聽取了同學們的意見。回去後我們開了個會，現在我再把我們大前天提的兩個建議說一遍。

一個建議：要把以李哲夫，王殿舉為首的工作組撤銷。根據同學們的揭發，這個工作組不是來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是來阻礙文化大革命的。他們包庇左贊黑幫，打擊革命同學，因此，必須撤銷它。

第二個建議：建議你們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班裡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來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裡我再說一點，同學們要自己相信自己，任何一個地方的革命不能靠外邊來的人包辦代替，要包辦代替也是包辦不了，代替不了的。廣播學院的文化大革命要靠廣播學院的革命師生。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黨相信你們。不要工作組，你們能不能幹好？（眾：能！）有些工作組和你們的工作組一樣，包庇壞人。昨天已經撤銷了北大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建議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張承先他們去的時候，同學們熱烈歡迎他們，可是他們去了之後，不幹好事，包庇陸平之流。

各校都差不多撤回了工作組，派觀察員，聯絡員或巡視員。大前

天，我們講話當中肯定了「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口號是正確的。李哲夫他們說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是不要黨的領導的，這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說：「一切權力歸農會」是不是也錯了呢？

現在怎麼辦？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由他們領導文化大革命。不稱職的，有懷疑的，也可以換。黨組織應該怎麼辦？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好的成員，選進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他當然起作用了；如果不好，人家不選他，那就沒辦法了。一些癱瘓的黨團組織沒有經過運動，沒有經過考驗，急急忙忙地恢復了他們的組織活動，是錯誤的。你們學院原來的黨委書記是誰？（答：左熒黑幫）恢復他們的組織活動行不行？（不行。）一切好的黨團員，都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到了一定的時候，再恢復黨團組織的活動。

現在的情況是：工作組沒有了，他們不能領導文化大革命了，我們也不讓他們領導了，又不能匆匆忙忙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我們聽到廣播學院同學建議，成立一個臨時文化革命領導委員會，它的任務就是籌備成立正式文化革命委員會。在正式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起來之前。它負責組織大家學習文件，批判工作組，準備鬥左熒。我們同意這個意見，澈底地批判前工作組，尤其是李哲夫，王殿舉。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使大家明白了真相，才能真正地選出文化革命委員會來。他們幹了壞事，不能走，批判了他們再走。聽說對新市委派來的巡視員楊羽，你們也很有意見，我們跟新市委馬力同志交換了意見，同意大家也要揭發批判他。

你們說，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進行工作，有條原則：要貫徹階級路線（把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選進去），看他們本人在運動前的表現。更要看他們在運動中的情況。我們完全同意這個意見。文化革命委員會不可能不犯錯誤，只要不犯方向性錯誤就行。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要走群眾路線，要先當小學生，後當先生，不要站在群眾運動之上，而要站在群眾運動之中。

馬力同志講話

全體革命師生：

市委派我來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向革命師生學習，一個是答覆同志們的要求。一進門就覺得你們學校的革命空氣很濃，使我在精神上、思想上受到了教育。現在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工作組多數人走了，只留少數人在這裡。第二個問題：工作組單獨行動。第三個問題：說派聯絡員來，怎麼還不派來。

原來市委派李哲夫，王殿舉為首的工作組來，是讓他們發動群眾，搞牛鬼蛇神。可是他們卻不是這樣，而是包庇壞人，打擊了革命同學，犯了嚴重錯誤，是方向性的錯誤，路線性錯誤。市委完全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決定，撤銷工作組。李雪峰同志讓我代表市委跟大家說明這個問題。

市委派了一個聯絡員叫楊羽，他來了以後，不但沒有如實地、正確的反映情況，反倒支援李哲夫、王殿舉他們。市委決定撤銷他的聯絡員職務。不讓他走，要留在這兒讓同志揭發他，批判他。

前工作組留在這裡，一切安排聽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他們（指工作組）開會，你們派代表參加。今天，明天我們就選擇革命的同志到你們這裡來當聯絡員。聯絡員人多了，會形成一種勢力，我們決定只派兩三個人來。聯絡員的任務是反映情況，聽取意見，他們沒有領導運動的任務。跟他們商量，對的就聽，不對的就不採納。

關鋒、王任重在中華大學的講話（1966.7.28.）

王任重講話

我知道不說兩句是走不了的，我對清華情況不瞭解，毛主席教導我

們：「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是來看大字報的，聽大家辯論的，究竟誰是誰非，同學們自己獨立思考。對不同意見應當用毛澤東思想分析，毛澤東思想是照妖鏡，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一照就照出來了，毛澤東思想是顯微鏡和望遠鏡，只要認真結合運動實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一定能辯明是非。

任何是非問題不是什麼人可以包辦代替的，只有靠同學們自己去分辨這些不同意見，大鳴大放，大辯論是很好的，真理只有一個，只有通過辯論，才能越辯越明，我們每個人都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只有這樣態度的人才能弄清真理，不要隨風倒。

有人說北大有股風，什麼風我不知道，北大七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我參加了，陳伯達、江青、康生、雪峰同志的講話是代表中央方針，代表毛澤東思想的，我本人完全同意他們的講話，當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清華和北大的情況是否一樣，我不知道，但是從方針來說，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澈底鬧革命，這個方針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清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決定於清華革命師生能不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和動腦筋，打倒黑幫要靠你們，教育革命也要靠你們，別人是不会的，只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對敵人要鬥倒、鬥臭，但是自己人說過一些錯話，做了件錯事，這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是允許的，大家團結起來鬧革命，一切犯過錯誤的人，包括犯過大錯誤的同志，願意與我們站在一起，我們表示歡迎。

關鋒講話

我不是講話，我對清華情況不瞭解，沒有調查，我想聽一聽看一看，學習學習，取得一些發言權，但還沒有取得。今天我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同志委託，回答一張條子。我先把條子念一下：「王任重、李雪峰同志：我們工作組說，北大會只適合於北大，請示了新市委後，我校不放錄音。而且領導人講話要取得本人同意才能放，可是我願意放，我認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很有普遍意義。二物系一同學。」工作組請示了新市委沒有？新市委如何答覆的？我不知道。我不

是李雪峰，我是關鋒。我回答下面一句，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同志同意放他們的講話錄音，當然，什麼地方不願放也可以，如果你們願意放那就要求工作組拿來放吧！（熱烈鼓掌口號略）⁵³

關鋒等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同學的廣播講話 (1966.8.1.)

【八月一日晚，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張春橋、關鋒等同志，對同學們提出的幾個問題作了研究，並由關鋒同志給大家作了廣播講話。現將主要內容整理如下。】

同學們熱情很高，見到大家很高興。剛才我們三個人（關鋒、張春橋、姚文元）商量了一下，要我來回答大家的問題。不過，答覆問題不一定能讓大家滿意。我們的副組長指定讓我答覆，不是答覆，是討論，講錯了大家可以批評，我們的副組長可以糾正，這不是謙虛，是實在話。來訪接待處歸納了幾個問題，條子大致也是這樣幾個問題，談點意見：

一、怎樣貫徹階級路線？

大道理你們也知道，我也沒有什麼新內容。我們依靠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同學、革命的老師。鬥爭目標首先是混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一鬥、二批、三改。一鬥是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權派的蓋子不

⁵³ 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揭，文化大革命當然沒法搞下去，首先是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也是鬥爭，批判資產階級反動的所謂學術「權威」。鬥了還要改，教育革命。貫徹階級路線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大家想一想。

前一段，很多同志犯了方向性錯誤，主要是挑動一部分同學鬥另一部分同學，不是把革命同學發動起來，把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挑動一部分同學鬥另一部分同學，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就造成同學的分裂。有些地方在工作組錯誤方向下，搞錯誤的辯論，不好，是錯誤的。現在很重要的問題是革命同學的團結問題。在工作組的挑動下，被鬥的同學不要對另一部分同學嫉妒、懷恨。無產階級革命派應寬宏大量。錯不怪同學，錯應記在工作組的賬上，兩部分同學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大家不是唱《團結就是力量》嗎？那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同學們中有才能的可以編一個新詞。團結是很重要的。當然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取得一致。團結起來是很重要的問題，不然怎麼鬥黑幫？兩派同學幹起傢伙來，黑幫不在一邊高興嗎？有的同學問，現在發現同學鬥同學，有打架的現象，怎樣對待？按毛主席的指示，應該團結——批評——團結，在團結的基礎上，通過批評達到新的團結，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是不是大家打架那麼多？沒那麼多，個別的地方有。對撤退工作組的問題，江青同志問大家，要不要保姆，不都說不要嗎？大多數不會打架，打架是個別的，一時感情衝動，那不要緊。

二、新的革委會產生以前，舊的還起不起作用？

對舊的不信任的要改選。舊的還起不起作用恐怕要看各校的情況。大家擁護原來的，就領導，起作用；如果多數人有意見，可以改選。成立籌委會的幾種辦法，（1）由舊的來籌備改選。（2）大家認為不行，舊的不能籌備，組織各系、班推幾個代表成立臨時委員會，籌備成立革委會。成立臨時委員會是從廣播學院學來的。七、八天以前的事。他們那裡批評了工作組，解放了被鬥的同學，解放了上當的同學。以後他們

醞釀，認為正式選舉還不到時候，建議成立臨時籌委會，負責成立正式委員會。他們徵求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也是我們三個人去的，我們很贊成，就這樣做了。廣播學院的經驗，你們可以參考。兩派學生選舉怎麼辦？不要緊，先提出候選人，經過臨時籌委會的醞釀，提出候選人，大家舉手也可以，投票也可以。但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若有兩派，少數派也有相當的人，我們建議最好也有他們的代表參加，這樣革委會才能聽到各方面的意見。將來革委會也會有爭論，天天爭論就不正常了。革委會廣泛瞭解各方面意見，拿來討論。公開來討論才能做到比較正確的結論、答案。

三、紅衛兵組織是否合法？

有些學校（中學）同學們串聯，自動組織了紅衛兵，這樣的組織，有的地方，過去的工作組曾說他們是反動的，說他們是反黨的組織，不合法。工作組這樣說是完全錯誤的，紅衛兵的組織是完全合法的。我們見到很多紅衛兵，北大附中彭小蒙的「紅旗」戰鬥小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張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後來就說他們是反黨的，後來紅衛兵又寫了一張大字報《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我們認為這兩張大字報好得很。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紅衛兵是合法的，希望參加紅衛兵的同學更積極地參加戰鬥。當然在好好吃飯，好好睡覺，人是鐵，飯是鋼。更好地戰鬥並且更好地團結同學，團結一切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職員工，和大家一道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有個口號對不對？

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有人問是不是江青同志說的。不是江青說的，是一部分同學提出的。對這個口號到底怎麼看？我看這個口號基本精神是為了貫徹階級路線，要工作組依靠工、農、革幹子弟。有些工作組就是不依靠工、農、

革幹子弟，或者拉攏一部分工農子弟，打擊另一部分工農子弟和革幹子弟。這些同學針對工作組的毛病提出，精神是好的。的確革幹子弟在家受到很多教育，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另一方面，地、富、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兒女，（當然不能一概而論）總多少受到剝削階級影響。家裡被鎮壓的，大部分與我們對黨的感情大不相同，甚至是仇恨的。口號我們覺得還是不這樣提好。「老子革命兒好漢」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革命幹部子弟固然受到好的教育，但是不是好漢，還要在革命的暴風雨中鍛鍊，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個口號對革幹子弟不利，成了公式將來是不是會影響他們的提高，不這樣提可能大批是好漢，這樣一提，就不一定有這麼多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提不太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我們要儘量爭取更多的人。地富子女要爭取，地富子女與地富不一樣。有的同學提得好，第一階級成份，第二重在表現。這很好，這是同學們提的，對不對大家討論。

五、新市委是否有問題？

我代表我們幾個人回答：中央對新市委是信任的，相信新市委領導北京市工作，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逐步達到肅清前市委的修正主義流毒。黨中央和毛主席對新市委是支持的、信任的。至於個別成員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已宣布撤銷郭影秋市委文教科書記職務，回到人大去受批評，在群眾運動中解決他的問題。

六、文化革命委員會與黨支部的關係

有的黨支部未恢復，如何體現黨的領導？這個問題所以提出來，就是由於有的地方黨支部處於癱瘓狀態，看來黨支部應該經受運動的考驗，不一定馬上恢復。好的黨員，革命的黨員，在群眾中有威信的黨員，是會被選到革命委員會中去的。三個、四個選進去的黨員就可以經過上級（北京市委）批准，成立黨支部、黨委或黨組，起領導作用。文

化大革命一定要由黨來領導。黨的領導，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貫徹黨的政策。工作組撤出後還要派二員：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把學校情況向上級黨反映，把黨的政策向大家傳達，當個參謀。這樣就能體現黨的領導，按中央指示辦事。

七、學生分成幾派，意見不統一怎麼辦？

辦法有兩條：1.心平氣和進行辯論。2.以大局為重，照顧大局。兩派意見不統一，也不能一直辯論下去。辯兩個月、三個月，黑幫在一邊不高興嗎？非原則問題不一致可以保留，過一段時間有經驗後再辯論，就可能明白。不糾纏小問題，在大問題上取得一致，團結起來，研究下一步怎麼辦？學校有無黑幫？有黑幫，怎麼鬥法？趕緊轉到鬥爭學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工作組撤走後怎麼辦？這裡重複前面的問題了。大家商量辦，臨時籌委會成立起來了，走群眾路線，把選舉搞好。

八、檔案問題如何處理？

（大學裡，中學裡也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檔案還是由原來管的人管著，革委會對他們實行監督，好好保管，不能丟失。如果原來的人有疑問，不能信任，可向北京市委反映，經過組織來處理。北京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來管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來管北京市大學的文化大革命，中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來管北京市中學的文化大革命。

九、重在表現如何理解？

重在表現就是不講唯成份論。講成份，第一注意成份，第二重在表現。不能說出身不好的一定都不好，要看他的表現，看他是革命的、不

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要看一貫表現和關鍵時刻的表現，如經濟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表現。關鍵時刻很重要，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有些不好的人表現了自己的真面貌；文化革命期間，多少年來包得嚴嚴的混進黨內的當權派，偽裝成正人君子的樣子，文化革命一來，他就包不住了。重在表現看關鍵時刻的表現很重要。

十、下一段批評工作組還是鬥黑幫？

不能一概而論，要看學校的情況，對工作組有意見，要批評就批評，批評一下，讓他們受教育，把他們造成的惡果消除一下，……澄清一下，同學們團結起來鬥黑幫。

就是犯了方向性錯誤的工作組，組長、組員也不能一概而論，不能都是壞的。工作組組員有廿多歲的，在方向錯誤下，也做了一些錯事。前天在團中央接待室一個同學提得好，「工作組本來要回去，工作組應該聽取群眾意見，文化革命委員會要他們全組或其中的成員回校時，可以隨時回去，該鬥就鬥，該批就批，該幫就幫，該團結就團結。」這很好，我們就學了這一條，我看在別處也適用。犯了方向性錯誤的工作組也不要看成鐵板一塊，有的錯誤大，有的錯誤小；有的是認識問題，有的是立場錯誤；有的還辦了一些好事，分別對待。

我的話說完了，完成任務。⁵⁴

⁵⁴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關鋒給北京師範大學少數派譚厚蘭等同學的信 (1966.8.4.)

(林傑電話轉述)

譚厚蘭等同志

昨天晚上邀你們談後，給你們提了一些意見，對不對請你們考慮。你們最近一些作法有些缺點和錯誤，這不要緊，昨天我說過，不要灰心喪氣，我們按照毛主席教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如果有人抓你們的缺點和錯誤不放，不要怕，要頂著。你們首先起來揭發黑幫分子程今吾，首先起來批評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這樣一個革命的行動任何人也是抹煞不了的。當然，你們要像毛主席教導的那樣虛心向群眾學習，我贊成你們展開大辯論。以上意見請你們參考。

關鋒

六六年八月四日晚

王力、關鋒接見山東大學紅衛兵代表記錄 (1966.9.3.)

【說明：山東大學「革命造反隊」（現在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部分同學在八月十八日向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同志和王力同志彙報了他們對我校文化革命運動的看法，對一些問題作過請示，談話他們將記錄整理列印成文，散發各處。對其整理列印的傳單，我們有些不同的看法，感到與我校情況有出入。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們山東大學紅衛兵三十四人特訪了關鋒同志和王力同志，並彙報了我校運動的一些情況

和我們對目前運動的一些看法。今將談話記錄有關部分整理如下。此條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如有出入，我們負責。】

時間：一九六六.九.三.晚十點二十三分-九.四晨二點

地點：中央文革小組接待站

代表首先彙報了山東大學運動的基本情況，以後又提出了以下問題。

問：怎樣看待打人問題？現在那些只有幾張大字報，還沒有定性質的人也強迫勞動，今後怎麼辦？

王力、關鋒合答：掛上牌子，強迫勞動，我們不贊成。

王力：那一次談話（指八月十八日對山東大學革命造反隊即現在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連戴高帽子，我們都沒有鬆口。掛牌子，強迫勞動，我們都不同意。他們和我們講時，也沒講打誰。我們也沒講是打誰了，是泛泛地談。

問：打人怎麼辦？

王力：勸他們不要打。大多數人是好的，出於義憤，打就打了。出於泄私憤，打了人，紅衛兵自己處理。北京××學校一個紅衛兵打了人，被開除了。

關鋒：回去宣傳林彪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社論，能不能說服大多數？打人在他們中間是少數，你們要估計到這一點，你們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聽毛主席的話。林彪同志講話作用很大，北京的變化很大。林彪同志說，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三段就是講了三個「一定要」。打人的問題可以公開表示態度，就是黑幫分子也不打。他死了，我們就沒有鬥爭對象了。

王力：省委應該表示明確的態度，現在發生了這種情況，和各級黨委以前沒有明確表示態度有關係。

關鋒：林彪同志是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講的嘛。聽毛主席的話就不要打人。打人不還手是對的，阻止打人是應該的。也不要把問題看得那麼嚴重，你們回去看一看會有好轉，會有變化的。

問：像餘光前這樣的人打對不對？

王力：不對，對什麼人也不能打。

關鋒：聽不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要打人嘛。

王力：以前講到文鬥、武鬥，這次講破了，不要打人。

問：對孫漢卿、馬秉倫宣布三項紀律，每天勞動，每天彙報，每天鬥一次，這樣對嗎？

關鋒：孫漢卿我們倆都比較熟悉，多年沒見面了，不瞭解，他到底有無問題，有什麼性質的問題，要辯論，要弄清楚。有人說他是黑幫，擺出事實來。說不是，說明理由。可以辯論嘛，沒定性質就這樣處理是不符合「十六條」的。你們不要跟同學對立起來，對立起來對革命事業不利。還是應該按照「十六條」辦事，講道理。你們可以反對他們這樣做，但你們要想個好辦法，否則雙方打起來就難辦了。

問：領導認為什麼辦法妥當呢？

王力：大字報、大辯論都可以嘛。

關鋒：你們對大多數同學怎樣說服、辯論呵？如果孫漢卿是好樣的，也不要緊嘛，這一場革命對每一個人都是考驗。

王力：要制止，不能打人。別的不怕。

關鋒：眼界要開闊些，要看得更遠大些，要看到主流。

問：怎樣看待造誰的反，依靠誰造反的問題？

關鋒：造無產階級的反是不對的。

問：怎樣捍衛「十六條」？

王力：有的人說「十六條」（關於文鬥）是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的，處理敵我矛盾不適當。《人民日報》社論他們也提抗議。現在就很清楚了。

關鋒：有些人還說文鬥是修正主義，就更不對了。發表了「十六條」，你們宣傳「十六條」。也不百分之百的（人）都按「十六條」辦事，不聽不要緊，壞人是不聽的。讓他們鬧一鬧，暴露一些，不鬧還抓不住他們。認識問題通過學習可以改嘛。讓他們鬧一鬧，

也可以暴露嘛，總有那麼一小撮人嘛。

問：應怎樣看待架走孫漢卿、馬秉倫的事件？

關鋒：用不著弄到北京來，好人不要弄，壞人也不要弄，可以在本單位解決嘛。戴高帽子，不是黑幫也成不了。是什麼還是什麼，要依靠材料。

問：請談談對他們印的講話記錄稿（即八月十八日山東大學「革命造反隊」與王、關談話記錄稿）的看法，記錄和談話有無出入？

關鋒：剛才看了一遍，我們說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抵制，你們先指指吧？有的地方也可以貼大字報嘛，我的談話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問：「『十六條』前的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卻不能為依據」這話是否有出入？

關鋒：這話有出入，我是說「十六條」（發布）以前中央有的領導人的講話不能作依據。但不能領會成所有的負責人。

問：記錄稿上關鋒同志和王力同志回答說：「成仿吾的領導就是不要，孫漢卿的領導就是不要，要他幹什麼？王子文的領導也應該不要，要這樣的領導幹什麼？要他們領導就不能革命。」你們這樣說了嗎？

關鋒：我們那樣說有個前提。我們是說：「如果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壓制群眾運動的話，這樣的領導就是不能要。」我們特別強調這一條，他們把這個前提掉了。我們沒有權力定他們的性質，孫漢卿也好，成仿吾也好，性質由你們來定，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們不能代替你們。由於我們沒有調查，心中無數，他們到底是不是黑幫，我們不敢講，當著你們的面不敢講，在內部討論，我們也不敢講。

問：他們的記錄上說，你們說：「你們對山東大學黨委工作組、省委為什麼不可以大膽懷疑呢？他們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嘛。」是這樣說的嗎？

關鋒：我們沒有講過這個話。我們的意見是：如果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

就可以大膽懷疑。我們沒有肯定過山東省委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如果山東省委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話，就不服從領導，就抵制。

問：怎麼看待工作組？

王力：派工作組是方向性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是全國性的，普遍的。絕大多數的工作組組員是好的，工作組組長不是都不好，不能怪他們。

關鋒：你們那裡工作組具體情況不瞭解，但就當時那種情況下，百分之九十五還不止，工作組有問題。這一條你們可以再討論，派工作組不能說山東省委沒有責任，但不能怪山東省委，山東省委是全國唯一不主張派工作組的。後來還是派了，但是派的人數比較少。

問：在觀點不一致的情況下，如何選籌委會？

關鋒：你們可以到其他地方學習，清華怎麼樣？（王：清華不行，北大可以。）有的地方，自由結合十五個人選出一個代表來，先成立籌委會，考驗考驗，也不一定那麼純嘛。回去以後，你們能不能同他們談判？

問：有人提出要分出左、中、右來才能選舉。

關鋒：現在怎麼分呵？在運動後期考驗嘛。

問：「文鬥」、「武鬥」的界限是什麼？

關鋒：動手是武鬥，戴高帽子、遊街全國各地都問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答覆。

問：保皇派是什麼人？

王力：我們主張取消這個名詞，不要用這個名詞。在學生中間不要說保什麼皇。

關鋒：趕緊回去做工作，選出一個籌委會。原則有了，大家去闖一闖，去鍛鍊鍛鍊。上級安排好了，一二三齊步走鍛鍊不出人來，只要忠實地鬧革命嘛，犯錯誤也不要怕，可以改嘛。

王力：打人不能發展下去，發展下去，方向就扭轉了。（關插說：打人還叫文化革命嗎？另一位接見的同志插話：那不成了武化革命了

嗎？）林彪同志明確地指出這個問題。

代表：希望領導同志對我們提出要求。

王力：「十六條」來之不易，是一次大鬥爭的產物，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大鬥爭產物，要很好地學習它，體會它，思想上有趕不上去的要趕上去。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有什麼缺點。要趕上去。⁵⁵

關鋒、戚本禹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等的講話 (1966.9.23.)

關鋒：希望你們參加今天的會，批判鬥爭鄒家尤。鄒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線的錯誤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鄒家尤是革命的話，就該這樣做，誰有意見他就去聽。還會打死他嗎？不會的，我們應和同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麼就說什麼嘛。

戚本禹：錯了就改嘛。

關鋒：對！鄒家尤一定要來的，不來是不對的。允許對鄒家尤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允許說鄒家尤是好的，也允許說鄒家尤是壞的，你們若是認為不需要批判或者現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們不能妨礙他們批判。

戚本禹：（沒記上。）

關鋒：鄒家尤不到地質部去聽取意見（按：指九月五日起「東方紅」公社到地質部請鄒，而鄒卻溜回地質學院，不去地質部）。這是不對的，是錯誤的。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要怕學生呢？聽聽有什麼要緊，聽聽不就沒有這些事了嗎？（按：指九月二十三日地院發

⁵⁵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生的嚴重的群眾鬥群眾的事件)一鬥、二批、三改，不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就不能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當然，這裡的情況我知道的也不多，但這點是肯定的，鄒家尤應該和他們(按：指「東方紅」方面的同學)見面，至少他沒有把他們的話聽完。就算是錯誤的話，也要聽完嘛。

戚本禹：你們看，是否把擴音器安一下，(按「東方紅」要開批判鬥爭會，「紅衛兵」等方面不給擴音器)你們負責安好，用完你們收回去。

紅衛兵：我們讓他們打個借條吧！他們自己安，他們自己也是這麼說的。

戚本禹：大家都在這兒，你們安，你們收，還要什麼借條？

紅衛兵：我們讓他們打個借條吧！

戚本禹：你們有困難，我們不勉強，就算了。

關鋒：沒有擴音器也一樣開嘛。我們過去打遊擊也沒有擴音器嘛。

戚本禹：你們的紅衛兵是否也參加批判鄒家尤？

紅衛兵：我們可能參加，因為今天早上九點鐘直到現在還都在緊張地鬥爭。已經很遲了……。

戚本禹：你們要是怕累就不參加好了。人家也是戰鬥了一整天，人家不累嗎？幹革命就不能怕累嘛！我們相信你們大多數還是好的。你們看是否去廣播一下，讓大家都來參加，實在不願意來就算了，你們現在去把喇叭裝一下，大家的財產要大家用嘛。

關鋒：大家的財產是為大家服務嘛！

戚本禹：對，為人民服務嘛！

紅衛兵：我們要說清楚，他們已經搶了很多廣播器材……。

戚本禹：大家的東西嘛，怎麼能算搶呢？他們又不是外來的強盜，怎麼叫搶呢？大家東西嘛，廣播器材是你的嗎？

紅衛兵：當然不是我的。

與關鋒、戚本禹同志來的另一位首長：你們去安一安吧，這個會是中央文革主持的，是他們叫你們安的。

紅衛兵：我們安、我們拆，我們保管，是不是這樣？大家都在這裡，

「東方紅」的領導人也在這裡，大家都聽了，我們安、我們拆，我們保管。

戚本禹：你們管，新的文革成立以後，歸新的文革。但是今後器材要為兩方面服務，既廣播你們的，也廣播「東方紅」的，不就沒事了吧？

關鋒：鄒家尤不到地質部去和同學見面是不對的，他們到地質部去是正確的，他要是見了他們，就不用等十幾天了。

戚本禹：你們的文革委員會為什麼不來見我們？我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你們是不是不歡迎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你們要是實在不願意和我們見面也就算了。

紅衛兵：我們不是院文革的，我轉達一下吧！

關鋒：我們是陳伯達同志派來的，你們的院文革為什麼不來見我們？我是給院文革寫的條子，為什麼他們不來見我們？陳伯達同志的批示你們廣播了嗎？

戚本禹：我們是陳伯達同志派來做觀察員的，陳伯達同志的批示你們廣播了嗎？

紅衛兵：我們沒有見到這個批示，若有，我們一定廣播。

戚本禹：剛才不是有很多同學抄了嗎？讓抄了的拿出來讓他們抄一下。

（「東方紅」方面一同學遞出批示的抄本，紅衛兵代表抄了一份。）批示全文是：

茲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同志到地質學院做觀察員。

陳伯達

九月二十三日

戚本禹：你們兩個，一個負責安喇叭，一個和院文革轉達一下，我們請求見他們。

（紅衛兵代表出去後，稍停，北航「紅旗」的一名戰士找關鋒同志彙報情況，關鋒同志很關心他們，問他們：「你們學院原工作隊長趙如璋接

見你們沒有？」並表示：「趙如璋同志如果不接見你們是不對的。」後來又有北航的另一派意見的人，對關鋒同志說他和「紅旗」方面的意見不同。這時一位「紅旗」方面的戰士過來說：「資產階級的狗崽子滾蛋！」關鋒同志馬上解釋說：「不要這樣，讓他把話說完，出身不好也可以把話說完嘛！」緊接著）

關鋒：趙如璋為什麼不簽名呢？為什麼十幾天不見面呢？

那人：我認為對待一個軍人，這樣不對。

關鋒：我認為是對的，要堅持大方向嘛，你們回去想一想。

那人：反正我們有點想不通。

戚本禹：你們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要帶著這個問題去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講的這些話主席早就講過，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講得很清楚，這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不怕群眾的。

關鋒：別說一百個，就是十個群眾讓他去，他也應該去。他是工作隊長，整了同學嘛。⁵⁶

關鋒、吳德在北京地質學院的講話（1966.9.24.）

【按：此講話是根據記錄和錄音整理的。第一、三條中「檢查」兩字，關鋒同志原稿上是「檢討」，講話時講為「檢查」。】

同志們，我代表戚本禹同志向大家問好！（鼓掌）今天讓同志們等

⁵⁶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二）》，一九六六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 第二集》（北京），一九六六.十二。

了好多時間，對不起你們，向你們道歉。

下面講幾句話，在大革命時期不應該講長話，應該講短話。我和戚本禹同志擬了幾條意見，對最近「東方紅」公社的同志的行動表示我們的態度。（鼓掌）下面我就照本宣讀。（鼓掌）

第一條：我們支援你們的要求，鄒家尤（按：地院前工作隊隊長兼黨委書記，地質部副部長。）應當到少數派學生那裡去檢查，不管有多少學生，都應該隨叫隨到，這是中央撤銷工作組時早已說清楚了。

第二條：我們支持你們的要求，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長工（按：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應負責任，也應該去檢討。

第三條：多數派同學，既然你們對工作組沒有意見，或者已經沒有意見了，你們應當歡迎和支持少數派同學要求鄒家尤檢查的行動，你們不應當阻撓他們的行動，如果你們採取阻撓的行動，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

第四條：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少數派同學到地質部機關去要求鄒家尤檢查的行動是不能說是錯誤的，是對的！

這是我和戚本禹同志的四條意見，這四條意見可以贊成，也可以反對，可以定小字報，也可以寫大字報，我們都歡迎。（鼓掌）

你們既有不同的意見，坐下來好好討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把工作組路線錯誤，方向錯誤澈底搞清楚，在「十六條」基礎上，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吳德講話

同志們：

我代表我們市委完全擁護關鋒、戚本禹同志的意見。

「東方紅」同志們的要求是對的，我們支持你們的行動。你們學院裡邊還有不同意見，希望你們通過討論逐漸取得一致。對於特別是「東方紅」的同志，對於紅衛兵、赤衛隊的同志，我們不要給他們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我相信他們大多數同志是革命的。有些問題的看法不一定對或者是不對的，這也是認識上的問題。所以特別要求我們「東方紅」的同志主動地團結他們，團結大多數。因為彼此都是為一個目標而奮鬥的，應該很好地商量，擺事實、講道理，要文鬥，不要武鬥，在「十六條」的基礎上，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很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我們兩方面很好地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其次，談一談我們市委在上一階段文化大革命裡邊是犯了方向和路線的錯誤的，所以，這種路線錯誤的責任主要應該由市委來負，當然工作組他們也有他們的責任。他們應該進行檢討，一次檢討不好就再次檢討，檢討到真正把路線問題弄清楚為止。

鄒家尤同志今天只是表示一個態度，以後還應該繼續開會，進行系統地檢討。以後同學們要他什麼時候來檢討，他就應該什麼時候來檢討；要他在什麼範圍內檢討，他就應該在什麼範圍內檢討。

最後提個建議，今天關鋒、戚本禹同志的意見，希望紅衛兵同志也要很好地進行一次討論，也希望「東方紅」的同志很好地討論一下。

剛才關鋒同志講文化大革命期間要講短話，開短會，現在時間不早了，現在就按關鋒同志的意見，今天開個短會，會就開到這裡。散會，同意不同意？（靜了好久）

「東方紅」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應當及時解決，比如待遇一致問題，還有吃飯問題，（笑）還有工作隊問題，這些問題都應當很好地解決，希望你們在討論時也談談這些問題。如果大家同意散會，最後讓我們呼幾句口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關鋒在北京地質學院同學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6.9.28.)

我們相信持有不同意見的兩部分同志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說，要相信群眾，相信絕大多數。我們紅衛兵、赤衛隊是這樣，對「東方紅」也是這樣。

現在我看是嚴重的分歧，我希望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大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只看你罵過我，我罵過你，這不怪群眾。

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到底怎樣呢？「十六條」公布後，群眾是發動起來了，轟轟烈烈，但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極其尖銳複雜的。在「十六條」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犯有嚴重錯誤的，一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十六條」公布後，是不是都執行了「十六條」？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否結束了？也不是。就是有極少數人繼續堅持錯誤路線，利用群眾對黨和毛主席的信任，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威信，煽動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工人鬥學生，工人鬥工人，農民鬥學生，這在社論中不宜多說，講的這樣深刻，因為還有外國人。今天，這是相信大家是革命的，我可以跟大家講，現在確有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有那麼極少數人，用新的方式，新的手段，更隱蔽的方式，煽動不明真相的人鬥革命的群眾，他們這樣做是好事，更暴露了他們自己。在「十六條」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線的錯誤，在「十六條」公布後還犯方向路線的錯誤，堅持搞鬼，這和「十六條」公布以前就不一樣，性質就不同了，這樣的人是極少數，我們也希望越少越好，我們也希望鄒部長不犯這樣的錯誤，這只是一般而論。

我們認為對錯誤的路線必須批判，要澈底肅清它在群眾中的惡劣影響，消除流毒，才能很好的貫徹「十六條」，不破不立，我們幾個贊成這樣做，要批判。路線錯誤是什麼錯誤呢？路線錯誤就是打擊革命群眾，鎮壓革命左派，製造了一個「反干擾」階段，打擊給院黨委提意見

的，給工作隊提意見的，趕工作隊的。當時很早起來趕工作隊是對的，應該給他們平反，應該吸收他們參加各級文革組織的領導。在二十幾天的「反干擾」中，已經給他們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已經造成了輿論，應該進行平反，造成另一種輿論。只是口頭上說「我錯了」，這不管用，要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些問題包括鄒部長，千萬不能認為對我有激烈意見的人不多，自以為得意，那就糟糕。他們（指「東方紅」）的檢討材料和你們整理他們的材料，必須交回，隨他們自己處理。在「反干擾」中積極反的，不要他們作檢討。但必須說明，如果不這樣做，堅持錯誤的路線，那就很危險。

據我瞭解，在新市委和工交口所屬單位所派出的工作隊和所屬學院的問題是嚴重的。例如：清華、師大就是這樣。北師大的工作隊隊長撤了職，一機部派人去鬧，說北師大右派學生有問題，右派學生的後臺是林傑——關鋒——康生——陳伯達，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去了，當然也可以。

我認為最近鄒家尤的一些做法是不對的，是錯誤的。「東方紅」的人去地質部，你跑了，十幾天不見面，群眾要你見面，你去嘛！你為什麼不敢呢？你怕群眾。一個共產黨員怕什麼呢？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國主義，為什麼怕群眾呢？落到這個可悲的地步。群眾要求提得高，要求罷官，可以提嘛。我前幾天講了四點意見，不是也有人提要罷我的官嗎？我說可以，怕什麼呢？為什麼和學生站在對立的地位呢？群眾的衝突，在同學中造成嚴重的隔閡，要由工作隊負責，由地質部負責，由鄒家尤負責，你不見面嘛！火越激越大。你們整理了材料，就可以說明這是敵對情緒，為什麼有些材料不寫呢？西城區糾察隊到地質部打了人，扣了八個人。為什麼西城區糾察隊會來地質部，你為什麼不出面？而你的女兒在那兒，群眾火了，這是怎麼回事？群眾打了人，罵了人，都不怪群眾，我們可以相互諒解，最後責任根源由地質部負責。為什麼不爽爽快快地檢討？為什麼不這樣做呢？聽到衝突，我們是很著急，你鄒家尤為什麼不挺身而出？你為什麼不說：「錯誤是我犯的，你們要打就打我。」有的就做得好，雖然也犯了路線的錯誤，但「十六條」公布

以後就做得好了。

鄒家尤部長講做一面派不做兩面派，希望你是這樣做。你為什麼不和他們住在一起，而和另外一派住在一起？這不但同學有懷疑，我也有懷疑。造成這樣分裂局面的根源在那裡？我看不怪「東方紅」幾個人，也不怪紅衛兵幾個人，應怪地質部。過去造成這個局面，現在又造成這個局面，鄒家尤副部長應該痛心，不應對那些同學抱敵對情緒。

王煥，你是一個黨委書記（地院，剛任一年），一個共產黨員，你也應有一個明朗的態度。一個大電臺、一個小電臺，你為什麼不能管起來？但相互不要罵，不要罵狗崽子，以後從口頭上取消。廣播台可以安排一下，每人一小時。印刷，你也應該能負起責任，雙方應該平等。傳單也不要罵。罵解決不了問題，有不同意見要說服。吃飯問題，你應該管起來。車的問題，你也應該管起來。不然，你還怎麼叫黨委書記呢？你還算不算數呢？要有原則的爭論，不搞無原則的糾紛。對你這個黨委書記我是不瞭解，看到這種現象，我們是很不滿意的。越鬧起來分歧就越大。

院文革我建議你們也考慮一下，不要搞清一色。「東方紅」有這麼多人為什麼不能吸收他們參加？也應吸收他們參加。你們寫來了一封信表示支持我和戚本禹同志的四點意見，是不是支持？接到你們來信的同時，也接到了好幾封信，也有講道理的，對不對是另一回事。也有罵的，當然不要緊。

今天在座的有好多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要心口如一，不要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當面怎麼說的，背後也應該怎麼說。今後再發生衝突，首先要鄒家尤負責，其次是王煥。王煥同志，我們宣布的四條你贊成不贊成？你以前是什麼態度？你們應和他們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好好聽取他們的意見，不能坐山觀虎鬥！如果是在後面挑撥群眾，站在後面坐山觀虎鬥，那麼遲早會被群眾揭穿的，別看現在有些同志看不清，總有一天會揭穿。

鄒家尤，你應該首先到「東方紅」那裡去，你女兒帶著人去罵「東方紅」也可能不知道，你要群眾說話嘛，要教育女兒，不要保老子，不

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著保嘛！我對兩部分同志都沒有氣，我就對鄒家尤有氣。為什麼沒有氣？同學中這樣衝突為什麼不難過？如果沒有你的錯誤或你把錯誤向大家講清楚，能按「十六條」辦事，我想就不會有今天的衝突了。你必須講清楚，要對意見大的講清楚，也要對意見少的講清楚。

要告訴工作隊，千萬別以為多數派贊成我們，就得意，多數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看不清是一時的，多數是會起來的，不會跟錯誤路線走。誰在後面挑動群眾鬥群眾，那他自己倒楣！同學不要互相賭氣，要互相諒解，有不同意見要擺事實講道理，好好討論，通過討論會取得一致的。

我還建議從根本上考慮一下，有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不光要看到地院，也要看到兄弟院校和外地的情況，你們不是看了地院和外地的傳單嗎？毛主席不是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聯繫起來好好想一想。真正要革命的犯點錯誤也不要緊，沒有經驗嘛！要按主席指示辦事。

我看不要談你傷了幾個人，我傷了幾個人，眼光要放大些，心胸開闊些。我就先講這點，我想聽聽鄒家尤、王煥講一講。⁵⁷

關鋒、戚本禹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及師生的講話（1966.9.30.）

關鋒：希望你們參加今天的會，批判鬥爭鄒家尤。鄒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線的錯誤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鄒家尤是革命的話，就該這樣

⁵⁷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二集），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

做，誰有意見他都要聽。還會打死他嗎？不會的。我們和同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麼就談什麼嘛！

戚本禹：錯了就改嘛！

關鋒：對！……。鄒家尤一定要來的，不來是不對的，允許對鄒家尤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允許談鄒家尤是好的，也允許談鄒家尤是壞的。你們若是認為不需要批判或者現在不用批判，那就不批判算了。但你們不能妨礙他們批判。

戚本禹：（沒記上）

關鋒：鄒家尤不到地質部去聽取意見，（按：指九月五日「東方紅」公社的到地質部請鄒家尤，而鄒家尤卻躲回地質學院不去地質部）這是不對的，是錯誤的。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怕學生呢？聽聽有什麼要緊，聽聽不就沒有這些事了嗎？（按：指九月二十三日地院出現的嚴重的群眾鬥群眾等事件）。一鬥、二批、三改，不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就不能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當然，這裡頭的情況我知道的也不多，但這點是肯定的。至少鄒家尤應該和他們（按：指「東方紅」方面的人）見面，至少他沒有把他們的話聽完，就算是錯誤的話，也是要聽完的。

戚本禹：你們看是否把擴音器安一下，（「東方紅」要開批判會，紅衛兵等方面不給擴音器）你們負責安好，用完你們收回去。

紅衛兵代表：我們讓他們打借條，他們自己也這麼說的。

戚本禹：大家都在這兒，他們安，你們收，還要什麼借條？

紅衛兵代表：我們就讓他們打個借條吧！

戚本禹：你們有困難，我們不勉強，就算了。

關鋒：沒有擴音器也一樣開嘛，我們過去打遊擊，也沒有擴音器。

戚本禹：你們的紅衛兵是否也參加批判鄒家尤？

紅衛兵代表：我們可以不參加，因為今天從早上九點鐘直到現在都在緊張鬥爭，已經很遲了。

戚本禹：你們要是怕累就不參加好了，人家也是戰鬥了一整天，人家不累嗎？幹革命就不能怕累嘛，我們相信你們大多數還是好的，你

們看是否去廣播一下，讓大家都來參加，實在不願來就算了。你們現在去把喇叭裝一下，大家的財產要大家共同用嘛！

關鋒：大家的財產要為大家服務嘛！

戚本禹：對，為人民服務嘛！

紅衛兵代表：我們要談清楚，他們已搶了很多廣播器材。

戚本禹：大家的東西，怎麼算搶呢？他們又不是外地來的強盜，怎麼叫搶呢？大家的東西嘛，廣播器材是你的嗎？

紅衛兵代表：當然……不是我的。

與關、戚同來的另一位同志：你們去安一安吧！這個會是中央文革主持的，是他們叫你們安的。

紅衛兵代表：我們安，我們拆，我們保管，是不是這樣，大家都在這裡，「東方紅」的領導人也在這裡，大家聽了。我們安，我們拆，我們保管。

戚本禹：你們管，新的文革成立以後，歸新的文革。但是今後器材要為兩方面服務，既廣播你們的，也廣播「東方紅」的，不就沒事了嗎？

關鋒：鄒家尤不到地質部去和同學們見面是不對的，他們到地質部去是正確的，他要是見了他們，就不等十幾天了。

戚本禹：你們文革委員會為什麼不來接見我們？我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你們是不是不歡迎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你們要是實在不願和我們見面也就算了。

紅衛兵代表：我們不是文革的，我轉達一下吧。

關鋒：我們是陳伯達同志派來做觀察員的，陳伯達同志的批示你們廣播了嗎？

紅衛兵代表：我們沒有見到這個批示，若是有，我們一定廣播。

戚本禹：剛才不是有很多同學抄了嗎？誰抄了拿出來讓他們抄一下。「東方紅」方面一同學遞出批示的抄本，紅衛兵抄了一份。

批示全文：

茲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兩同志到地質學院作觀察員。

陳伯達

九月二十三日

戚本禹：你們兩個一個負責安喇叭，一個去和院文革轉達一下，我們請求見你們。

紅衛兵代表出去後，稍停，北航「紅旗」一戰士找關鋒同志彙報情況。關鋒同志很關心他們，問他們：你們學院工作隊長趙如璋接見你們沒有？並表示：趙如璋同志如果不接見你們是不對的。關鋒同志還說：靜坐絕食是這些官老爺惹出來的，做得對，後來又有一個北航另一派意見的人，對關鋒和「紅旗」方面的人意見不同。這時一位「紅旗」方面的戰士過來說：「資產階級的狗崽子滾蛋！」關鋒同志馬上解釋說：不要這樣，讓他們把話說完，出身不好也可以把話說完嘛！

關鋒：趙如璋為什麼不簽名呢？為什麼十幾天不見面呢？

那個人說：我認為對待一個軍人這樣不對。

關鋒：我認為是對的，要堅持大方向嘛！你們回去想一想。

那個人說：反正我有點想不通。

戚本禹：你們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要帶著這個問題去學習主席著作，我們講的那些話主席早就講過。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講得很清楚。這是對群眾的態度嘛！馬克思主義態度是不怕群眾的。

關鋒：別說一百個，就是十個群眾讓他去，他也應該去。他是工作隊長，整過同學嘛！

張春橋、關鋒在接見福建部分赴京同學時的講話 (1966.10.7.) (存目)

戚本禹、關鋒對北航工人赤衛隊和地院紅衛兵的講話 (1966.10.12.)

關鋒講話

我是關鋒，他是戚本禹。昨天打電話說北航、地質學院部分同學找我們談一些問題。對不起，我們現在才來。不過我們在開會中間，林傑來了一趟。我們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今天計畫一個半小時，我們也有組織性、紀律性，希望最能代表你們意見的人發言，說不完還有下次，鬥爭是長期的。

(問：前兩個月的鬥批改如何評價？)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我倒想聽聽你們的意見，現在還開會，同學們知道嗎？

(答：不知道。)

(此時關鋒、戚本禹同志要大家把問題都提出來再回答)

我先說點意見，回頭戚本禹同志補充糾正。《紅旗》社論發表的背景是什麼？這很清楚了，「十六條」公布以後，許多地方看來，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林彪同志上次的講話也談到這一點。《紅旗》社論的發表是瞭解了全國各地的情況，特別是根據林彪同志的講話精神。「十六條」通過時，毛主席說，是否大家都會執行，那不一定。有的會執行，有的不一定。後來鬥爭在繼續進行著，有不少地方有些單位很激烈。我佩服你們的精神，也包括地質學院「東方紅」和北航的「紅旗」，但有些情況你們不一定瞭解。毛主席教導我們，世界是複雜的，

我們每個人頭腦也都得複雜一點。通過這幾個月鬥爭，你們對複雜性有了瞭解，像這樣複雜的鬥爭，你們預料到沒有？沒有！我預料到沒有？沒有！抽象地說是複雜、尖銳。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現在認識得也很不夠，請同學們相信這一點。我們不是根據這個學校幾個人的反映寫出這篇社論的。社論的發表，這是大事，社論講得對不對？哪些地方對，哪些地方不對？可受時間考驗。同學們可以批評。據我們看來，兩條路線鬥爭確是複雜尖銳，在場同學不妨和外地同學座談一下。外出串聯的同學，他們受了很大的鍛鍊和教訓，也說明我們瞭解了很多情況。當然，也要查對。

我們要人在學校，心懷祖國，放眼世界，看得更遠一些，這樣對本校就會看得更清楚。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它在群眾中造成的惡劣影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學們都學過黨史，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鬥爭，花了多少時間？花了幾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在組織上確定了毛主席的領導，到延安一九四二年整風才在思想上確定了毛主席的領導。當然現在不同了，有利得多了，毛主席有這樣高的威信，有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條件多得多了。但也要力氣花時間。群眾鬥爭群眾的根子怎麼造成的？許多地方是工作組造成的，留下來的惡果和影響。

北航、地質這兩地方我沒怎麼去，航院一次也沒去過，地質六月份去了一次，看大字報，那時你們還不認識我。我們要解放一部分同學，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學，一時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學，另一部分同學也不要怪他們。他們出於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是工作組造成的。有些地方發生了工農鬥學生，工農鬥學生能怪工農嗎？不能。他們瞭解情況嗎？不瞭解。外地來的同學、工農我們都接待，他們給了很多情況……。這個在社論上講得很清楚，堅持錯誤路線的人，利用群眾對黨的熱愛發動群眾鬥群眾，是工作組造成的這個惡劣影響，看來不徹底批判是不行的。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上，用毛澤東思想來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

有一個同學問：是不是群眾鬥群眾？是誰挑動的？剛才大家反映的

情況還需要調查，是不是有人懷疑我們挑動？（眾：有）好，可以繼續辯論繼續調查，對北航、地質學院的具體問題，我不多說了。不是說我們是地質學院的觀察員嗎？當時地質學院發生衝突，我是臨時派去的，第二天開了個會，大會是吳德同志主持的，有「東方紅」的紅衛兵，工人參加了，我和戚本禹參加了，鄒家尤也參加了。

我在會上發言，對兩部分都沒有批評，我批評了鄒家尤，現在仍然要批評他。「東方紅」同學找他，他應該接見，結果是十幾天都沒有接見，跑到地質學院，說部裡的同志們打電話通知西城區糾察隊，說人家偷機密文件，把人家請來了，結果打起來了。到底誰搞起來的呢？是他鄒家尤請來的。這樣愈搞愈被動，早解決就沒事了。我們是不是群眾鬥群眾，可以調查。所謂觀察員是臨時性的，不可能長期在地質學院工作，現在無所謂了。怎麼消除分歧呢？群眾互相都不要怪，應該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團結起來，互相不要扣帽子，要擦亮眼睛。同志們、同學們，要用毛澤東思想辨別是非，要以理服人。有些地方的情況確實很複雜。你們在場的老同學應該多多幫我們的忙。有沒有人在搗鬼呢？有些地方的同學告訴我們，不是你們兩院的，我們確實不太瞭解，如果你們贊成這篇社論的話（眾：贊成），大家討論怎麼樣肅清錯誤路線的影響？同學之間，這個組織，那個組織，不要你代表什麼，我代表什麼，地質學院你們願意批判鄒家尤嗎？（眾：願意）願意就好嗎！不要群眾負責，雙方都要解放。

戚本禹講話

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毛主席親自接見小將？還不止三次，國慶還要接見，毛主席對青年寄有無限希望，文化大革命解決不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主席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就是要關心國家命運。我們有沒有修正主義的危險？毛主席說，如果不注意，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你們對學校情況瞭解得多，對社會情況可能不瞭解。遠的不說，自五七年以來，我們國家在驚濤駭浪中渡過的。不是說你們是修正主義的，但是有沒有方向不對，認識不清的呢？有。你們

坦白地說，我也坦白地說。你們看《毛澤東選集》，毛主席批評一些東西，就是因為有錯誤的東西。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時有人要解放合作社。（關鋒：四大自由）這不是一般問題。你們誰提出問題也不成為路線，不是路線錯誤。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講，高崗、饒漱石早公開了。這幾年，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難時期鬥爭非常激烈，那時要是我們偉大的舵手不在，稍微離開，那麼我們的國家就要危險。那時主張「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層幹部。一條線貫下來，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直到六六年，有些是黨內的問題，不能公開講。你們從黨的公報中好好看看，可以看得懂。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從《海瑞罷官》開始的。首先《海瑞罷官》跳出來，公開跳出來攻擊黨，為右傾機會主義喊冤。這文章一出來，很明顯的問題，很多人懂得了。姚文元的文章出來後，《北京日報》根本不登。

（關鋒：當時同學們可能不注意，上海頓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北京不登？為什麼《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按語距離那麼大？）

後來北京市委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都揭出來了。（關鋒：我和戚本禹還在裡面挨訓嘛！你們看看大字報就知道了。）

這是生死鬥爭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來後，鬥爭還在繼續。聶元梓的大字報，毛主席支持，把火點起來了，形勢很好。《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全國特別是北京轟轟烈烈的向資產階級反動人物開火。但突然六月十八日以後冷下來了。派工作組幹革命嗎？不是，因為工作組本身就是鎮壓運動的，給我們的印象很深。當時中央辦公廳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通知，我看到了。經過幾天鬥爭，一個禮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遊魚」，打擊首先向黨委發難者，對革命群眾進行政治迫害，很多學校死了很多人。他們利用同學對黨和對毛主席的熱愛，欺騙群眾。你們這裡有沒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打成「反革命」的與沒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樣的。那個禮拜接待室的人員很多，反映很多意見，可是過了一個禮拜，門口冷冷清清。有，是來訴苦的，（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揭發黨委的。那一天，一個也沒有。

聶元梓的火是毛主席點的。當時紅衛兵寄來很多信，說他們是「反革命小集團」，我看了他們的文章，不是反革命。主席回來後，扭轉了局面。但鬥爭並沒有結束，群眾鬥群眾採取了新的形式。譚力夫講話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們到今天為止，沒有說譚力夫是「反革命」。為什麼？因為他是一個同學，他的講話代表一種思潮。這樣，性質就不同。嚴重的是群眾鬥群眾，他們利用工農，說這些人是「反黨」，來鎮壓學生。西北地方是很厲害的，一個很負責的人組織打學生。工人打了後，很後悔，痛哭流涕，覺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沒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騙工人的人。多數裡情況和工人不同，像北航兩派，我有沒有傾向性呢？有！傾向「紅旗」、「東方紅」，因為他們方向較正確，他們對錯誤路線比較清楚，但不是說他們每個人，每個行動我都支持。因為他們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不願鬥批改。（關鋒：這裡有沒有「紅旗」、「東方紅」的人，你們回去可不要驕傲。）你們可以貼我的大字報，但貼了以後，你們可以想一想，我有沒有道理。錯誤路線有沒有呢？那些同學都是很好的。（關鋒：那裡受騙的同學、工人、農民說明我們瞭解了許多情況。）我們與外賓談話時，有兩位同學，兩種觀點向我們宣傳，我們認為那個反對工作組的更有道理。他沒有說。後來觀察發現那個保工作組的人對黨感情深厚。我們相信你們絕大多數是這樣的人。但你們是不是緊跟了毛主席呢？會不會南轅北轍呢？

毛主席思想接受不那麼容易，有許多同志經過長征，但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他們願意為革命拋頭顱，灑鮮血，但是還是跟不上毛主席。他們還長期不理解主席思想路線，我們就那麼容易理解？

關鋒同志去年十二月才明白這一點，到現在才開始有一點理解。你們提出許多問題，要調查「紅旗」、「東方紅」，當然有缺點，有錯誤。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繡花還會扎手，把手紮破呢！要從革命大局出發，不要揪著不放，要揪著錯誤路線不放，不要揪著同志的缺點不放。我對你們做工作，也要對「紅旗」、「東方紅」做工作。總之希望你們學習《紅旗》十三旗社論。這社論不是關鋒寫的，也不是林傑寫的，他們參加了起草工作，但這是經過中央的，你們同意也

好，不同意也可以保留，但要好好學習，來糾正自己對一些問題不正確的認識。⁵⁸

王力、關鋒、戚本禹在全國少數派同學會議上的講話
(1966.10.17.) (存目)

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代表時的講話
(1966.10.18.) (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關鋒接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
同學時的講話 (1966.10.25.) (存目)

關鋒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講話 (1966.10.29.)

【唐平鑄同志陪同】

我這些都是不算數的，對與不對自己思考。

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基本特點是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主席接見

⁵⁸ 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後，群眾發動越來越充分，規模越來越大。這些天來，全國各地興起了群眾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十月六日的誓師大會，周總理、陶鑄、陳伯達、江青和文革小組的其他同志都到會了，江青同志、周總理都講了話，念了中央批轉軍委的緊急指示。從那以後，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群眾範圍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也是形勢大好的一個重要表現。我們認為這樣一個群眾性的批判，對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是有重大意義的，對犯錯誤路線的一些同志改正錯誤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也是有很大幫助的，對於鍛鍊青年一代有深遠的意義。同學們這樣關心國家大事，實在令人高興，令人興奮。如石油展覽會，同學們發現布置有問題，不是突出毛澤東思想，而是突出別人。那個事情不怪石油部，也不怪×××，是工交部陶魯筋，是他們布置的。像同學們這樣關心國家大事，是極好的事情。現在形勢是很好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宣告勝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失敗。當然，澈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還要做很多工作。（唐平鑄：受打擊的得到解放，揚眉吐氣。）

但形勢不像有些同學估計的那樣嚴重，一些同學完全出於一片熱誠，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前些時候不是有流傳嗎？（說毛主席是「少數」，「孤立」，××被包圍了，要推翻十一中全會決議……）是不確實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看來很凶，實際上是紙老虎，一戳就破。同學們一片好心，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非常好，但是形勢是一片大好形勢。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餘毒要做很多工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囉！另外，在黨內還有一個思潮，一個是一小撮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作護身符；另外還有一批世界觀沒改造的或沒改造好的糊塗人，需要我們做工作。對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還要有區別，有提出這個路線的人，有執行這個路線的人，執行這個路線的人有自覺的，有不自覺的。不自覺的是多數，自覺的是少數。執行了這條路線裡頭還有輕重之分。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願意並且實行改正錯誤

和堅持不改的要有區別。矛盾的性質，犯錯誤的同志一般說來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主席教導「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當然也要向他們大喝一聲，如果堅持不改，那他和群眾的矛盾，和黨的矛盾就會起變化，就會從非對抗性矛盾發展成對抗性矛盾，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我們希望這樣人越少越好。改正錯誤和不改正錯誤的標誌是什麼？就是，是不是公開檢討錯誤，是不是對被打成「反革命」的，「假左派、真右派」，「政治扒手」等這些人認真平反，是不是支持革命派，是不是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標誌就在這裡。

文化革命的時間還不長，從六月份算起的話，還不到五個月。確實有那麼一些人，由於認識問題，沒有經驗，當然也和世界觀分不開，犯了輕重不同的錯誤。民主革命搞了多少年，開始也不知怎麼搞法，所以在這樣一個短時間內，很多同志很不理解。對於這樣一些同志，只要認真改正錯誤，特別是確實改正錯誤，我們都是歡迎的。當然不是不要群眾批判，沒有群眾的批判不行。至於同學之間，也是受錯誤路線的影響，受錯誤路線的蒙蔽，不要排斥他們，而要耐心幫助這些同學，爭取團結大多數。毛主席不是經常教導我們，要團結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改正了，我們就歡迎。現在北京許多學校，不是由少數變成了多數了嗎？隊伍擴大了，這樣才能千軍萬馬，浩浩蕩蕩。（講《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說到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軍萬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對負責人，只要今天改正，我們也歡迎。至於同學一時受蒙蔽，我們也要耐心說服他，幫助他。

現在是一片大好形勢，大家如何宣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從具體事實，具體材料，爭取多數，團結多數。我們不能採取工作組整我們的辦法去整他們。工作組整我們不是硬壓嗎？戴「右派」帽子，「反革命」帽子，甚至給關起來，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白色恐怖。我們不能硬壓，這是需要警惕的。總的說來，鬥爭形勢大好，越來越會鬥爭，鬥爭的策略也有進步。有一個學校，批判開始就對立起來了，說

「你們是修正主義紅衛兵，搜他們的筆記本，以後覺得不好，主動道歉，雙方都流了淚了」。那一部分說：「是啊！我們過去錯了。」不少人加入到這方來，受錯誤路線蒙蔽的同學，大多數是好同志。

我講的不為準吧。以《紅旗》、《人民日報》的社論為準。最近要發表社論，體現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發社論不能草率從事。形勢實在是好啊！同志們，你們說，看到同學還沒解放，還受壓制，就生氣。不要說你們生氣，我們也生氣！一生氣就把形勢……（未聽清），但和以前比，就沒法比較（指幾個月前）。要再和以前比一比，如和去年剛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時比，那時好多地方不轉載，《紅旗》都不轉載，伯達同志是總編輯，他的話就是不聽。（唐平鑄：《解放軍報》轉載了，加了按語，彭真批評，要我們檢討，壓力很大。）和那時形勢比一比，那時何等囂張，那時我們也不敢和他拉一拉。

現在宣傳工具，例如《紅旗》、《人民日報》都掌握在我們手中，《紅旗》也有困難，《紅旗》內部運動的任務也很重，老唐這裡有沒有。我看也有，老唐是五月三十一日進《人民日報》的，（講了《人民日報》過去在吳冷西控制下，圍攻左派的事實。）文化革命以來，到五月份，一直出錯誤。主席講，對《人民日報》不能像對《北京日報》一樣，過去反修文章都是《人民日報》發表的。對《北京日報》我們發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攻擊它，對《人民日報》用換人的辦法解決。《人民日報》寫《二論突出政治》時，《解放軍報》燒了它一下，我們也幼稚，比你們年齡大幾歲，還是很年輕的，火氣大得很。

五月三十一日進來以後，從社論看，大方向是正確的。我舉一個例子，清華的工作隊，公然把《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當作毒草來批判。（唐平鑄：還有幾篇。）同志們！那時你們受壓制呀！我們呢？（同學說：那時你們不是進了中央文革了？）進中央文革又怎麼樣？比如師大，林傑是師大的畢業生，師大少數派去找林傑支持他們，工作組孫友漁就說林傑是北京市右派學生的牽線人，林傑的背後是關鋒，關鋒的背後是陳伯達、康生。當然鬥爭的方式要注意，世界是複雜的，我們的腦子也得複雜一點。我們的鬥爭方式和你們不一樣，

有所不同。（唐平鑄：總的說來還是一樣，具體方式不一樣。）形勢好，現在和過去一比較，就清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破產很快，你們六、七月份時估計有這樣快嗎？所以能這樣快，最根本的是毛主席領導得好，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抓住了要害，加上廣大革命群眾，一個是我們偉大的領袖，一個是廣大革命群眾，把反動路線打倒了。

你們北京師範學校形勢怎麼樣？（同學回答：再過三天就剩下傳達室的人了，火車票放在傳達室，誰愛走走。）那天以來（指二十四日）對一些同學的心理，我還是不瞭解的，我們正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想爭取一部分同學，現在都拉出來了，爭取不過來，將來又捲土重來，怎麼辦？

（同學說：「我們不是這個意思。」又問：「中央軍委緊急指示要不要貫徹？」）

「當然要貫徹！」（同學又問：「人都沒有了。」）「材料呢？」（同學說：「都搶過來了，搶過來是不是要公布，揭發、批判？」）

你們考慮是有道理的，我看不要緊，譚力夫帶著一批人走了，他想，你們批判你的，我帶一部分人走，將來好捲土重來。可是現在一分為二了，眾叛親離了，回來了一部分人揭他。他們（指受蒙蔽的群眾。）出去把眼界開闊一下有好處，在家裡嘔氣，不認這個賬，出去看一看，叫人圍攻，聽人訴說，那裡沒他的帳，就容易接受，出去是有好處的，有時不要光從一個學院來看，要從全國來看。

全國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特點，有些地方鬥爭很艱苦，（唐平鑄：有的地方還得去衝一衝才行。）（同學問：就全國來講，當前文化革命的中心工作是什麼？）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鬥批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廣泛的鬥批改不能對立起來。歡迎犯錯誤同志改正錯誤，改正錯誤的標誌，剛才說了。

全國川流不息地，北京要到外地去，外地還要到北京。（群眾反映接待不過來了，學校走空了。）我看還是好處多，我們都沒有經驗，看

看到底怎麼辦，都走不可能，今天晚上不是有好幾百人攻工交嗎？（有同學說：到工廠調查，和工人開座談會的情況。）那很好啊！（北航同學講了「紅旗」戰士被扣的事，關鋒表示知道了。）那是好事嘛！叫他們扣起來是好事嘛！

所以工廠到底怎麼搞法，（同學說：中央有規定，不能串聯，卡得很死。）這個問題可以研究，山西有個解悅，我鼓吹過她那篇文章，聽了她的意見。她廠的紅衛兵分兩派，以黨委書記為首的四千多人，她那一派一千多人，對立得很厲害，這個問題可以研究，不要進車間，不要妨礙生產。（有同學批判《人民日報》九月七日社論《抓革命，促生產》中一段不讓串聯的話。）當時連續發表了幾篇社論，據我瞭解，當時是那樣考慮的，不少地方挑動工農鬥學生，鑒於目前形勢，寫了這個社論。現在考慮和工農結合的問題，採用什麼形式，你們也想想，我們也想想。（唐平鑄：文章發表是以社論形式，但實際上是中央政策規定，一個問題是生產，是很重要的問題，工廠的工人也是要起來革命的，許多地方內部搞得很複雜，生產幅度下降很大，最重要的是穩住，當時不光是學生不去，工人也不要到學生中去。一些省、市委煽動的口號就是「保衛省委就是保衛黨中央」來挑動工農鬥爭學生，發表社論要制止這種現象。）「十六條」裡還有抓革命、促生產，貫徹這一條，貫徹主席的路線，還要積累實踐經驗，大家可以考慮。（同學們說，現在實際上是只生產不革命）是啊！要他抓革命，他不抓，（大家談了很多工廠的情況）可以找工人開座談會，抓革命，促生產是中央的精神。

工廠有個問題，現在開始搞的有多少，沒有搞的有多少，分期分批怎樣掌握，是要調查研究。一下鋪開到全國，也是有問題的，問題是搞過的暫時停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怎麼辦？你們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映，作個調查研究。

（有的同學批判十月二十二日社論）大膽想是可以的，是不是提得太高了？我的看法不如你嚴重。社論發表得倉促，表達得不好，沒提兩條路線的鬥爭。長征，這是中央、主席的意思。我們的領會有我們的侷限性，體會這篇社論要多花點時間、多想一想。你們懷疑是可以的，我

還是給唐平鑄同志講幾句話，三十一號前我和他還不認識，他是相當困難的啊！我從《紅旗》想到他很困難，班子整頓也很不容易，這是吳冷西搞了多少年的。《紅旗》總編輯是陳伯達，但幾個副總編輯搞了七、八年。《紅旗》是半個月出一期都很困難，老唐每天都要出報就更困難了。我們一塊搞的吳冷西嘛！不要把事情孤立來看（是社論扭轉了方向？）看一看再說，讓實踐檢驗檢驗。（一個人說：社論應該準確、迅速宣傳黨的政策）迅速往往不能準確啊！

會議的精神要搞幾篇社論，正在考慮怎麼安排，你們可以給報社寫文章啊！不要寫那麼長。

唐平鑄：對這篇社論的看法，不是大毒草，是《人民日報》主持寫的。提出這篇文章的不是我們，那天常委開會，提出要搞步行串聯，不對生產、交通有影響，同時還要搞大串聯。主席堅持要很大，有人說一百五十萬人超過了北京的接待能力，毛主席說：二、三百萬人才行。二十一日晚上，總理在政協禮堂把長征紅衛隊的事講出來了，只是發消息，社論是前三、四天交給伯達同志的，他沒功夫看，當晚就發了社論，第二天徵求意見，總理他們覺得還沒有什麼問題，晚上大家就來了。總的精神還是主席、中央的，發表的時間、表達的是否完全，由我們負責，現在看來有許多不周到之處。

1. 和兩條路線鬥爭應掛起勾來，應當說明，解釋這一問題；
2. 分期分批沒有提出來；
3. 應更穩妥些，當晚不發表較好。

今天同志們提出這些問題都很好，本來還準備了一份材料，解放軍行軍的經驗，有一系列問題，現在北京市的串聯火車還要讓外來的同學先生。

如果這個問題長期一點來看，如伯達同志說的走三個月、半年、一年都可以，我們同學經過這樣一個長期的鍛鍊，熟悉群眾，熟悉社會，熟悉階級鬥爭，對我們是很大鍛鍊，可以和工農群眾很好地結合。我同意伯達同志的說法，我不同意說現在只要政治上的「萬水千山」，政治上的「萬水千山」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否認鍛鍊的需要。（同學說：現

在有三種串聯：走去走回，車去走回，車去車回。）關鋒：都可以嘛！

（大家對《人民日報》社論又提了很多意見，還提了很多問題）關鋒說：改標語口號與總理無關，有些問題我可以講，有些問題我不能講，我和戚本禹是普通工作人員，有些不是我們能解答的。大家關心國家大事的精神很好。很願意聽你們的意見，是否每個意見都同意，互相可以保留意見，我們就是要創造這種社會風氣，我正在考慮無產階級專政和大民主的問題，大民主是很大的好事，想有機會和大家座談座談。大民主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專政，不演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是很重要的問題，要考慮鬥爭是複雜的，如《黨的陽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這不是出自哪一個人的手的問題。和《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的社論不一樣，你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將來會明白這個問題，我只能講到這裡為止。

和工農結合的問題。不結合是不行的，但是怎麼辦？要做調查研究，是否可以考慮比較有組織的跟班勞動，分期分批怎麼搞，大家研究。

有沒有到山西的？山西很值得一去，情況瞭解得不太多，我去一點人好，去太原。當然話說出來會得罪點人，來的人不多，來的信也不多。

工廠、農村文化大革命，當時考慮沒有經驗，一下子鋪開不行。

關鋒、戚本禹與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團等單位代表座談紀要（1966.11.18.）

地點：文物博物館研究所

參加座談者：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團代表，山西省電業管理局工人、幹部「革命造反隊」，山西大學「八·一四」毛澤東思想先鋒大隊赴京同學。

戚本禹：同志們，對不起，我們來晚了，你們等了好久了吧？

關鋒：你們都是山西的？有學校的？有機關的？有工人？市里的還是省裡的？

戚本禹：你們各派意見都有吧？我們都聽，我們來主要是聽你們的。我們來做你們的小學生。你們在山西瞭解情況多，可以提問題，可以當材料。我們不瞭解情況，我們掌握以後可以帶回去，一定向文革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彙報。你們要暢所欲言，把你們需要我們知道的東西反映給我們，有材料的可以交給我們研究，如果材料多的話，還可以給你們出專輯。時間比較晚了，明天早上還要和小學教員座談，今天是不是不搞到天亮，我們已經兩宿沒有睡覺了，你們也休息休息，好不好？扼要地、把重要地講講。你們一個一個地講吧。

學生（山大）：首先向首長說明來意，我們主要談以下幾個問題：

- 一、反映山西省委在文化革命運動中所貫徹的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二、要求中央文革領導同志解答前段運動中的有關問題。

（接著山大大同學彙報自運動以來山西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狀，當彙報到山西省委大抓「伸手派」時）

戚本禹：伸手派來了沒有？這裡有沒有伸手派？（同學回答：沒有）
怎麼伸手派不敢來。噢！不是一個單位的，學生中也抓伸手派?!
（當談山西省委壓制群眾運動時）（關插話：你們知道不知道袁振的問題？解悅的問題？袁振我不認識，解悅我見過，這在你們省裡是很大的問題。）

關鋒：省市機關群眾運動起來了沒有？

工人：沒有，尤其是中上層幹部不敢說話。

關鋒：你們統計過沒有？有多少「伸手派」、「野心家」？「伸手派」、「野心家」是山西的名詞啊！（當講到山西趙樹理既是反動學術「權威」，又是當權派時）

戚本禹：（笑著說）不是學術權威，寫小說的怎麼成了學術權威？趙應該是反動藝術家。

關鋒：是個反動藝術家，總之可以批判就是了。

戚本禹：應該批判。

工人：我們認為山西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是有根子的。

關鋒：（點點頭）你們看根子在哪裡？可以談談。說錯了不要緊，我們不抓你們的辮子。

工人：×××，×××，×××，×××，×××。

（兵團代表彙報了兵團對袁振的看法，當談到到鞍鋼去調查時）

關鋒：你們還到鞍鋼調查過？訪問過老孟泰？

（當談到在華北局會議上把袁振打成「伸手派」時）戚：「伸手派」就是你們山西的特點。

學生（兵團）：山西省委說袁振的問題是黨內問題。

戚本禹：你們怎麼知道的？

關鋒：袁振貼大字報嗎？

學生（兵團）：袁振的問題究竟是黨內問題，還是黨外問題？我們可不可以伸手？衛恆等人以「袁振是黨內問題」為藉口，不讓我們插手，我們應當怎麼辦？

關鋒：你們不會辯論嘛！（指袁振問題）

戚本禹：你們不是插手了嗎？插手你們可沒有問過我們吧！現在怎麼又來問我們呢？

關鋒：袁振不是作了檢查，承認了嘛！後來又發表了個聲明？（當學生談到造反兵團的組織時）你們才四、五十個人，太少了吧？怎麼不多發展一些。

戚本禹：你們那裡還有「黑五類」、「紅五類」的提法嗎？

答：有。

戚本禹：（問造反兵團）你們除了在袁振問題上造反外，還造什麼反？做了幾件大事？你們有什麼刊物沒有？

答：袁振問題、付山問題……。（當談到開誓師大會時）

戚本禹：你們為什麼在北京開？而不在太原開？希望我們去，去支持你們，是吧？那麼我們沒有去，就不支持那麼了？

學生（造反兵團）：沒有去，我們知道你們是支援我們的。

戚本禹：怎麼知道的。

學生：華北局會議，我們可以不可以瞭解？是不是保密問題？

戚本禹：這個問題問華北局，不要把矛盾上交。

關鋒：去華北局問他：「袁振你們現在怎麼看？袁振是不是野心家、伸手派？是好人還是壞人？袁振是我們市委第一書記，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嘛！」

工人：工廠企業中如何處理「抓革命、促生產」這個問題，是不是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可以去搞些串聯？機關中能否成立其他的革命組織？

關鋒：紅衛隊可以搞，工人最好用「聯合會」、「代表會」，形式就多了。成立革命組織，中央是允許的。

戚本禹：你們說是否可以發展？你們說呢？可以嘛！別的組織可以在嘛！紅衛兵是三十歲以下的人，是青少年組織。老頭、老太婆還像什麼話？工廠幹部有工作任務，我們不主張大批出來，怕影響生產，業餘時間在本市串聯為什麼不可以呢？

關鋒：在本市可以搞。

戚本禹：你們出來了，這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你們出來怎麼能不影響生產呢？每天八小時工作嘛！文藝團體可以另外考慮，他們不搞什麼生產，而是搞文藝，特別是過去的文藝團體，盡搞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所有他們走了也不影響生產。當然可以出來啦。

工人：中央對山西文革運動看法如何？

戚本禹：中央文革還未專門討論山西問題，不好回答。由山西群眾自己討論。

學生：三幹會的召開是否是中央指示，山西省委檢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他人可否參加？（原件不清，大意。）

戚本禹：是中央指示召開的，犯錯誤就得檢查嘛！群眾不一定派代表參加。

關本禹：陝西交大李世英是個「大反革命分子」，這個人很有本事，他

們不要求參加三幹會，要保護會議開好，他們印發了好多傳單，還搞了一個展覽會，把參加三幹會的人請了去參觀，使參加三幹會的同志瞭解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得很好。他們沒有參加三幹會，但起了很大作用，實際上是參加了三幹會。

工人：有的畢業生在工廠待分配，可不可以外出串聯？

戚本禹：那就參加機關運動嘛！具體可由文革委員會討論。

學生：我們去步行串聯可以嗎？

戚本禹：步行還可以，大批的暫時不搞。

關鋒：大批不組織，考慮到同學身體健康，等明年春暖花開再進行，現在你們作準備嘛！

學生：大串聯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何結合？許多同學都走了，不回來了。

戚本禹：不回來也好嘛！總是要回來嘛！到那裡安家落戶也好嘛！文科學生到工農群眾中去了，如果本人願意，那裡也要，找戚本禹、關鋒也不能把他們拉回來。學校的一鬥、二批、三改不一定都參加，一部分人不回來，一部分人回來參加鬥批改，訂出新的教學改革辦法。本單位搞運動不見得都參加，一千人可以搞，五百人可以搞，二百人也可以搞。串聯也是學習，而且是很重要的鍛鍊。

學生（山大）：文革如何產生，在學校意見不統一的情況，如何進行組織領導？

戚本禹：文革有幾百人就幾百人選嘛！將來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們自己想辦法嘛。組織群眾，自己可以解決，你們學校還無統一領導，將來會有辦法的。你們自己想辦法，慢慢解決。

關鋒：你們的革命熱情，我們堅決支持，向你們道歉，沒有及時接見你們，請原諒。你們也很忙，我看你們應做更多的調查研究。袁振的問題不好下結論，但他們調查研究的精神是好的，通過調查研究才能知道是怎麼回事；另外，青年群眾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主席早就說過，知識份子不和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我們正考慮廠礦的文革運動問題。學生代表也可以去廠礦串聯，但保

密廠不要去。

戚本禹：當然你們去了不能挑動群眾鬥群眾，不能包辦代替、發號施令。

工人：關於平反問題，軍委的指示是否適用於廠礦？

戚本禹：完全適用，指示中所說的群眾，就是指給領導、工作組提意見被打成反革命的，可以平反。像吳晗、鄧拓就不能給他平反。

學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群眾中能不能提？

戚本禹：這個問題要具體看。比如譚力夫就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開了幾次批判大會，這不是群眾鬥群眾。群眾是個受影響、受蒙蔽的問題。我們是提策劃的人，這個說法不要往群眾頭上按。

工人：兩種意見不統一，一種說另一種是反動路線，反動路線如何理解？

關鋒：群眾之間互相貼大字報，這沒有什麼。如有領導、有組織，拉一派、搞一派，那就叫群眾鬥群眾。太紡的楊丕夫我認識，解悅我也認識。我和楊丕夫談了兩個晚上，批評了他。前幾天，接見了太紡的幾個人，我談了三點：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運動的大方向。楊丕夫挑動工人鬥工人，群眾鬥群眾是完全錯誤的。楊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二、解悅是活學活用毛著的標兵。她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們表示慰問。三、有人說：林彪同志、江青同志說過反解悅是對的，這是錯誤的，沒有這回事。

今年春天，我到山西去過。和山西工人學習毛選積極分子，和汾陽農民學習毛選積極分子接觸過，很不錯。他們很有水準，工作搞得很好，很值得我們學習。山西太紡停工，這是很大的損失。袁振的問題是個人問題，但我們瞭解得不多，不能得結論。如果袁振真的是個野心家、伸手派、反黨分子，應登報公布，讓大家討論，使大家受到教育；如果不是，也絕不能馬馬虎虎，合稀泥，掩蓋過去。到底是不是，你們解決。

戚本禹：群眾有權利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工人：黨委解散了我們的赤衛隊，這是錯誤的。

關鋒：已經成立了的，就不要解散。

工人：是否還可以成立？（原件不清，大意。）

戚本禹：可以成立。

學生：聯絡組的材料是不是可以要？派聯絡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

關鋒：主要看他們幹了些什麼，要看實質，要按他所做的工作而定。聯絡組辦了壞事，不支持革命群眾，當然就是嘛！材料問題你們按中央指示去辦，你們回去就可以看到新的指示。

（當學生問到單位具體問題時）戚：要關心國家大事，大事解決了，小事就解決了。山西的大事是什麼？你們好好想一想。還有沒有比山西更大的事？

工人：中央對山西運動如何看法？

戚本禹：山西文化大革命同樣有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是我們全國兩條路線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他看法你們自己看。

關鋒：你們想一想，具體問題不能回答。對你們、對工作組都不一定有利，不要強加於我們。

學生（山大）：黨、團組織長期不活動怎麼辦？

戚本禹：這個問題我們研究吧。

工人：在毛主席身邊，關心國家大事好關心，在太原就不好關心。

戚本禹：決定因素是人的因素，不是地理條件。

關鋒：北京有好些是學生闖出來的，劉××的問題，他們貼大字報，我們也不知道，北京也沒有說嘛。

工人：王大任在一次報告中提出要批判廳局長，這是不是定框框？

戚本禹：林彪同志講過，我們打擊的不是一切的當權派。當權派有兩種，一種是無產階級的當權派，一種是資產階級的當權派。省、市委都有兩種，籠統地提是不合適的，反動路線當然可以批判。

工人：聶元梓等新寫的大字報，在大街上廣播，說劉××是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是第二號，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合適。

戚本禹：你有你的看法，聶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嘛！

學生（山大）：四清派工作組對不對？與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組有何區別？

戚本禹：是對的。二十三條有規定嘛，是中央通過的。四清與文化革命當然不同，四清工作組是宣傳黨的政策，當然也有的有包辦代替的錯誤。

學生：一鬥、二批、三改這個階段如何劃分和結合？

戚本禹：那當然不能分開了。

關鋒：很難機械地劃分階段，要交叉進行。

學生：伯達同志說「下段運動另有安排」，指的是什麼？如何安排？

戚本禹：他講的串聯，是十月份以後的串聯另有安排。文化革命為什麼要我們安排你們可以安排嘛！

關鋒：運動也是先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中央會有總的指示精神，你們可以去學習新的精神。我看一些具體問題你們回去研究。

學生：什麼是保皇派？在一般幹部、學生和大學中，有沒有保皇派和保皇分子呢？

戚本禹：在群眾中不要提保皇派。保皇派是指堅決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群眾中不搞這個問題，持不同意見不能叫保皇派。我們機關也有，我保過，老關也保過嘛，保了幾天就算保皇派？認識清楚了，改正過來了，不保就行了。人的認識也有個遲早嘛！但認識後，就必須劃清界限，堅決鬥爭，不能合稀泥。

學生（山大）：在運動前期，黨支部、黨總支內部進行了分類排隊，劃分了左、中、右。現在同學要求公布材料，要求平反，但意見不統一，怎麼辦？如何避免同學之間的分歧？

關鋒、戚本禹：這問題中央有文件下去了，你們回去就可以看到了。

學生：政治輔導員在運動前期的筆記本，可否查封和查看？

戚本禹：中央有文件下去了，你們回去可以看。

學生（山大）：文革、紅衛兵，各個戰鬥隊之間的關係怎樣？

關鋒：文革如果是群眾選出來了，相信它，紅衛兵就受它領導。

戚本禹：紅衛兵與各戰鬥隊當然不是領導關係，紅衛兵和各個戰鬥隊都

是群眾性的革命組織。

關鋒同志的結束語

山西發動群眾靠你們自己，學會做群眾的工作，你們回去發動去。「十六條」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有人執行，有人不執行。「十六條」公布以後，仍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有人還是不執行，還是靠大家、靠群眾。我們相信山西的革命群眾和全國的群眾，北京的群眾一樣，都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一再強調嘛！

今天好些問題未解答，可能你們感到失望。但有些問題，我們還是要問你們。今天，你們給我們反映了很多情況，對我們很有好處。你們要有雄心、有信心，山西運動一定會搞好。不怕困難、不怕艱苦、不怕打擊，敢闖、敢鬥爭，當然要講策略、講究鬥爭方法。

北京有的經驗需要學習，有的就可以，比如昨天有人砸了第三司令部。不見得北京才有經驗，其他地方也有嘛！如西安交大對三級幹部會，就起了很大作用，做了幹部的工作。有的幹部不自覺地執行了資產階級發動路線，而且絕大多數是不自覺的。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大多數能回來，當然要鬥爭。不見得北京有經驗，其他地方就沒有！我看交大的辦法很好，我很欣賞，起了很大的作用。叫他們一展覽，一宣傳，就站到學生方面來了，支持學生。這不是很好嗎？

你們來北京取經，北京是首都，毛主席在這裡，北京運動有好經驗，你們也有經驗，你們可以互相學習，互相聯繫。我看你們也有經驗，多動腦筋。以後你們可以寫信，可以寄材料來，我們還是認真看的。

（注：工人：山西電業管理局赴京同志中的發言，其中有幹部。）

關鋒、戚本禹與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談話（1966.11.18.）

【赴京代表團成員：武漢大學、武漢機械學院、湖北醫學院、武漢工學院、湖北工農兵文藝學院、武漢船舶工業學校、武漢水運工程學院、華師等十六所大專院校。會議開始前，負責接待的同志對我們說：你們在這裡開會很有意義，這棟樓叫紅樓（他指著窗邊），那邊是民主廣場。他還說：「毛主席當年曾在這棟樓工作過。」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問：「哪一間房間？」接待員說：「在隔壁兩間，這房子是專門借來給你們開會的。」】

戚本禹：他是關鋒，我是戚本禹。（對關鋒同志）你先說吧！

關鋒：你先說！

戚本禹：還是你先說吧！

關鋒：接到湖北同學給伯達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問題，要求王任重回去檢討，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達、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組的委託，來看望你們，簡單的說明一點情況。王任重來北京好幾個月了，在這幾個月間，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給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沒有在文革小組討論過，沒有向文革小組彙報過。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組沒有關係，這是第一條。第二，是王任重已經回去半個月了，不在北京。關於王任重的問題可以找陶鑄，他是管中南局的，對王任重比較瞭解。第三，對王任重有什麼意見可以批評。

戚本禹插話：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都可以批評。

關鋒：對我們的缺點也可以批評。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都可以批評。可以批評！

戚本禹：等了半天，就是這麼三句話，夠用了吧？清楚了嗎？（風趣的比劃著）

眾答：清楚了。（接著會議轉為自由談話方式）

戚本禹問：林彪同志講話和十三期《紅旗》雜誌發表後，你們仍是「少數」嗎？（答：是「少數」）

戚本禹又問：你們司令部有多少人？（答：五千人左右）武漢地區有多少大學生？（眾：有……不精確）

戚本禹：你們連武漢有多少學生都不知道，你們還不會造反，要做到心中有數麼！（×同學談了武漢鬥爭形勢，說到：武漢地區鬥爭有它的特點啊！）那你們鬥爭也有特點嘛。（×同學發言）你是山東口音，不是武漢人，是老師嗎？（同學答：不是，只有一個老師參加，老師受壓制很厲害。）你們要團結老師，很多老師是革命的，被打成了「反革命」，你們要勇敢地給他們平反。北京有個女同學，他爸爸是摘掉右派帽子的，她就不怕，就給別人平反，別人問她怕不怕？她說我不怕，只要保衛毛澤東思想什麼都不怕。她爸爸來信罵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她同她爸爸斷絕關係。

（×同學彙報武漢情況，談到：我們現在逐步認識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指揮，總後台）本禹和關鋒同志相視而笑，連連點頭說：啊！你們現在才意識到。

（武大×同學談到湖北省委在四月二十八日就派了工作組到武大。彙報武大是面假紅旗的材料）

戚本禹問：李達是不是當權派？不是吧？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吧！

（×同學：是當權派，他在武大有一定的勢力）

關鋒：還有點影響。（×同學：現在武大的領導權不是真正在革命派手裡。）

戚本禹問：在什麼派手裡？（答：在擁護劉仰橋一派手裡）哦！劉仰橋派！（戚、關相視）

（同學談到湖北省委給外地來漢串連革命師生省委編語錄的事情。）戚本禹：帶來了沒有？（×同學把自己的一本送給了戚本禹同志，本禹同志看語錄的附信時搖頭）

（×同學問：張體學說主席在武漢蹲點一個半月，有沒有這回事？）

關鋒：你們相信不相信呢？（眾答：我們不相信）

戚本禹：這些問題你們自己分析、批判。你們湖北省委到底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呢？還是什麼路線呢？（眾答：道地地道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武漢有一個同學給我來了一封信，因為一張大字報打成了「反革命」，你們知道不知道？（水運學院的×同學：大概是我們學校的團委副書記，因為運動初期公布了「左派」名單，寫了一張大字報，被說成是黨的「叛徒」，是「變節分子」。）

戚本禹：什麼是「叛徒」？像這樣情況可以平反。（戚本禹審查了文件後說）武大有一位同學，給我來了一封信，他因為一張大字報給趙桂林平反，被打成了「反革命」，他是不是「反革命」（武大同學答：不是）那就給他平反，信我收到了，你回去告訴他。

戚本禹同志又說：趙桂林我見過，很普通麼！怎麼到了湖北就搞得不得了？關鋒插話：還有個付軍勝對羅？（眾答：是的）（×同學彙報湖北省委扣壓軍委緊急指示，有的領導人帶頭燒毀黑材料、黑照片、各校文革在省委的統一布置下大量銷毀黑材料、複製、轉移黑材料，湖北醫學院文革甚至把黑材料轉移到武器庫裡，企圖如同學在搶黑材料時，誣為反革命搶槍暴動）

戚本禹同志非常氣憤地說：用心叵測呀！懂嗎？

關鋒：你們不要搶了，中央最近有個指示下達，你要回去要他們統統交出來。

戚本禹問：你們是不是有王任重寫的一封售嗎？（同學交出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常委的黑指示）

關鋒問：是給湖北大學一位女同學的那封信嗎？

戚本禹：不！不！這個比那個厲害！

（同學彙報了《湖北日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幹的壞事情）

關鋒：我們都有了。

戚本禹：你們用《人民日報》對照《湖北日報》去批判，用中央首長的講話對照他們的講話去分析批判。

（同學彙報湖北武漢地區還有工人、群眾嚴重圍攻、鬥爭學生的惡劣現

象。以前省委、市委出動大批囚車大肆逮捕學生，毒打學生，鎮壓學生運動。中學生占絕大多數。張體學自己檢查都逮捕了一百多，有的至今還未放出。）

戚本禹問：到底抓了多少人？（×同學說：因消息封鎖很緊，不可能知道精確數字，調查幾個中學，可以看出嚴重性。）

戚本禹非常氣憤地對關鋒說：這在全國少見，湖北確實特殊。

關鋒同志說：伯達同志最近有個指示，可以先告訴你們，我們沒有帶來，我和你來背一下（指本禹同志）兩人背記的陳伯達同志的指示如下：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以及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刑堂和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違抗這項指示，要受到嚴厲處罰。從今天起，如果有人再犯這種罪行，北京市委要立即嚴厲處理，這個指示也適用於全國。

戚本禹：這是保護革命派的，對你們革命左派有利。你們可以拍電報回去，可以張貼麼！

（同學們說：省委召集三級幹部會議，如果布置基層搞學生怎麼辦？）

關鋒：你們知道李世英嗎？他是交大的一個同學，他們是這樣做的，他們沒有要求參加三級幹部會議，而是派紅衛兵去保護會場，搞了許多會外材料，辦了個展覽，請他們參觀。招待很好，出來一個發一份。他們也有少數派麼！不會到處都是鐵板一塊麼！

戚本禹：你們的大字報不是有王任重的一首詩嗎？（同學們給他傳單，關和戚很有興趣的「欣賞」，並頗有興趣地問道：你們懂嗎？）

（×同學彙報在湖北省有人把湖北的成績都歸於王任重、張體學和湖北省委）

關鋒：第一，成績應歸功於毛主席和黨中央！第二，應歸功於偉大的群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

戚本禹同志插話：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幹部也起了些作用。

戚本禹：武大有個姓陸的女同志嗎？（武大同學答：有！叫陸舒瑞）她出身於什麼？（答：剝削家庭）她是什麼派？（武大同學說：是「保」字派）武大還有一個男的嗎？（武大同學答：是崔達瑞嗎？）組織部長呢？（叫王勇）不！那個留學回來的。（武漢同學答：劉道玉）他是什麼派？（答：保字的）

戚本禹同志點頭微笑。

關鋒：中央工作會議以後，湖北省有沒有進步？（同學：沒有！湖北情況更緊張了，手法更巧妙了。）（關、戚笑）

戚本禹：（聽說張體學說天上九頭鳥什麼的……你們說說看）

（同學：張體學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我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戚本禹：你們談談你們的看法。（×同學說：沒有階級性，搞獨立王國。）

戚本禹同志一話點破地說：不好惹和秋後算帳——有什麼區別？

（同學：對，就是秋後算帳。）

戚本禹同志說：你們說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眾答：不符合！）

戚本禹打著手勢地劃著，你們回去問張體學，問他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可以要他簽字麼！（×同學又彙報武漢情況）

戚本禹：最近湖北省委還有什麼新東西！（×同學：他們又組織工人赤衛隊，復員軍人紅衛軍用來對付革命學生，現在有的工人公開打人了，發生流血事件。）

戚本禹：有沒有支持你們的工人？（同學講：有！前幾天來了毛澤東思想工人戰鬥團，有兩百多人，控告省委。）

戚本禹：哦，工人也起來了，工人中也有「少數派」，他們被打成「反革命」，受壓制受迫害的比你們還厲害，你們不和工農結合將一事無成。

戚本禹：你們中有沒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學們說：有！當時有幾位同學說自己就是。×××同學說：他們公布了「少數派」同學的檔案，任意翻閱。×同學說：我的父親的檔案都給公布了！）

戚本禹問：你的家庭出身是什麼？（×同學：幫工……）

戚本禹同志非常氣憤地揮著手說：「公布檔案的這些作法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執行者最惡劣的作法！」接著戚本禹同志又說：你們是造反派，要敢於給被打成的「反革命」平反，不要一見「反革命份子」就害怕，不敢沾邊就不是左派。你們怕不怕？答：不怕。

戚本禹：不是反革命的都應該平反，大膽的平反！堅決的平反！

戚本禹：你們怕不怕秋後算帳？（答：不怕！）

（×同學：各個學校的老師都不敢起來，他們中間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較多，顧慮很大。）戚本禹：老師中大多數還是革命的，你們要相信他們，革命的學生要和他們團結起來，共同行動麼！力量就大了嗎！

戚本禹：毛主席說：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要算帳的。他們秋後算不了，還要冬後算帳的。他們向誰算帳？（答：向革命群眾）你們按照《紅旗》十四期社論批判：「秋後算帳」就是地主階級反攻倒算，就是地主階級的「變天帳」。什麼人才算「變天帳」呢？地主才算「變天帳」。他們要算就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會滑到和黨和人民對立面去！你們可以專門寫一篇文章，批判「秋後算帳」。

關鋒：他們如果堅持秋後算帳，正如《紅旗》十四期社論中所說的，由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戚本禹同志揮著手臂激昂地說：「你們要學習農民對付地主的方法，他們是把地主階級徹底打垮，你們就要從政治上、思想上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打垮！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垮！」

關鋒同志饒有風趣地說：「當然我們希望他們不要變成對抗性矛盾的」，你們給他們說：你們把材料拿出來吧！拿出來燒掉不要「算帳」了，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戚本禹：你們要爭取他們回頭。

（同學們提到：有些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學生，像周賓這樣的人和報告能（以下看不清）……。）關鋒：是不是周小舟的兒子？

（答：是的。）

（同學們：我們批判這些人，他們說我們挑動群眾鬥群眾。）

戚本禹：你們說是不是鬥群眾？（答：不是。）你們知道，還問我幹什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不算鬥群眾，他們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你們批判他正是為了團結群眾！不破不立麼！

關鋒：要注意策略，你們不要像他們那樣，不要加反革命帽子，右派帽子，他們有些人也可能是受騙的，但是如果頑抗到底，也可能走到對立面去，敢於改正錯誤，我們歡迎！

（工農兵文藝學院×同學，我校領導把我們為揭露工作組，該院黨委而組織的臨時團支部打成「反黨」的政治機構：怎辦？）戚本禹堅決地說：自己解決！回去造反！

（有同學問：黨支部會議內容可以不可以揭？）戚本禹：是基層支部會嗎？（答：是）只要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可以揭發批判！

關鋒：支部會議可以有群眾參加麼！受群眾監督麼！

（×同學：我們調查了一些機關，現在仍然扣發職工的工資，有的從原住房被迫搬出來，擠在一間房子裡，這些受壓制的職工不敢起來鬥爭怎麼辦？）戚本禹：最好的辦法是職工起來自己造反，你們要和職工結合，他們行動起來力量比你們更大。

關鋒：這次運動是學生開頭，但不是主力軍。

戚本禹：你們是不是主力軍？（答：不是）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將一事無成！

（×同學：王任重樹立假旗幟，欺騙黨中央，欺騙毛主席，兩面三刀。）戚本禹：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從來不主張兩面派，從來就是一面派，資產階級反動政策才是兩面派。像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有的是。

關鋒：笑著連連點頭。

（×同學問：串連的怎麼辦？我們想到農村、工廠去宣傳我們的觀點，和工農群眾結合）戚本禹：你們自己考慮，多少人去農村，多少人去工廠，多少人留在學校搞……。關鋒插話：我們不瞭解情

況，你們自己去處理。

臨分別時，×同學問：各院校文革是工作組在校時搞起來的，怎麼辦？推翻行不行？戚本禹：可以改選麼！看他執行的什麼路線，造反麼！可以造反，可以造反！

關鋒：要注意爭取群眾，要注意爭取群眾！（他揮著手說）

戚本禹：現在主要的問題，是爭取大多數。我們還要接見另一批，就談到這裡好了。⁵⁹

關鋒、王力接見少數派學生代表時的講話 (1966.11.20.)

關鋒講話

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來，要改變其實質，名字改不改不要緊，要頂住，不要垮！想一想，如果我們文革小組垮了，你們將會怎麼樣？在座的有多少打成「反革命」？運動還會有反復，假如敵人得手，你們還會被打成反革命，我們也會，而且還會被殺頭！

左派隊伍中的小問題不要爭，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要容忍、忍耐、寬恕。井岡山內部的問題要解決，蒯大富要批評，團結——批評——團結。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個單位，複雜不要緊，發展總是好的嘛！不發展還行，抗日時比這更亂多了，我到一個土匪連當指導員，十八歲，是個學生，他們看不起，後來我就剃頭換裝。原來抗日時期隊伍很小，不是後來發展到幾萬人嗎？成份複雜不要緊，改造嘛！文化大革命，

⁵⁹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三）》，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一九六六年十月；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九六六·十二。

不僅革命，是革命力量，而且也當革命對象遇事先批評自己，再批評別人。

說八·八團，在善於和不同觀點的人接觸，和不同觀點的人說話，不同意見要商量，文化大革命還早著呢！左派千萬不要因為一些問題鬧意見，左派頂打、頂揍，如梁山伯排座次就是用大石，無產階級不要那一套，不要出頭露面，艱苦的擔子自己挑，第三司令部排場不要講，不要退出，要內部整頓，搬出文化宮。有人說，不純，從十八人發展到一百多個單位，隊伍不純是可能的，如抗日救國時打了幾個勝仗就幾萬人了，隊伍要浩浩蕩蕩，資產階級攻三司，實則攻我們，退出對革命不利。

反蒯有兩種，蒯不是一個是一個代名詞。清華很複雜，一個人錯，缺點要改，內部要整風，左派不善於利用敵人矛盾，而自己卻被敵人利用。我們是革命的主力，也是革命的部分名字不要改，退出是錯誤的，不對的要改。

當司令你搞不好，我當也當不好，慢慢學嘛！

王力講話

你們不要退出，要改革嘛！關鋒曾對八·八團一人說：「你們不應攻潘復生。」想一想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全國有幾個人那樣站在革命師生一邊，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呢？中央文革小組不也是我們幾個人嗎？湖南省委問題很大。⁶⁰

⁶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集）》，一九六七年三月。

關鋒、王力接見「反修大會」工作人員時的講話 (1966.11.21.)

版本一

王力：你們除準備開這個大會以外，還準備開什麼？

北航「紅旗」代表：我們要開批判第二司令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和進行內部整風。

「三司」（第三司令部，下同）代表：最近以來，連續發生砸我們司令部的嚴重事件。據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區糾察隊和第二司令部糾察隊（部分）要聯合搞垮第三司令部。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要來一次反撲。我們要追查根源，準備開一次大會。

關鋒：要注意這樣一個問題，要相信大多數同志是好的。西城區糾察隊我們也去了一下，他們有他們的觀點和看法，我們講了我們的觀點和看法，他們不一定同意。他們也聽到一些謠言，聽說第三司令部要砸他們，搞得很緊張。他們砸了你們，你們不要砸他們，你們要做艱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們大多數是會服從毛主席正確路線的。

王力：要相信大多數，他們暫時受了矇騙，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

第一司令部代表（石油）：《論造反者》是我們學校「保」字型大小寫的，是大毒草，但謠傳是姚文元同志寫的。

關鋒：你們可以去宣傳，《論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寫的，與姚文元同志毫無關係。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過那份東西，是不正確的。

「三司」代表：我們那一份從長沙來的急電，你們收到沒有？

王力：收到了。

「三司」代表：長沙來了幾個同志，他們想馬上親自向中央反映湖南重要情況。

王力：你們覺得張平化怎麼樣？

「三司」代表：我們覺得很壞！

「人大」代表：張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講話，影響面很廣很壞。

王力：這個報告已經影響到全國，張平化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報告很壞。

「三司」代表：我們覺得這個報告比譚力夫講話還臭。

王力：從十一中全會到現在，三個多月，你們看形勢怎麼樣？

「人大」代表：形勢大好，可能出現大的反復。

「三司」代表：反復是肯定的，但每反復一次，鬥爭就深入一次。

王力：總的形勢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現新的反復，需要大家頭腦冷靜一點，把過去的問題擺一擺，現在把過去的問題擺一擺，現在把工作總結一下，要做深入細緻的工作。新的鬥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要總結經驗、提高認識、整頓隊伍、擴大隊伍、注意策略。十一月份開的大會較多，十一月六號開了一個大會後全國各地也開了不少大會。從十月份到現在已有一個多月了，現在這樣一個新的鬥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究竟怎麼辦好？現在你們還準備開兩個大會？

關鋒：你們要跟反對你們的人接觸接觸，我相信反對你們的人中間大多數還是好的。

王力：你們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能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像打仗一樣，打一仗後，就要休整一下，提高鬥爭水準和策略。十月份以後形勢有了大的變化，左派隊伍擴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進步了。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去做工作。有些同學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聯以後，受到圍攻的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味道的回來有所改變了。我們要歡迎他們，不要給這些同志扣帽子。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要團結他們、擴大隊伍，把隊伍搞得浩浩蕩蕩。因此，你們要坐下來，總結工作。

關鋒：西城區糾察隊，你們可以好好地跟他們談談。

王力：當然，原則是不能讓步的。現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風，這不利

於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這股風。最近北京市委有個重要通告。

關鋒：這個通告是很正確的。

王力：這個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議的，北京市委通過了，準備發轉到全國去，行兇打人，砸，這樣不行。現在天氣冷了，許多同學要回來怎麼辦？要有一個打算。

北航「紅旗」：我們要開展小整風。

王力：他們要回來了，可能對你們的做法有些意見，要辯論，你們要做好工作，爭取主動，要有一個精幹的隊伍，沒有鞏固的核心，要帶好這麼大的隊伍是不可能的。他們回來了，這個局面就不一樣，究竟怎麼辦？北航「紅旗」小整風很好。

革命形勢在發展，工廠、農村都起來了，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知識份子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學校不能在空中來改革。我們要取得工農的信任，是要有一個過程的，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也要有一個過程。這也是自我改造的過程。

關鋒：到工廠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

王力：工廠革命還要靠那裡的群眾，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來鬧革命，要學會當小學生，學會和工農相結合。徒步串聯，也要有許多準備，要熟悉工人、農民，尤其是農民。不要都到雪山草地去，那裡沒有群眾，沒有複雜的階級鬥爭，國家也不可能辦那麼多兵站，不一定都到那些出名的地方去，不要湊熱鬧，主要是和工農相結合。

關鋒：你們步行去，他不歡迎怎麼辦？不歡迎，不要動手，開始可能不歡迎你們，他們要看你們的行動。

王力：總之，你們幾個司令部都面臨著許多具體，共同的問題，要考慮考慮，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大會上。

版本二

王力：你們除準備開這個大會以外，還準備開什麼？

北航「紅旗」代表：我們要開批判第二司令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和進行內部整風。

「三司」（第三司令部，下同）代表：最近以來，連續發生砸我們司令部的嚴重事件。據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區糾察隊和第二司令部糾察隊（部分）要聯合搞垮第三司令部。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要來一次反撲。我們要追查根源，準備開一次大會。

關鋒：要注意這樣一個問題，要相信大多數同志是好的。西城區糾察隊我們也去了一下，他們有他們的觀點和看法，我們講了我們的觀點和看法，他們不一定同意。他們也聽到一些謠言，聽說第三司令部要砸他們，搞得很緊張。他們砸了你們，你們不要砸他們，你們要做艱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們大多數是會服從毛主席正確路線的。

王力：要相信大多數，他們暫時受了矇騙，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

第一司令部代表（石油）：《論造反者》是我們學校「保」字型大小寫的，是大毒草，但謠傳是姚文元同志寫的。

關鋒：你們可以去宣傳，《論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寫的，與姚文元同志毫無關係。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過那份東西，是不正確的。

「三司」代表：我們那一份從長沙來的急電，你們收到沒有？

王力：收到了。

「三司」代表：長沙來了幾個同志，他們想馬上親自向中央反映湖南重要情況。

王力：你們覺得張平化怎麼樣？

「三司」代表：我們覺得很壞！

「人大」代表：張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講話，影響面很廣很壞。

王力：這個報告已經影響到全國，張平化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報告很壞。

「三司」代表：我們覺得這個報告比譚力夫講話還臭。

王力：從十一中全會到現在，三個多月，你們看形勢怎麼樣？

「人大」代表：形勢大好，可能出現大的反復。

「三司」代表：反復是肯定的，但每反復一次，鬥爭就深入一次。

王力：總的形勢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現新的反復，需要大家頭腦冷靜一點，把過去的問題擺一擺，現在把過去的問題擺一擺，現在把工作總結一下，要做深入細緻的工作。新的鬥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要總結經驗、提高認識、整頓隊伍、擴大隊伍、注意策略。十一月份開的大會較多，十一月六號開了一個大會後全國各地也開了不少大會。從十月份到現在已有一個多月了，現在這樣一個新的鬥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究竟怎麼辦好？現在你們還準備開兩個大會？

關鋒：你們要跟反對你們的人接觸接觸，我相信反對你們的人中間大多數還是好的。

王力：你們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能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像打仗一樣，打一仗後，就要休整一下，提高鬥爭水準和策略。十月份以後形勢有了大的變化，左派隊伍擴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進步了。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去做工作。有些同學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聯以後，受到圍攻的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味道的回來有所改變了。我們要歡迎他們，不要給這些同志扣帽子。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要團結他們、擴大隊伍，把隊伍搞得浩浩蕩蕩。因此，你們要坐下來，總結工作。

關鋒：西城區糾察隊，你們可以好好地跟他們談談。

王力：當然，原則是不能讓步的。現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風，這不利於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這股風。最近北京市委有個重要通告。

關鋒：這個通告是很正確的。

王力：這個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議的，北京市委通過了，準備發轉到全國去，行兇打人，砸，這樣不行。現在天氣冷了，許多同學要回來

怎麼辦？要有一個打算。

北航「紅旗」：我們要開展小整風。

王力：他們要回來了，可能對你們的做法有些意見，要辯論，你們要做好工作，爭取主動，要有一個精幹的隊伍，沒有鞏固的核心，要帶好這麼大的隊伍是不可能的。他們回來了，這個局面就不一樣，究竟怎麼辦？北航「紅旗」小整風很好。

革命形勢在發展，工廠、農村都起來了，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知識份子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學校不能在空中來改革。我們要取得工農的信任，是要有一個過程的，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也要有一個過程。這也是自我改造的過程。

關鋒：到工廠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

王力：工廠革命還要靠那裡的群眾，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來鬧革命，要學會當小學生，學會和工農相結合。徒步串聯，也要有許多準備，要熟悉工人、農民，尤其是農民。不要都到雪山草地去，那裡沒有群眾，沒有複雜的階級鬥爭，國家也不可能辦那麼多兵站，不一定都到那些出名的地方去，不要湊熱鬧，主要是和工農相結合。

關鋒：你們步行去，他不歡迎怎麼辦？不歡迎，不要動手，開始可能不歡迎你們，他們要看你們的行動。

王力：總之，你們幾個司令部都面臨著許多具體，共同的問題，要考慮考慮，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大會上。

王力：你們把地委副書記帶到北京來，這不是個好辦法，我知道山東譚啟龍被帶到北京來以後，整天不幹事，還住北京飯店，把問題交給中央，也牽制了你們一部分力量，他在家有許多問題都要他當面回答。

關鋒：給你們介紹一個經驗，西安交大原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李世英同學，他保衛三幹會，在會外發材料，又辦了個展覽，還放了電影（西北局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的黑電影），參加三幹會的，不是鐵板一塊，許多人看了材料、展覽、電影以後，都轉過來支持革

命學生了，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們在鬥爭中要講究策略。

「聲討蘇修領導集團籌委會」由第三、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造反聯絡站和江蘇、揚州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聯合組成。

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勳、胡癡等與商業部各地上訪群眾的談話（1966.11.22.）（存目）

關鋒對中央和國務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員的講話（1966.12.11.）

【地點：人民大會堂】

汪東興和童小鵬同志要我講講話。

大家做接待工作，這幾個月很辛苦，我們應該首先感謝大家，慰問大家。許多同志做這個工作態度是非常熱情的，能夠任勞任怨，可是我們對大家沒有幫助。從我個人來說，對大家的關心更不夠，請大家原諒，並向大家致敬。

要我講話，一定使大家失望。一個是我是一個不懂事的書生；第二個對接待工作沒有調查研究，只是看了一些片片斷斷的材料，今天要講的只是一些空話，這些空話說的對，對你們不一定有幫助，說錯了會有妨礙。既然來了，我就要講。講講個人的一點意見，講錯了大家批評，送大字報小字報都歡迎。另外是不是可以達成這樣一個協議，不要把我的講話寫成傳單公布出去。可以不可以？（下邊說可以，熱烈鼓掌）

講三個問題：第一，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兩條路線的鬥爭。第

二，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大民主。第三，關於接待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一些意見。

前兩個問題題目很大，內容講起來很空洞，所以說明一下，這些意見都是我個人的意見，講錯了我個人負責。

第一個問題：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兩條路線的鬥爭

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比一個月以前有很大發展，形勢是越來越好。當前的大好形勢，主要的特點和一個月以前比較起來是什麼呢？

依我個人來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廣大工人起來了，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一些小城市的一些工人起來了。你想壓也壓不住。現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工人紛紛成立了群眾性的組織，我們的工會實際上並不能夠代表工人，只是搞了一套「福利主義」，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意見，紅衛兵起來把團中央衝垮了，現在工人起來了，他們要成立自己的組織，這樣的組織，那樣的組織，組織起來鬧革命，這件事情好得很。在前一個時期，那一些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曾經挑動不明真相的工人來圍攻革命的學生，現在有許多工人明瞭真相，就起來揭發，起來進行鬥爭。前一個時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曾經利用工人中的勞動模範、工人中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利用他們，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發表他們的觀點支援保守派，壓制革命學生，也有的勞動模範和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分子，上了當，現在明白過來了。大家知道東北有個叫李素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的很好，大家也看到她在報紙上寫了不少文章，前幾天我到東北去跟她座談，這個同志有相當高的覺悟水準。她說，前些時候，只能從廣播電臺上見到李素文，電視臺上見到李素文，講臺上見到李素文，就是櫃檯上見不到李素文。這個同志很自覺，運動一開始，被黨內外當權派動員出來做報告，講了一些不好的話，後來明白過來了，支持了革命學生。因此受到打擊。我這裡只是舉一個例子，這不是個別的，其他地方也有。當前的特點，總的說來，就是工人起來了，投入了運動。當然也帶

來了很多問題，下邊我還講。

中央發了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意見，就是除了「十六」條在工廠適用以外，還根據工廠的特點，中央發了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意見，看來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要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有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人來訪來信要大量增加，也許有的同志會說，你們能不能把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些問題及早告訴我們，這樣我們的工作就好做了。同志們要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新事物，新形式，不可能主觀的提出幾條來。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說，實踐在前，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群眾幹起來了，才能形成概念，有了概念才能做出規定。這十條是不是把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問題都回答了？我說沒有。因為現在要搞一個系統的、全面的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還缺乏經驗，這十條意見只是一個「安民佈告」的文件，規定十條，工人幹起來了，再研究他們實踐的經驗，然後做出決定，主席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搞了一段，實踐的經驗豐富了，有一些問題才能夠回答，現在有些問題，他們還沒有提出來，運動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會提出一些新問題，這些新問題是事先不知道的，更不能夠回答。這算是一個特點，大規模的工人運動起來了。

再一點，革命的學生開始和工人相結合，有一些學生到工廠向工人學習，和工人一起勞動，一起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這樣一個開端是一個大事情。毛主席在十幾年前，就告訴我們，知識份子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就將一事無成。這樣一個根本的原理，在今天也還是完全適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光有學生運動不行，學生運動不和工農結合就沒有根，和工人農民一結合，工農起來了，力量就大了。學生和工農相結合，他們自己能夠得到更好的鍛鍊，得到更好的改造，得到更大的提高。大概在一個多月以前，有一些學生圍攻了《人民日報》唐平鑄同志，把我找去了，要我和他們談談，我和他們談了幾個鐘頭，我說現在是在搞大民主，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說，講錯了也沒有關係，我也不怕把意見講錯了，你們也不要怕把意見講錯了，你們允許我講錯，只是大

家把意見擺出來，講錯了不要緊。這樣大家就發表了一些意見，有一個同學說，「現在的運動是六十年代的『五四運動』應該允許學生到工廠去串連，當年的『五四運動』開始的時候，是學生運動，後來工人起來了。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一批革命知識份子，同時也有著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就更應該跟工人相結合。雖然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內容，性質和五四運動都不同，但是知識份子必須和工農相結合，這一點是應該的」。這個話講的很對，「抓革命，促生產」這十條意見裡面就寫上這樣一個意思。提倡革命學生與工人結合，革命學生要有計劃的到工礦企業去串連，和工人一起勞動，一起學習，一起討論文化大革命運動。當然有些同學到工廠去，還有一個工作方法問題。在不久以前，一批同學跑到第一機床廠去，有一批工人就歡迎，有一批工人就拒絕，特別是一些負責同志，鼓動工人把大門關起來，不准進去，有些同學就不顧那些翻牆頭爬進去，發生了一些衝突。最近在方法上有些改進，到那裡首先向工人學習，不是把自己說成包打天下的好漢，成立一個什麼工作組，把工廠包下來，那不行，進去以後要聽聽兩派工人的意見，要學會跟工人談話，感情上能夠交流了，慢慢地接觸他們，向他們宣傳毛主席親自制定的「十六條」，這樣工作就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有極少數人怕革命的學生進工廠，怕的了不得，簡直把他們當做洪水猛獸，如果不是一些別有用心人，那也完全是錯誤的。學生有什麼了不得，無非是宣傳宣傳，貼貼大字報，發表發表他們的意見，學生的意見不對你怕什麼？如果真理在學生那裡，你錯了你就應該修正錯誤。

現在的形勢主要特點就是工人起來了，革命學生開始與工人運動相結合，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今後接待工作要大量遇到這方面的問題。工人運動將大規模地開展起來，許多革命學生到工廠裡去，依我個人看來，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出現一個新的高潮，隨著運動的發展，也將會出現一系列問題，出現一系列的爭執，在學生中、工人中、各級黨委領導中反映出來，在我們的接待工作中也可能反映出來，也會大量的碰到一些問題。對這樣一些問題，中央可能要做出一些規定，有一些不可能做出規定，這樣就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不斷地研究反映。以上所說的

就是當前形勢的一個主要特點。

另外，最近兩個月，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展了群眾性的批判，廣大革命學生，廣大革命工人，還有廣大的機關革命幹部，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想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沒有群眾性的批判那是不行的。群眾性的批判，有沒有過頭的語言，過頭的作法呢？按照群眾運動的規律不可能沒有，但是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應該支持群眾進行批判。（如對×××的批判，應該毫無保留的支持。）經過這個群眾性的批判，有一些在前一階段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已經改正錯誤或者正在改正錯誤，群眾性的批判促進了這些領導同志的覺悟。對革命的左派來說，經過批判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一個地方，要開大會向學生做檢討，開始的時候很害怕，學生的口號提的很高、很厲害，認為檢討以後下不了臺。因為他們的檢討還比較誠懇，檢討以後，台下熱烈鼓掌。事後又把那些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了，真正在工作中依靠了他們，團結了他們，對那些被受蒙蔽的同志也做了工作，這樣他們就真正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真正取得群眾的諒解，就能夠重新獲得群眾的信任，就能夠重新領導文化大革命，現在有一些省就是這樣搞的。

還有一些省，革命學生的工作做得比較好，他們不去衝擊三級幹部會，也不要求參加三級幹部會，並且說要保衛三級幹部會，但是有一個要求，要在三級幹部會議補發參考文件，他們並且搞了一些展覽，把參加一些三級幹部會議的省長都請去，請他們參觀，給他們介紹情況，請他們吃飯，對他們很客氣，還讓他們看「黑」電影。所謂「黑」電影，就是在當時鎮壓群眾運動的時候，指使一些人把它拍下來了的電影，是對革命學生進行污蔑的。革命學生這樣做，對參加三級幹部會議的一些人啟發很大。有的人說：過去認為學生那麼無法無天，現在一看電影，覺得省委沒有道理，省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看到革命學生這樣進步，要革命，我們心裡很高興。同樣，我們聽到這些消息，也心裡很高興。左派學生在鬥爭方法方面有所進步，必然有一個摸索過程，在作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做法不適當，我們做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

不應該責怪他們，而應該幫助他們。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我們年輕的時候犯有不少錯誤，今天還仍然在犯錯誤，他們只是一些十八、十九歲的年輕人，看起來他們比我們高明的不知多少倍，我們那個時候看不到毛主席著作，現在他們常常比我們敏感。當然那種敏感是不是一定都對呢？那不一定。但是有許多事情比我們敏感，應該向他們學習，要相信他們，對他們的缺點不應該指責，經過實踐會有很大提高，我們應該相信這點。

有人說「北京第三司令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支持的」，甚至說「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指揮的」，有的人放出謠言說，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說：「反對第三司令部就是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就是反對黨中央。」這樣的話我們從來也沒說過，我們也不會這樣說，這純粹是謠言。我們對第三司令部的革命行動是支援的，沒有從背後指揮過他們的具體行動，他們也向我們訴過苦，我們和他們的接觸中，他們說有些學生……（漏記一小段）你不給我們出主意?!我們不能夠給他們出什麼主意，也不應該給他們出主意，搞革命不能包辦代替，出主意可能出錯了，左派要在革命鬥爭中摸索著前進，扶著拐棍走路的人算什麼左派！鬥爭中出一些差錯不要緊，他們會接受教訓，得到提高，那就進步了。這就是說，最近以來，革命左派隊伍發展壯大了，也有了很大提高，他們在群眾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

當然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中央開了工作會議，主席講了話，林彪同志講了話，周總理講了話，陳伯達講了話，由於上下兩方面的原因，各地黨委有了變化，有的地方三級幹部會議以後下級幹部起來造反，因為有一些省委領導被一些受蒙蔽的學生弄去了，有一些躲到軍區去了，那些下級幹部就起來選舉自己的領導小組，領導三級幹部會，起來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檢討自己犯過的一些錯誤，這也是很好的現象。

毛主席教導我們，看事情要看本質，要看主流，不要被現象所迷惑。現在的形勢大好，運動在不斷發展，這是本質，這是主流。我們不

要被一些現象、一些假像所迷惑，不要被謊報軍情的東西所迷惑。就是那麼一些人謊報軍情。在中央十一中全會開會的前夕，團中央的胡耀邦就謊報軍情，說有五十多個學生去批判他們，圍攻他們，要求罷胡啟立的官。胡耀邦這樣向中央謊報軍情，說他們受包圍了，要立即罷胡啟立的官，他就要中央表態，說現在要不要紀律，罷官要不要中央批准。其實當時的學生那有今天這樣激烈。我當時在那個地方，我們提出議論，是不是謊報軍情？可是當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卻不以為然，就叫我和王力同志去，我們去看了看，果然是謊報軍情，有什麼圍攻，就是幾個人坐在那兒談話，要求罷胡啟立的官，並沒有要求非答覆不可，當時胡啟立不承認錯誤，我當時批評了他，他就在學生面前反駁我，他說：「這些錯誤都是右派搞的，自己沒有錯。」在學生面前不敢承擔一點責任。今天也有謊報軍情的人，今天謊報軍情的人是通過他們動員來的學生、動員來的工人向中央、上接待站謊報軍情，我們千萬不要貿然相信。前幾天就有一個地方，向我們反映說工人與學生發生了衝突，搶走了三挺機槍，還有子彈，我想這下要搞武鬥，可不得了啦！後來一瞭解，沒有這樣的事，武器放在那兒好好的沒有人動。所以我們不要被假相所迷惑，不要被支流所迷惑，要看清本質，看清主流。

我上面說的形勢大好，是不是因為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停止了？沒有停止。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採取的一些花樣，來同我們進行鬥爭。運動還會有反復。我上面說的那兩種人，他們也打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和我們對抗，因為廣大的革命群眾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他們也拿起這個大旗和我們鬥，打起這個旗幟來煽動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鬥一部分群眾，製造流言蜚語，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妄圖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一套強加在革命左派的頭上。魯迅曾經說過，有些人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他們這些人就是借群眾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來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也有一些人，假借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口號來鎮壓革命群眾運動。在《紅旗》十二期社論發表以後，（《紅

旗》十二期是根據林彪同志講話寫的。)有的地方就利用了這個東西，他們就用這個東西來作報告，下動員令，指「黑鬼」，(這裡名堂很多，有的叫「假左派」，「真右派」，湖南叫「黑鬼」，山西叫「伸手派」、「野心家」，)他們說什麼「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什麼「黑鬼」，就是什麼「反革命」。中央提出一個什麼口號，那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加以利用。列寧說過：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逼得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這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總是千方百計的利用我們革命的口號，進行他們反革命的勾當，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躲在幕後，更隱蔽地進行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武鬥，企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然後把他們幹的罪惡活動強加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頭上，現在不是有這樣的論調嗎？十一中全會以前，如果說有錯誤是由那些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負責，十一中全會以後，群眾鬥群眾由誰負責呢？言下之意，因為是你們中央文革小組領導的，那你們得負責。當然中央文革小組有錯誤應該負責，特別是我個人有錯誤完全可以批判，至於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大規模的武鬥，那個不能夠由我們負責，那應該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負責，你的流毒還沒有肅清，還必須由今天在幕後指揮的人負責。現在武鬥的現象，我個人看來有發展。打人我看也應該加以分析，有三種情況：一種就是革命群眾出於義憤，打了黑幫幾下，我看這沒有什麼，不能夠去責怪群眾，當然我們不提倡，正如林彪同志所說的，武鬥只能觸及皮肉，不能夠觸及靈魂。再一種，小孩子一時糊塗，互相打起來了，說明白問題就解決了；再一種性質就不同，有人在幕後操縱，製造相當大規模的武鬥，這後面就有一隻黑手，在那裡進行破壞，據我們所瞭解，搞什麼拘留後，抓人打人，打的非常慘。因此，我們搞了一個通告。他們這上些人，不簡單，提出什麼「法不制(治)眾」。我懷疑這句話還是出自少年之口，我看這是有老子在後面指揮。現在看起來，犯錯誤路線的同志有的回頭了，有的人覺悟起來了，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回到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上來了，但是也有一

些人，他們要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會負隅頑抗，這些人總是錯誤的估計形勢，企圖反撲，躲在幕後支持一部分群眾和另一部分群眾對立，進行武鬥，他們是「坐山觀虎鬥」，自己費不了什麼力氣，這樣天下就大亂了。毛主席教導我們，多數群眾是要革命的，一時不明真相的群眾受了他們的蒙蔽利用，一旦明瞭真相，就會起來揭露他們，拋棄他們，鬥爭他們。大多數人是熱愛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的，一旦明白過來，就會造他們的反。學生對資產階級的新反撲，體會得比我們深，在街上寫了很多標語口號，這些標語不一定都妥當，這些東西我們也沒有在後面指揮，因為他們看出了是資產階級的反撲。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一旦群眾明白過來，他們就會垮臺，不是說，今年「一二九」要搞什麼活動嗎？並沒有搞起來，那些人是想激怒我們，讓我們犯錯誤，然後抓我們的辮子，在這裡我們要非常冷靜，不要被壞人激怒，壞人只是少數，毛主席說，要相信群眾大多數。

在《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發表以後，就有那麼一批學生到《紅旗》雜誌來質問，我看那些學生是好的，跑到《紅旗》雜誌來，我和戚本禹接見了他們，見面以後他們對我們不客氣，他們要主持會議，我說，你要主持也可以。他們提出質問說，到底是十二期社論結還是十三期社論對？我們說，都對。他們說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到底有沒有？我們說：有。你們不是看了貼了反對毛主席的標語嗎？這不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什麼呢？他們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底存在不存在？我們說確實存在，而且必須批判。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一步也沒有讓。當然我們也說，是不是每句話都對呢？讓時間來考驗吧！現在幕後操縱的壞人，利用群眾的名義，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幹了一些壞事，幹了一些工作組不敢幹的事，工作組幹了要承擔責任，幕後指揮的人反正我不出面，一切後果我一點也不承擔，是你們群眾幹的，跟我沒關係。現在居然有這樣的事，把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中學生活活打死了。就在前幾天，有一個學生貼了一張不同意見的大字報，受到圍攻被迫自殺。自殺後背後被人捅了四五刀，那個學校有個學生給陳伯達寫信，連名都不敢署，

在這樣的地方，有什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民主呢？前幾天，我接見了一批工人，事先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組織的，兩派工人都來了，勢均力敵，一方六個人，反市委的六個人，支持市委的六個人，在會上就吵起來了。不久以前，在那個地方發生了流血事件，打傷一百多人，被打傷的有工人，有學生，輕傷來了重傷沒有來，有的現在還在協和治療。他們所描述的情景當時我聽了都止不住要掉眼淚，因為兩派人都在場，不好表明態度，不然要吵起來，止不住要掉眼淚怎麼辦呢？我只好把帽子一個勁的往下拉。另外一派，講不出什麼道理來，他們來的時候，工廠裡還發給他們五十元錢，人也多，所以對我們這些接待站的同志說應該有一個清醒頭腦，有一些是民方的代表，有一些是官方的代表。當然官方代表當中有些人是沒有覺悟，將來是會覺悟的，這些人來了都要到接待站反映問題，前一階段看傳單也能反映出來，官方派的傳單紙張好，標題最大，非常醒目，並且有的是隨著省委的報紙散發的，造反派就不一樣，他們的傳單是油印的，最近這樣的情況是不多了，而用的是告狀的辦法。總而言之，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然魔高一丈，道高十丈。

在接待工作中接觸一些現象，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兩條道路鬥爭為綱來分析問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來分析問題，做到心中有數，要有一個正確的、基本的指導觀點，不要跟著現象跑，不要輕易相信，這種意見，那種意見，不要聽到什麼就發表談話，幫助他們謊報軍情。

《紅旗》雜誌有個接待小組，在接待過程中也犯了一些錯誤。有個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就是說話沒有個準頭，有人提出一些問題套他上鉤，問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批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還是連以前的也批判？批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是轉移鬥爭目標。這個問題本身是一般性的問題。那位同志就發表了談話，他說：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前的有以前的政策，現在有現在的政策。正是給人家作了武器。那些人就回去大做文章，說什麼走訪《紅旗》雜誌社，得到一些指示，利用談話結合他們的情況大肆反撲。我說這些話你們不要傳出去，不然又要到《紅旗》雜誌社去造反。我批評了那個同志，最後由《紅旗》雜誌社文革小組貼出一

張大字報批評某同志，伯達同志有指示《紅旗》雜誌接待組只是傾聽群眾的意見，無權解決各部門具體意見，某同志那個談話有錯誤，歡迎批評，這個大字報貼出以後就有人來責問我們，你們為什麼要出來澄清，過去你們發表那麼多的談話都沒有發表聲明，單這個談話發表聲明，是什麼意思，把我們圍攻很久，我就告訴我們的同志要頂住。某某人發表談話，他利用這些東西跟你鬥，走訪《紅旗》雜誌，又是某人發表的意見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所以我們搞接待工作的人不要輕易發表意見，不然很容易上當。

第二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大民主

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研究分析的課題。林彪同志講話講了這個問題。根據毛澤東思想給我們做了原則性指示，我們做接待工作的同志對這個問題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比較正確的認識，在接觸這個大民主的過程中，我們好些同志不習慣，看不慣，甚至抵制。我個人也有一個認識過程，開始對這個東西也不自覺。林彪同志的講話講了這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大民主，究竟有什麼意義？我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樣一個大民主，就是發動億萬群眾來監督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負責人，監督我們各級黨和國家機關。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對我們黨和國家機關、各負責人進行批評監督，意義非常重大，對防止無產階級專政蛻化變成資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重要的保證。列寧在逝世以前，曾經提出怎麼樣改組工農監察院，同時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談到這個問題，列寧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有變成官僚機構的危險，怎麼辦？列寧有很多沒想，當時主要是改組工農監察院的設想。但是當時由於實踐經驗的限制，他不可能像今天毛主席這樣提出大民主的方針出來。用民主這個方式來監督我們的國家各級領導機關，這是非常重要的。造成一種社會空氣，群眾可以批評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和負責人，憲法給人民的自由民主，真正變成實踐行動，這樣對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將發生深遠的影響。有一些省的負責人由於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執行了

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今天叫群眾衝一衝有什麼不好。省委第一書記做了十幾年，從來沒有做過檢討，歷次運動又是整下面，更沒有向廣大群眾公開做過檢討。當然要這些同志公開向廣大群眾做檢討是不容易的，我看叫群眾衝一衝沒有什麼不好。大家知道前幾年安徽發生什麼事，山東發生了什麼事，騰景祿是舒同的第一打手。騰景祿搞的簡直是法西斯專政。有一個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的愛人就向省委告狀，同時要到北京來告狀，騰景祿知道了這個事，他就指使公安局派便衣隊把那個人抓了去，關到公安局，關了一年多，中央長期不知道這個事，如果搞大民主的話，那就可以貼大字報，可以貼大標語，到北京來告狀，把大標語貼在天安門前，這樣就可以查清。

沒有群眾監督，像我們這樣一些人，包括我在內，有什麼辦法不和平演變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新的事物，大字報，大標語上街，好些高級幹部被貼了大字報，大標語，我們用往常的習慣概念看起來覺得很不順眼，這是沒有從根本想想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過：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一條讓他得逞，再一條就是造反。怎麼造反？在國民黨統治我們的時候我們造反有經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出了修正主義怎麼造反？如果沒有大民主，我看那些野心家會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可以用下級服從上級這一套，把革命幹部、革命群眾壓下去，我是上級，你是下級，你得服從我，用這一套推行修正主義的東西，你怎麼辦？造成大民主的空氣，出了修正主義就起來造反。我們想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的國家可以保證不出修正主義，是不是能夠說得那麼絕對，不能夠說得那麼絕對，如果萬一幾十年以後出了修正主義的話，群眾就可以上街，就可以遊行，結社來反對。群眾說毛主席這樣幹，如果懷疑錯了，也不要緊，過去懷疑錯了，領導同志也沒有把我們抓起來，關到公安局去。如果你反對群眾搞大民主，不允許群眾搞大民主，就公開把自己置於反對毛主席的地位。他們要反對大民主，要抓人，自己就剝去了外衣，就會引起全黨全國人民共誅之，共討之。我們各級領導機構沒有群眾監督不行。

這裡我想說一個例子，前北京市委最高法院的事，六五年上半年我和戚本禹在一個地方搞四清，因為劉仁在北京北廟蹲點發表一篇修正主義的講話，戚本禹寫了一封信給中央，把我的名也寫上了，這一下就把劉仁、彭真得罪了。以後我們那個隊搞出一個漏劃的富農，此人是北京市培養的黨員對象。貪汙盜竊且不說，就在六二年困難的時候，進行了反革命活動，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我們要配合蔣介石的活動，把生產搞壞，我們一配合，共產黨就要完蛋了。各種材料證明，這個不但是個漏劃的富農，而且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後來逮捕了，在審訊過程中誘導罪犯翻案，他們不僅誘導翻案，還在這過程中審訊工作組。工作組撤出以後，劉仁、趙凡指示法院、公安局幾個人組織一個調查組，群眾把它叫做翻案組，到了那裡撇開新建立起來的黨支部，撇開新建立起來的大隊小隊貧協，單找那些地富反壞、四不清幹部瞭解情況進行翻案，有一個四不清幹部不願意翻案，就對他進行威脅。這些材料是證據確鑿，可是當時我們沒有辦法，準備挨整。今年文化大革命中法院提出了這個問題，開始他怕搞不開，後來他們那個文化革命小組幾次找我和戚本禹瞭解情況，由於當時工作很忙沒有見他們，我說瞭解情況不多，那個村子裡的貧下中農瞭解得多，據我看把貧下中農請來最好，後來他們請來了五六十個貧下中農參加他們的鬥爭翻案大會，經過他們的揭發幫助了法院的革命群眾，貧下中農擺事實講道理，講得很有說服力，沒有貧下中農參加就鬥不下來，貧下中農他們感受翻案的壓迫深，他們知道事實最多，這樣就鬥下來了。有的學生群眾要衝擊你們的機關，你就叫他們進來。你們看北京高級法院把貧下中農請來，開了兩天會，幫了他們很大忙，起了很大作用。貧下中農向我們講些問題，講些意見，我們坐機關的同志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你不聽聽貧下中農的意見，翻案組就鬥不下來。政法學院的學生要衝擊高等法院，你叫他來，為什麼不可以，北京高級法院請了貧下中農來，革命同志滿意，貧下中農也滿意。從許多材料看，大家想想這個問題，沒有這個大民主，沒有廣泛性的群眾性的大民主，怎麼能保證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變質，我們的同志不變質，我看大民主是保證我們國家不變質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聯繫群眾的問題，在座的有不少是打過遊擊的幹部，我們當時聯繫群眾是不是自覺的，對我個人來說，不是那麼自覺的，並不是真正懂得毛主席關於聯繫群眾的理論，因為那個時候客觀有壓力，你不聯繫群眾不行，在遊擊區你不聯繫群眾就沒有吃的住的，群眾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那個時候，雖然不自覺，毛澤東思想也不多，可是客觀形勢逼得我們非聯繫群眾不可。以後進了城，住了大機關，就不聯繫群眾了，不像當年，不聯繫就無法過日子，今天，不聯繫群眾，可以躺在床上，坐在沙發上，日子過得滿好。這樣，如果沒有大民主，包括我在內，官氣是難以打掉的，這是一方面。

另外方面，恐怕有了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也還要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證。極少數壞人是不是利用我們的大民主，幹一些壞事呢？應該說是有的。所以我們必須用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這個大民主。這次運動對我們各級領導機關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驗，也是對我們專政機構一個嚴重的檢驗。據說有這樣的事，有少數學生（這些學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跑到我們公安部門，把一個民警打得頭破血流，打了以後，這些學生名字也不留，問他名字怎麼也不說，怎麼處理呢？不留名字他們也就沒有辦法，只好用一輛小汽車把他們送走。這一下民警很不滿意。要起來造反。雖然說我們國家專政機關絕不能動用武力鎮壓群眾，但是還要堅持原則，不能夠軟弱無動。有的地方，由於專政機關表現得軟弱無能，造成了白色恐怖。我前面說過，有一個學校的學生被迫自殺，有人寫信給陳伯達同志，連名都不敢署，像這樣的地方有什麼大鳴大放民主呢？殺了人能夠逍遙法外！有的地方對中央發的通告不理睬，這是不對的，必須堅決執行。「十六條」不是也有規定嗎？對那些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的應當依法處理。文件上已有明文規定，有的人就不敢這樣做，我看今後這方面要加以注意。還有這樣的公安人員，革命學生向他反映那個地方刺殺了人，你們知道那個公安人員是怎麼答覆的？他說，現在專政權力下放，人人可以行使專政的權力，我們不介入。我們只是說雙方爭論我們不介入，打死人，殺人你公安部門怎麼能不管呢？沒有大民主，不能夠保證我們國家不變顏色，但是沒

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人民的民主。至於具體的作法方面，步驟方面怎麼樣搞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在鬥爭中不能表現得那麼軟弱無能，有一些人屁股原來就是坐在那一邊的，支持一些人搞破壞，給他們出謀劃策。中央那個通告，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有他客觀的原因，一些造反派把他叫成大毒草、大陰謀，因為那個通知是經過省市委的，有些省市委是鎮壓革命群眾的，你發那個通告，人家就不相信，所以中央最近又發表了電報，要各省市印上中央批准的字樣，我看要革命的人民是會擁護的。有些壞人，他們鑽了我們的空子，利用了這個東西。「剛才有的同志向我提出個問題，說中央那個通告為什麼造反派要反對？道理就是我剛才說的，這是由於我們考慮的不周到。我們有的接待站在這個問題上有錯誤，你們不應該同地方上勾結起來，到招待所抓人，他們說是壞人，到底是不是壞人我們不清楚，如果是壞人也不要抓，壞人送上門來他也跑不了。所以我們對一些問題要有分析，不要光聽一面的意見。」

第三個問題：關於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見

關於接待工作，我看我們大家是不是要有這麼兩條，一條就是要有兩個「極端」，對群眾要極端的負責，極端的熱情。這是對群眾的根本態度問題。再一條，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們是站在那一條路線上，是自覺的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一邊呢？還是不自覺的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邊呢？這兩上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具體問題也就解決不了。同志們搞接待工作很辛苦，困難也很多，前幾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訴苦的，那個材料雖然是訴苦的，但是有道理，在一定意義上我同情你們，因為我們對大家的幫助太差了，關於兩條路線的鬥爭，沒有給大家講一講，在十一中全會以前，我們的認識還不夠，也不好講，十一中全會以後，應該說也可以說了，可是我們沒有組織大家學習，沒有說明大家對兩條路線對立的特點、實質、內容搞清楚，如果我們對這些問題搞清楚了，頭腦就會清醒一些，從這方面說我同情你們，我自己

也應該作自我批評，但是訴苦以後還要罷工，這就不對了，我們應該像毛主席所說的對群眾的事情要極端負責，這裡就包括任勞任怨，我們做錯了事，講錯了話，群眾為什麼不應該批評呢？就是我們沒有做錯群眾誤解了，罵我們幾句這又有什麼了不起，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考驗是一個鍛鍊，如果你是當官做老爺的態度來對待群眾，那麼接待工作也就搞不好，十幾年來，幹部自以為民之父母，現在反過來了，是人民的兒子，你不放下架子那怎麼能行？我們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說錯了話，做錯了事，無非是批評我們一頓，這一條要認識清楚，我們相信大多數接待人員是要革命的，但是都有一點跟不上形勢。在座有個叫吳先容同志（記錄），跟他不太熟悉，我經過一件事感到這個同志是個好同志，今年六七月份能夠來支持科學院的群眾革命行動，在跟他接觸過程中，他的態度很明朗。後來他告訴我，那個時候也不是那麼自覺的，後來也是跟不上革命形勢，工作抓不起來，跟不上革命形勢，這不奇怪，我也是這樣。江青同志在「首都舉行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講，她說：「我就叫做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就是跟一頭、追一頭，我這個人跟一頭也沒有跟好，追一頭也沒有追好，有時候似乎懂了一點，事情一變化又跟不上了，大家提意見，說領導上幫助不夠，這是對的，但是，特別是在座的老同志，應該強調一下自己的主觀能性，要獨立思考。我在這裡談一下丁萊夫同志，在今年四月十六號，《北京日報》不是搞一個假批判嗎？丁萊夫同志就把那篇假批判文章給廣播了，五月份在一次會議上我和他吵了一頓，那個事情是個大事情，當時他跟我吵，理由是沒有跟他打招呼，沒有通知他，所以廣播了。這個老同志不應該強調這東西，我當時跟他說，如果彭真反動政變搞成功，誰給你打招呼？他拿幾個政變的文件用什麼名義要你廣播，你是不是給他廣播？那麼老的一個同志，還要強調人家給他打招呼？做什麼事，要想到對黨對人民負責，對我們的老同志來說應該強調自覺性，主觀能動性。

在接待工作人員裡頭，有沒有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呢？有沒有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就應該揭發，就應該批判。「比如說許民同志就

應該檢討，我說的不知道對不對，我說的不對你們就批判我。」我們的同志作了很多工作，有的工作做的不好，這不能怪大家，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要革命，要革命作錯了不能責怪他們，只要改正錯誤吸取教訓就可以了。但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人，應該領導好而沒有領導發，把工作搞壞了，這就應該負責任。比如，商業部，煤炭工業部那些機關的招待所工作就搞得很糟糕。如果我瞭解的情況不確切，調查研究不夠，說錯了願意接受你們的批評。我們是一個接待站，怎麼能夠去挑動或者支援一方鬥一方呢？支持什麼「八二五」戰鬥隊，也可能一方有壞人，但是我們要相信壞人是少數，你支援的那一方就沒有壞人嗎？很難說，你們參加到一方去，給人家出謀劃策製造糾紛，又不請示報告，這不是群眾鬥群眾又是什麼呢？就是在「紅旗」戰鬥隊有一個叫什麼海的，在商業接待站政協俱樂部旁邊搞了一個挽留所，在那裡殘酷地打人，一個女的，兩個男的，把人家打得很殘酷。這個事情李瑞桂同志當時告訴了熊××同志為什麼不報告，我們發現了那個拘留所，批評了接待站的同志，許民同志，當時也去了，據李瑞桂說，到底是什麼搞不清楚，還有的地方到招待所抓人，據說抓的那個人是拿了公安廳的公函，據我瞭解不止一個，有的同志說招待所和接待站，帶了公安廳的公函來抓人給不給他抓，我們應該有一條，不幫助地方上到招待所捉人，他可以向我們反映問題。為什麼不幫助他抓，就有一些好人被人家汗告了，跟公安局勾結起來，捏造一些事實，叫公安局出公函，雖然他有公安廳的介紹信，也不一定是真的，我看不允許他們抓好，如果抓的是那些攻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這樣我們就容易上當，就要犯錯誤，據我得到一些反映，張文彩同志做了許多很不好的事，剛才說支持招待所一部分群眾鬥另一部分群眾，他至少是一個執行者，如果我說的不是事實，可以批評我，給我貼大字報，現在外頭還傳說，張文彩是江青的秘書。這一派說，那一派也說他是。張文彩為什麼不出來澄清這個事實？還有人說，有人當著張文彩的面說，你是不是江青同志的秘書？張文彩說你看我是不是啊！當著人的面搞的那樣真不真假不假的，這是為了什麼？有什麼企圖？

在我們接待工作中，有沒有兩條路線鬥爭，我看大家要考慮。有就

要批判，如果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或者那一件事情上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就應該檢討。就應該揭發。李瑞桂同志在公開的場所，說他是林彪同志的秘書，關於張文彩是江青同志的秘書，李瑞桂是林彪同志的秘書，我們都辟了謠。

在我們發覺政協俱樂部旁邊的拘留所以後，李瑞桂就去（責）問我們，說你們《解放軍報》記者怎麼搞的，把我們破獲反革命計畫給破壞了。你有那麼一個偉大的計畫，為什麼不拿出來，跟中央商量呢？而把那三個革命師生放在那裡被人家嚴刑拷打，有那一條法律能夠允許這樣做呢？還是中央通告以後。據說現在有人把責任推到李瑞桂一個人頭上，如果這是屬實的話，那是很錯誤的，為什麼把錯誤推到他一個人頭上，李瑞桂同志你應該出來揭發，自己的錯誤也應該出來檢討。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相信，接待站的大多數同志是要革命的，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夠適應當前的鬥爭形勢，不能夠適應工作的要求，說了一些錯話，出了一些岔子，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諒的，屬於這方面的錯誤也不難改正，首先要怪我們領導，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但是由於幫助的不夠，我們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就要求我們加強學習，發現路線錯誤就跟他鬥，在工作中我們要任勞任怨，我們要想一想，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好同志被那些執行反動資產階級路線的人打傷了，殺害了。貼第一張大字報被人家活活打死。這當然不是太多的，也不是極個別的。我們要想人家受壓迫，想想人家要革命的精神，我們受一點苦，受一點累，受一點埋怨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做工作就是要任勞任怨。要想到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交給我們的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要我們來接待毛主席的客人，這裡就要我們好好地動動腦筋，想想辦法，把工作做好，這樣就可以幫助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下情瞭解得更多一些，我們接待站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晴雨錶。「六一」事件以前、「六·一八」事件以前來的學生就很多，以後呢？來的學生就少了，這裡告訴我們一個什麼問題呢？應該引起我們深思。為什麼有的時候來的多，有的時候來的少？十一中全會以後，那個段落來談的問題都有一個中心，我看每一個時期來反映的問題都有一個中

心。這些問題就要我們很好的研究，可以向中央反映情況，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樣中央就可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發現一些問題解決一些問題，所以接待站的工作重要，是群眾向中央反映問題的管道和扭帶。當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哪有時間來研究，一天上了班，到下班，搞得精疲力盡，沒有時間分析研究問題，這是事實，能不能夠想一個辦法來解決一下呢？前幾天我和汪東興同志、童小鵬同志、王力同志在一起研究了一下，汪東興同志發表了一個好意見，他說是不是整頓一下接待站的工作，把人力調配一下，比如說我們接待站有四百人都一下弄上去，有那麼三百來人去搞接待工作，和群眾接觸，留下一百多人，等那三百多人搞了五六天，把一百多人補上去，換下一百多人，就讓那一百多人在那裡分析問題，研究問題，如果這樣替換幾次，那麼工作品質就會提高。剛才我說，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個中心問題，我們就對一些中心問題加以研究，把各種意見反映給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建議，這樣對我們的工作就幫助很大了。你們幫助了我們，反過來對你們也有幫助，是不是可以想這樣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能不能夠實行？有待實踐和檢驗，我看工作困難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工作中碰了釘子，犯了錯誤，接受了教訓沒有什麼了不起，改了就好，主要是要有這樣一個革命精神，要有兩個極端，極端的負責，極端的熱情；再一個就是抽出時間很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中央的政策，我看工作是會做好的，會變被動為主動的。

接待工作搞了半年多了，是不是要總結一下呢？分幾個階段來總結，十一中全會以前，群眾的來訪中心是什麼？我做錯了那些事，是怎麼做錯的，我做對了那些事，又是怎麼做對的，有一些什麼經驗教訓。國慶日的時候群眾來訪來信又是什麼中心，我們是怎麼做的，又有些什麼教訓。研究研究，群眾提問題為什麼有變化？變化的原因又是些什麼？你們經過研究自己能夠解決的就解決，不能夠解決的提出來，領導上幫助你們解決，今後的接待工作要根據前一個階段的摸索取得經驗加以改進，這樣搞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我看會更好一些，有的接待站有

這樣的考慮，就是一些來反映情況，經過一段時間，把他集中起來，請中央同志來接見解答，至於那些重大的問題，個別的問題，那只是少數，大多數的意見和問題，可以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分析來解答，我看這個意見可以考慮，你們回去以後還可以研究一下，中心就是怎麼想辦法把被動的局面變為主動的局面，我看大家研究研究會有辦法的。

請同志們不要誤解，我不是來批評一般的接待工作人員的，你們提出了一些困難，有些意見和要求是合理的，我們同情你們支持你們，但是要罷工就不對了，這裡我只是提，大家在工作中要任勞任怨，我們一些老同志應該獨立思考，領導錯了就應該批評，如果你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該批判應該揭發，我們也歡迎那些同志改正錯誤，有沒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我不敢下斷語，我所知道的，你們那裡有一個叫許明的人，做了些很不好的事，在這裡我就不多講了，可能你們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些，也可能我說錯了，說錯了就請大家批評我。好吧！就講這麼一些。講錯了請你們批評。我的講話也可能是毒草，是錯誤的東西，是毒草就應該剷除，說的不對，我下次再來承認錯誤，你們遞了很多的條子，有的在講話當中回答了，有的沒有回答，我們回去研究研究，我們很重視你們遞的條子，一定要很好的研究。⁶¹

關鋒對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講話（1966.12.14.）

你們在座的許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如果革命搞不好，你們還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包括我們在內。當然我們有毛主席正確領導。三司、井岡山，情況不瞭解，但也聽到一些，希望你們能站得住，注意團結，文化大革命還早著呢！你們不希望我們垮臺，我們也不希望你們垮臺。我們垮臺，對你們不利，你們垮臺對我們也不利。

⁶¹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集）》，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們是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應該注意私心雜念。我們也是這樣，左派不要一開始就鬧自己的東西。左派有兩傷，一是被打傷的……，每個人都不要搞自己的，我們是無產階級麼，不作露面事，第三司令部你們應該考慮，你們還是退出去呢，還是和他們商量把第三司令部搞的樸素一些，可以考慮搬到學校裡邊，朱成昭的想法，搞一個聯絡站是好的，但是作法上是不是考慮一下。《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以後，發展了很多，首先應該看到這是好的，是方向，要有核心有基幹力量，井岡山也應該有個核心戰鬥小組，現在解散第三司令部，政治上不利，現在攻擊第三司令部，實際上是攻擊我們。

昨天到了西城區糾察隊，他們說接到湖南電話，說三司砸了湖南省委，我說不太瞭解，反正湖南省委問題嚴重，你們學校階級鬥爭很複雜，要養成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氣魄要大一些，原諒一點，但也要嚴厲批評，整風鍛鍊，不能設想隊伍純粹又純粹，道路筆直又筆直。我們的左派不善於利用別人的矛盾，而自己矛盾被人利用了，出身問題，紅五類不紅五類，黑七類，不提倡在同學中搞。魯蘇明講的蒯大富出風頭，真是這樣，那是錯誤的，每個人都是革命的一份力量，要改造自己，不要發號施令，而是聯絡，不要當官，都是群眾，運動發展到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現在是不是這樣解決一下，發展那麼多人，讓幾個人搞是很困難的，文化革命都是新東西，這個人幹不好，讓我（關鋒）去也幹不好，你們講的好多是理，是好的，但是要從大方向考慮，不能急，太急反而不好。

關鋒、戚本禹與文化部煤炭部等單位代表座談紀要 (1966.12.27.)

【同時被接見的還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文學出版社革命造反團的代表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革命戰鬥組織的代表。】

關鋒：今天召集大家開個座談會，聽聽大家的意見，向大家請教，談談機關幹部怎樣進一步發動的問題。機關文化大革命怎樣搞法？還有些什麼清規戒律、條條框框束縛著大家的手腳？如黨內黨外呀！委員會裡多數少數呀！如委員會中，常委、書記是少數，講了不通怎麼辦？有些問題能不能同大家去講？……。最近，山西有一些幹部來反映的就是這樣。煤炭部怎麼個搞法？你們和礦業學院怎麼聯繫的？有什麼經驗也可以談談。

戚本禹：機關有機關的特點，怎麼搞？煤炭部不是很熱鬧嗎？目前一個新的特點是機關與學生相結合，還有工人。……機關與學生怎麼結合？中央有意要搞一個機關文化革命的條條，應該搞什麼？甚至可以由你們去寫，可以一家寫一個，我們再看看，然後提交中央討論。機關革命是大事情，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很重視，已提到議事日程上。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關鋒同志、戚本禹同志講話後，煤炭部的同志首先彙報。在彙報中談到煤炭部的當權派雖然「承認」「東方紅」公社是革命組織，但又說「到後期要給我交出幾個右派來」。這時，戚本禹同志插話：「不要等後期，現在就可以『交出』來！」（大家笑）在談到唯一的一個司局長因為敢於給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黑司令」時，戚本禹同志問：「現在解放了沒有？有沒有參加你們的組織？」煤炭部同志說：「他不敢參加。」

接著文化部的同志作了彙報。在談到部裡有人散布流言蜚語說：「工作隊是林彪同志派來的。」戚本禹同志插話：「這是造謠！」

在談到肖望東通過別人散布說陶鑄批准他去休養時。關鋒同志插問：「什麼病這麼厲害？」

在談到部裡有的司局長散布風聲，說肖望東中央保定了。戚本禹同志說：「陶鑄保不保我們不知道，中央文革沒有保，我們聲明。」

彙報中談到目前文化部機關大多數幹部被安排去搞接待外地來京串聯的文藝單位群眾。而部領導不積極支援這方面的工作，既不能妥善安排接待工作，又妨礙了部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時。戚本禹同志插話：「有

什麼問題，可以造反嘛！」

在彙報中建議請北京市委協助文化部搞接待時。關鋒同志說：「文化部有沒有和北京市委聯繫呀？」

彙報時說到肖望東躲起來，不到群眾中去，也不來看大字報時，關鋒同志說：「不可以下一道命令嗎？」戚本禹同志說：「請他來看大字報！」

文化部另一同志接著彙報了文化部機關在「八·一五」出現的鎮壓革命群眾事件。其中談到了文化部的很多同志，過去在舊中宣部閻王殿下，都有「辮子」可抓。

關鋒同志說：不怕他們抓不行嗎？

戚本禹同志說：今後要抓大「辮子」，就抓他是擁護毛主席還是擁護劉××這才是大是大非。

戚本禹同志對煤炭部的同志說：你們在煤炭部門前造反，對面北京飯店住著的外國人都很注意，這件事震動了全世界。

又說：你們可以調人去門頭溝，發動工人與你們一起搞，先取得經驗。

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又作補充彙報。談到法院當權派曾組織「秀才」給江青同志寫大字報。

戚本禹同志問：「寫了沒有？」法院同志回答：「沒寫成。」戚本禹同志說：「可惜沒寫成！」

當法院同志彙報有的人審案不下去調查，高高在上時。戚本禹同志說：「如對蒯大富，法院要光看材料不調查，就得判死刑。」

新影廠同志彙報廠裡文化大革命情況時，談到很多十七級以上的業務幹部，顧慮重重，他們又不是當權派，但又是十七級以上（煤炭部同志也就此作了補充，說有人放出風說十七級以上都是衝擊對象）。戚本禹同志說：「級別就應該打破，你們不要承認它，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這個不合理。當然，黑幫有些是十七級以上的。」關鋒同志插話：「八、九級，十級。」

新影廠同志還談到電影學院來廠造反，被廠裡保字型大小的人，以廠是新聞單位為招牌給轟走了。

關鋒同志說：你們可以再請他們來。

戚本禹同志說：你們的辦法太少了。

各單位同志提出機關能不能成立戰鬥組織的問題時。

關鋒同志說：你們不是已經成立了，搞得挺好嘛！

關鋒同志又問參加會議的煤炭部的同志：「你們這些人哪些人寫了檢討？」煤炭部的同志回答說：「沒寫。」關鋒同志說：「都頂住了，很好。」

有的同志問到，給中央文革寫信怎樣才能收到得快？

關鋒同志：寄中央文革接待站、《紅旗》雜誌社、《人民日報》都可以。投郵筒最快。

最後，關鋒同志作了簡短的講話。關鋒同志說：

這個座談會就開到這裡，我簡單地說幾句。把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澈底批判倒還要費很大力氣。這條路線，絕不只是五十天的事，十七年來就存在著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和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路線之間的鬥爭，再遠可追溯到七大以後。要真正批倒、批臭這條反動路線，還要花費很大力氣。要打倒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完成鬥批改，也要花很大力氣。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階級鬥爭，在更大的規模上發動群眾。中央工業十條、農業十條都已下去了，工礦、農村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廣大機關革命幹部，多數是要革命的，應當發揮重要作用，也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中央很注意，重視這個問題。委託我們開這個座談會。毛主席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機關文化大革命是否也搞它幾條，以能更充分地發動廣大革命群眾。目的就是這個。

剛才大家談了許多意見和情況，我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你們也研究一下。你們幹部多，經驗多，可以議它幾條。（戚本禹同志插話：跟群眾在一起議）和革命群眾一起研究研究。今天到會的和沒有到會的同志。煤炭部、文化部、高等法院各有各的特點，議的時候會有所偏重。議幾條交給我們考慮，再綜合在一起。如大家同意，可以和群眾商量共同搞，或者幾個人單獨寫一個也可以。（整理者按：指起草機關

文化大革命文件)

文化部的同志要求戚本禹同志對文化部的運動講幾句話。戚本禹同志說：你們自己先搞著吧，需要我講話的時候，我就講話。

關鋒同志說：你們先幹起來嘛！實踐論嘛。

戚本禹同志又說：你們文化部需要一場風雷！你們現在是文質彬彬，太文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造反嘛！你們今天提的問題，大部分你們自己都可以解決。⁶²

⁶²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四）》，一九六六年。

1967

關鋒接見北京礦業學院學生的講話（1967.1.7.）

【按：元月七日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公社和革命到底公社到三〇一醫院找余秋里參加自下午召開的「批判揭發余秋里的大會」，也想請李富春同志一同前往，為此關鋒同志接見了我們。記錄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當同學們談到要讓李富春參加揭發批判余秋里所貫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時。）關鋒：你們目標要認準些。「十六條」說過，要把說過錯話，寫過壞文章的，同反毛澤東思想的區別開來。軍事院校搞葉劍英目標就錯了。搞劉志堅就找對了。那個會議（指葉劍英接見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是他（指劉）主持的，情況是他彙報的，稿子是他找的，問題是在劉志堅那裡。軍委陳毅、葉劍英都有錯誤，但都是跟毛主席走的。

同學插話：我們要搞賀龍。（關鋒同志沒回答，也沒表示任何態度）

關鋒同志接著說：李富春還是好的，主席還是瞭解的。

同學：我們要火燒李富春，有些問題他還執迷不悟，他主管的幾個口到二十七號還是壓制，余秋里在計委大量燒毀黑材料，而李富春給余秋里辯護，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就會離開毛主席路線。余秋里也是這樣。

關鋒：余秋里辦的事情，李富春不見得知道吧！

同學：余秋里是兩面派，大慶展覽他說沒去，據調查他去過四次。

關鋒：這些事我們也不知道。

同學：昨天七機部開誓師大會，揭發李富春的材料就夠多的了。

關鋒：七機部的事是不是李富春作的呀？

同學：我們要火燒他，使他站在毛主席一邊，昨天（六日）他口氣還很硬，我們要火燒他，他說你們幹嘛要火燒我。

關鋒：我的認識，富春同志還是一個老實人，（插話：過去我們覺得他

也是老實人。)徵求李富春同志的意見，開批判余秋里的會，李富春是否就不用去了。

同學向關鋒同志介紹了昨天(六日)抓余秋里的經過，根據情況，懷疑余秋里七號還在醫院(注：據院方證明，六號下午五時許餘已出院)。

關鋒：你們礦院不是和煤炭部聯繫嗎？

同學：我們天天開會，煤炭部問題可大了，全是修正主義的。

關鋒：是，這是很對的。

同學：我們認為這個醫院(指三〇一醫院)這樣下去非造反不行，我們提三個意見：1.聽中央文革的話；2.要徵求李富春同志的意見。3.我們要檢查一下醫院。(注：如前述，懷疑余秋里還在醫院裡，所以要檢查一下。)

關鋒：這個我不管，我還是講一條：對李富春同志不要勉強他。也不見得非今天去。

同學：余秋里是什麼人，我們還不大清楚，他是屬於那條線的？

關鋒：看看嘛！

同學：計委不讓設聯絡站，說是保密機關，計委的同志被壓得出不來氣，借保密燒毀黑材料。我們認為計委不是站在毛主席一邊。

關鋒：你要將材料研究分析一下。

同學：李富春同志過去我們信任，但是運動以來有問題。

關鋒：和陶鑄問題不同，你們看過伯達同志的講話嗎？

同學：看過，李富春在七機部問題可大了。

關鋒：劉少奇的大兒子在七機部，聽說他還揭發劉少奇，他可不是個好人，你們不要受他的騙。

同學：我們的要求你看怎樣？(指上述所提要求)

關鋒：富春同志不要勉強，這對你們不利，不要走到反面。

同學：我們學校整理的材料不知往那送。

關鋒：可送到接待站，接待站已換了一批人，整頓了。

同學：還有我校的情況，解放軍報記者反映的不全面。

關鋒：是不是水準問題？你們學校的情況很瞭解吧，戚本禹同志不是去過嗎？

同學：計委的問題很大。

關鋒：我們也瞭解一些情況，現在街上聽說開大會要批判陶鑄。

同學：我們不太知道。我們學校的情況和其他學校情況不同，我校有「東方紅」公社，對上邊抓得很不緊，我們是從「東方紅」分出來的。

關鋒：聽說煤炭部有一個副部長給「紅色遊擊隊」批判，找到了嗎？

同學：找到了，是賈林放，「東方紅」抓煤炭部的大方向不好。「東方紅」總部有右傾，這是先進和落後的矛盾。現在聯合，必須把思想搞統一。

關鋒：你們不要失掉社會同情，這話是幫助你們的。

同學：思想不統一，不搞軍訓我們認為好，現在問題看來較嚴重。

關鋒：你們學校是試點吧。

同學：是。

關鋒：軍訓是毛主席的意見，你們瞭解吧？我把這樣情況反映一下。

同學：我們現在查一下醫院。

關鋒：我現在不管，我現在只有一件事，李富春同志不要去，不要失掉社會同情，余秋里要督促他去嘛，要和同學見面嘛，聽說王鐵人轉變了，轉變了就好嘛。

同學：張洪池是鐵杆保皇。

關鋒：我今天下午就去醫院，人很少，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去了，那裡鬥爭也很激烈。⁶³

⁶³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關鋒接見軍隊科研單位群眾的談話記錄（1967.1.9.）

【關鋒接見了炮兵第二研究所、裝甲兵研究院等單位的革命群眾】

關鋒同志首先說：你（指炮兵二所代表）把你寫好的意見給我吧！

二所代表：我們先講一下，然後交給關鋒同志。

關鋒：好，聽你的。

二所代表：我們是炮兵第二研究所和裝甲兵研究院的革命群眾代表。我們是科研單位，但由於炮兵常委、所黨委忠實地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從文化大革命到現在一直是四不像單位，常委壓制我們，把鬥爭的矛盾指向群眾，群眾中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同志貼了大字報，而領導上的大字報卻寥寥無幾。因此，我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直是被壓制的。現在我們要求：

我們是科研單位，應該完全按科研單位進行我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就是：

1. 成立我們自己的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我們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2. 開展「五大」，允許我們進行革命大串聯。
3. 我們要求成立我們自己的組織。我們已經成立了九個革命組織，希望中央文革小組給我們支持。（代表把稿子交關鋒）

關鋒：你們要有首創精神嘛！

裝代：從略。（意見基本上同二代）

關鋒：（對胡癡同志他們提的是同類型的問題）。（胡癡同志點頭）

二代：我們科研單位，前全軍文革一點也不過問，他們根本不到群眾中來。

關鋒：全軍文革已經改組。最近一兩天就公布，有些問題還要做些調查研究。

二代：全軍文革成立以前，我們軍隊科研單位究竟怎麼搞？能不能我們

自己起來鬧革命。

關鋒：你們軍隊院校工作（群眾插話：我們是科研單位）科研單位過去沒有過問，情況不瞭解，你們情況怎麼樣？（問胡）

胡癡：科研單位情況不瞭解。

二代：那我們究竟怎麼辦？

關鋒：實踐在先，毛主席的「實踐論」你們可以好好研究研究嘛，提出自己的意見，正確的我們採納。

裝代：我們現在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組織，算不算違反組織紀律呀？合法不合法呀？是不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呀？

關鋒：應該看首創精神嘛，你們不是已經這樣做了嗎？

二代：我們要求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們到我們中間聽取我們的彙報。

關鋒：全軍文革小組已經成立了。一兩天就要傳達了。（向胡）

胡癡：全軍文革小組已經成立，江青同志是顧問，他們很快就要領導運動了。

關鋒：他們還要研究軍隊的文革方針政策，他們會到你們中間去的，他們是受雙重領導，即受軍委領導，又受中央文革小組領導。

二代：我們也希望中央文革首長也聽取我們直接彙報。

胡癡：中央文革很忙，忙不過來。

關鋒：說老實話，中央文革就這麼幾個人。

二代：以前全軍文革小組根本不到群眾中來，我們對總政首長有意見，他們不接觸群眾，就根本制定不出正確的政策來。

關鋒：劉志堅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背著林副主席，背著中央軍委，背著中央文革，耍兩面手法，他要到群眾中去，那不早就好了嗎？毛主席不是早就教導我們嗎？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今天我們不是已到你們中間來了嗎？

二代：我們給首長提供個資料，我們單位一共有三、四百人，張貼大字報的占百分之四十七，有的單位達百分之六十五。

關鋒：啊！有這樣的事情。

裝代：我們是科研單位，現在沒有什麼任務，我們完全可以按「五大」

進行，可以大串聯。

關鋒：你們都沒有任務？

群眾：大部分都沒有，有也是個別的。（群眾情緒很激昂）

二代：請關鋒同志給我們做指示。

關鋒：應該相信這一條，我們有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林副主席，有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軍隊內揪出了劉志堅這是一個大勝利，軍隊文化大革命是能搞好，你們可以研究研究擬一個東西，提出幾條軍隊科研單位文化革命怎麼搞送給我們。

二代：我們讓首長澄清一個問題，我們有很多單位，領導都說林副主席說「軍隊沒有跟反動路線跑，跟了毛主席正確路線。」這句話是不是林副主席說的？

關鋒：周總理、林副主席的講話不是已經說了嗎？已經講得很清楚。

群眾呼口號（略）⁶⁴

王新亭、關鋒、戚本禹對軍隊總參三部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1.10.）

王副總長講話

同志們，本來楊代總長是想來的，因為他的身體不大好，工作也比較多，他要我代表他來首先問同志們好。（鼓掌）

我今天來是陪同關鋒同志、戚本禹同志，中央文革小組同志來傳達軍委的一個決定。同時，向我們同志們作指示，軍委在昨天在林副主席的主持之下，召開了會議，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會議，陳伯達同志、

⁶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

江青同志參加了的，這個決定，關鋒同志向同志們來宣讀，同時向我們大家作指示。我就講這幾句話，完了。

關鋒講話

同志們，我和戚本禹同志受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的委託來看你們大家。（鼓掌）

伯達同志、江青同志要我們代替他們問好！（熱烈鼓掌）剛才王新亭同志講了昨天軍委的一個決定。是不是你們大家都感到對你們的熱氣騰騰革命潑冷水呀？不是吧！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軍委討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支持的。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在場，（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為什麼做這樣一個決定呢？為什麼……（下面說我們不知道這個決定）我讀下吧。（鼓掌）剛才王新亭同志已經把這個大意講了，因為裝在我口袋裡，我叫他來讀，還是我自己來讀。（讀指示）

三部全體同志們和技術工程學院的同學們，軍委一月九日（就是昨天下午，我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召開了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同志參加了這個會議，軍委考慮到三部所擔負的戰備任務極為繁重，決定三部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暫時不進行。三部什麼時候進行文化大革命（重讀）軍委將根據以後的情況再決定。

中央軍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鼓掌）為什麼要做出這樣一個決定呢？我可以講一講我的看法。我們人民解放軍擔負著偉大的國防任務，備戰任務和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軍以下現在是進行正面教育，軍區和其他一些機關延遲搞文化大革命。但在這樣一個備戰任務十分嚴重，十分重大的時候，在國內國外階級鬥爭形勢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的部隊必須嚴陣以待。我們總參部是軍委首腦的神經系統，擔負著很重要的任務。如果這個神經系統的工作一發生紊亂，一發生問題，就影響到大腦對全體的指揮。國

際形勢大家知道，國內形勢現在是一片大好形勢哪！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嘛。從機關文化大革命，從黨政機關、學校發展到了農村、工礦企業，形勢是一片大好形勢哪！群眾更大規模地發動起來了，來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絕不會甘心滅亡的，他十八般武藝都要施全，施不全，他是不甘心的，他們一直和我們鬥嘛！前一段情況大家瞭解，最近鬥爭是不是不緊張呢？（地方上、各個省委、各個大區）不是的！很尖銳，很緊張，在前一個階段他們還沒有用上的手段，現在用上了！有的地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然煽動罷工罷市，破壞我們國家的經濟，企圖造成國民經濟的紊亂，企圖造成金融的紊亂。

前一個時期，工礦企業裡的那些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藉口抓生產，壓革命，表面上他們很關心生產，其實並不是的，是借抓生產，壓革命。現在工礦企業工人起來了，就暴露了他們絕不是關心生產，他們怎麼會關心社會主義生產呢？群眾起來了，他們就要破壞生產，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和前幾年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時候，下放回鄉的一些工人，下放已經安置了農業生產的群眾，鼓動這樣一些人到城市來，到機關來要錢，要這補助費，要那補助費，要多少年的錢，要找補多少年的這津貼，那津貼。有的地方，把銀行的款都給提什麼了，使得金融受到很大損失。他搞的經濟主義為了什麼呢？還是為了他自己逃跑，一搞經濟主義就把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起來，為了暫時利益、個人利益、增長東西，就忘記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一個很大的陰謀！當然我們相信廣大群眾是好的，我們相信群眾大多數受蒙蔽，那只能是一時的。有人竟然想破壞交通。階級鬥爭的形勢是很緊張的，很尖銳。這緊張好不好呵？我看好！這是我們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面，發動了廣大群眾，億萬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舉行總攻擊。那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當然他會反撲。他要反撲，沒有什麼不好，暴露了他們，沒有什麼可怕！我們有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領導，有廣大革命群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越是反撲，就越是暴露了他們，就越能搞得澈底！他就更滑不過去！

大家關心整個國內形勢，可以特別注意一下昨天《人民日報》登的《文匯報》的那篇文章叫《抓革命，促生產，澈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那篇文章很好，不但是關係到上海（這是上海造反派寫的囉，《文匯報》造了反了，造反派接管了。《解放日報》也造了反了，也接管了）也關係到全國，這篇文章一發表，將對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重要的影響，很值得我們好好學一學，我是讀過兩遍囉，還沒有來得及更多的讀，我寫不出這樣的文章，寫得好！最近的《文匯報》可能還有文章，今天《人民日報》轉載沒轉載不曉得，因為我是昨天夜裡出來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上海是華東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地區。這樣一個地方階級鬥爭這樣尖銳，造反派勢力大起來了，出現這樣一個大好形勢，是值得我們大家高興的，歡欣鼓舞的。（鼓掌）地方上各個地方階級鬥爭很尖銳，其他地方我就不講了。西北方、西南，階級鬥爭尖銳，很激烈的，這些地方我就不一一說了。因此我們軍隊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從國內來講）是很重要的。為什麼我們敢於實行大民主呀？就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的。我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骨幹，所以必須保持部隊的穩定，指揮系統保持經常工作。正因為這樣，所以××的文化大革命暫停，是不是××的文化大革命就不進行了呢？當然不是不進行，一定要進行，而且要搞好，（鼓掌）要比地方上搞得好，（鼓掌）因為他是一個部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這樣一個部門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是更加重要的，（鼓掌）但是，時間要和地方稍微岔開一點，現在地方上正在最尖銳的時候，要岔開一點。中央軍委決定，什麼時候開展，根據情況再作出決定。當然，現在不好算這個卦，不知道是幾月幾日，不好那麼講，要根據全國形勢的發展來決定。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於給領導上提意見的同志，運動的積極分子絕對不能打擊，不能歧視。（鼓掌）大家還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問題，還有爭論，有的說是黑材料或不是黑材料，剛才商量一下，這樣好不好，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把它封起來，（鼓掌）到三部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再分別處理，好不好？（下答：好！）剛才三部的同志想找我們談一談，大概其他的同志也

想談一談，不過今天就沒有時間了。我剛才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也和三部同志商量的了，你們這裡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來！（鼓掌）要來幾次，（鼓掌）要聽你們的意見。

（鼓掌）希望大家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不同觀點的同志—是否有幾派呀？—互相要照顧大局，團結起來，把日常工作做好。那些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原則分歧當然不能和稀泥囉。當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再重新拿出來，討論，爭論，辯論，弄清楚它。但是不要因為前一段觀點不同，爭論很厲害，影響到日常工作。到了條件許可的時候決定重新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再來討論。（下面：我們沒有影響日常工作，而且我們都是通過革命來促進我們工作，就是我們部裡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反動立場，我們革命同志絕不允許。）

三部和一般工廠（不同），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在這樣一個時候，中央軍委決定文化大革命暫停，隔一段時期再來開展文化大革命，這個決定還是正確的，我擁護這個決定，（熱烈鼓掌）其他問題是不是以後再說。部隊有毛主席領導嘛，有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嘛，部隊上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林彪同志的領導嘛！全軍文革小組要改組嘛！（鼓掌）我相信我們軍隊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好，包括三部的文化大革命（鼓掌）一定能搞好！

大會主席：現在是否讓我們歡迎戚本禹同志講話。（鼓掌）

戚本禹講話

我第一次到你們三部來，來了有五個小時了。（笑聲）在這五個小時內，我接觸了一些同志，看到了一些事情，我已經感覺三部充滿了革命的空氣，（掌聲）我也感覺到三部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同志。（鼓掌）他們忠於毛主席，堅決地維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鼓掌）富有鬥爭精神，可以不睡覺，不吃飯，來進行鬥爭。我也看到了×部還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接班人，這就是張家口×院的同志。（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有這樣好的革命同志，這樣好的革命接班人，我們三部是有希望的，是

大有希望的。（掌聲）我們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我們的軍隊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毛主席從來提倡開短會，今天我不準備講很多了，因為有些意見我已經在給學員的大會上講了，現在我只準備把你們遞的幾個條子來給大家解決一下，談一談我個人的意見解答一下。

一個就是剛才同志們給關鋒同志提出的問題，說是一方面願意服從軍委的決定，但一方面還希望搞革命。這個心情我完全理解。正像你們這裡一位同志所講的，三部像一堆乾柴，一點火就著。我觀察恐怕是已經著了，要爆發！也已經在爆發的過程裡面，想爆發。那麼乾柴要點著了，我和關鋒同志來宣布中央軍委的決定是不是給大家潑冷水？你們有這種問題，有一部分同志思想上有這種問題，我看可能，（下面：對於這點我們知道，關鋒、戚本禹同志不瞭解我們三部的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這對於關、戚兩位同志沒有關係的。）但是這樣開會，我們是有感覺的，因為最近我們三部發生了嚴重的一些事件，如段香閣反革命事件，我感覺到這一點，你們這裡是有矛盾的，有鬥爭的，而且是在醞釀一場重大的鬥爭。（掌聲）那麼中央軍委的決定是不是潑冷水？我看很可能不是冷水，而是在火上加油！這個決定將夠使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比原來所設想的火焰還燒得更猛烈，問題是時間問題。什麼時候燒，是今天燒還是明天燒，還是過一個短時期以後再燒，什麼時候燒有利，是這麼一個問題。火是一定要燒的，鬥爭是一定要爆發的，但是什麼時候爆發，什麼時候燒起來，這個中央軍委可以有自己的考慮，可以有自己的決策，因為三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關。剛才關鋒同志講的，是一個××樞紐，你們比我們更明白這件事情。擔負著很重要的戰鬥任務。因此這樣的機關都要全軍文革，需要中央文革小組以更大的精力來貫注這裡的鬥爭，（鼓掌）但是現在我們沒有這個條件。現在正像剛才關鋒同志所講的，全國在展開階級鬥爭，全民進行階級鬥爭。用一句火藥味的話來說，就是進行全民的內戰，全國在進行內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進行內戰。（鼓掌）這樣大的鬥爭，我們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黨中央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來指導這個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

可能拿出很大的精力來關心這一單位的運動。而這個單位是一個特殊的單位，是需要我們拿出很大的精力來關心的。這個矛盾如何解決，那就是根據軍委的決定，暫時推遲這裡的運動，暫時的推遲是為了更好地進行××運動。歷史的發展往往不是直線的，它要做曲線地上升。三部現在面臨的是那麼個曲線上升的階段，所以大家要更好地領會軍委指示的精神，更好體會軍委做這個決策的用意。你們想想看，我們國家要爆發一顆原子彈，都要考慮什麼時間，原子彈爆發不是很好嗎？早點爆發，它一點就著嘛，為什麼不要它爆發呢？我們要選擇時機，要選擇最有利的政治時機來爆發這個原子彈。你們知道第一顆原子彈是什麼時候爆發的？（下面答：是赫魯曉夫下臺）是的。既然爆發一顆原子彈都還要考慮時機，就是三部這麼一個重要單位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不可以考慮一個時機嗎？這是一個特殊的單位！我看軍委做這樣的考慮是完全正確的，我擁護軍委這個決定！（掌聲）（口號）

因此，你們××、你們××、××已去中南海，××聽說明天要去中央文革告狀，請千萬安排時間接見我們，××要找我們反映情況，請兩位元文革首長（我們不是首長，我們是跟你們一樣的一般同志，我建議你們取消這個首長的稱號，毛主席可以叫首長，林彪同志可以叫首長，其他人我看可以不要叫，都是同志嘛！）請我們兩位要給時間接見，因此，這些問題現在都不能滿足，我們對三部的文化革命很有興趣，我們跟關鋒同志商量妥當了，等軍委說什麼時候你們三部要搞文化革命，我們兩個一定到這裡來奉陪大家一起搞革命。（鼓掌）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沒有名字的）說軍報、《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都沒有提軍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不是沒有？如果有的話，不提更使人產生麻痹思想，那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早晨講話講到這個問題，我想這是沒有問題的，軍內是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點，中央的歷來文件，《紅旗》雜誌社論都是肯定，中央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就講了，大黨閥嘛，大軍閥嘛，那還不是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也還有，我想這個問題不成問題，至於是誰，那我上午講話也講到這個問題，你們自己來研究，你們不是說，你們每天工作以

外，還是有時間來搞運動嗎？那麼暫停運動期間，我看運動可以暫停，你的腦子可以轉個不停，腦子還可以轉嗎？你們頭腦裡革命，那不能劃階段呀！你們研究材料分析情況，究竟誰是軍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準備子彈，準備戰鬥，我想這個問題就這樣答覆。

還有一個同志提出問題，叫顧相玲同志，說劉志堅是不是死老虎？我看劉志堅不是死老虎，是個活老虎，還有後臺！還有個問題，檔案問題怎麼辦？剛才××同志也提到這個問題，這個檔案，要封檔案，可是他們有的人認為這個檔案不是黑材料，對檔案是否是黑材料還有爭論，那麼爭論下去，革命就停不了呵，怎麼辦呢？我剛才也和關鋒同志商量這個問題，我們材料，凡是文化革命的檔案統統封起來，是黑材料也要，不是黑材料也要，必須封起來，什麼時候軍委決定搞，再拿出來咱們再爭論，再討論檔案問題，我們有這麼一個建議，請三部領導同志考慮。還有個問題，文化革命暫停期間，我們強烈要求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部的流毒，行不行？我看一批判流毒，就要聯繫實際事，那就要開展文化大革命了，（笑）那就和軍委這個指示不太符合，為了我們長遠的利益，我看暫時讓那流毒流一會也沒有關係。那流過好幾年了嘛，再流它一天，再流它一個短時間，我看也好嘛！將來你們批判時資料更多嘛，材料更多嘛。當然我們不希望它再有流毒了，那麼它要流我們也沒有辦法，讓它流，我看他們不是說要「秋後算帳」嗎？那麼你們也來個「秋後算帳」，等搞運動時再說，是不是現在暫時還讓它流一會兒，等到軍委什麼時候下了命令，一聲號令下來，你們衝鋒陷陣，我看勁兒蹙足了，一定能打勝仗，「哀兵必勝」嘛，那勁兒不蹙足，仗就打不好，你們都是軍人，有很多同志在戰場上打過仗，懂得這一點，有一張條子說是：軍委指示我部文化革命暫停，我完全同意，堅決擁護，堅決執行，如果在暫停時期，有某些領導幹部（科級以上）繼續不斷搞文化革命中問題，如材料問題，那怎麼辦？軍委這個指示不僅僅對群眾有約束力，對幹部、部長，中央有指示，他們暫停，你們也暫停，你們不暫停，還要搞點材料，就叫非法，違反黨紀國法。如果發現這樣事情，那麼運動開展以後，要嚴肅反省。（鼓掌）

還有個條子，四個人聯名寫的，就是他們擔心在運動暫停期間，領導要整群眾，因為現在已經有領導整群眾，引起革命群眾和幹部的極大憤慨，那麼剛才這個問題有同志講了，他很理解我們這一點，說我們沒有很好地調查研究，是的，我們來了五個小時，哪有那麼多調查研究呢！也可能有那樣的情況，也可能他說的有出入，我們現在還不能作判斷，但是黨中央的原來的指示都是不允許整群眾，那是不能允許的，那是要處理的，要受黨紀處分的，那麼另外一方面，他說到「樹欲靜而風不止」就是你們想到靜，他不靜，那如果它真不靜，那也不要怕，從來都是風不止的，階級鬥爭的規律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就讓它刮嘛，我們共產黨員、革命群眾、革命幹部，是不怕風刮的，十二級颱風我們也能頂得住，只要我們立場堅定，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哪怕它風再大，我們頂得住，我們相信你們三部的革命同志能頂得住這股風的。（鼓掌）

還有總政的十條，究竟怎麼看？這個問題提得比較好，幾個人都提這個問題，提了條子，我很對不起，同志們，總政十條我們還沒有看，我說老實話，我沒看，但是我知道，在劉志堅擔任文化革命組長期間發了很多錯誤的指示，（鼓掌）這些錯誤指示，新的全軍文革成立以後，要逐個地審查，總政十條將來也會審查得出結論，同志們自己也可以審查，得出你們自己的結論。還有堅決要求江青同志擔任全軍文革小組長，這個要求前天我接見的張家口開座談會的同志，昨天接見總政文工團的同志，都有同樣要求，我今天早晨來之前，我給江青反映了這個要求，江青同志不很贊成，但是你們要求我還可以繼續反映，我想江青同志已經是你們的顧問了，她很關心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她擔任組長，不擔任組長，她都可以在軍隊文化大革命中發揮她的作用。

條子太多了，是不是就這樣，好不好，同志們。我給同志們說老實話，因為我還有三個會都是非常急的，有的等了兩個晚上，我必須去處理，不然的話，我今天交不了賬了，是不是同志們允許我們以後再見面，你們搞文化革命時候我們再來。⁶⁵

⁶⁵ 中國人民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紅色造反野戰軍，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北京政法學院革命聯合戰鬥隊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

附：戚本禹關於總參三部文化革命的講話（全文）

剛才關鋒同志宣布了中央軍委的決定，大多數同志是擁護的，熱烈鼓掌擁護；但是我們也看出來，有些同志可能思想還不太通。但是毛主席常教導我們，我們要識大體顧大局，中央軍委這個決定就是根據我們整個大局的考慮來決定的。這是經過軍委領導同志及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作了反復的慎重的考慮所決定的。如剛才中央軍委指示所講的，現在我們戰略任務緊張，由於文化大革命的不斷衝擊，三部的工作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還不便於在這裡具體地說，為了使得這些問題迅速解決，使得戰略任務得到很好的保證，所以軍委作了這樣的決定。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體成員都擁護這個決定，我們應該考慮，如果由於我們三部的工作受到一些干擾，不能夠很好地進行下去，那是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鬥爭任務的。三部的文化革命暫時停下來不是等於三部文化大革命不進行，也不等於否定同志們的這段鬥爭。關鋒同志首先在講話裡肯定了同志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成績。我相信將來三部的文化大革命在適當的時機重新開展以後，能夠比現在開展得更好。你們想一想，剛才關鋒同志講了，現在我們的國家全面地開展了階級鬥爭，這樣全面的階級鬥爭就使得領導的精力不可能具體地照顧到每一個部門。像三部這樣一個部門是需要特殊照顧的。是需要特殊關懷的。但是現在根據工作任務，鬥爭情況，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軍委的領導上都不可能拿出很大的精力來，按照三部鬥爭所需要的那種關注這種要求，拿出那種精力來關心這裡運動，這樣搞就會使運動搞不徹底，而且工作受到影響，一般部門沒這個問題，三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門有這個問題。所以不僅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暫停，有一些不適用於現在需要我們將另花力量搞的一些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是現在馬上進行。軍委這個決定不是削弱三部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加強了三部的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搞好，才能搞得更好。暫時來說，三部

的文化大革命推遲了一點，但是長遠來說，軍委的決定來說，可以使三部的文化革命得到更大地、更澈底地搞好的一個重要保證。我相信現在思想不通的同志，如果很好地想一想，從長遠的、全局的觀點想一想軍委的決定，是可以想通的。三部的文化革命暫時停止以後，同學們是不是沒事情做了呢？不是這樣。也正是我們同學負擔的鬥爭任務很多，所以三部的文化革命暫時停一下，對同學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更好，使你們能更好地集中你們的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我前天在總參開了一個座談會，給這裡的，張家口的技術工程學院的以及測繪學院的同學開了一個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我感覺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張家口院校的同志，不是所有的同志，相當一些同志，對於兩條路線，對於反劉鄧路線這個鬥爭，無論在認識上，無論在鬥爭的布置上，同整個現在全國形勢是有差距的。那天參加會的同志今天有沒有到會的？有哪幾位同志啊？請起來看一看。好，請坐下。（眾問：那天是不是保守派的？）不是保守派的，是造反派的。（眾說：保守派今天沒來，在××。）啊……沒來……在××，不是保守派的，你們不要認為只有保守派才對兩條路線鬥爭認識不足啊，你們這革命派不見得都足了。我問了一個問題嘛，就是你們張家口那天參加會的八位同志，我說有沒有一個人寫了比較系統地批判劉鄧路線的材料？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陶鑄的大字報？八個人裡面沒有一個寫。你們這裡有沒有？（答：沒有。）你看，所以說你們這革命派也是認識不足的。（眾：……）有嗎？如果是有一個同志寫了，我看應該站起來，表揚這個同志。有沒有？（有人答：不讓寫。）是的，我聽說了。你們前天座談的同志也提出這個問題，說不讓寫劉、鄧的大字報。那麼這個問題我可以進行一些調查，是不是這樣。如果是這樣，那是錯誤的。但是，你們都是解放軍戰士，難道革命要批准嗎？馬克思革命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兩人批判了資本主義世界，誰批准的？沒人批准的。毛主席在中國搞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時候，有沒有人批准？毛主席組織共產黨的時候得到誰的批准？沒有人批准。所以反對劉鄧路線，反對劉少奇、鄧小平這個資本主義路線是不需要批准的。你們自己可以檢

查一下有沒有差距，我檢查一下，我的差距很大，一個復員軍人，他從六二年，就在寫文章，寫信，批判劉少奇的資本主義的路線，他寫了批判東西以後被羅瑞卿、梁必業、還有一個是肖向榮，這三個人批准送到精神病醫院，大前天我去看了這個同志，是個湖南人，叫陳里寧，他一點沒有精神病，很正常。但是卻說他有精神病。他自己說沒有精神病，可卻說：你說沒有精神病，就是你有精神病。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精神病人都是承認自己沒有精神病的，因此你不承認有精神病，你就是有精神病。按他的邏輯講，我們大家都有精神病，因為你們都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病，都成了精神病了。就是這個人被折磨了好幾年，強迫吃藥，吃那個××藥，打針，而且上電刑，非常殘酷的。他本來沒有病，現在搞得身上經常發抖。但是這個同志就是這樣的，這個同志還要寫文章批判劉少奇的什麼《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啊，「人的階級性」啊，還要批判他的「八大」報告，批判劉少奇的「八大」報告。很了不起啊！我們拿這個同志來對比一下，我們怎麼能夠說上面不批准，因此我們就不進行反對反動路線的鬥爭呢？不能那樣說吧！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事物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而不是外因。所以我們如果這個問題上認識上有錯誤有差距，我們應該首先從自己檢查，為什麼有差距呢？首先你起碼政治上不強吧，毛澤東思想學得還不夠好吧！當然你們學得很多啦，經常念語錄，你們軍事院校的同志一翻就能翻倒，這點你們學得好，但是我們如果考慮一個問題，就把劉鄧路線認識上，我們同北京比較一下，那麼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差距呢？歸根結底還是我們的毛澤東思想學得不好，我看我們應該從這一方面找原因，而不要強調上邊沒有發動我們，沒有批准我們。這個問題可以檢查的，可以提意見的。但是我們首先自己要認識這個問題，另外我還可以提一個問題，上邊沒有發動，那麼現在全市性的、全國性的興起一個批判劉、鄧的高潮，這樣大的潮流面前我們的同志為什麼現在還有很多同志一張大字報還沒有寫出來呢？我看還是要承認有點差距啊！這個比較主動，你們看是不是這樣？還是承認這個差距。做一個革命戰士，一個革命組織認識不到現在全國的形勢，認識不到自己的思想與全國的鬥爭形勢有很大差距，不馬上趕上去

的話，就要落後於形勢。落後於形勢，我們這個左派就不能當左派了。就慢慢從左派變成中間派了，再下去就變成中間偏右了，這個左派不是老是左派，別以為這個左派老是左派，這個辯證法是變化的，他們可以轉化。（……）左派就轉化成中間派，再一轉就是中間偏右了。你看，你不能掌握這個旗幟，不能鮮明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鮮明地舉出批判劉鄧路線的旗幟，那麼你這個革命組織怎麼能夠帶領革命同志前進呢？現在全國人民，工人、農民、紅衛兵戰士，在那裡高舉著批判劉鄧路線的大旗，率領群眾前進呢！而我們一張大字報還未寫，我們的革命組織對這個鬥爭沒做任何部署，或者做了部署做的很不得力，（有人喊：他壓制我們的。）我們革命是不怕壓力的，越壓越要起來革命，可是我覺得我們還不能完全歸咎於壓力，還要歸咎於我們思想上有差距，我們還要強調這點，因為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事物是內因起作用的。我建議我們的革命組織很好地組織很好地研究一下，拿出一天的時間，兩天的時間，甚至三天的時間來專門召開小組會，研究形勢，研究全國的鬥爭形勢，研究我們這個院校中的形勢如何，跟上全國的鬥爭形勢，要跟上潮流，跟不上潮流我們就要落後。革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我們不能舉起這個旗幟來，我們一個革命組織不能舉這個旗幟，不能跟隨潮流前進，我們就要落後於這個潮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希望同志們能夠考慮這個意見，你們就會覺得你們的鬥爭任務很艱巨，很繁重。×部的文化大革命暫停，是有利於你們這個鬥爭的，有利於趕上這個全國鬥爭形勢的。同志們，反對劉鄧路線的鬥爭，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命運的重大鬥爭的。我們黨從建立以來，沒有比這個再大的鬥爭了，十七年來，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黨一直在不斷進行鬥爭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不斷地向我們挑戰，各個方向，各個戰線向我們挑戰，兩條路線鬥爭，一條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所代表的路線，一條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所代表的路線。這個路線的鬥爭，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命運，關係到整個世界革命命運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的每一個同志一定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這個鬥爭中去。在這個鬥爭中間

鍛鍊我們自己，並且取得了勝利，我們才能鍛鍊成為一個真正的，毛澤東思想的戰士。對於這個劉鄧路線我們要有系統地認識，系統地進行批判，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因為他是全面的進攻，所以我們要全面反擊。你們把力量組織一下，各個方面進行反擊。首先你們要向北京市的這些紅衛兵戰士們學習，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把他們積下的材料，你們都分工負責把它收集起來，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來進行分析，來進行批判。在你們院校裡面，在你們所居住的地方，興起一個澈底批判劉鄧路線的高潮。比如他們通過的「八大決議」，裡面有很原則性的錯誤。這個「決議」是臨開會以前很短的時間要毛主席看，毛主席要提出意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是這樣通過「八大決議」的。像這些都要進行系統地批判，要研究，要很好地研究。比如，劉少奇長期在黨內所推行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沒有革命造反精神，提倡奴隸主義，這樣的東西你不批判，我們就不能得到解放。我們的黨就不能建成毛澤東思想的黨。我聽說，你們軍隊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都收回去了，有沒有這個事情，我不知道。（答：有。）我建議總政能考慮一下，我看還應該把這書發還下去，拿出來批判，他過去發下去的時候你就那麼積極地看哪，那麼現在要批判的時候，你就把它收回去。毒草不怕麼，要看麼。當然他收回去也是好心啦，因為毒草怕他有毒啦。有毒怎樣肅清，而不是光是收回去，要動員每個戰士，分析這個東西，批判這個東西。我希望你們解放軍能寫出高水準的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著作、大字報。我相信你們是能做到這點的。因為解放軍戰士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的是真好。他的「人的階級性」要批判，他在十七年來執行的反動路線，「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要批判，他在藝術形態領域裡邊，從《清官秘史》到《武訓傳》一直向主席鬥爭的這些反動觀點要批判。只有我們每個工人，每個農民，每個士兵，每個紅衛兵戰士都澈底認識了，認識了劉鄧路線的危害性，澈底進行了批判，我們這個國家才有不變顏色的保證。很重要的任務。同志們，我希望大家重視這些事情。我們要進行這工作的話，那麼事情就很多了。我們就不會認為軍委這個決定是削弱文化大革命而是加強文化大革命。暫

時停止三部的鬥爭，是有利於我們的鬥爭，而不是不利我們的鬥爭。等到我們經過批判，思想得到很好的武裝，軍委能夠抽出精力來管三部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重新再來開展這個運動。三部的文化革命運動一定比其他地方搞的更加好。這是一個鬥爭任務。

還有一個鬥爭任務是肅清劉鄧路線在我們部隊的流毒。這個任務我那天給座談會的同志們談了一下，我覺得有的同志對於劉鄧路線在部隊的流毒，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究竟部隊的代表人物是誰？最大的代表人物是誰？不是很清楚的。你們知道不知道部隊的最大的代表就是黨內、軍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誰？（答：不知道。）我不能告訴你們，而且別人也不能告訴你們，要你們自己去研究、分析，掌握全面材料，而且還不能搞錯，要用劉鄧路線鬥爭這個綱來劃分，來確定我們的鬥爭方向，來確定我們的鬥爭任務，究竟那個是軍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不能搞錯，還不能光看現象。你別看現象，你從現象去看那個人是非常革命化的，好幾個人說話，都作報告，別人的報告有錯誤，唯就他的報告沒錯誤。從現象看是看不清楚的，要從現象看到本質，這個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了。現象、本質不大一致的，要一致就好辦了。我那天跟學員們講，他戴的帽子也有五角星，那個五角星……，我們一定要很好地分析這個問題，用毛澤東思想。只要我們把劉鄧路線很好地批判了，思想上武裝了，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就能認識這個問題。彭、黃、張、周、彭德懷這是一條線。由彭德懷到羅瑞卿這是一條線，那麼羅瑞卿被揪出來了，部隊就沒有新的代表人物了，就天下太平了無事了，沒有階級鬥爭了，不是那麼一回事。有一系列代表人物會出來，（不清）為什麼呢？因為有一種社會力量，一種資產階級復辟的力量，只要有這種社會力量存在，我們黨內、軍內就有反映。社會上有人去代表他們，但是大家不要急，還是會被我們揭露的，給我們打下去。但是打下去以後還是會有新的代表人物出來，階級鬥爭的規律就是這樣的。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資產階級不斷搗亂，不斷失敗，還要搗亂，還要失敗，最後直到滅亡。現在是不是到了它滅亡的時候了，還沒滅亡，它還有這麼大的社會力量。

現在這種社會力量，我們看起來用一下小指頭就能夠戳破的，但是他還有那麼大的社會力量，有那麼一點，儘管這種社會力量，毛主席用一個小指頭就戳破了，你看彭真還不是不可一世嗎？毛主席用一個小指頭就戳破了，就垮臺了，儘管羅瑞卿這樣的用一個小指頭就能戳破，但是還是有人去代表他們。誰是軍隊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啊！這個要用腦子分析分析，要通過現象看本質。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你還不能搞錯。你別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基本上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但是有點缺點錯誤的人，當成他的司令部的人，那就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還不能大水沖了龍王廟，還要看準他，還要和他準備鬥爭。這個事情可不那麼簡單了。如果簡單的話，那麼就不要發動那麼大的全民、全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因為他腦子上號了字，說他就是，那一抓就抓住了，不那麼簡單。你們要關心部隊的鬥爭，外面的大字報你們要看一看。我覺得這一點，我又要說你們有差距了，我說了三次了，你們還是有點差距，有的學校學生他不在部隊裡面，但是他已經敏感到這個問題了，但已經敏感了，你們到外面看看大字報，研究研究這個問題，也不能說看大字報有什麼名字就說是這個人就是最大的，光看大字報還不行，還要分析研究，你光看大字報的話，那我有大字報呢？我是大毒草。全北京市都貼滿了。大概你們那時還沒來。（插話：來了。）關鋒也是大毒草嘛！江青同志她還有大字報嘛！當然我這個人不能算什麼，但是我總不是什麼大毒草吧！所以你們不能光看大字報，你們要分析這個事。這個事我看就夠你們幹的。光分析我看分析五天還分析不出來呢？那不是好分析的呢！你看這個鬥爭任務就很艱巨。華北局還貼了廖漢生的大字報，你們分析分析這是什麼問題。這個廖漢生後邊是個什麼人，這個劉志堅是怎麼回事？要分析一下這個問題。但是你不能簡單化，劉志堅是總政的副主任，好，那一定是肖華，因為肖華是主任，這個廖漢生是華北局的，好！北京軍區歸楊成武同志管，那楊成武一定支持廖漢生的。這不能簡單化，你要那樣的話，那一定保險犯錯誤。楊成武同志可是個好同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從很小的時候他就參加了紅軍，一直跟著毛主席。一方面軍的，一直跟著

毛主席。是個英雄人物，你不能說廖漢生是楊成武領導的，楊成武大概就是支持他。那不行。所以這個事情不那麼簡單，它還有點曲折性，還要拐個彎，這個彎怎麼拐，往那兒拐，你自己來分析，我就不好說了，因為我也不怎麼清楚，因為我也不是部隊的。你別看我穿軍裝，我穿軍裝，因為文化革命小組都要穿軍裝，發了一套軍裝，我感到很光榮。所以我就穿上了。我對部隊的情況還不怎麼瞭解，瞭解部隊情況的還是你們，這個彎怎麼拐，你們去拐，往那兒拐，這個事情可不是這麼簡單。要打得準，要打得狠，要打得無準備之仗，要奪取勝利，這要靠學習，要靠毛澤東思想。你看這個鬥爭任務艱巨不艱巨，非常艱巨。我剛才說了，你一簡單化，就是楊成武，揪楊成武同志，那你就肯定錯了，因為我別的不知道，楊成武同志跟我直接接觸過，我知道這個人。因為年輕的時候，我就知道延安有個楊成武，大渡河的勇士嘛，指導大渡河的戰鬥的嘛！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嘛！歷經南征北戰，立下汗馬功勞，一直跟著主席的嘛，一下子搞到楊成武不搞錯了嘛！這彎就拐錯了。所以怎麼拐這個彎，很費思索，這鬥爭的任務很艱巨，不是那麼簡單的。你光要批判劉鄧路線，要找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軍內當權派不少，可是你要找出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抓住要害，還要準備材料鬥爭，還要講鬥爭方法，鬥爭藝術。這些事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你別說這兩件事，就一件事我就不行，就垮了。你們人多好辦事，人多就垮不了。人多經常研究研究，搞幾個戰鬥小組，分工負責，那就能夠搞好這個事情，這是第二個任務。第三個任務還有具體的院校的鬥爭，你們那個院校裡還有兩條路線鬥爭，還要在院校裡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看，這些任務繁重不繁重。三部現在領導上沒有很大精力來抓這個事情，你們一下子湧到這裡來，丟了劉鄧路線，又丟了軍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學校的鬥爭又沒搞，這兒又頂住了，那怎麼辦呢？那就來個戰略轉移嘛，這兒暫時停一下，你們先去搞那個重要的。這兒不是不重要，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的，而且一定比別的地方搞的更好，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機關，負有重要戰鬥任務的一個機關，要搞得更好。所以軍委作這個決定，我看是完全正確的。

我相信同志們經過很好地考慮，很好地權衡利弊，一定會贊成、擁護中央軍委這個決定的。那麼，軍委的決定怎麼執行呢？這個決定我們希望你們的戰鬥組能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怎樣貫徹中央軍委這個決定，我們中央文革也討論這個問題，江青同志今天也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學員同志們，今天開始，撤出三部。到哪裡去呢？現在已經安排好了，在政治學院。已經把你們的宿舍全部安排好了，汽車也安排好了。你們安排好就可以打背包上汽車出發。到了目的地以後，你們把行李安排好，吃了飯，我建議你們就討論軍委的決定，討論怎樣布置你們的鬥爭，討論怎樣反劉鄧路線的鬥爭，討論形勢。舉起批判劉鄧路線的旗幟，團結廣大革命同志，在批判劉鄧路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我聽說你們是一比一，兩派各占一半，平分秋色，是不是你們互相能夠很好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在批判劉鄧路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你們兩方面很好地經過協商，他們願意參加你們的組織，你們就歡迎他們；不願意參加你們的組織，他們自己要批判劉、鄧，你們也要支持他們，只要他們真正批判。達到在這個旗幟下團結起來。其他的小是小非不要計較了。你們這裡搶的材料，因為這裡運動暫時停了，統一交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保存。你們如何看待你們學院的黨委，我看就是一個標準，就是看你是擁護劉鄧路線的呢，還是擁護毛主席路線？擁護劉鄧路線，能不能改？如果願意改那還是歡迎他們，因為我不瞭解你們的院黨委，我沒有很好地研究，還是希望他們能改，我們毛主席希望這個隊伍要浩浩蕩蕩，越多越好，如果他們死不肯改，我這是講一般的原則，因為我不瞭解情況，如果他是堅持劉鄧路線，又不肯改，那就打倒。如果他還不是堅持擁護劉鄧路線的，只是受了些影響，犯了些錯誤，那麼還要經過批評鬥爭，把他團結過來，你們區別一下，講究一下鬥爭藝術，講究一下鬥爭策略，加以區別。看一下哪個人是應該火燒的，哪個人是應該打倒的。現在還有創造，什麼「油炸」。這些打倒（不清）你們自己研究一下。上海的工人很厲害，他是對這幾個火燒、炮轟、揪出、打倒，他是嚴格加以區別的。哪個人是要揪出來的，哪個人是要打倒的，哪個人是要炮轟的，哪

個人是要火燒的。而且他那個火燒還不一樣，還要分成幾等，有的燒一下就算了的，有的大燒特燒的。因為有的不是那麼堅持錯誤的，只是受了一些影響，因為劉鄧路線長期統治，一個路線錯誤，它要損害很多人的黨性的，這點同志們要有充分地瞭解。它跟我們青年不一樣，我們青年比較單純，沒有那麼多包袱，也沒有那麼長的工作歷史，受的影響就小一些。有的同志作了十七年的工作，甚至二十多年三十多年工作，他有影響問題。因為這是路線鬥爭，它總要損害一大批人。毛主席從來的政策是要挽救這些人，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政策，我們要執行毛主席這個政策，要盡量挽救同志。我們希望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的人越少越好，我們要善於做工作，把這些人盡量團結過來。他放不下架子，你就燒一下，像這種人不是那麼堅持、那麼頑固的。這種人有錯誤他又不承認，你就燒他一下。燒他一下你要注意掌握火候，別燒焦了。你們看那個烤鴨，燒到一定火候才好，你烤多了，就焦了。我這是打個比方，這比方是不恰當的，我們挽救同志和我這說笑話不一樣的。但是我們要掌握火候，看他是什麼性質，態度怎麼樣，盡量挽救同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說明犯錯誤的同志能夠趕快覺醒過來，要想辦法，只有把絕大多數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我們才能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目標。團結百分之九十五這是毛主席一個重要的戰略思想。我們就靠著毛主席這個戰略思想打垮了國民黨、打垮了美帝國主義，打垮了封建地主階級，我們就靠這個思想，同學們要掌握這個思想。毛主席講的接班人有五個條件，首先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人民服務囉，但是毛主席接著又講了一條要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特別是你們同學裡面，過去和你們有些不同意見、罵過你們的，甚至於打過你們的，都要從大局出發，按照毛主席的接班人的指示來做，我想我們說一千句，不如毛主席說一句話，所以我們講的，最後我希望大家拿出語錄來讀讀毛主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我們努力按這個去做。

鐵道兵學院革命造反兵團⁶⁶

⁶⁶ 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大字報彙編》，一九六七年；哈

關鋒和空軍院校十二人的談話（1967.1.12.）

對劉志堅知道一些，逐漸瞭解的。他是搞兩面派的，暴露這個過程，在六、七月份，原來就有些觀察，但是想爭取他。那時不知道他搞兩面派。那時主席還沒回來，當時文革也很困難，想爭取劉志堅。他經常到中南海去，我們這些人不能去，他是支持劉、鄧的。攻擊文革小組不要黨的領導。

主席回來後，批評了他，當時表示承認錯誤，我們也沒有根據說他是假的，所以我們還是一看二幫的態度。後來他就很少和我們接觸，不參加會議。他和王任重住在一起，他們是無話不說的，王任重的一些陰謀活動，他是知道的不少，沒有和我們說。

後來他把劉濤接到他家裡，有些大字報是口授的，實際上是支持保守派，但又和造反派接觸，把得到的情況告訴保守派，真是豈有此理。

北京幾個司令部，你們都知道的。我們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但不指揮他們，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劉志堅相反，有一次會議說：「三司可能有希望。」遭到他的激烈反對，他的女兒在一司。一司二司不能一概而論，二司不是現在造反了嗎！

在派工作隊的問題上，劉志堅是大力支持的，積極得很。王任重要人，他痛快得很，文革要人很費勁。

他過分地強調軍隊的特殊性，忘了普遍性，他背著林彪副主席搞了一套東西。現在澈底清理一下，告訴大家，劉志堅這條反動路線是和劉鄧相聯繫。至於說軍隊內還有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是誰，這個話我不講，不清楚，你們可以看一看。陳、葉副主席，江青、總理、伯達同志都講了，都是正確的，是符合主席思想的。陳、葉都是好人，老老實實的，不要兩面派，好處就是想到就講。

葉是老實人，大節上跟緊主席的，他不是搞鬼的人。目標你們自己

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

考慮考慮吧，我看批判葉的會在這個節骨眼上不要開。現在緊緊抓住劉志堅，從劉志堅這裡看看是怎麼回事，我希望同志們讀一讀《告上海市人民書》，這是大局，這是毛主席親自決定發表的。這又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我提議你們兩條：一條關心大局，好好讀讀這些東西。再一條是堅決批判劉志堅，批判完劉志堅再看吧！⁶⁷

關鋒、王力接見北京市四清工作團同志時的講話 (1967.1.12.)

【地點：政協禮堂。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及北京市四清工作團等部分同志出席。】

關鋒：這是王力同志，這是唐平鑄同志，我是關鋒。請王力同志講話，好不好？（眾：好）

王力：同志們，這次同志們要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關鋒同志同我，還有《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同志一起見一見同志們。昨天晚上，在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這就是毛主席同黨中央決定廣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在一月九號發出的緊急通告，（熱烈鼓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給上海市的各個革命造反的團體發出了賀電，你們是不是聽到廣播了？（聽到了）是不是還有沒聽到的？（有）

關鋒：參加四清會議的聽到了沒有？（沒有）

王力：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發出了這樣一個賀電，在賀電裡面講上海革命

⁶⁷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組織，你們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你們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邊，……你們及時地識破了和揭穿了資產階級新反撲的陰謀，……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你們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裡。（熱烈鼓掌）

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文化革命沿著毛主席的路線勝利前進！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還發表一篇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篇社論同志們今天可看到，也可聽廣播，這一篇文章是支持上海工人的緊急通告十條。（念十條）

這是一件大事，上海一百萬革命造反的工人，產業工人的大軍組織起來了。（熱烈鼓掌）以工人為骨幹，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幹部聯合起來了（熱烈鼓掌）這是一個標誌著我們國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一個新的轉捩點，表示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去年六一毛主席親自決定了廣播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點燃起來了。現在又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上海市各個革命造反組織的二個文件，這就必然推動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個大飛躍，（熱烈鼓掌）。上海市革命造反組織聯合起來向上海市委內部的掌握領導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向他們奪了權，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熱烈鼓掌）把無產階級專政掌握在自己手裡，把社會主義生產經濟建設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我們要學習上海工人階級

和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榜樣，我們北京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造反組織需要不需要聯合起來呀？（眾：需要）我們需要不需要集中成為一個拳頭呀？（眾：需要）同志們都這樣講，需要聯合起來，需要成為一個拳頭，需要集中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火，向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開火，對不對呀？（眾：對）我們也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革命同生產的命運，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大民主！（熱烈鼓掌）在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我們向同志們建議，首先有一條，就是保衛中南海，你們贊不贊成？（眾：贊成！）保衛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以及中央指定的其他應該保衛的地方，對不對？（眾：對！）

需要向中央反映意見，反映情況，可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的聯合接待站。我們提議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可以大家商量一下，能夠擔負起這個工作來，因為中南海，同志們知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地方，集中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合適，我們已多次提出，具體怎麼樣，恐怕北京的革命組織也有具體的辦法。

同志們，不管哪一派，有意見可以提，但是我們的態度是很鮮明的，我們支持革命造反派，（熱烈鼓掌）我們不支援那些不革命的派別（熱烈鼓掌）。這一點我們是很明確的，是毫不含糊的。我們不管這個組織叫什麼名稱，它提什麼樣的口號，它的口號也許講的很漂亮，因為有些御用的團體，它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操縱之下，在他們的蒙蔽之下，他們也常常把毛主席，黨中央提出的口號拿過去，加以歪曲，他們明明執行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蒙蔽，但他們還說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要看他們的行動，看他們究竟把鬥爭的鋒芒指向誰！（熱烈鼓掌）

我們相信這些受操縱和蒙蔽的組織團體，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是要革命的，他們一旦弄清事實真相，一旦弄清什麼是以毛主席

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弄清事實，他是會站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要向他們做工作，（鼓掌！）在這樣一片大好形勢下，在這樣一天就會發生很大變化的形勢之下，在這一個人毛主席的新的戰略決策下，在這樣一個面臨新的形勢下，我們歡迎那些受蒙蔽，受欺騙的人趕快回到毛主席這一邊。（熱烈鼓掌）這個鬥爭任務還是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但是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絕不能被他們外強中乾的現象所迷惑，他們用各種花樣進行表演，向共產黨，向無產階級專政，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鬥爭，他們表演得越凶，就越加暴露自己。就越加說明他們快完蛋了。（熱烈鼓掌！）這個，北京市的四清工作會議的一部分同志到了這個地方，我希望這一部分同志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學習學習今天的幾個文件，學習《人民日報》《紅旗》社論，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國家發生這麼一個重大事件的歷史時刻，同志們在中南海卻把解學恭留下，解學恭這個人怎麼樣，我不清楚，但據說解學恭支持革命造反團，你們就留下他，我們認為你們這個作法是不對的。陳伯達同志們很客氣的建議你們把解學恭放回去。你們拒絕了。我們認為你們這個做法也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建議你們好好學習一下今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社論。弄清什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繫自己的實際。能夠得到一點好處。我們希望同志們能夠離開中南海，同志們要給中央文革提意見可以寫信，朝郵局裡一放，當天就可以收到。寫某人收也可以。同志們認為我今天講的話不對也可以批評。但我們希望同志們好好學習今天的社論，聯繫著北大轟無棗的大字報，歡呼第一張大字報、以及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以幫助同志們認清什麼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今天，同志們一定要求見，我們也就見了。我們到現在還沒

睡覺，我們剛搞好今天這個局面，聽說同志們一定要見，我們就來了。主要是四清工作會議的一些同志，今天就講到這裡。（熱烈鼓掌）。

關鋒：剛才王力同志的講話我是完全同意的，（鼓掌）應當講的，他都講了，我沒有什麼好講的了。下面簡單的說幾句，我想，北航「紅旗」、北地質「東方紅」的來了沒有（來了！）還有其他革命組織我叫不全了，請不要怪我。我希望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以及其他革命組織向上海來的赤衛隊宣傳宣傳，解釋解釋，說服他們回上海。上海赤衛隊一些同志大多數是要革命的，但是他們受了蒙蔽，在《人民日報》前天發表了上海革命造反組織《告上海市人民書》的時候，他們就到《人民日報》去糾纏去，他們搞這種作法是不對的，《告上海市人民書》也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親自決定發表的。（熱烈鼓掌）我們相信那某赤衛隊的同志絕大多數是好的，他們會明白的，會明白過來的。一旦明白過來就會揭露欺騙他們的壞人，回到毛主席的身邊來，希望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的同志們和其他革命組織的同志們，耐心地做點工作，好不好呀？（答：好！）

下面我說幾句關於「四清工作會議」同志的講話，可能在場的參加「四清工作會議」的同志們不滿意我的講話，不滿意剛才王力同志的話，但是我們還要講，不講的話就對不起這些同志，劉建勳同志、解學恭同志。別的不講，不熟悉，但是支援「四清工作會議」的革命造反團是正確的！（熱烈鼓掌！）我們也支持他們。（熱烈鼓掌！）今天到會的參加「四清工作會議」的同志，我相信你們絕大多數也是好同志，但是因為劉建勳同志、解學恭同志，支持了你們的革命造反派，來反對他們二人是不對的。特別是到中南海帶來瞭解學恭、伯達同志建議你們放回來，你們不接受，這也是不對的，據說你們提出條件，要我們接見，這也是不對的。我們要向「四清工作會議」的同志問好，但我們也要批評你們。

王力：同時我們宣布，會後用一切威脅手段要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的，我們一律不見。

關鋒：也許有的同志說我們有偏心，是的，人心只有一條。（熱烈鼓掌）在階級鬥爭中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熱烈鼓掌！）我們絕不搞調合，折衷！（熱烈鼓掌！）絕不左手支持這邊，右手支持那邊，（熱烈鼓掌！）那樣就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那樣，不僅對不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也對不起那些受蒙蔽的同志，所以我們必須態度鮮明，我希望參加「四清工作會議」的同志好好想一想，北京自開展四清運動以來，到底是什麼形勢？鬥爭矛頭應指向誰？應當指向彭真，應當指向指揮四清的趙凡和他的黨羽，你們中間有許多相當老的幹部，應當好好想一想，把矛頭指向誰，向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開火，參加「四清工作會議」的老同志，如果一時受蒙蔽而犯了錯誤，不要緊，應當很快覺悟過來。我說的這些話，有些人可能很不高興，但我相信，如果是革命同志，將來會明白過來的。今天批評你們，我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義務。

（此刻：「四清工作會議」同志中有二人激動地領頭呼口號，說接受首長的批評，我們回去要檢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關鋒：一切要革命的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王力：我們是不是就談到這裡，我們四清工作團的同志遞條子，要反映情況，我們想：有情況可以寫材料，再一個我們可以派記者，是不是就到這裡。（熱烈鼓掌）

再見！同志們！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紅箭兵團記錄）⁶⁸

⁶⁸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大字報彙編》，一九六七年。

關鋒在接見鬥爭劉志堅籌備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 (1967.1.13.)

【十三日夜九點四十至十二點四十五分，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籌備鬥爭劉志堅大會的全體同志們，接見時江青同志，徐副主席、楊成武同志，葉群同志、謝鐘忠同志在場。】

同志們：

今天和大家見面了，非常高興，看了你們的宣言、宗旨、口號，瞭解了你們籌備大會的方針、意圖。我們認為你們的方針、意圖是正確的，（掌聲）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掌聲）剛才有同志講了，讓我談一下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根據我理解，簡略地談談，不一定對，供同志們參考。

現在形勢是大好形勢，特點嘛，就是運動從學校到各界，發展到工廠、農村，不少地方的機關、幹部、革命幹部起來了，用上海記者述評來講，叫作機關革命幹部也殺出來了。我們軍隊上從揭發劉志堅的問題，也來了一個高潮，起了一個轉捩點的作用。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呀，上海發生了大革命，《文匯報》《解放日報》造反了，《文匯報》四號造的反，《解放日報》五號造的反，接著上海各個團體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接著又發表了《緊急通告》，這是頭一件大事，光榮的上海工人階級，他們組成了百萬大軍，其他革命群眾，革命工人聯合起來，把無產階級專政，把文化大革命，把社會主義運動，把經濟掌握在手，和你們說老實話，我們比較遲鈍。發表了幾個上海文件是毛主席親自批示，這是偉大的戰略決策，大家記得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親自決定刊登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產生了影響，點起了革命之火，現在全國革命烈火新形勢，毛主席抓住了上海這個大好事情，又親自決定了在全國廣播，在《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把火點了。《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社論文章，我建議大家好好學一學。我們緊跟毛主席，毛主席的英明戰略決策，對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使我們文化大革命來了一個新飛躍，使我們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社論上的話我不重複了，大家好好學習中央賀電，結合參考社論學習。

現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向我們進行了反撲，看來目前主要是兩手，一手就是煽動、欺騙、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大鬧經濟主義，煽動一些人離開了生產崗位，搞罷工，這是暫時個人利益，忘記國家利益，忘記了人民利益，他們陰謀破壞國家經濟事業，破壞生產，破壞我們的財政機構，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沒有打倒前，他們掌握一定的財政權，他們用金錢拉攏暫時被蒙蔽的人，收買革命群眾，大批物資，開條子，發錢，有那麼一個地方開條子支錢，因為這樣，上海市工人階級和其他革命群眾、機關幹部，他們也聯合起來了，發了個《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這兩個文件非常正確，他們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粉碎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經濟主義，在《緊急通告》十條中，提出了具體措施，很好，打了一個漂亮仗，值得大家學習，這是目前鬥爭的焦點。他們這樣搞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自以為他們的陰謀可以得逞，實際上越這樣搞，越證明他們快完蛋了。他們使出了殺手鐮，以為可以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社會主義事業，這是辦不到的，大家知道鐵道部有個呂正操，呂正操他本來就是桃園三結義，在東北時，彭真、林楓、呂正操結成反林彪同志的封建宗派團體，外號叫桃園結義。呂正操還沒有動他，他自己跳出來了。乘務員可能受點委屈，因為被打了、罵了幾句，可以理解。可是他一面煽動罷工，不出車，發宣言、傳單，就是鐵道部的給他們印了五十萬份，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周總理去解決了。職工絕大多數是好的，決定出車。呂正操跳出來了。我看好不好呢？好！不然的話，那是老賬，這新賬證明他仍然頑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毛主席，這就暴露了麼！抓住了他。

剛才說的這是一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我們無產階級

專政的國家作鬥爭，和我們偉大的黨作鬥爭，他們這個陰謀現在正在被粉碎，還有一手就是他們把水攪渾，混水摸魚，他們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認為還沒暴露，我們不知道，他在背後煽動，造謠，挑撥離間，點火，想火燒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轉移鬥爭目標，打我們自己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不是每個人都沒缺點，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工作的一切工作人員，一些負責同志也是有缺點的，他們利用這個東西，煽風點火，讓受蒙蔽的群眾抓住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的一些缺點和小辮子不放。在黨內，反革命的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急了，瘋了，歇斯底里大發作，他們妄想你打倒我這邊一個，我打倒你兩個，妄圖這樣。我們要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他們以為他們沒暴露，把水趁機攪渾，向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他們手段毒辣，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這樣搞越暴露自己明顯。如果說原先我們掌握他材料還不充分，他這樣一鬧跳出來了，揪出他了。他們這樣鬧也是個好事，正因為這樣，階級敵人就用這個手法，要提高警惕，調查研究，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分清敵我友，分清大是大非，把跟毛主席走，跟林彪副主席走的但犯了一些錯誤的和一小撮壞蛋嚴格區別開來。

同志們，你們籌委會的宗旨是符合這個方針的，（掌聲）好得很，（掌聲）剛才在那邊開了一個會，有關空軍司令部問題，剛才有的同志問到這個問題，我無妨簡略談談，空軍院校同志對吳法憲有意見，在三座門等三天兩夜，沒見吳法憲同志，他們很生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剛才江青同志講了話，和他們說明吳法憲同志這幾天沒見到他們有兩條原因：一條是在執行任務，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可能廣播了。在上饒昨天下午一點鐘打下敵人一架飛機（掌聲）（謝鏜忠插話：敵人是五架，我們四架，敵人F-104，我們是國產飛機，打下了他一架，其他的跑了。）當然這是林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但是吳法憲同志是直接指揮這個戰鬥的。他不能拋開這個任務幹別的事，再一點吳法憲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有一定的錯誤，性質可以說是比較嚴重的，他應該作檢討。組織上叫他暫不要去。一方面是執行戰鬥任務，一方面是

準備一下，根據中央精神我們要保護吳法憲這個同志。這個同志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當然同學們同志們不瞭解，不奇怪。昨天和他們的代表談了話，我是剛開始和軍隊院校同志們接觸。大家知道我不是個軍人（謝鏜忠插話：他是一個老解放軍了）空軍司令部裡有沒有壞蛋呢？有壞蛋，正是他們煽風點火來打吳法憲。他們要乘此機會從吳法憲手裡，也就是從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奪權。

這幾個人呢，第一劉震，劉震是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彭德懷的私黨。第二個何廷一是反黨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瑞卿、楊尚昆的私黨。羅瑞卿大家都知道了，楊尚昆大家都知道了吧！（知道）他是一個裡通外國的傢伙。還有一個叫成鈞，這個人是另外一個大壞蛋的私黨。他們這一小撮人煽風點火，要向吳法憲同志奪權，也就是向無產階級奪權，搞陰謀，成鈞見了空軍院校的一些同志，他瞭解吳法憲是幹什麼，吳法憲同志是有任務。他如果是好人的話，他應該說清楚麼，但是他向空軍院校的一些同志們說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話，進行挑撥，剛才開會向空軍院校的同志亮了底，他自己跳出來，原先他們也想奪權，現又跳出來了，既然又跳出來了，就向大家點了名，就亮了底，大家要我回答一些問題，我瞭解的就回答，有權回答的就回答，我不瞭解就不作回答，空軍司令部的問題我剛才講了，海軍的問題我不瞭解，同志們會原諒這一點，這些到必要的時候經過組織告訴大家。現在不好講了，同志們會原諒這一點。廖漢生是彭真的私黨，又是楊尚昆的私黨。×××、×××、×××前幾天帶頭貼了一張大字報，把他的問題揭出來了，但他還在那裡困獸猶鬥，說什麼他們三人要搞政變。

同志們，同學們，剛才提到要盡可能爭取團結大多數這是很對的，這個工作是相當艱巨的，要進行說服，耐心地幫助。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大多數，他們被蒙蔽是暫時的，壞人總是極少數，要向那些暫時受蒙蔽的同志作宣傳工作，作得細緻，作得耐心，當然我們要堅持原則，不能搞調和，不能搞折衷，旗幟要鮮明，鮮明才能說服多數中間不明真相的人，你的旗幟不鮮明怎麼能說服別人呢？你們堅持了正確原則，這好。

前幾天我到國防部大樓去了，有幾十個院校的人到國防大樓去的，我是受伯達同志和江青委託，向他們問好，勸他們退出國防部大樓。我沒有責備他們，據說是國防部有一個什麼人，還沒有查清楚，把他們引起去，據說是這樣。可是我講完話以後就有一個教員提出了抗議，一條抗議我記不很清楚了。說我說他們如果影響了國防部工作，要由他們負責。其實我還沒有說這話。我說：如果影響了國防部工作，我們是不願意的，我相信你們大多數也是不願意的，我給他們開脫。另一條抗議就是他們喊毛主席萬壽無疆我沒舉手，那也可能講完了話正走路的時候叫的也可能。馬上對我提出抗議。王力一起和我走的，王力給他們講話，馬上就攻王力，說是你壓制民主，你在挑動群眾鬥群眾。但是那些人大多數還是好的，好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見，多數人同意要退出國防部大樓。他們主席團人講，我們大多數是軍事博物館的。是不是到那兒見一見去？我們說：好嘛！我和王力就去了，我到那裡簡單的講了一下。這一回又是那一個教員。對王力提出抗議，說「王力要留下，你不能走，我們要和你辯論。你壓制民主，你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個教員是怎麼回事？現在我還不能下結論，因為還缺乏調查，當時我講了幾句話，多數人沒有意見了，說讓他回去，他有事情，要開會。我們一出來到一個小房間裡，他們幾個人要和我們談談情況，正在談的時候，王力同志去了，因為徐向前叫他去的，叫去開會好長時間了，徐向前身體不好，王力同志又不知道我們去，他就去了。我們說：你既然來了，就和大家見見面，有那麼少數人就來控訴紅色革命造反者，並且在我們出來時，有人作了鼓動工作，要把關鋒扣下，把王力扣下，這是極少數人，王力同志批評了他們，多數人，贊成王力同志的意見，有時還有少數人，也可能受蒙蔽的人，甚至在我們走的時候，說王力有罪，但是我們看到多數人的情緒，也還是好的。我看你們也要向他們的群眾做我作，我們支持你們，人家會不會說我們偏心哪，沒關係，必有一偏，（雷鳴般的掌聲，高呼「毛主席萬歲！」）在階級社會裡，特別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我們絕不調和，不搞折衷。如果那樣作的話，就是違背毛澤東思想。不僅是對不起革命派，也對不起暫時受蒙蔽

的同志，應該亮明旗幟。如果是好同志，暫時受蒙蔽的話，那麼將來毫不隱蔽自己的觀點，明白過來，會贊成我們的。你現在不批評他，那將來非挨他的罵不可。

我們家鄉有句土話「不挨罵長不大」，我看真有道理，我們頭腦總要保持清醒，一頭緊跟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從實踐方面，就是聽左派同志的意見，向他們學習。另外呢？也還叫人罵一罵，罵一罵那咱們頭腦才清醒了。（罵了，在電話裡罵了，在罵聲中成長）在前一時期，九月份，在一個院校裡，那時他們革命派還是少數，正在鬥爭激烈的時候，我受軍委的委託，我和戚本禹同志講了話，支持了革命派，結果收到了電報、信，說我們是保爸派，保媽派，罵我們，對我們很有幫助，幫助我們頭腦清醒了。保爸派，保媽派，你不叫他罵不行，要向那些人做工作，要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一定會由少數變為多數。

那一天在國防部大樓，我表揚了一個青年同志，因為他很坦率，二十多歲的青年，他直接向我提出：我有兩個問題想不通，他第一個問題：如果說我受蒙蔽的話，那我不是受劉志堅的蒙蔽，我是受「十六條」中第十五條的蒙蔽，就是軍隊上按總政的指示進行；第二個想不通的，就是正批判陳、葉的時候，突然把劉志堅拋出來了。我說你們很坦率，一個解放軍、一個軍人應該坦率，你應該帶著這個問題，按著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給他作了一點解釋。有的就不同，他打著批判劉志堅的口號、旗幟，實際上矛頭不是指向劉、鄧，不如那個年輕人坦率，他坦率講出來了，劉志堅我們識破他這一套有一個過程，他自己暴露要有一個過程，就在六、七月份的時候，那正是劉鄧路線鬧得厲害的時候，主席不在北京，對革命同學實行鎮壓，對文革小組也壓制。當時不是《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嗎？在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是王光美在那裡蹲點，你們都知道了），就必然地把大字報當作毒草來批判，這時劉志堅是什麼態度呢？他說：「這一發表，《解放軍報》要發表，解放軍就大亂了，就不得了。」關於工作組問題，陳伯達同志根據毛主席的啟發，提出了不派工作組，派出去也撤，就在我們文化革命小組開會，開

完把跟毛主席到中南海開碰頭會去，當時也和劉志堅達成協議，爭取他中立也可以，那時我們很困難，希望他能贊成，那時我們兩個不能參加碰頭會，我們倆是小幹部，當時說了說，他表示支援，到了那裡以後，陳伯達同志提出了這個意見，讓劉、鄧大罵一通，說這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大帽子來了。這時劉志堅怎麼樣呢？劉志堅就滑到那邊去了，不講話了，支持那邊的，說「我本來就不贊成陳伯達的意見，陳伯達是根據主席的嗎？」

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劉、鄧向軍隊要人，這個劉志堅消極一點也好嘛。少派一點。他卻積極地派。（謝鏜忠插話：派了三千人）現在搞得很被動，（現在他們已回來造了反）工作隊下去，執行了錯誤路線，結果那時院校要批判工作隊麼！要鬥爭工作隊麼！這就是損害了解放軍的聲譽。還有王任重，大家知道王任重的問題，他和王任重就住在一個樓上，劉志堅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常常不去，除了開會之外，更不和我們接觸，但是他和王任重很密切，大概有點老關係。王任重欺騙了我們，搞了鬼，他背著我們搞了很多名堂，具體地給劉濤、賀小龍出主意，口授大字報，實際支持劉濤、賀鵬飛。另一方面，他又派了聯絡員支持革命派，參加了人家的會，把人家的會聽了以後，把情況告訴那一邊（劉濤一邊），搞特務，秋後算帳論就是王任重提出來的，背著我們，我們不知道（謝鏜忠插話：槍打出頭鳥，引蛇出洞），不是南下師生串連嗎？王任重就派了記帳隊跟到後頭，記帳去，武漢緊急時（就是南下革命師生到武漢大鬧革命時）王任重就組織了幾個幹部子女，前頭跑到武漢，去保省委去。這些我們當時怎麼知道呢？不知道，後來那些人才揭發了，就是派算帳隊，被派到武漢去的同學揭發的。他往湖北省打電話，往湖北省寫的信全揭發出來了，受蒙蔽的同志要爭取他，爭取他起義、歸隊。劉志堅知道這些情況，參與這方的，那時候說我們辦公室調幾個人，劉志堅很不積極，當然他也不好開口說不行，可王任重找他要人，他倒很積極，氣味相同，一個階級的麼，劉志堅軍隊的文化革命不向林副主席彙報，不向軍委如實地彙報，他不向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同志彙報，他怎樣向中央文革小組說呢？他說，我忙得不得了，我是忙

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到了軍委又說我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他在那裡沒有作什麼革命的事情，如果做了話，那就是和王任重在一起搞的名堂。

還有幾個軍委副主席接見軍事院校學生，也是因為他搞的鬼，本來林副主席不同意，他說，主席剛接見了麼！為什麼還要搞單獨接見，不同意。他說他還要搞，讓四位副主席一起接見，徐向前同志說，不要都講話了，光一個人講話就可以了。他說，不！都要講話，這是他玩的鬼。一方面向葉副主席謊報軍情，進行欺騙，一方面是突然襲擊，起草出稿子來，他不是先拿給你看、早一點拿給你看，快到時間了，分給一個也來不及考慮了，上了他的當，他在文革小組說，葉劍英同志的講話出去了，有不好的影響。當時談起來軍內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反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支持批判葉劍英，批判陳毅，耍兩面手法，這樣一暴露呢！當然要把他拿出來，暴露了他是什麼傢伙，暴露了他兩面派，搞陰謀的人麼！徐向前同志、葉劍英同志、陳毅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跟主席的，都是跟林彪同志的，他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個，江青同志已經講過，總理也講過，伯達同志也講了，康生同志也講了，可能葉劍英同志的講話，陳毅同志的講話，你們軍事院校造反同志動感情，這個要向他們作解釋，要顧大局，剛才說的三位同志，都是跟毛主席跟林彪同志的，都是坦率的，有什麼就講什麼，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講，不搞陰謀，心直口快，錯了就錯了，錯了讓大家批評。這樣好。有些同志一下扭不過彎來，要好好幫助他們，要照顧大局，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如果把矛頭對準葉帥那就錯了，那就上當了，你們的意見是正確的。

徐向前、江青、關鋒接見空軍機關及空軍院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1.13.）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楊成武、關鋒、謝鐘忠以及葉群等同志接見了空軍機關及院校革命群眾代表。徐副主席、江青、關鋒作了重要講話。楊成武同志作了重要插話，現整理如下。】

徐副主席講話

今天和同志們座談一下。

我們都是革命的，我們究竟革誰的命，這個問題，是每一個革命者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不明確這個就不是革命派，也沒法革，沒法稱為革命者。我們革命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派革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命，這一點必須弄清楚，不能含糊，如果含糊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起碼不是堅定的革命派。目標要選準，要集中火力鬥，一定要鬥倒、鬥臭、鬥垮。鬥爭要注意策略，不能把打擊面放寬了，不能把牛鬼蛇神放過。不能把好同志，不能把犯過錯誤，已經改正的同志當成敵人作革命對象。不能隨便亂打，不能打錯了，這樣就不講策略就不成為毛主席的好戰士，就不成林副主席的好戰士。

吳法憲是個好同志，他是忠實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是堅決貫徹執行林副主席指示的。你們空軍有真正的牛鬼蛇神，如果把他們放過去不打而要打革命同志那是不得了的，這是要同志們深思的！

關鋒同志講話

同志們：昨天下午我和空軍院校的十二位代表座談了幾個小時，聽取了同志們的意見，回來向江青同志、徐副主席以及其他領導同志作了彙報，看了一些材料，對你們的革命精神很讚揚，你們的革命精神很好。現在徐副主席叫我講幾句，我講錯了歡迎大家批評，請徐副主席、

江青同志糾正。我講的供大家參考和大家商量。

昨天和十二位代表交換意見中曾提出希望認真學習一下上海革命造反團體「給毛主席致敬電」和「緊急通告」；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賀電；《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這些文件同志們都看過沒有？（眾：看過了。）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號召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這些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是關係文化大革命全域的大事。大家知道去年六月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北大聶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在全國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決策。現在毛主席又親自決定廣播上海革命造反團體《告上海人民書》《緊急通告》，這是又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將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階段，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個新的飛躍。

上海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賀電概括了上海的經驗，《人民日報》《紅旗》社論根據賀電作了一些解釋。

下面說一點，上海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正如中央賀電所指示的：他們掌握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掌握了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命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教導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林彪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號召我們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用這個根本觀點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說：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歸根結底是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們盤踞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黨權、政權、財權，他們總是用掌握的這些權力來打擊革命群眾，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抗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千方百計的進行破壞，他們利用所掌握的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權力把我們黨的紀律、革命的紀律歪曲成奴隸主義，變成不讓革命的緊箍咒，誰反對他們就把誰打成「反革命」。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力，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對革命的少數派實行鎮壓、扣工

資、開除甚至監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他們掌握的財權煽動不明真相的工人，亂發工資，收買人心，破壞生產，妄圖破壞金融，妄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事業，這一點最近幾天報紙上講得比較清楚了。當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亂發物資，亂開條子，搞經濟主義，妄圖把我們銀行辦事機構搞垮，他們自以為這一手很厲害，其實是紙老虎，更加暴露了他們，說明他們接近完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最重要的是從他們手中奪權，只有奪了權才能鬥倒、鬥垮、鬥臭他們。但是奪權反奪權的鬥爭是十分複雜的，所以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教導把革命精神和實事求是相結合，搞好調查研究，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根據半年來的經驗，可以看出我們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他們是死抱住他們手中的權不放，垂死掙紮，而且使出花招甚至和地、富、反、壞、右勾結起來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我們要把資產階級的堡壘一個個的攻下來。他們要向我們奪權，他們慣於用製造謠言，挑撥離間，煽風點火，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把火煽向無產階級的革命派，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乘機奪權，這一點在有些地方發生，在鬥爭中應引起警惕，他們陰謀是不能得逞的，因為我們有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領導，有廣大群眾，他們越是要陰謀，越是暴露自己，但是我們千萬千萬不可忘記擦亮眼睛分清大是大非，分清敵我，像「十六條」中指出的，嚴格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嚴格區別犯了一些錯誤，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寫了一些錯文章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當然在鬥爭中有時弄不清楚，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就是好好調查研究，上下結合，只要這樣做，總能搞清楚，在這個問題上要多花些腦筋，要多做些調查研究，認準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目標就狠狠的鬥，當然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犯有這樣或那樣錯誤的同志也需要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的與人為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說明他們認識和改正錯誤。

下邊談談有關空軍司令部的問題：

我覺得昨天十二位代表反映大家的情緒和要求，基本上是好的，對吳法憲同志有意見可以提，可以批評，但在這裡我向大家說明一點情況，有些情況昨天我和十二位代表見面時我也不瞭解，你們不瞭解這也不奇怪，好多同志在三座門等了兩夜三天，大家火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這裡向大家說明一點情況，為什麼這幾天吳法憲同志沒和大家見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他擔負著重要的備戰任務，組織上要他作最緊要的事情，現在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們打下了一架敵人的飛機，這是林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指揮的，但是吳法憲同志做了具體工作，他執行了這個任務，很緊張的戰鬥任務；第二個原因是吳法憲同志除了執行備戰任務還要寫檢討，還沒有寫好，組織上讓他寫好了再和大家見面，向大家檢討，這是兩個原因。

你們一些同志對吳法憲同志提了一些意見，意見是善意的，吳法憲同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錯誤，但總的看來，在大關節（鍵）緊要問題上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林副主席的，從根本上看是一位好同志，我們認為徐副主席是對的，有錯誤不要緊，改嘛！

聽說成鈞和他們見過面，他應該瞭解吳法憲同志的情況，但是他和你們見面時不但沒有說明這些情況，而且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有的同志講成鈞講的說明瞭問題的本質，說明了吳法憲同志的問題的本質。同志們，不是的，這正好說明了成鈞問題的本質。

空軍司令部有這麼幾個人，一個是劉震，那是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的死黨，還有個何廷一，他是反黨分子羅瑞卿、楊尚昆的卒子。成鈞這個人是另外一個大壞蛋手下的死黨（眾口號：打倒賀龍）。這三人搞陰謀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反對空軍黨委，他們從中搗亂鬼，要奪空軍的權，他們要趁機奪吳法憲同志的權，今天到會的有空軍司令部機關的同志，你們要和廣大群眾一起揭發他們。同志們在院校受了打擊，但根子在劉志堅那裡，大家很激憤，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同情你們，支持你們，但對空軍黨委的問題要看清楚，哪是真正的好同志哪是壞蛋，要把壞人揪出來，剛才講的這三個人就要揪出來。鬥

倒鬥垮。

有的同志講：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落後了，這完全是劉志堅搞的，劉志堅要負責任。但是不要緊，我們相信有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林副主席的領導，有新改組的全軍文革小組，徐副主席作組長，江青同志作顧問，有廣大同志的革命精神，我們的機關、部隊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好。林副主席決心很大，因為軍隊最重要，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所以必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我名義上軍隊的文革顧問，實際上既沒有顧，也沒有問（徐向前副主席插話：過去劉志堅不讓你顧，也不讓你問嘛！）怎麼說呢！向你們承認錯誤，向你們檢討，請你們諒解。

就是這個劉志堅，從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託我召開全軍文化工作座談會，指定他參加，他撈了點政治資本，當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到中央文革說軍隊的事情很多，回到軍隊又說三分之二時間在中央文革工作，實際是兩頭都不沾邊，他搞另外一套。這個人是堅決執行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那一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他參加座談會後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開會，那時我不在北京，是伯達同志告訴我的，撤工作組他是投了票的，後來參加劉、鄧主持的會議，他又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他還攻擊伯達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請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緊急關頭，這個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來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不輕易懷疑一個人。現在才發現他是一個兩面派，一方面對你們裝出支持你們的樣子，在另一方面破壞文化革命，把鬥爭的鋒芒指向了不應指向的方向。這次把他識破是一個大勝利。

目前，在全國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是資產階級代

表挑起來的。我們左派是最講理的，向來沒有圍攻過什麼人。現在他們既然挑起來了，那我們就堅決應戰。關鋒同志講的我就不再重複。他們當前的反撲形式，一個是搞經濟主義，一個是把鬥爭鋒芒引向不應當的方向，企圖打亂我們的陣勢，但是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識破了。我們現在發動全面的反攻。

兩條路線的鬥爭反映在軍隊內是十分尖銳的，也是十分複雜的，不要以為軍隊內部沒有兩條路線鬥爭，這一點劉志堅就是不承認。我軍從建軍起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徐副主席是最老的同志之一，這個他最清楚，有時間可以讓他給你們講革命故事。遠的不要說，高饒，以後是彭黃，彭德懷當了七年的國防部長，他帶走了幾個人？還不是小丑！以後就是羅瑞卿，目前就是劉志堅了。同志們要知道，政治部是我們黨在軍隊作政治工作的一個部，前兩年肖華同志有病，他是首任，他的手伸得特別長。政治部無產階級不掛帥，那是什麼掛帥？（眾答：資產階級掛帥。）對了。因此，在軍隊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是尖銳的，而且也是複雜的。

我相信同志們是滿腔熱情的，是要決心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我第一次接見同志們，更多的情況不瞭解，我聽了關鋒同志的彙報，看了一些材料，也聽說過一些東西。現在出現了一些情況，你們是不是住到空軍司令部去了？（答：是。）就是一些不允許住的地方，你們住進去了。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因為他們有戰備任務：一是準備對付外國的敵人，二是保衛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成立時，我出席了他們的會議，曾向他們建議，對這樣的一些部門不要去衝擊，他們同意了。今天和你們關上門談話，現在是由於你們受了氣，氣憤極了，衝進了司令部，現在是不是可以考慮退出來？要當心敵人顛覆我們，因此作戰機關不能打亂。我今天建議你們退出來，不要把你們司令員逼得到別的地方去完成任務。（徐副主席插話：如果把你們司令員抓去，今天的飛機就可能打不下來的。）（楊成武代總長插話：今天你們的司令員是在別的地方指揮的，你們那指揮所不靈了。）我接到一個報告……（注：打下敵機情況報告，略）吳法憲同志要是個

不成材的司令員，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去打下敵機嗎？從這點上看，我就要保吳法憲同志。我保吳法憲同志，並不是保他的錯誤，他的錯誤應該檢討，你們可以作同志式的批評，但是他不是犯路線錯誤，他是緊跟著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好的。至於在具體作法上有缺點錯誤、有的甚至很嚴重，聽說他抓過你們的一個同志，他是上了劉志堅的圈套，上當了。至於你們那裡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關鋒同志講的成鈞、何廷一、劉震，這三個人的材料我過去看過，今天聽了，並且又拿了一些。今天他們又興風作浪，利用同志們只看到一個側面，看不到整體，造謠生事，企圖打亂我們的陣營。這個何廷一是羅瑞卿、楊尚昆的人，楊尚昆是個裡通外國的傢伙，他們有個小集團一天到晚吃喝玩樂，一句話，不幹革命，專幹反革命的勾當。甚至劉震，是彭德懷的死黨。成鈞是赤膊上陣，自己跳出來的。（楊成武代總長插話：成鈞這個傢伙，跳了兩次了。）一個空軍司令部，就出了三個，夠你們揪的。現在也有空軍機關的同志，這些問題大家都很清楚，我們如果沒有確鑿的材料，是不會講這些問題的，正是有確鑿的材料，才向同志亮這個底。同志們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清敵我友非常重要，有許多同志是受了蒙蔽，要趕快醒悟過來。這種革命造反精神是可貴的。我們的軍隊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是世界上無敵的。正因為這樣，我建議你們退出司令部，並替我們作工作，最好是退出去。我們的人少，不可能到處去「救火」，（群眾笑）我們相信你們，今天把這個底毫無保留地交給你們，相信你們完全可以作好這個工作（院校師生代表高呼：明天我們就退出去！）

同志萬歲！

（同志們高呼：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徐向前副主席講話

江青同志、關鋒同志的講話，我完全擁護。這真正是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我們要很好的領會。

劉震原來是四方面軍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參加革命，以後

在徐海東的部隊裡，照理說應該是革命的吧！可是到社會主義這一關就不行了，過不了這一關了。這不僅對你們是教訓，對我們也是很大教育。軍隊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們從革命的立場上轉到反革命的立場上去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楊成武代總長插話：現在美蔣就是要趁我們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襲擊我們，破壞我們，我們的情報機關早就得到了消息，所以我們的情報指揮、機要部門是不能亂搞的。）

（江青同志插話：今天就鑽進了五架敵機。）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空軍你們自己搞亂了就危險。劉震這個人去年七月間，他自己承認他奪權。成鈞，去年七月是要停職的，我們是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壞蛋楊尚昆的死黨，事情是明擺著的。昨天我講了吳法憲同志的情況，說我是保吳法憲同志，你們說，我不保吳法憲同志，難道還保成鈞、劉震嗎？吳法憲同志是一方面軍的，劉震是四方面軍的，為什麼要保一方面軍的不保四方面軍的呢？這有個標準，就是看誰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楊成武代總長插話：成鈞在防空軍是是副司令員，我那時是北京軍區司令員兼防空軍司令員，那個時候成鈞就不好，這個人很陰險，不是毛主席的好戰士，他是反對毛主席的，他是有後臺的，這一點你們都很聰明。）

（眾高呼：打倒賀龍！）所以我們要好好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分清敵我友，不然就要打錯了方向。你們迷失了方向，我們有責任引導你們。不然我們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最高軍事機關，他們的工作都很緊張，不能衝擊，這點要明確，革命不能搞錯方向，這些機關中都有牛鬼蛇神，要把牛鬼蛇神都揪出來。牛鬼蛇神，不僅空軍有，海軍、總參、通訊兵等部門都有，我們心裡都有個數靠你們去揪。你們的目標要找準，要打正。要進行調查研究。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每天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應該響應江青同志的號召，從空軍司令部退出來。（江青同志插話：不怪你們，你們受騙了怪劉志堅。）（楊成武代總長插話：怪劉志堅、劉震、何廷一、成鈞。）

劉志堅的情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剛剛接見了後，他還要我們接見院校革命師生，我們說不要了，他不聽，非要我們接見不可（葉群同志插話：林彪同志也不贊成接見。）林副主席的話他也不聽，還要我們四位副主席都講話，我們要他搞出講話稿，在軍委常委會上討論通過，他是在要講話了才把稿子送來，叫你連看都沒有時間看（葉群同志插話：搞突然襲擊。）對！搞突然襲擊。陳毅副主席本來不準備講話，他臨時也拉上去講。這僅是我最近對他的一些感覺。你們應該恨，應該氣，恨誰氣誰呢？不要把目標搞錯了，就像飛機扔炸彈，不要扔到自己的頭上來。但有的同志打錯了，應該向打得準的同志學習。我們就是要把我軍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江青同志解答問題

剛才有個同志遞了一個條子，關於鬥爭方式問題。這個問題說起來很複雜。我們只提倡文鬥，不提倡武鬥。因為文鬥是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的。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在鬥爭激烈時出現一些反常情況，這也沒有什麼，但是，總的我們還是提倡文鬥。

你們住進了司令部，這不怪你們，據我所知，住到國防部的同學就是有人接進去的，他們上當了。你們是不是有壞人搗鬼，還不知道。

有牛鬼蛇神，可以揪出來鬥，不要打亂他們的秩序。作戰系統是晝夜值班的，從這個角度上看，我還是向你們提出建議，退出來，我不是怪你們。我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但不要打亂作戰機構。你們不僅自己退出來，而且要做說服工作。

楊成武同志是個好同志，他的黨性是最純的。去年十月份他昏倒了，在他醒來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體健康。他雖然也有弱點，但他對毛主席是忠心的，對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個人也很感激他。

王尚榮現在有人要替他翻案，雷英夫也在鬧翻案，雷英夫是個國民黨的小軍官，同志們說他要翻案行不行？（眾：不行！）

徐副主席帶病出來工作，擔任全軍文革的組長。要講山頭的話，他

人最多，山頭最大，但他沒有私心，他堅決鬥劉震、成鈞，要堅決鬥倒、鬥垮、鬥臭他們。

鬥爭劉震、成鈞、何廷一，你們要費點力氣，要做深入地調查研究工作，要善於鬥爭，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那麼一小撮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因為他們掌握了財權、兵權，要講究作戰方法。

小將們，戰友們，仗是有得打的，要充分準備，不能只是橫衝直撞。鬥爭的方法，我們還是主張文鬥，不能武鬥。

（水電部水文局孺子牛宣傳組）⁶⁹

陳伯達、王力、關鋒接見《人民日報》社革命同志的講話（1967.1.17.）（存目）

王力、關鋒等接見山西革命群眾時的講話（1967.1.17.）

【時間：凌晨，地點：中南海小禮堂。】

王力同志講話

各位同志，請各位同志在這兒等了很長時間，昨天關鋒同志同我在《紅旗》雜誌社見了一部分同志。今天很多同志來了。（關問：山西

⁶⁹ 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大字報彙編》，一九六七年。

紅色造反聯絡站來了嗎？回答：來了。）昨天我們聽山西同志反映情況和問題。我們主要是聽了同志們的意見，有這樣的意見，有那樣的意見。回答了同志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對同志們說的一些情況，因為當時還沒有商量，沒有研究，有些話要說的沒有說。今天請山西的同志多來一些，把昨天沒說的話說一說，主要還是向同志們學習。因為同志們講了那麼多問題，我們要帶回去研究一下，才好作判斷，下結論。

我們感到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到了轉捩點。在這個新階段，擺在我們面前頭等重要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關：向他們奪權。）上海有這樣那樣的經驗，但歸結起來就是二個字：奪權！山西的問題千頭萬緒，有這樣一個同志們認為重大的問題，有那樣一個同志們認為重大的問題，但是最重大的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奪權！我們堅決支持上海的無產階級，堅決支持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支持他們聯合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把他們的權力接管過來！革命的群眾聯合起來，向他們手裡奪權！上海是這樣，一切的地方，只要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一切這樣的行動都是革命的行動，我們都堅決支持（群眾熱烈鼓掌）。

根據這樣一個大原則，我們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總總指揮部》第一號通令。有多少條？有四條。對這樣一個行動，我們昨天沒有表示態度，現在我宣布：我們支援這樣一個行動，我們支援山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從衛恆、王謙、王大任手裡奪權！（群眾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王力同志念山西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我們莊嚴地宣告……為了……」這還說得很客氣。（繼續念）「……接管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關鋒插話：「接管得太少了！」）在他們手裡這樣一些機關應當接管！昨天有一種意見：「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比工作組更壞，這是向左派奪權。」當時我們沒有

表態，這個意見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指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鬥爭的矛頭是對準敵人，而不是對革命群眾，我們一定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當然，一切人都要在運動中受考驗，但只要是革命的行動，我們應當採取贊助態度。這（指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這是新生事物，也是剛從地平線上冒出來的事物我們應當歡迎它。如果有缺點，我們應當諒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關鋒：因為毛出席發出了號召！）在山西出現這樣一種接管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們要看到它的主流，這是群眾首創精神的表現，是新生事物。有人叫：「不行啦！亂得不得了啦！」在這樣一個大革命，是否會出現一些亂呢？當然會，但這不是主流。（關鋒：有亂才有治嘛！）只有大亂才有治。所以我們要看到主要的方向。是否有一種假接管呢？以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會有的。但是在這樣一個大革命中出現一些這些情況，我們不怕它，群眾會識破的。

上海的革命群眾在研究寫了接管的經驗後，認為：（1）機關的接管應以本單位的革命群眾為主，以其他單位的革命群眾為輔。（2）在鬥爭中建立聯合委員會，在接管方面建立聯合，不是一個組織接管一個部門，而是有計劃，有配合地來做這件事。（3）在接管後，原機關的機構與人員，還可以在群眾監督下執行任務。

這個辦法也還好，這是群眾的創造，我相信，你們山西的群眾也會有新的創造。你們的情況與上海不一樣，毛主席說：過去的鬥爭是農村包圍城市，接管城市以後，實行軍事管制，把原有的機構保存下來，從上面派人下去。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眾，革命組織，自下而上的接管。不但掌握自己單位的命運，而且要把主要的工廠，礦業，運輸單位，黨政機關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建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成為堅強的堡壘，鞏固的陣地。沒有這樣的陣地，就不能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在新的階段，不限於一個單位奪取陣地了，而是在一個市，一個省範圍內奪取，上海的經驗，山西正在進行的鬥爭，豐富了我們的經驗。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兒子提出了一個論點：「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居

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違反了中央的規定，破壞了黨的紀律。」我們研究了他的意見，我們認為他的意見是錯誤的。事實上沒有不加入的，公安部門也有人說「我不加入」，有沒有不加入的？（眾：沒有！）問題是你支持那一派，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抵制革命，我們認為，解放軍和公安部門應當鮮明地表示態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義行動。（關鋒：張日清同志支持你們反對衛恆、王謙嘛！）張日清同志反對衛恆、王謙，支持你們造反派，我們讚揚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們給你們亮明這個觀點。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就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如果他不支持造反派，我們怎麼辦呢？（眾高呼：造反！）對！造反！在這一點上我們要相信解放軍，相信林彪同志的領導，軍隊的問題可以在解放軍內部解決，不要衝擊解放軍。

是有一些當官做老爺，變了質，把群眾看成洪水猛獸（關鋒：要沖刷他們嘛！），他們開口閉口罵群眾，背裡說群眾運動壞得不得了，如何如何不講理。我們還沒有見過革命群眾不講理，倒是那些受蒙蔽，被操縱的人是不講理的。所以我們對一切革命派，造反派的組織必須採取鮮明的態度：支持！一定要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的力量一定會大發展，這是歷史的潮流。上海是一個典型，去年十一月，造反派只有一千人，而僅二個月，產業工人的造反大軍就發展到一百萬人，造反派的力量是一定會發展的，而那些受蒙蔽的群眾，相信他們一定會站到毛主席一邊來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至於一些專做壞事的組織，像從前的東，西城糾察隊，現在的聯動，西安的「紅色恐怖隊」，對他們就要專政，如果公安部門不能執行這樣的任務，就要造它的反！（眾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相信太原市，大同市，山西省的命運一定能掌握在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的廣大革命群眾的手裡。

讓我們高呼：（口號從略）

關鋒同志講話

該講的話王力講了，我再簡單地講幾句，同志們寫了材料，寫了信，我看了一下，我看這些問題要上綱才能解決問題，上什麼綱呢？就是把權奪在無產階級手裡，這樣才能解決，不然是解決不了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還掌握者部分的黨權，政權，財權。在這樣的情況下，革命的同志怎麼能不受壓迫呢？我看到一個條子：太紡紅衛隊又挨打了，怎麼辦呢？（眾答：造反！）對，你們要自己處理自己的命運，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只能靠你們自己，我們只能表示同情，慰問。

十一月份我們接見了「太紡」一部分同志，他們回去發表了談話記錄，人家就說，關鋒，戚本禹是群眾鬥群眾的罪魁禍首。所以問題得你們自己去解決，革命幹部，學生和工人聯合起來奪權，我們太紡紅衛隊和一些紅衛兵（當然是不同意他們領導人的那一部分紅衛兵）說：「他們紅衛兵中，有些頭子，專門打人，紅衛隊向省委要求保證八小時工作，在上班時間不要打人。」這是最低的要求了，但是這樣的要求也不能滿足，這樣的領導是什麼領導？這個省委是幹什麼的？（眾高呼：是修正主義！）這是資產階級專政，只有把他們打倒，現在不是告狀的時候，同志們！當前的形勢很好，去年毛主席指示廣播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廣大群眾熱烈歡呼。但也有人到電臺質問：為什麼廣播大字報？現在毛主席又指示發表了上海各革命組織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文化大革命又進入新的轉捩點，廣大群眾也是熱烈歡呼，但也有人到《人民日報》去問，《紅旗》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奪權！這篇文章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今天有少數人跑到《紅旗》去說，這是棵大毒草，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我們指示，我告訴《紅旗》的同志，你們要有底，他們說是毒草，你們說是香花，他們說是反毛澤東思想，你們就說是宣揚毛澤東思想，同志們知道，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發表的，他們還要揪出評論員呢？（眾笑）。

同志們，不多講了，時機要緊，要趁上海的東風趕快行動起來（眾高呼：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前幾天，我們把解悅找來研究一篇

文章，事情完了我們就叫她趕快回去，奪權，我們在研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在研究，他們看到了中央給上海革命派的賀電（王力：知道混不長了），也在研究對付我們。

同志們提出一些具體問題，這裡我就不回答了。因為你們那個地方的權力還是掌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我們講幾句話起什麼作用？我們還是靠你們幹，山西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廣大群眾是會支持你們的，勝利是你們的，我們應當相信解放軍和公安部門，公安部門裡也有左派，現在他們已經殺出來了，你們和他們聯合起來，就好辦了，對那些打人兇手，一定要專政，只有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自己在手裡，不把權力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

王力：要改變一個觀念——有了什麼問題都要求省委解決，這沒有必要，那等於要他們的命嘛！你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們可以依自己的意見去改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單，一句話：要奪權！（群眾高呼：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毛主席萬歲！）

（太鋼工人代表發言後，山西大學一個人代表「八·一四」及革命工人聯合會等組織發言，群眾大吼：保皇派滾下去。）

關鋒：那你就不要講了，今天我們向大家談點意見，供大家參考，我們知道大家有各種不同意見，但在這裡不要辯論了，好不好？（眾：好！）

我們講的這一些，向誰都可以講的，公開的，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山西的同志我接觸過幾次。看來看去就是這麼回事，文化大革命已經到了轉捩點，毛主席發出了號召。所以我們今天亮明了我們的觀點，旗幟鮮明地擁護大家鬧革命。

（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⁷⁰

⁷⁰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王力、關鋒在《人民日報》社宣布中央文革的重要決定（1967.1.20.）

【王力、關鋒同志於今晨一時二十分在《人民日報》社奪權問題向報社的革命群眾宣布了中央文革的六條決定。】

王力講話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階段，在奪權高潮的時候，我們能同革命的同志在一起，感到非常高興，我們支持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革命精神，中央文革關鋒和我支持你們，支持同志們的鬥爭，中央文革小組研究了一下，有幾條決定在這裡宣布：

- 一、堅決支持同志們的革命行動，把《人民日報》辦成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報紙。使《人民日報》能夠緊緊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
- 二、我們支持你們報社內部的遵義「紅旗」小組（遵義戰鬥團）的同志們建立一個監督小組，來監督報紙的工作，監督編輯、出版、校對、印刷工作。
- 三、我們贊成北京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派，各革命群眾組織和有些外地的革命旗幟組織，成立一個監督小組，監督《人民日報》的工作。要澈底打破過去「關起門辦報」，要向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建立血肉的關係，要同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息息相連，血脈相通，與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感情、語言能夠打成一片，把過去報社那種死氣沉沉澈底打破。歡迎革命組織派代表建立監督小組，從今天開始，在《人民日報》工作，同志們好不好？（眾：好）
- 四、希望你們現在還擔負各種報社工作的同志，繼續執行工作，《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人人必須堅守崗位。（關鋒同志：

要摺桃子，就是犯罪）你們內部的監督組織，也有責任監督報社內部工作。首先要出報，一天也不能停頓出版。經過幾天，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產生一個領導報社工作的小組，就是陳伯達同志建議的七人、九人或十一人的編輯工作小組，不要總編輯制度了。這樣個領導小組，民主選舉產生，首先是臨時性的，逐步過渡到經常性，不管是臨時性的還是經常性的，不稱職的，隨時可以撤換。群眾的監督是希望有這樣一個監督小組，同志們贊成不贊成？（眾：贊成！）有這樣一個監督小組主持日常工作更加主動對不對？（眾：對！）好不好？（眾：好！）

- 五、在版面上不發表內部變動的消息。（關鋒同志：也不要再在報紙上透露出來。）這一點和地方報紙有區別，和地方報不同。《人民日報》在世界上威信非常高，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報紙。（關鋒同志：反修文章也是兩個編輯部發表的）元旦社論和最近社論也是兩個編輯部發表的。版面也不要再發表主席像來表示內部的改變，真正表現在內容上的改變，陳伯達同志提出內批外幫，內部要批、要燒、要鬥，報紙外面的同志要幫助改變它的面貌。
- 六、《人民日報》內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的權，統統要奪回來，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但是《人民日報》不用接管的口號，同志們贊成不贊成？（眾：贊成！）好不好？（眾：好！）權是要奪，但不用接管的口號，採用監督小組很適當。《人民日報》跟《文匯報》《工人日報》不一樣，同志們，最重要的是依靠報社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最重要的是依靠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家動手把《人民日報》辦好，辦成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報紙，相信大家能夠完成黨和人民交給同志們的這樣的一個偉大的責任，中央文革小組就有這樣一些意見。

《人民日報》同志們要監督，最重要的是掌握宣傳口徑，要掌握分寸，《人民日報》是我們黨中央的機關報，不同於大字報，不同於傳單，不同於紅衛兵報的口徑。紅衛兵報我們統統不管，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統統點名上報。你們行使監督權，就要注意這一點，要有區別，也不同於一省一市的地方報，重要的是掌握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這個原則，堅持這樣一條路線，不能調和，不能折衷，不能折衷主義，提倡什麼，反對什麼，觀點必須明顯，辦成一個毛澤東的報紙，體現毛澤東思想的報紙，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上統一起來，不要含糊。從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會有許多實際問題不斷提出來。要掌握新的重大問題的提出，要區別那些問題要請示中央，重大的原則問題，中央已經決定或已經發表文章，在這個範圍內當然不用請示。但是提出重大問題，例如：《紅旗》評論員的文章提到奪權，上海的經驗一千條、一萬條，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字：奪權。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奪權。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中央文革小組沒有權力，要請示毛主席。類似這樣大的問題要把好關，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來把好這個關。

關鋒講話

我來了兩三次都沒有講話，我很支持同志們。對理論部的同志講幾句話，理論部要好好燒一燒，這個理論部幾年來搞的是吳冷西的那一套，壓迫我們，他們幾次在報紙上對革命派發動圍攻，六四年討論農民戰爭問題，實際上就是圍攻我們。同樣的事情，不只這一次，從文化革命以來；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更不像樣子。根據理論部保守勢力還很大，要把這一保守勢力打垮，其中屬於糊塗犯錯誤的、被蒙蔽的應該趕快猛醒。我們和他們打交道打了很多，我講這幾句，可能受到圍攻，那就和你們一起受圍攻吧！⁷¹

⁷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二集），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

關鋒對總字六四二部隊「一〇五革命造反團」等九個組織的講話（1967.1.21.）

【時間：晨六時十五分，地點：《解放軍報》社。】

有些單位衝《解放軍報》社，不聽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這裡面多數同志是要革命的，承認了錯誤，我們歡迎。其中有兩個惡意攻擊，我們就要專政。西城區糾察隊早就鎮壓了，什麼等運動後期處理！

總參總政情況我們不瞭解，三部暫停文化大革命，因是我軍神經系統。是否不搞！不是，要和地方錯開。軍隊下單位，堅持正面教育要戰備。總政要好好批判劉志堅，別著急，什麼事要有一個步驟。劉志堅是全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這個是伯達、江青和軍隊負責同志瞭解半年多，暴露充分了，可以公開講了。以劉志堅為代表，要肅清他的影響。

東打一槍，西打一槍，打一槍就走，什麼也解決不了，沒有批倒批臭。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好好批判劉志堅，要擺事實，講道理，向群眾擺，擺給群眾聽。

（問：楊代總長講，一定要把顛覆種子都揪出來。）不能抓了好人，有些情況你們不瞭解，空軍吳法憲犯錯誤，但有人煽風點火，要從吳法憲手裡奪權，不能說一點後就倒了，不好好批就不能倒。現在兩派鬥爭沒解決，還互相爭，昨天衝了大會，最好開一個大會。

（問：大量三反問題的要打倒，我們認為只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就打倒！）那個司令部（指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還不是反毛主席的？挖出一切定時炸彈，這是戰備問題，但要有戰術，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關於伯達、江青講肖華問題這種傳單，我只能說一句話，銷毀它，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希望你們去做工作。

總字六四二部隊「一〇五革命造反團」等九個組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⁷²

⁷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北航「紅旗」翻印，

關鋒接見籌備鬥爭劉志堅籌備會同志時的講話 (1967.1.27.)

【地點：人民大會堂。】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用經濟手段和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作鬥爭，和我們偉大的黨作鬥爭。他們的這個陰謀，現在正在被粉碎。還有一手，就是他們把水攪混，混水摸魚，他自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認為還沒有暴露，自以為我們不知道他在背後煽動，造謠，挑撥離間，點火。想把火燒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轉移鬥爭目標，打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不是每人都沒有缺點，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做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員，一些負責同志也是有缺點的。他們利用這個東西，煽風點火，讓受蒙蔽的群眾，讓群眾抓住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的一些缺點和小辮子不放，在黨內，軍內，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急了，瘋了，歇斯底里大發作，他們妄想你打倒我下邊一個人，我打倒你們兩個，妄圖這樣。我們要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他們以為他沒有暴露，把水趁機會攪混，向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來奪權。他們手段毒辣，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越這樣搞，越暴露明顯。如果說，原先我們掌握他們材料還不怎麼充分，他這樣一鬧，跳出來了，就揪住他了。他們這麼鬧也是個好事。正因為這樣，階級敵人就用這樣一個手法。要提高警惕，調查研究，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分清敵、友、我，分清大是大非，把跟毛主席走，跟林彪同志走的，但犯了一些錯誤的和一小撮壞蛋嚴格區別開來。同志們，你們籌委會的宗旨是符合這個方針的！（掌聲）剛才在那邊開了一個會，有關空軍司令部的問題。剛才有同志問到這個問題。我無妨簡略的說說。

空軍院校同志對吳法憲同志有些意見，在三座門等三天二夜，沒等到吳法憲同志，他們很生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剛才江青同志講了話，

和他們說明，吳法憲同志這幾天沒有見到他有兩個原因。一條在執行任務，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可以廣播了，在上饒昨天下午一點鐘打下敵人一架飛機（掌聲）。（謝鐘忠同志插話：敵人是五架，我們四架，敵人F104，我們是國產的飛機，打了他一架，其餘的跑了。）當然這是林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來引導的，但吳法憲同志是直接指揮這個戰鬥的。他不能拋開這個任務幹別的事。再一點是吳法憲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有一定的錯誤，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嚴重的，他應作檢討。組織上叫他暫且不要去。一方面執行戰鬥任務，一方面他檢查是不是準備一下。根據中央精神我們要保護吳法憲同志，這個同志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當然同學們同志們不瞭解，不奇怪，昨天我和他們的代表談了話，我是剛開始和軍隊的院校同志們接觸。大家知道我不是個軍人（謝鐘忠同志插話：他是個老解放軍了）。空軍司令部裡有沒有壞蛋呢？有壞蛋。正是他們煽風點火來打吳法憲，他們要趁此機會從吳法憲手裡，也就是從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奪權。這（哪？）幾個人呢？第一，劉震，劉震是個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彭德懷的私黨。第二何廷一，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瑞卿、楊尚昆的私黨。羅瑞卿大家都知道，楊尚昆大家知道吧？（知道）他是一個裡通外國的傢伙。還有一個叫成鈞這個人是另外一個大壞蛋的私黨。他們這一小撮人，煽風點火，要向吳法憲同志奪權，也就是向無產階級奪權，搞陰謀。成鈞見了空軍院校的一些同志，他瞭解吳法憲是在幹什麼，吳法憲同志是有任務。他如果是好人的話，也應該說清楚嘛，但是他向空軍院校的一些同志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進行挑撥。剛才開會，向空軍院校的同志們亮了底，他自己跳了出來，原先他們就想奪權，現在又跳出來了，既然又跳了出來，就給同學們點了名了，就亮了底……。

剛才提到要盡可能的爭取團結大多數，這是很對的，這個工作相當艱巨的，要進行說服，耐心的幫助。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大多數，他們被蒙蔽是暫時的，壞人總數極少數。要向那些受蒙蔽的同志作宣傳工作，做得細緻，做得耐心。當然我們要堅持原則，不能搞調和，不能搞折中，旗幟要鮮明，旗幟鮮明才能說服多數中間不明真相的

人，你的旗幟不鮮明怎麼能說服別人呢？你們也堅持了正確的原則，這好……。

那天在國防部大樓我還表揚了一個青年同志，因為他很坦率，二十來歲的青年人他直接向我提出：我有兩個問題想不通。他第一個問題，如果說我受蒙蔽的話，我不是受劉志堅的蒙蔽，我是受「十六條」中第十五條的蒙蔽，就是軍隊上按總政指示進行；第二個想不通的就是正在批判陳、葉的時候突然間把劉志堅拋出來了。我說，你很坦率，一個解放軍，應該坦率，你應該帶著這兩個問題，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給他作了一點介紹。有的就不同，打著批判劉志堅的口號、旗幟，實際上矛頭不是指向劉、鄧，不如那個青年人坦率，他坦率講出來啦！劉志堅我們識破他這一套有一個過程，他自己暴露有一個過程，就在六、七月份的時候，那正是劉、鄧路線鬧得厲害的時候，主席不在北京，對革命同學實行鎮壓，對文化革命小組也壓制，當時不是《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嗎？在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是王光美在那裡蹲點，你們都知道了）就公然的把社論當作毒草來批判。這時劉志堅是什麼態度呢？他說：「這篇社論一發表，解放軍報要一發表解放軍就大亂了，就了不得了。」關於工作組問題，陳伯達同志根據毛主席的啟發，提出了撤，不派工作組，派出去也撤，就在我們文化革命小組開會，開完會，然後到中南海開碰頭會去，當時想和劉志堅達成協議，爭取他中立也好，那時我們很困難，希望他能贊成，那時我們兩個不同參加碰頭會，我們倆是小幹部，當時說了說，他表示支援，到了那裡以後，陳伯達提出了這個意見，讓劉、鄧大罵一通，說這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大帽子來了，這時劉志堅怎麼樣呢？劉志堅就順到那邊去了，不講話了，支持那邊的，說我本來就不贊成陳伯達的意見。

在派工作組問題上，劉、鄧向軍隊要人，這個劉志堅消極一點也好嘛，少派一點，他卻積極地派，（謝鏜忠同志插話：派了三千人）現在搞得很被動（現在他們已回來，造了反），工作隊下去，執行了錯誤路線，結果那些院校要批判工作隊嘛！要鬥爭工作隊嘛！這就是損害了解

放軍的聲譽。

還有王任重，大家知道王任重的問題，他和王任重就住在一個樓上，劉志堅在中央文革開會，常常不去，除了開會之外，更不和我們接觸，但是他和王任重很密切，大概有點老關係，王任重欺騙了我們，搗鬼了，他背著我們搞了很多名堂，具體的跟劉濤、賀小龍（即賀鵬飛）出主意，口授大字報，實際支持劉濤、賀鵬飛，另一方面他又派了聯絡員「支持」革命派參加了人家的會，把人家會聽了以後，把情況告訴了那一邊，（劉濤一邊），這不是搞特務嗎？秋後算帳論就是王任重提出來的，背著我們，我們不知道（謝插：槍打出頭鳥，引蛇出洞）不是革命師生南下串聯嗎？王任重就派了記帳隊跟到後頭記帳去，武漢緊急時（就是南下師生到武漢大鬧革命時），王任重就找了幾個幹部子女，帶頭跑到武漢，去保省委。這些當時我們怎麼能知道呢？不知道，後來那些人才揭發了（就是派算帳隊被派到武漢去的同學揭發的）。他往湖北打的電話，往湖北寫的信全揭發出來了，受蒙蔽的同志還是要爭取他，爭取他起義，歸隊。劉志堅知道這些情況，參預這方的。那時候說是我們辦公室調幾個人，劉志堅很不積極的，當然他不好公開說不行；可是王任重找他要人，他倒很積極，氣味相投，一個階級的嘛！劉志堅呢？軍隊的文化革命不向林副主席彙報，不向軍委如實地彙報，也不向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同志彙報，他怎樣向中央文革小組說呢？他說：我忙得不得了，我是忙軍隊裡的文化大革命。到了軍委又說，我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他在那裡沒有做什麼革命的事情，如果做了的話，那就是和王任重在一起，搞了鬼名堂。

還有幾個軍委副主席接見軍事學校學生；也是因為他搗鬼，本來林副主席不同意，他說：主席剛接見了嘛！為什麼還要搞單獨接見？不同意。但是他還要擋，讓四位副主席一起接見。徐向前同志說：「不要都講話了，光一個人講話就可以了。」他說，不！都要講話。這是他玩的鬼。一方面向葉副主席謊報軍情，進行欺騙；一方面是突然襲擊，起草出稿子來，他不事先拿給你看，早一點拿給你看，快到時候了，分給一個，也來不及考慮了，上了他的當。他在文化革命小組說：葉劍英的講

話出去了有不好的影響，當時談起來軍內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反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支持批判葉副主席、批判陳毅，要兩面手法。但這樣一暴露呢，當然要把他拿出來，暴露了他是一個什麼傢伙呢？暴露了他是兩面派，搞陰謀的人嘛！徐向前同志、葉劍英同志、陳毅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跟主席的，都是跟林彪同志的，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個江青同志已經講過了，總理也講過了，伯達同志也講過了，康生同志也講過了。可能葉劍英同志的講話，陳毅同志的講話，傷了軍事院校造反同志的感情，這個要向他們做解釋，要照顧大局，剛才說的三位同志都是跟主席的，跟林彪同志的，都是坦率的，有什麼就講什麼，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講，不搞陰謀，心直口快，錯了就錯了，錯了請大家批評。這樣好，有些同志一下扭不過彎來，要好好幫助他們，要照顧大局，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如果把矛頭對準葉帥，那就錯了，那就上當了。你們的意見是正確的……

北京電影學院紅色造反者大隊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紅旗兵戰鬥隊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⁷³

王力、關鋒在中宣部傳達陳伯達的指示（1967.2.1.）

【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到中宣部「奪權」，王力、關鋒傳達了陳伯達的指示。本文根據《紅旗》雜誌社無產者等九個戰鬥組整理稿翻印。未經送審，只供參考。】

⁷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北航「紅旗」翻印，一九六七年四月。

關鋒同志講話

現在宣布開會。

中宣部的同志們，《紅旗》雜誌的同志們，外單位到這個大院來的同志們：

今天，王力同志和我受陳伯達同志委託，來干預一下中宣部的所謂奪權問題。現在我先宣讀陳伯達同志的一件批語：

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預，不能由外邊的人隨便接管。外邊來接管的人必須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廠、司機班、收發室、電話總機等單位已由《紅旗》雜誌接管，是正確的。《紅旗》雜誌是黨中央的機關雜誌，不許來歷不明的外人來擾亂。

陳伯達

二月一日晚十時

下面，我講點意見。

中央宣傳部的權，主要是宣傳的權，顧名思義，就是宣傳的權。這個權已經由中央接管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等等。早已不歸中宣部管了，歸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管了。那麼，中宣部的同志們的任務，就是進行本單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奪權」要「奪」什麼權呢？司機班、印刷廠、收發室、電話總機等等，這本來是《紅旗》雜誌、中宣部兩個單位的。一個行政處，是歸兩個單位，為兩個單位辦事的。現在處於這樣一個狀態，也是應這些單位的要求，《紅旗》雜誌把司機班、印刷廠等單位接管過來。

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聽說分成兩部分。你們劉桂芝、張力生這一部分，成立以後，作了什麼事，我們不曉得。在這裡，我不給你們作結論、下斷語。希望你們好好革命，但是，你們到中宣部來搞「接管」，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在這一點上，你們犯了錯誤。你們沒有理由把宣傳

部「接管」過去。特別是你們還印了一個《通告》，我看了，說印刷廠不通過你們不能印東西，這更是錯誤的。《紅旗》雜誌印東西，印我們的機密文件，難道還要經過你們批准嗎？不能的。你們把印章收起來也是錯誤的。林傑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錯誤。他是正確的。你們來很多人要找他辯論。我已經通知辦公室，他不跟你們辯論，他要忙於第三期《紅旗》的出版工作。影響《紅旗》雜誌的出版，是對革命不利的，不好的。一切革命同志都應考慮到這一點。據說，你們當中還有人講，王力同志和我是你們的名譽團員，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支持你們。

我說明一下，我同王力同志見過他們的人。他們到甘家口宣傳挨了打，早晨六點鐘在中南海西門要求接見，我們正好在那裡，接見了他們。他們宣傳「十六條」是好的，打他們是錯的。當時他們給我們戴了袖章，這是常有的事，絕不是什麼名譽團員。對你們的活動，我們不瞭解，不清楚，沒有接觸，就是見過那麼一次。江青同志，你們也可能送了一個袖章。絕不允許任何人打著江青同志的旗號來招搖撞騙。戚本禹同志同你們沒有接觸，不瞭解你們。說不上什麼對你們支持不支持。再說一遍，你們在外邊作些什麼活動，我們不瞭解，也可能做了一些好事，但到中宣部來「接管」，搞這一套，是錯了。希望這些同志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立即把中宣部的各種印章，鑰匙等等一律交回來。印章交回之後，該封存的封存，該啟用的啟用。如財務科的印還要用，中宣部的大印可以封起來了。如果這些印章在誰手裡不肯交回，而用來為非作歹，亂開條子。亂開介紹信，如果有人這樣做的話，要以法律制裁！

下面談談阮銘同志的問題。

阮銘同志很長時期他的情況我不瞭解，所以我不能下結論，不能下判斷。有的同志講，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來，是阮銘引進來的，要他們到這裡來「奪權」。阮銘說不是。這事到底是不是，這個問題總會把它查清。即使不是你引進來的，不是你策劃的（因為還沒有搞清），阮銘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首先是你不應該支持他們來「奪權」，不應該表示支持。你說你看簡單了，看錯了，你的立

場到哪裡去了？你頭腦裡的毛澤東思想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不很好分析呢？司機班、印刷廠等等是兩個單位的，你是知道的。他們接管了，會不會影響《紅旗》雜誌的出版，你是想得到的。阮銘同志支持他們來搞所謂接管，是錯誤的。你說你判斷不出來，為什麼不報告呢？沒有接到你的電話、信件嘛！進一步說，是怎麼回事，大家在運動中是會搞清楚。這裡不多講。

下面講幾個原則問題，希望革命同志考慮。

第一、要分清兩類矛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的。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經過半年多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面人物，大家已經看清楚了。不要亂轟一氣，要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有各種分歧、意見，要通過同志式的討論，要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處理。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對於人民內部矛盾，要根據毛主席這個指示來處理。

第二、民主和集中的問題。我們發揚大民主，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紀律？必須要紀律。我們反對的是資產階級的黑紀律，反對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歪曲我們黨的紀律，抵制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反對資產階級的黑紀律。但絕不能因此就不要無產階級革命的紀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紀律必須要。阮銘同志你不是一個不懂事的人，你應該想到把中宣部的公章交給他們會產生什麼不好的後果。你說你不瞭解，不是你操縱的，那你應當報告嘛！這裡還要不要一點紀律？同志們，我們發揚大民主時，不能忘記無產階級革命紀律。要砸碎資產階級的反動紀律，但必須加強無產階級革命紀律，亂來是不行的。

第三、民主和專政的問題。剛才念了一段語錄，在人民內部是民主和集中。對待敵人，主席講得很清楚，就是要專政。大家都

知道，毛主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民主，只給予人民。對那些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社會渣滓，一點民主也不給。大民主不給，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

在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向資產階級發動了總反擊時，有一批牛鬼蛇神跑出來了。他們組織了一些反動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這件事好得很。他們出來了，我們正好來一個大掃除。當然，我們相信，絕大多數是好人，反動組織中大多數好人，是受蒙蔽的。但是這些反動組織的頭頭，處心積慮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這些反動組織的頭頭，我們要實行專政！

我為什麼要講第三點呢？是希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性。
我的話完了。

王力同志講話

同志們，剛才關鋒同志講了很重要的講話。這些話不是他個人的意見，是剛才陳伯達同志同我們一起研究的意見。我沒有多少話好講了，只是補充幾點。

為什麼講你們這次到中宣部「奪權」是錯誤的？你們知道中宣部是幹什麼的？知不知道？（張力生等瞠目結舌，答不上來）你們根本不知道中宣部是幹什麼的。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黨中央的一個部門，它是管宣傳的。這一方面的權，現在用不著你們來「奪」了，這個問題老早就解決了，早就由黨中央收回了。他們已經沒有這個權了，沒有宣傳權了。關於宣傳部工作的這一方面，黨中央已經委託中央文革小組管了。請問你們：你們來「奪」什麼？而這個權，告訴同志們，不能隨便來「奪」的！這是一點。

再一點，現在的中宣部，它幹什麼？就是一條任務，搞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澈底地搞。你們到這裡來，是不是「奪」這個權？「奪」他們在單位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權？（關鋒同志插話：「奪」這個權就違背了「十六條」了，當工作組嘛？）這就違背

「十六條」，當工作組嘛。要你們來當工作組嗎？中宣部的同志歡迎你們來嗎？（中宣部革命同志答：不歡迎！只有阮銘是歡迎的）如果你們是來「奪」這個權，那也完全錯了。這個權用不著你們來「奪」，可以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自己來「奪」。這是一點。

那麼，你們來，是不是要「奪」《紅旗》雜誌的權呢？這裡倒是有權可「奪」的。（關鋒同志插話：《紅旗》雜誌還在照常出版。）《紅旗》雜誌是我們黨中央的雜誌，是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掌握的。《紅旗》雜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宣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最重要的陣地。你們是不是到這裡來要「奪」《紅旗》雜誌的權？如果是這樣。那你們是完全錯了。不但「奪權」不行，你們擾亂《紅旗》雜誌的工作也是極端錯誤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真正擁護毛主席的、真正擁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同志，應該有責任保護《紅旗》雜誌。支持《紅旗》雜誌，誰破壞《紅旗》雜誌。你們應該挺身而出嘛！而同志們，你們現在的實際行動是什麼？叫我們怎麼能相信你們是革命的？叫我們怎麼能相信你們是擁護毛主席的？叫我們怎麼能相信你們是擁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你們不但不維護《紅旗》雜誌的正常工作，反而擾亂《紅旗》雜誌的工作，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們為什麼要接管司機班，你們為什麼要接管印刷廠，還有幼稚園呢？（眾大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不但這樣做，當《紅旗》雜誌的林傑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評你們時（這是幫助你們），你們還要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來衝《紅旗》雜誌。叫嚷要同《紅旗》雜誌辯論。你們辯論什麼？

在這樣一個革命的緊要關頭，這樣一個大的革命風暴到來的時刻，《紅旗》雜誌要戰鬥啊！它要在第一線進行戰鬥啊！它要對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擔負政治責任，對黨中央對毛主席擔負政治責任啊！你們這樣做，究竟是幫助《紅旗》的工作，還是阻礙了《紅旗》的工作？你們對《紅旗》雜誌有什麼幫助？這正是一個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全國決戰的關頭，為什麼要衝我們的指揮部，衝我們的參謀機關？你們錯了！你們根本不應該到這兒來。同志們，這樣做是錯了！

聽說你們叫「進駐」嗎？（有人回答：他們叫「接管」、「奪權」）你們「奪權」以後，在這裡私設公堂，打人，有沒有這事？（張力生狡辯。群眾喊：他扯慌！我們親眼看見的。）你們「接管」中宣部，利用黨中央的機關，就在這裡私設公堂，在這裡抓人、打人。你們知道這是犯法的、這是違法亂紀的嗎？不管你多麼革命，這樣做，都是不許可的！

你們有什麼權力掌管中央宣傳部的印章？有什麼權利？你們知道掌管中宣部的印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拿這個章可以做什麼事情？你們做了沒有？拿這個印章可以調幹部，可以分配工作。這些印章你們都掌握了！你們要交出來！（關鋒同志插話：不交回的話，要抓起來！）要立刻照陳伯達同志的意見辦，所有的印章都要交回，所有「接管」的人必須一律退出！

（印廠有同志揭發，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有人曾盜用關鋒同志的名義到印廠去招搖撞騙。）

關鋒同志講話

這倒說明一個問題，你阮銘確實同他們有聯繫。至於什麼樣的聯繫，我不知道。當時我確實打了一個電話給阮銘同志。說《紅旗》要接管印廠，你要是革命的，要支持，不要挑起群眾鬥群眾。

這些事一下子難以判明，時間還長，可以把問題搞清楚的。今天不解決這個問題。今天要解決的是：

- 一、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要走，退出去；
- 二、把印章、鑰匙等等交回來；
- 三、不許再到《紅旗》擾亂工作。

有人煽動說要調十幾萬人來。好嘛！全北京的來都可以。我就不相信北京工人會聽你們幾個人的話。如果有人煽動不明真相的人來《紅旗》擾亂工作，要由劉桂芝、張力生完全負責！

這裡的善後處理，交印章，清查印章拿出去後有沒有用過，要成立一個小組。這裡要有阮銘參加。他要負責。再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

《紅旗》雜誌的革命同志參加幾個人。⁷⁴

王力、關鋒對山東省造反派代表的講話（1967.2.7.）

一、關於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總部所策動的反革命事件問題

王力、關鋒聽了被接見同志的彙報後，對有關問題發表了如下講話。

王力：公安廳直到現在還被包圍嘛！怎麼能這麼個搞法？

我們彙報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衝進公安廳保密室、檔案室，搶走了機密文件的罪行，而拘留了十七個人的情況。王力很氣憤的說：對這樣的人來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對問題的要那個有嚴重馬上逮起來，這還有什麼猶豫的。

王力接著問：現在地、富、反、壞、右跑出來的多不多？我們把濟南有關「國際造反軍」的情況談了一下。王力問：青島那個「全國紅色勞動者」那些壞組織與工人聯合會有聯繫嗎？熟悉情況的同志談了拘留了幾個組織中的四~五個頭頭，因為轉移「工人聯合會」的人把這四個頭頭搶走了的事

王力氣憤地說：「工人聯合會」把他放了，誰下的命令放的？把四個頭目都放了！

關鋒：公安廳造反派對業務工作都熟悉嗎？現在你們的接待工作不用那麼多人不行嗎？光搞接待也不行，因為你們是專政機關，主要是鎮壓反革命。

王力：「山西省搞無產階級專政，選舉了人民法庭。」當談到工人聯合

⁷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委員會等組織的一小撮人到處造謠說：軍委成立了海陸空調查團，調查「一二一」事件時，關鋒說：那些謠言太笨拙了。造謠多了就沒有聽他的了。調查團老不去，人家就不信了。

王力問到解放軍對這個事件的態度時，我們說：濟南衛戍區對此發表了通告：提到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是一個反革命組織。王力說：他說的是總部，沒有說這個整個組織，要考慮群眾的多數並問：現在退出來的有多少？代表說：退出來的不少，但他們還蒙蔽一部分群眾，如淄博五零一廠。王力說：要有這麼一番大門。

關鋒說：要經過一番大門。

王力說：青島反復多少次嘛。

關鋒說：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那麼一搞，有些幹部就不敢表示態度了。

王力問：現在有多少幹部表態了？你們應該發出個號召。

關鋒說：幹部只要站在革命一方面，就要歡迎，早站出來的要歡迎，晚站出來的也要歡迎，只要是真正站出來的。

王力說：只要真正站過來的，就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

關鋒說：現在工廠能生產嗎？張金成是工人還是幹部。代表作了回答。

王力問：那你們在這幾個工廠的勢力怎樣？應該進行工作，這麼個好機會，你們沒有發出號召嗎？《大眾日報》要號召全體工人生產，對於破壞生產的要實行專政，對破壞生產製造事故背後搗鬼的傢伙要實行專政，革命的工人要同他們劃清界限，對革命工人要進行宣傳，號召他們頂住，堅守崗位，抓緊生產，不要受蒙蔽，革命派要採取明確態度，號召他們起來造反。

代表談了有關工人聯合會和山大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某些人最近的活動情況。

王力說：人家轟轟烈烈的搞奪權，他們卻開追悼會，抬著棺材遊行，這樣幹法，那能叫鬧革命？王力接著說：重要的問題還是奪權，聯合會的某些人靠造謠過日子不行，不管你以前怎樣革命，在關鍵的時刻，不革命是不行的。你們對這個事件採取了鮮明的態度，

正確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些組織主要是頭子的問題，在緊急關頭，他們爭權奪利，變了，這就不行，對廣大群眾則要與他們區別對待，但是犯錯誤一定要批評。不要什麼人都往公安局裡送，這樣做是對自己不相信，抓多了就起不了專政和鎮壓的作用了。代表們談了他們（山大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和工人聯合會）在北京活動的情況。王力說：讓他們在這裡鬧吧！奪權嘛！「三結合」嘛！還有軍隊嘛！什麼告狀不告狀，沒有用，還得靠當地鬥爭。

二、革命派大聯合、大奪權問題

代表彙報了反革命事件（指山大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和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衝擊山東公安廳）以後，又談到了大聯合、大奪權的問題上，及最近奪權問題上與聯合會和山大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之間的矛盾。

王力說：拿了印算奪權了嗎？

王力和關鋒說：對待幹部要很好學習主席思想和《紅旗》第三期社論談到這個問題，「三結合」問題，就有領導幹部，你們省委內最壞的都是誰？

代表說：譚氏（譚啟龍）的、白氏（白如冰）的都是破壞的，那個蘇毅然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陳伯達的講話很反對，在維坊廳會時還搞點子。

王力站起來說：真是刻骨仇恨，他比譚啟龍還壞，許多壞主意都是他出的，他和山大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關係怎麼樣？鬥沒鬥他？

代表說：沒有。

王力說：現在還很舒服！你看嚴重不嚴重。

關鋒說：濟南最近的壞事不能是譚啟龍搞出的，還會是誰指揮的？

王力：名義是白如冰抓的，我看可能是蘇毅然。

關鋒：濟南市的楊毅怎麼樣？

代表們把知道的說了。

關鋒：聽說他在三級幹部會上，他與王效禹等三個同志，是反對譚啟龍的。

代表此時詳細地談了奪省委大權的問題。

王力問：常委會由哪些單位組成？又問，向中央發報的電臺在誰手裡？

代表：在昨天（六日）把實權都奪過來了。

王力：能不能登報、廣播、中央承認不承認你們的權力，關鍵在於這個常委會，你們要把具體名單報上來，要組成一個中央信得過的常委。對原來的幹部，要分析，要排隊，要正確對待。

關鋒：要學會掌權，學會辦事，不然怎麼能掌權呢？說話要簡明扼要，抓住關鍵和核心，有的一談就是半個小時。

代表專談了奪權和反撲的情況。

王力說：這個問題比較嚴重，山大和聯合會搞什麼名堂，現在就是問你們的機構。接著問：省委、常委……有沒有人？

王力說：機要人員還要用，因為有些工作學生不懂。

關鋒說：像山師的董××，山大的高××，這樣的人，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要爭取，以功補過，將功贖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黨的傳統政策。

關鋒問：省委、常委都怎麼樣？

代表：省委問題很嚴重，問題很多。

關鋒：當然不少，要不，還奪權？

王力：「三結合」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工廠的產業工人，有代表性的領導幹部。

關鋒：對犯錯誤的幹部只要不是敵人，就不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了。

王力：一棍子都打倒就會打到自己的頭上來。又說：你們對領導幹部區別對待了，一般地就放心了，不要一概統統打倒，那不行。

關鋒：要善於分析。

王力：區別情況，區別對待，貴州省提出了這個重要問題。一個貧農代表問到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王力：這個問題，你們已經成立了常委，可以研究解決，奪權了嗎？你

們就要解決。

關鋒：這些具體問題，你們自己解決，我們不瞭解情況，不好答覆。現在快到春耕季節，一切問題都要研究安排，還得吃飯嘛。又說：你們的情況知道了，就等電報，看看名單。又說：對科、處長以上幹部都要排隊，選幾個標兵，看看幹部怎麼處理。

王力：這是個重要的政策問題，什麼權都要奪過來，要不就是占了房子，搶了大印，也沒用。對於領導幹部要區別對待，這樣才能掌權。

關鋒：高××就可以作為一個標準，如果高××也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那打倒的就多啦！

王力：《紅旗》第三期社論說：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黨的傳統的政策，這是很寬的。

關鋒：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要很好地學習。

王力：這是很重要的政策，要善於研究政策。

王力、關鋒：請你們代向今天沒有見到的同志問好！⁷⁵

關鋒談路線鬥爭和奪權問題（1967.2.12.）

今天我講三個問題。

一、兩條路線鬥爭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兩條路線激烈的鬥爭，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向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這些當權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是反動資產階

⁷⁵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級混入黨內的代理人，這一小撮人篡奪領導權要搞和平演變，他們就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將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出來。這是關係到中國革命的命運和世界革命的命運。不然又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祕密報告，革命就要失敗，歷史就要大倒退，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以毛主席為首的正確路線，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經驗教訓，蘇聯搞了五十年，結果變成修正主義，毛主席以最大的決心，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了保證不出修正主義，這是有偉大歷史意義的。

舉個例子來說，前北京市委就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修正主義窩子。主席指示批判吳晗，吳晗實質問題是罷官問題，但是彭真不執行，北京搞不起來。後來江青同志在上海組織起了一個班子，在《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但《北京日報》不轉載，北京不來批判。當時全國報紙都在批判，唯獨北京不搞。當時搞小冊子全國都發，唯獨北京不發。姚文元寫了文章，主席批准了這文章，批判吳晗問題的實質是罷官問題，是攻擊黨，攻擊毛主席。以後彭真把主席批語改了，彭真在二月搞了五人小組彙報提綱與毛主席對抗，這就說明前北京市委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與毛主席唱對臺戲。陸定一在中宣部搞的是法西斯專政。他們代表資產階級和國際上有聯繫。組織上招降納叛，把壞人拉到中央。組織部有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佔據了組織部、文化部、國家監委、工交很多重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小將們從國民黨報紙上翻出了他們的自首書，小將是有很大功勳的。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他們鑽入黨內竊居重要領導崗位，跑到我們心臟中去這是非常危險的。毛主席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把主要矛盾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另一條路線是以劉、鄧為代表的反動路線，他們是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一貫唱對臺戲，猖狂進攻，反對毛主席。特別是去年毛主席批轉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劉、鄧不僅不支持，他們還把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人打成反革命，小將們並沒有缺點和錯誤，

是劉、鄧自己不革命，也不要別人革命，他們顛倒黑白，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搞資產階級專政。就是與毛主席唱對臺戲的，不是有人講過嗎？坐無產階級的轎子不舒服，還要坐資產階級的轎子。

劉、鄧錯誤不是偶然的，由來已久。毛主席早就覺察。毛主席在批判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通知上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當時大家以為是彭真，其實是指劉少奇。這說明毛主席看得很高很遠。早就有覺察，現在更清楚了，劉少奇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六二年刮單幹風是劉少奇主張，分田到戶也是他的主張。他是通過別人作報告，他是幕後指使者。如果不是毛主席掌舵，人民公社早就垮臺了。農村四清問題主席起草了第一個十條，劉少奇又搞了第二個十條，那是個形「左」實右的，和毛主席唱對臺戲，後來又叫王光美在桃園搞試點，把王光美名揚全國。

林彪同志幾次講話要我們提高警惕。劉、鄧在中央所做檢查，按語中也指出：他們回避對毛主席的對抗。要與劉、鄧劃清界限，真正認識劉、鄧錯誤路線，站穩立場。

二、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問題

主要談談《紅旗》第三期社論。毛主席倡議要搞這篇社論。（關鋒同志參加了起草）毛主席又作了修改。它是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分五段，以後要對每段單獨寫文章，陸續發表。

第一段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妄圖反抗，組織自己力量，搞假奪權。現在鬥爭很複雜，他們一夥人搞假奪權來欺騙群眾，他們組織自己的一夥，把印一交，躲在一邊玩花招，耍陰謀。假奪權，毛主席是不承認的。要真正把權奪到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人的手裡。現在社會上地、富、反、壞、右都出籠了，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起搞反撲。例如光華木材廠警惕性不高，被反革命分子給燒了。兩條路線鬥爭中反革命分子要搞破壞，應提高警惕。

第二段是講大聯合，在大聯合、大團結的基礎上才能搞大奪權。不

聯合就奪不到權。在革命隊伍中，革命群眾組織中都存在著非無產階級思想，在被壓迫時，他不起主要作用，但是奪權以後，勝利了，非無產階級思想就起主要作用了。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都發表了孟繁華同志的文章。很重要，應該很好學習。《紅旗》雜誌有按語，要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首先要奪腦子中「私」字的權，要奪敵人的權，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沒有思想革命化，奪權等於白奪。在革命組織中各種主義，如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等，但集中到一點就是無政府主義。現在這是一種思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凡是帶「長」字的全要打倒，全是壞傢伙。這個口號是極端反動的。十七年來，在毛主席領導下，在各條戰線上都取得偉大的成績。如果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一小撮，凡是「長」字的都壞，那麼我們偉大的成績，就不可理解了。不管怎樣，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內還是占統治地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就是不要領導。如他們提出：「我要如何辦就如何辦。」「我能辦到的，我都要辦。」

革命隊伍互相打內戰你挑我的錯，我挑你的錯，互相攻擊，動不動就寫大標語。動不動就開大喇叭宣傳車上街，這也是無政府主義。我們要按毛主席思想辦事，各學校革命左派要聯合起來，否則奪不了權，要警惕有沒有敵人在左派隊伍中拉出去，打進來。「聯動」中有高幹子弟要教育，讓他們悔過自新，但教育不能助長錯誤，對那些頭頭要實行專政。

第三段是幹部政策，奪權奪得好的，中央承認的，全是革命幹部在那兒起作用。奪的好的有貴州、山西、上海，他們搞「三結合」，主要靠本單位革命力量。特別強調對犯錯誤的幹部要正確對待。社論中講對犯有錯誤的幹部要正確對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黨的傳統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使犯錯誤的同志心悅誠服，也才能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否則是很危險的，要按這政策辦事，我們對犯錯

誤的人和幹部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不是屢教不改的允許他們改正錯誤，鼓勵他們將功贖罪，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當前奪權要搞「三結合」，三位一體，要把奪權鬥爭統一領導，統一指揮起來，鎮壓反革命，中央承認這個機構為最高權力機構，要樹無產階級的權威，搞軍訓的解放軍要大力宣傳。

北京還沒有搞成臨時的權力機構，北京是中央所在地，為什麼搞不起來？可能是革命派受壓制還不夠厲害。同志們很著急，中央文革也很著急。有人問怎麼辦？不要緊，再等一個時期總會有辦法，大家要努力。

反革命分子出籠了，地富反壞也出來造反了，實際上他們是造無產階級的反，造革命的反，他們出來造反是個大好事，我們來個大掃除，反革命組織要抓頭頭，群眾是受欺騙蒙蔽的。現在謠言很多，馬路新聞多，有些人把黨內機密洩露出去，還有敵人造謠說毛主席說「不管什麼當權派，先奪了權再說」。

三、解放軍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問題

要解放軍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建立新的功勳，解放軍要按毛主席指示辦事，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北京大的革命組織是有數的，中央文革是知道的。但有些小組織如「九·一六」這些鬧不清，解放軍要主動調查，主動聲明，要給我們時間去調查。要允許我們去調查，不能逼我們馬上表態，你們有義務幫助我們調查。支持錯了怎麼辦？要調查不能急於表態，先是準的問題，然後才是狠的問題。

現在打的是政治戰爭，革命群眾有爭吵的，要向他們宣傳，讓他們先檢查自己。要解放軍在政治思想上多做工作。革命群眾中要多檢查自己。要在革命組織中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潮，不能搞極端民主。左派之間現在還互相奪權，這種情況下要多做解釋，不要互奪，要強調大聯合，抓大方向。按《紅旗》第三期社論辦事。

最後還要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沒有那麼多，不然十幾年怎麼會有這麼大成績呢？有人不想當幹部，這個想法不

對。有人講：「可別當幹部了，當了幹部左派不鬥你，右派鬥你」，這個說法也不對。要分清兩類矛盾，要調查清楚，要狠狠打擊反革命。

注：本文根據北京輕工業學院紅色造反委員會翻印稿翻印。未經送審，只供參考。⁷⁶

戚本禹、關鋒在《光明日報》社職工大會上的講話 (1967.2.21.)

戚本禹同志講話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向《光明日報》社的同志們問好。（眾呼口號）你們這兒真對立啊！喊口號都分成兩派。

穆欣同志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一直在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大家可以相信，中央文革小組對自己的成員，是講原則的。

最近文革小組開會，在京的同志也有些議論，作了討論。文革小組決定派我和關鋒同志向大家表明態度。下面我講一些意見，總的是對穆欣問題的看法，是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過的；許多具體問題，只能代表我和關鋒同志的意見，因為我們商量過。但總的對穆欣的問題怎麼看，是經過我們小組討論過的。

一、對穆欣同志的問題，應當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總的來看，穆欣同志到《光明日報》以後，報紙不是比過去辦得更壞，而是辦得更好，（關鋒同志：這是小組的意見。）《光明日報》幾年來工作有成績。報紙的方向，總的來說，幾年來是代表無產階級說話，還是代表資產階級說話？這不僅關係穆欣一個人的問題，也關係到大家。你們辛辛

⁷⁶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苦苦辦報紙，究竟為無產階級辦報紙，還是為資產階級辦報紙？是《北京日報》那樣的資產階級報紙呢，還是無產階級的報紙？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希望大家排除各種其他因素，站在正確立場上來看待這個問題。

《光明日報》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報紙，是資產階級報紙，而且是合法的資產階級報紙，民主黨派機關報。特別是在五七年右派進攻時，儲安平、章伯鈞利用這個陣地向黨進行猖狂進攻，我們反擊，把陣地奪過來，派穆欣同志來奪取這個陣地。這幾年，是否又變成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喉舌，還是基本上是無產階級的喉舌？我們看，這幾年總的方向是無產階級的。我們認為這是《光明日報》全體同志的光榮。（熱烈鼓掌）歸功於全體同志，當然首先應該歸功於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但是，這裡面也有穆欣同志的一份功勞。我們希望不要抹煞這一點。

為什麼說《光明日報》的方向基本上是對的，是反映無產階級的意見呢？在整個文化革命中；幾年來，在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中，《光明日報》是站在比較前面的。你們可以排隊嘛。（《北京日報》、《前線》、《北京晚報》……）《光明日報》有很多缺點，錯誤，特別是穆欣同志有許多缺點、錯誤。但是這幾年鬥爭相當激烈，《光明日報》在鬥爭中是站在前面的，支持了左派，對資產階級進行了鬥爭。幾個大的鬥爭，如對「合二而一」的鬥爭；京劇現代戲的鬥爭，有缺點、有錯誤，但整個來說是好的；農民戰爭問題，翦伯贊、范文瀾、蔡美彪堅持帝王將相，而關鋒他們的文章〈論農民戰爭〉，《人民日報》不登，甚至《紅旗》雜誌也不登，當時的副總編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登，《光明日報》，穆欣同志這兒註銷來了，地位還很顯著，這是很不簡單的。

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鬥爭更激烈。穆欣同志站在哪一邊？還是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他基本上還是站在左派一邊的，當然不是那麼堅定，有弱點。你們一個記者到我這兒來，聽到我的觀點，穆欣同志就派人找我寫文章，送給我很多書，很多資料，積極參加戰鬥。不僅找了我，還找了關鋒、林傑同志。我趁此機會向《光明日報》全體革命職工表示感謝。（熱烈鼓掌）當時別的地方不登我們的文章，你們《光明

日報》登。我水準不高，文章一改再改，《光明日報》排字工人不厭其煩。我向《光明日報》的排字工人表示感謝。

《光明日報》在這些鬥爭中，沒有迷失方向，站到毛主席一邊，不可抹煞。考慮穆欣問題的性質時，應當正視這些問題。

穆欣同志自己呢？應當承認，他在文化革命中起了作用，親自參加戰鬥。六一～六二年，有一個美化叛徒的反動思潮。他堅持原則，寫了批判《桃花扇》的文章，還寫了批判《賽金花》的文章，批判「國防文學」的文章。這些文章是好的，是革命的，當時寫這樣的文章是不容易的。

《光明日報》，穆欣同志和舊中宣部，舊統戰部也是有鬥爭的。特別是舊統戰部，一直是打擊，排擠他的。舊中宣部還支持舊統戰部打擊他，這點是很清楚的。在打擊最厲害的時候，他找過我，找過關鋒同志，要求我們幫助他，很困難，他當時情緒很低沉。你們說他是統戰部黑線，無論如何說服不了我，如果是黑線，統戰部應歡迎他，為什麼打擊他呢？

他在領導報社的工作中，還是比較注意貫徹階級鬥爭為綱的，在全社革命職工支持下，對壞人壞事進行了鬥爭。

因此，我們認為，穆欣同志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

我們認為：穆欣的問題，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義，不是兩面派。

他怎麼會是反革命呢？第一，他沒有參加國民黨，三青團；第二，沒有反對毛主席；第三，沒有反對林彪同志，也沒有反對中央文革。

其次，穆欣同志是有缺點，錯誤的，有些錯誤還是比較嚴重的：

第一、政治上不夠堅強，在有些原則問題上有動搖，在有些問題上沒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在對舊中宣部的鬥爭中，是不堅強的。舊中宣部整他，他還傻乎乎地，傳達舊中宣部的東西，不抵制，有時傳達很帶勁。

登了一些毒草。毒草可不可以登呢？毒草是可以登的，但思想上必須明確。登的時候，要準備除草。穆欣同志有時

候不明確，稀裡糊塗放出去了，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人家說是毒草，才知道是毒草。「合二而一」註銷來了，關鋒同志講了話，他跟得很緊，馬上組織文章批判。有的沒有批判，有的不清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後，還登了夏菊花的文章，而且在頭版頭條。為這事，關鋒同志批評了他，我也給他提意見，他接受了。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政策有錯誤。批了一些不該批的人，點了一些不該點的名。打擊面過寬，有的不準，應打擊的未打擊，不應打擊的打擊了。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應當講在報社也有反映。這裡有穆欣同志的責任。有些做法起著壓制群眾的作用。軍委指示沒有及時傳達。使運動冷冷清清。所有錯誤都與穆欣同志有關，應該好好認識錯誤，向群眾檢查。

第三、民主作風差，甚至對提過意見的人有打擊報復行為。他不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幹部。文化大革命給他貼的大字報一張也沒有，說明老虎屁股不大好摸。外面學生來，外面學生一衝，七層樓都是大字報，而且提得很高。你那麼不民主，壓，走向了反面。這個問題穆欣同志應自己檢查，不應埋怨群眾。剛才我看了他的檢討，怕群眾，誰說他一個不字，心裡就緊張。我親自看到這一點。大字報有什麼關係？革命的大字報，就是提錯了也沒什麼。壞人貼大字報是個暴露。革命就會有反復，要準備犧牲。檢查還不夠深刻，還得檢查。

對家庭缺乏教育。愛人張××，張××來了沒有？（回答：來了。）我今天要批評你。你這個人有點不大像話，打了你的小孩，你可以罵他一頓。為什麼鬥爭呢？你說是批評會，站凳子，怎麼叫批評呢？鬥小孩這是錯誤的，不能允許的。到現在為止，你還沒有認識錯誤。我問你，你說有錯誤，很抽象。不能允許！任何人不能這樣做。沒有叫你入黨，我看對的，不夠一個黨員。你這個人還好吹噓，你說穆

欣長穆欣短的。這些事由我們來說嘛！你盡幫倒忙，很不高明。穆欣也有責任，在有些問題上，無原則地聽從她的意見，耳朵比較軟，這點應該檢查。我們應當有原則的。合乎原則的話聽，不合乎原則的話不能聽。但也不能把張××的錯誤拉到穆欣身上，張××鬥了小孩。不能講穆欣鬥了小孩。當然也有責任，對張××管教不嚴，沒有進行批評和教育。（問穆欣）你批評過她沒有？（答：批評過。）批評不夠。（台下有人說：沒有當眾批評！）應該當眾批評。

除此之外，生活上還有低級趣味。

主要缺點、錯誤就在這三點。

那麼！現在這場大爭論怎麼辦呢？有幾點意見。請同志們考慮：

第一、希望各戰鬥組實事求是地討論一次穆欣問題的性質。究竟穆欣同志是什麼性質？我不強迫大家接受我的意見，但希望考慮我們的意見。要多方面進行調查研究，聽取不同意見。我們也是調查研究了的。我們聽了你們一個多月的意見，你們聽我們一個鐘頭的意見，但是你們研究半天，對我們的意見不能接受，也可保留你們的意見。

伯達同志兩次電話：第一次，我不保證，不要先定性質；第二次，怕給群眾潑冷水，說可以揭發批判，徹底揭發批判，但不要先定性質。定錯了就不大好辦。你們材料還沒有，就要定性，不合適。你們的《大事記》就不好，寫了電話上半段，下半段「不要定性」就沒有了。而且伯達同志講他的意見不要印，你們印了。

今天停止爭論，各組回去討論。

第二、希望你們能夠給穆欣同志一個檢討自己缺點，錯誤的機會，保證他的工作條件。「噴氣式」是不對的，給他充分時間讓他檢查，讓他充分把話講完。同時，還要保證他的工作。他還是總編輯，中央文革小組，《紅旗》並沒有撤他的職。

第三、要保護革命群眾。革命群眾即使講錯話，但他主觀的意思還是好的，很多革命同志是從保衛黨的利益出發，講錯了，革命群眾無罪。不要這一派整那一派，說他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應有這個氣魄。不能把矛頭轉向革命群眾，任何人矛頭轉向鬥爭群眾都要犯錯誤。這問題沒有特權，穆欣轉向群眾不對，別人轉向群眾也不對。

如盧××，一邊喊打倒，一邊幫穆欣說話。他動機還是參加文化大革命，但也有點軟弱，不喊「打倒」不行。

穆欣更不能乘機整群眾，如果這樣，我們就要干涉。

第四、建議你們改選文革和領導班子。按巴黎公社原則，改選革委會。你們《光明日報》領導班子不是資產階級的。奪權，不發生像《北京日報》那樣的，應該領導同群眾相結合。領導班子要與伯達、王力、關鋒同志商量，批准。（關鋒：奪權還有承認不承認的問題。）

第五，建議張××同志調離工作。因為她有很多錯誤，但還不是敵人，不要歧視她。今天問了康老，康老也同意。至於調什麼機關，還要研究。因為還要經過很多手續。她自己也不要覺得難堪，對她也有好處。事情就有個複雜性，你自己也會心情舒暢些。

第六、希望大家很好地認識《光明日報》的複雜性。剛才問：對穆欣可以不可以繼續揭發？可以，只要是他的錯誤。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光明日報》階級鬥爭的複雜性。鬥錯的群眾應當平反。但的確有反黨分子，還有歷史反革命，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張××有錯誤檢查。有些事情，你們比我清楚。對牛鬼蛇神，要同他們作鬥爭。你們應當提高警惕，防止敵人鑽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沒有？有的。住在這兒的學生組織也有這個問題。「盡朝暉」（中京劇協）就不好，為首的反革命已逮捕。但這些人只有一小撮，不多，不要打擊面那麼大，不要傷害群眾。

對「兵團戰報」，我們很重視。打了三次電話，你們不支援。這是錯誤的，你們應該檢查。

關鋒同志講話

剛才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我完全同意，他的講話完全符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穆欣問題討論的精神。

前幾天，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過一次穆欣同志的問題。組長陳伯達同志，副組長江青同志，顧問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們兩位都參加了。剛才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是符合那個會的精神的，我完全同意。我補充幾點。

一張條子說：根據大字報揭發材料，超過所有北京黑幫的材料，如穆欣無罪，其他黑幫分子都不能定案。這個條子，我們是不同意的。事情不是這樣，穆欣同志不是我們的敵人，是我們的同志，有缺點、錯誤，甚至某些錯誤是嚴重的。但有成績，應一分為二。對他的錯誤進行批評，我們贊成，但批評應是同志式的。不是敵人。他回來時，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同志對他講：回去，是自己的錯誤，要檢討，不是自己的錯誤不要胡說八道。回來一個月，你們的材料《十大罪狀》、《大事記》都看過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沒有經過查對，單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與事實不符。經過調查研究，得出正確結論不那麼容易。

我想補充一點情況，從反右派以後，穆欣同志來了以後，由於上級黨中央有些負責同志的領導，由於報社全體革命同志的努力，加上穆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光明日報》基本上は無產階級的報紙。有沒有錯誤呢？當然有錯誤。發表了一些壞文章，但也發表了好多好文章，對他們進行了批判，進行了鬥爭。這幾年理論戰線幾個大門爭，如批判楊獻珍否認「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光明日報》做了工作。特別是六二年鬧包產到戶，在理論上就來了個反攻，反攻倒算。當時還是在《光明日報》發起了反擊，雖然今天看來還沒有力。當時我同穆欣同志不熟悉，發表了三篇文章與於世誠辯論。於世誠不是於思誠，是楊獻珍的代言人，楊獻珍是資產階級代言人。

批判「合二而一」，我是知道的。當時發這篇文章，報社沒有意識到。但出來後，聽到中央負責同志指示後，很積極。特別是反映情況。比哪家報紙都積極。

六四年，農民戰爭問題。翦伯贊、范文瀾、吳晗對我們發起圍攻。當時《人民日報》在吳冷西、陳浚手裡。《人民日報》轉載我和林聿時的文章，先組織了大漢奸孫祚民的文章批判我們才轉載的。當時能發表我們文章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哲學研究》；一個是《光明日報》。《史學專刊》掌握在翦伯贊、鄧廣銘手裡。專刊發（？）文章，在整版上發表批判文章，批得翦伯贊哇哇叫，就：「《光明日報》打我的屁股。」當然不能全歸功於穆欣，首先是黨的領導，其次是大家的努力，但也有穆欣的功勞。

去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奪權了，這個奪權是不登報的。在六月一日以前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比較一下，哪一個好？

文化大革命以來，穆欣同志有錯誤，不堅定。但他是跟毛主席走的。正是「二月提綱」下來前後，我和戚本禹找他，當時我們是祕密串連，先還不敢相信，後來見他的《評〈賽金花〉》的文章，才跟他講心裡話。這篇文章被閻王殿扣壓了一年多，中央負責同志支持發表。閻王殿壓，穆欣同志對閻王殿沒認識清楚，我也認識不清楚，你們認得出來？你們說他是閻王殿的「走狗」我不同意。就拿當年春天，有一篇社論，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提法，送許立群審。不能不送審呀！許立群不叫提。他來找我，問我怎麼辦，我說：「你說怎麼辦？」他說：「你的意見對，我把主席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原話引上，再送審。」許立群才不得不同意。

同志們，當時我們正處於困難的時候，戚本禹，我同林傑寫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陳伯達同志不在家，我是《紅旗》的人，文章卻要拿到《光明日報》來排。當時發表文章好難，卡著脖子不讓發，穆欣很想發，但彭真、閻王殿不讓發。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注明寫於×月×日，我和林傑的文章就不能寫，就被圈了去。

後來揭發彭真、閻王殿，我們寫過材料，穆欣也寫過。統戰部整穆

欣，到去年六月還整。不但整穆欣，還整我、林傑……說我們幾個人組成了一個「洩密合作社」。穆欣同志可能對統戰部的認識比對中宣部還清楚（因為統戰部是頂頭上司），統戰部要把他擠掉。不是說穆欣同志沒有缺點、錯誤，但看人要全面。主席教導我們：「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我們要尊重主席的教導。

有人提到幾篇文化大革命的社論水準低，有錯誤，我同意；但說與「十六條」唱對臺戲，我不能同意。和《人民日報》、《紅旗》比，不如他們，可能。因為《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紅旗》是黨中央的理論刊物。

同志們看問題要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下看，不能離開地點、時間，幾年前對彭真就認識清楚了？對中宣部也只是感到整扭。「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要求穆欣當時那樣認識清楚，不可能。以同志的觀點要求他更堅定，認識問題更清楚，是可以的。

再一個條子說，直到現在，這裡還未平反，希望指示。按照中央軍委指示和中央的補充規定，因給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還是什麼的革命群眾，應當平反。真正的牛鬼蛇神不能平反。報社的情況不瞭解，由革命群眾來平反。《紅旗》也打了幾個反黨分子，不能平反。

我們希望同志們考慮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也希望考慮我們提供的情況。有什麼不同意見，坐下來擺事實，講道理。一發火，就聽不進去了。

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三性缺一不可。要有革命性，但也要適當提倡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紅旗》評論員文章是針對現階段革命需要講的。為什麼去年六月不講，因為那時反動路線不讓革命群眾起來。

有件事與我有關，有義務講一講，我用何明、慶雲寫的文章，穆欣送材料給中宣部。我的文章有錯誤，彭真在去年二月要整我。根據我瞭解，他是送到保護左派的領導那裡去了。中宣部要他送，他不敢不送，

當時閻王殿還沒有暴露。主席說：人的認識受到事物本質沒有暴露的侷限。我們這些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並不那麼完整。人的認識也受到客觀矛盾未暴露的侷限。說穆欣罵過關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瞭解嘛！

剛才戚本禹同志提的幾個建議，我完全同意。有不同意見，實事求是，擺事實，講道理，這樣才能說服人。年輕同志要考慮，材料是誰提供的，這邊這麼講，那邊那麼講，是怎麼回事？要考慮。

在這裡，對我們的革命同志，革命群眾，無論講了什麼過頭的話，都不能計較。如街上貼了「打倒穆欣」，我不贊成打倒，有錯誤，可以批評；反過來，穆欣也不要打倒他們。我們追求真理，不是爭一口氣，要爭無產階級的氣。

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該奪權的地方，一定「三結合」奪過來。有些地方、有些部門，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統治，應當奪權。《紅旗》十二期社論就已經講了，對資產階級當權派要打倒，對無產階級當權派要支持。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可估計過多，否則就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了。我們國家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十七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就是證明。希望同志們很好考慮，這不僅是《光明日報》，一概而論應該是這樣，好了，我的話講完了。

祝同志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踏步前進！⁷⁷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1967.3.3.）（存目）

⁷⁷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 (1967.3.13.) (存目)

王力、關鋒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7.3.27.) (存目)

中央首長與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的談話 (1967.4.4.)

【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向總理彙報了農口的問題。此為談話摘要。】

農大「東方紅」：總理，你不是說農林口還沒摸清楚，正在調查嗎？現在調查清楚了嗎？

總理：清楚了，剛才我和農大同學說了，過幾天我要接見農口的。

農大「東方紅」：農口各部保守派要利用二月二十日中央文件把我們趕出來，不給我們飯吃。

總理：有哪幾個部？

農大「東方紅」：農政、農辦、農墾部。

總理：農業部呢？

農大「東方紅」：也是的，現在農辦都打昏了人送到醫院，他們利用了二月二十日文件壓我們。

總理：（你們）可以例外嘛！

（農大「東方紅」又問關鋒）

農大「東方紅」：農口保字型大小傳出來譚震林當選中央常委，他的檢查中央通過了。

關鋒：沒有，誰說的？

農大「東方紅」：是農口的保守派。

關鋒：是謠言，是造謠。

農大「東方紅」：剛才我們給您寫過條子，譚震林把造反派抓到監獄後，沒放出來，給群眾壓力很大。

關鋒：我看見你們的條。

農大「東方紅」：農墾部的沒放出來。

關鋒：你們要注意農口階級鬥爭很複雜，反譚會混有壞人的。

（農大負責人馮興汪彙報了農大及農口情況後）

總理看了農業部送來的材料，說：「很好。」

江青：農口主要左派組織是那些？

（馮興汪回答後）

江青：現在運動中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一九四五年開始，那時和平民主新階段，劉少奇從那時開始就提出一整套與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抗，通過鬥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勝利，要批判東西很多，特別是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後，批判劉少奇出現新高潮，最近還要出一篇更有力的文章進一步深入下去。你們處於第一線，瞭解情況比我們多，材料這樣多，你們應集中鋒芒，火力，批倒批臭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剛才農大「東方紅」反映情況很重要，你們農大「東方紅」同學要堅定不移支持農口革命左派，別人趕你們走，你們不要走。要堅持。可以組織短小精悍小分隊去支援左派，其他各口也可以去支援。前段我們曾經出面保了譚震林，但並不是保他的錯。他現在把農口搞成這樣，你們不應該退出來，應該跟上去。我和總理都不知道他有這麼多惡劣東西，以前對他的東西掌握不多。現在鬥爭正在深入，你們現在不能撤走。

農大「東方紅」同學要擔負主要責任，聽說農機、勞大、師大有人在農口，很好。我勸你們不要搞武鬥，要擺事實，講道理，說服別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你們力量不夠，其他單位要輪流支援。總之不能使農口各部左派力量垮下去，因為他們現在力量還很弱。聽說抓去了幾個人沒什麼了不起，坐幾天監獄，受點鍛鍊，目前你們有人在外被抓，你們不要著急，最近中央軍委要發布十條命令，現在農口是特殊問題。左派垮了就不好了。農口關係很大，是關係到全國農村問題，所以你們一定要很好地支持農口革命派。

陳伯達：我同意這個意見，希望你們很好地支持農口革命派。

總理：剛才江青同志講了，農大「東方紅」彙報了情況，請大家注意。以前我沒有很好地注意。二月中旬各口搞「三結合」奪權，當時我很懷疑，為什麼農林口那麼容易？過去很落後，奪權卻走在別人前面，問題很複雜。後來我想農大「東方紅」一月七日去衝中南海為什麼搞得那麼緊張，把五個門圍起來，我感到有點問題，但當時幾個問題混雜在一起，所以把你們叫到人大會堂批評了你們。從你們坐著不走，我感到問題很嚴重，所以後來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了你們，但過了不久，我召集農口各單位開會，有農大參加沒有？（答：沒有）他們說他們奪權了，當時我想從各方面摸索經驗，對他們的奪權我並沒有表示批准，也沒有表示反對，既然他們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並且幹部亮相也不好，所以我並沒明確表示態度，最近我準備找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起談，在會上要把造反派的氣鼓起來，一定要使權落到革命派手中，農林口很好地弄一下有好處，今後我們上下結合共同把農林口搞清楚。

總理：要親自抓農林口問題，農業部可能軍事接管。⁷⁸

⁷⁸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王力、肖華、關鋒接見軍隊院校文藝團體代表的講話 (1967.4.16.)

【接見時在座的還有：楊成武、李曼村同志。】

肖華講話

我們剛才開了會，研究控訴軍內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大會，今天就解決一個問題。同志們有好些話要說，我們另安排時間。

關鋒講話

我們看了大家的決議，講點意見和大家商量。我講的可能旗幟不鮮明，態度曖昧，大家可以炮轟嘛！有些問題我可以答覆，有些問題我不能答覆，也無權答覆，還有組織紀律的約束，我講錯了大家可以炮轟。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轟全軍文革小組」、「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大標語，我不贊成。前一個時期肖華同志管別的事情，現在肖華同志是常務副組長，江青同志是顧問，大家可以完全信賴的吧！楊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賴的吧！謝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賴的吧！還有軍委的領導。總的我們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領導下，全軍文革小組是可以信賴的。青海問題已經解決，四川問題也正在解決，也快要解決，情況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決。你們在大街上一糊大標語，外國人就很有趣。炮轟個人可以，炮轟我，我贊成。全軍文革不能炮轟，不能改組，搞到大街上去敵人會造謠。

現在鬥爭的大方向，是對劉，鄧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須先批深批透。這就要坐下來下點功夫，這不是像街上的大標語把劉少奇的奇字倒過來劃的像個狗字能解決問題的。這樣不夠，不能批臭。得用毛澤東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發表之後引起全黨、全國、全軍的重視，影

響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還只是開個頭，我們還應當進行批判。劉鄧是有一整套的東西要進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澤東思想，鼓吹資本家發財致富，解放後還是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土改、工商業改造，在農村反對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線唱反調。毛主席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因此，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沒有解決。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搞單幹風、翻案風。他說，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機就不能合作化。又說，沒有拖拉機，合作化就不能鞏固，反對社會主義，搞資本主義。一整套的東西，需要我們很好研究，從理論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澤東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進大聯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澤東思想，提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們國家不變顏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國人民覺悟水準，保證以後不再出修正主義，出了我們就能發現。把一個人拉下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簡單地罷官革命，要簡單地罷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樣不能在意識形態中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當前最大的任務，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通過批判大立毛澤東思想。當前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和批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合起來。他們都是那一套，起碼有政治上的聯繫，都是搞資產階級那一套。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績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有的地方為革命的「三結合」創造了條件，大家也知道，許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沒有經驗，也是難免的。個別的壞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領導下是可以解決的。聽說大家要開一個控訴大會，我建議不開的好，中央正在解決，情況清楚了。四川的問題是好事還是壞事呀？察覺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愛護解放軍，要愛護解放軍的榮譽，特別是我們解放軍自己。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績，我們千萬不要動搖了對解放軍的信任。毛主席講，有三個依靠、三個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眾；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軍；三是相信、依靠幹部的大多數。這三點不

能動搖，動搖了這三點，就要犯絕大的錯誤。有一個地方軍管，有缺點，學校去衝了，江青同志昨天嚴厲批評了的。毛主席提出的軍管不能變，軍管這塊王牌不能衝破，有意見可以提。《人民日報》有篇社論說，對解放軍的態度是區別和衡量左派的標誌之一。支左中有缺點有錯誤是正常現象。對解放軍貼大標語，開大會搞到社會上就不好了。我們的國家為什麼能開展「四大」？就是因為有解放軍做後盾，我們的國家是鞏固的。沒有解放軍，我們就不能那樣搞了。個別軍區有個別的壞人，我們跟他們講清，讓他們自己去處理。個別嚴重的報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處理。現在中央軍委發布了十條命令，但是八條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軍事院校我接觸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觸的多，現在有個苗頭，十條下來以後，革命派揚眉吐氣，隊伍又發展壯大了，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來一點小資產階級偏激情緒。毛主席說，中國是小資產階級多的國家。從領導方面，要善於引導。前些時候提出來要整風，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隊伍。搞不好的話，又要發生反復，出一些紕漏。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但攻你們也要攻我們了，在大好形勢下面，要特別注意，要把革命推進一步，要特別小心謹慎，不要犯錯誤，使大好形勢又不那麼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點。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希望大家重視，「三性」缺一不可。沒有革命性就談不到科學性，沒有革命性談不上組織紀律性，沒有革命性的組織紀律性就是奴隸主義。沒有科學性也談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標打錯了。報紙上寫文章打倒奴隸主義，但是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資產階級的紀律要打倒。我們服從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隸主義？這不算！我們有政治原則性，有毛澤東思想作基礎，離開了政治原則，離開了毛澤東思想，離開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談組織紀律就是奴隸主義。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離開毛澤東思想談組織紀律，談民主集中，那是奴隸主義。「一切服從我」，對上要民主，對下要集中，搞獨立王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基礎上，還要下級服從上級，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條命令，心情很高興，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條和中央、中央軍委的規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聽說大家要成立粉碎軍內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籌備會，要開大會，揪軍內帶槍的劉鄧路線，我看不這樣搞好。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要借此破壞生產，我們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績是主要的，生產是很好的，軍隊一抓就好了。今年看來農業又是一個大豐年，工業水準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問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決。搞到社會上，會破壞解放軍的聲譽，香港馬上要見報（楊代總長：現在就見了。）蘇聯，蒙古修正主義也造謠。我們要時刻記住，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要顧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歲了，沒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錯誤，往往在一點上，越想越有理，鑽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錯誤。因此這樣大會還是不要開，我這個建議不知對不對，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決這個問題。

王力講話

剛才肖華同志、關鋒同志講了話，我沒有多少要講了。剛才我文化革命小組會上聽到同志們提出了意見，有些還是不大清楚。我們最近還想找機會聽聽大家的意見，有什麼問題，怎麼解決適當，然後再正式談談。中央文革臨時讓我們四個人到這裡來，解決一個問題，聽說同志們最近要開一個大會，希望不要開這樣的大會。這不是我們個人的意見，中央文革小組叫我們來提這樣一個意見。我們都是同志，都是戰友，不是從感想出發，而是從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需要出發的，聽說同志們要開個會，四川來控訴成都軍區，同志們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給我。如果有受打擊的同志名單可以交給我們，這樣對中央和中央文革解決四川問題有幫助，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時好請同志們參加，至少可以派代表來參加。你們要開大會，反而不利於解決四川問題。可以說，四川的問題是嚴重的，成都的問題是嚴重的。同志們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決的，四川的問題已經解決大半了，宜賓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四川來的材料這麼一大堆，各縣的材料都有，材料我們都整理了。宜賓

問題不是現在才發現的，去年就發現了，這次解決宜賓問題是我們毛主席親自指示的，四川的問題很快解決，黨中央正在處理青海問題，安徽問題，內蒙問題。中央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和解決，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鬥爭的勝利！是革命群眾鬥爭的勝利！也包括軍隊同志的貢獻。這幾個省的問題解決了，同志們可能還要提出別的省的問題，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決，中央通過對這幾個省的解決，又有十條和一些政策性的規定，大多數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今年一月間，毛主席提出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偉大戰略意義的，不要出了問題就看不到主流，一團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規定，就考慮到可能出些問題，毛主席頭些日子還講過，問題再大莫過於青海。因為軍隊裡確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是真空，在部隊裡有兩條路線鬥爭，參加地方也是兩條路線鬥爭，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隊大多數是好同志，壞人是少數，好人犯錯誤是絕大多數。這是與兩條路線鬥爭教育不好有關。

毛主席說過，問題再大莫過於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況最好。青海問題是反革命製造的，司令員被反革命抓起來了，是一個很好的同志，這是一次政變。壞事很快變成了好事。同志們對這些事情表示激憤這是好的，這是無產階級應有的革命激情，這表現了大家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

現在有人想把矛頭對著解放軍，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我這樣說，不是對解放軍不可以提意見，有意見可以提，但要講求方式，對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要反對，要提不同意見和看法，但要採取適當方式。今天只能解決這一個問題。

還有不要武鬥，看到十條，還要想到八條。⁷⁹

⁷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關鋒在空軍司令部談話紀要（1967.4.17.）

關鋒同志先詢問今天來空軍大院的有哪些單位。答：有北航「紅旗」、地質學院「東方紅」、後勤學院、測繪學院井岡山、七九六部隊、空軍通信學校紅縱、工程兵學院、空軍技術學院、海軍×學校、二醫大、空政文工團「紅旗」。……等單位。

關鋒同志講話

提請同志們注意一點，要注意瞭解事情的真相。說老實話，有一些話我也不好講，有組織紀律性嘛。

北航「紅旗」、地質學院「東方紅」同志，你們不要盲目支援。為了說明問題，我舉一個例子。但是要舉例子，又恐怕大家貼大字報，上街，以致損害了左派。能不能不貼啊？（眾答：能！）比如清華的井岡山，我們中央文革是支持他們的，從政治上支持。他們對空政文工團「紅旗」，就聽了片面之詞，人家一串聯，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大好。前些日子我們和他們談過。北航「紅旗」的韓愛晶也參加了嘛，你（對北航「紅旗」的學生）可以去問她。

空政文工團的事情，空軍做的沒有錯，是正確的，在路線上完全對。真正的壞人，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條以後，還是要的。十條和八條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條來破壞八條。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瞭解情況就搞了一些片面性東西，受人利用。

有極少數壞人在背後煽動。我們這些人毛澤東思想還不是很多，我自己的毛澤東思想就不是很多嘛！現在有人煽動用十條來破壞八條，各地都有這種苗頭，有這個反映，要引起注意。

你們由於對背景不瞭解，也許你們認為今天行動是正確的。但可能是相反的。你們昨天的行動（指四月十六日部分軍事院校人員接管三座門接待站）我們也是不贊成的，但我們認為精神是好的。昨天肖主任，

我和你們談過，肖主任談的比較深，肖主任是全軍文革常務副組長嘛！對肖主任的評價大家都知道嘛，這不是我個人講的。這些今天不想多談了。

你們不要輕率行動，要調查研究。聽到有什麼情況可以反映嘛！聽到一方面的情況，還要聽另一方面的情況。要對比，分析哪是對的，哪是不對的，不對的其中又可能有合理因素。

昨天江青同志講了話，你們去聽了吧！（有人答：去了。）批評得很厲害，但那也不是她個人的意見。

那麼多的反動言論，有的辱罵江青同志的話那麼壞，……這些，是要逮捕的。十條命令中規定不要抓人，但那也不是今後一個壞人也不要捕。極少數壞人還是要抓。希望同志們要小心，注意調查研究。

張家口工程技術學院的同志是不是和方凡在一起的？（答：是）請你轉告他一聲，我和他見過幾次面，去年處理解放軍報問題時，他給了我一些幫助，請你轉告他：要千萬千萬警惕，不要自己走向反面。

你們犯了嚴重錯誤，使得支援你們的人不得不批評你們。

不用多說就明白了吧！再多的話我也不好講。現在是大好形勢，大家冷靜一些，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採取重大行動不要莽撞，免得再出現反復。

敵人睡覺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睡覺了沒有。人家抓左派辮子，不光是整你們，也是整我們的。

主席、林彪同志是根據各方面情況考慮決定對策的。

現在有極少數壞人，利用青年人的熱情，利用十條煽動群眾，以後他們又說：你看，發下了十條，現在成了這個樣子了！你說十條對不對？！

修正主義、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慣於使用的手法，就是把我們口號接過去。篡改成他們自己的。比如「三結合」，他們就接過去，抽掉了靈魂。正確對待幹部的口號，他們就用來對革命小將，整我們。《紅旗》雜誌社論說：「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樣幹的，不能把這個罪名加在小將身上。後來又發表了清華大學的調查報告。所以，大家要分析，要充分考慮到階級

鬥爭的複雜性。毛主席在《關於重慶談判》中就告訴我們，事情是複雜的，頭腦也是要複雜的。所以，大家要瞭解歷史和背景，不要情況不清楚就行動，要採取恰當方式反映。

吳法憲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我過去不認識吳法憲同志，去年冬天才認識的。一月十三日，江青同志講話時也講了嘛！空軍在支左工作是好的。當然，我不是說別的軍種就不好的。你們北航的試點是空軍搞的，空軍在地方上沒逮一個，方向是穩的。

文工團的事情你們就不要管了！

文工團的事情就由全軍文革和空軍文革處理。

群眾組織就不要參與了，由全軍文革和空軍文革負責處理。

肖華同志主持全軍文革，軍隊問題主席和林彪同志一定會採取恰當的方法，（講了一些四個人的情況）……對這樣的堅決抓了。空軍天天戰備。

（北航「紅旗」：應當怎樣支持軍隊造反派？）

軍隊問題複雜，你們年輕，這些讓全軍文革來解決吧！地方不要插手軍隊問題，要特別注意，要顧及到國際影響。

關鋒、肖華、楊成武對國防工業院校學生的講話 （1967.4.18.）

【被接見者：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等國防工業院校學生、「炮轟國防科委聯絡站」部分戰士】

關鋒同志講話

同志們好！（首長好）大家要我作指示，我就不敢講話啦！說不上指示，隨便談一談說錯了請大家批評，好不好？（好）

伯達、江青、康生叫我和肖華、楊成武同志來和大家見見面，談一談。前天，江青同志在人大會堂講話去了沒有？（沒有）看到了嗎？（有沒有，有說我們在這裡）一會兒發給你們。裡面有批評，你們沒去，沒有直接批評你們，批評了幾個單位，不是對每個人每個單位的批評。江青同志指出了當前傾向，江青同志講話大家看一看，我不說了。我想著重講一點，江青同志講話特別強調軍委十條和八條的關係，她講一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是正確的有效的。現在中央軍委的十條命令也是正確的有效的。十條的主要方面是講人民解放軍如何對待群眾，八條的主要方面是講群眾應當怎樣正確對待解放軍。二者的關係是一致的，我們應當提出擁軍愛民的口號，把十條和八條對立起來是不對的，絕不要利用這個十條破壞那個八條，我們的意見對不對，如果用這個十條對付那個八條，那就錯了，我很焦急，一個是怕你們犯錯誤，另外怕敵人利用。江青同志的焦慮對大家講講好，我們小組議論起來都很焦慮。現在形勢很好，一片大好形勢。前一階段出了些矛盾，階級鬥爭有反復，在全國一片大好形勢下，我們的軍隊在支左、支工、支農，軍訓、軍管五個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績。大家知道一些地方建立了「三結合」革命委員會，有些省正在籌備，有些是文革，有些是籌備小組，有些是軍管會，有的還沒建立。在支工支農方面把工農業生產搞得活躍起來了。我軍把工農業生產抓了上去。一月份、十二月份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惡毒破壞生產，破壞交通，他的目的是把工農業生產打亂了，種不了地，到秋後我們沒有飯吃，你得挨餓。他那時就要反攻倒算了。今年如果沒有特大災害，農業將獲得特大豐收，有許多地方可能超過歷史水準。所以，對生產要特別關心。軍訓、軍管也很有成績，前一個時期確實有些壞人在搗亂。當然壞人是極少數，例如光華木材廠搞得很好，頭一天剛寫了一篇文章剛發表（《紅旗》），第二天就燒了。確實有些敵人破壞如美蔣特務、地富反壞。我們軍隊支左以來很多方面……（沒記上）在軍委八條裡強調了紀律方面，現在十條更為重要。大家知道青海問題嗎？副司令趙永夫把司令扣起來了，發生了問題，但現在已經解決了，那裡很好。毛主席、林副主席能夠洞察一切，

毛主席林副主席領導就能搞清楚，四川問題很嚴重就在解決，很快就要解決了。我們擔心的是什麼？是有人用十條命令破壞八條命令。真正有意與我們為敵，真正惡意地用十條破壞八條是極少數，一小撮……無政府主義又來了，前一個時期整風，左派內部整風，提出過批評，批評山頭主義，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歸結起來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無政府主義。

要注意這些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犯了錯誤。包括我在內，運動總有反復，你們都相信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對群眾運動，左派組織和缺點和錯誤，我們有責任，但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會不會抓呢？會抓群眾組織的小辮子，而且也會抓我們的小辮子。（呼口號：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我們應當兢兢業業遇事多想一想。在採取重大行動要謹慎。運動發展到現在與去冬不一樣，江青同志講到，我們鬥爭的主要矛頭應集中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江青同志看到北京一些大學生互相打架很難過。打得那麼厲害，你攻我，我攻你，互相攻擊的大標語壓倒了批劉鄧。左派組織打內戰，這兩天好一些，前幾天互攻，江青同志在會上不客氣地批評了。她提到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呼口號：打倒劉少奇，批臭黑修養）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要在這個上面下功夫。把《修養》批臭批倒，它是一套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理論，是地主階級世界觀。一整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貼大標語，把名字倒過來畫成狗的樣子（大笑）能夠解決的。應該肅清流毒。要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做武器，來肅清影響。劉少奇他講還沒有一篇文章能把我批倒（呼口號：打倒劉少奇！打倒劉少奇！）你們聽了舒服嗎？不舒服，不舒服怎麼辦呢？就得下功夫，真正從政治，思想，理論上把他駁倒，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任務，戚本禹同志文章很好，要接著下去，有重機槍的用重機槍，有輕機槍的用輕機槍，有步槍的用步槍、手榴彈、爆破筒，但打一槍算一槍，而不能虛晃一槍……（沒記清）再就是江青同志講，學校本身的鬥、批、改是與鬥爭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方向是一致的，他們在政治上聯繫很密切，有的組織上還有

聯繫，這是個很艱巨的任務。光想到處跑一跑，坐不下來是不行的！你們學校魏思文老不老實（大家齊答：不老實）前兩天我看了二個材料說他還有復辟活動（大家七嘴八舌地反映情況）你們澈底批判魏思文，我們堅決支持你們，（鼓掌，高呼：打倒魏思文！打倒時生！）魏思文這個人我知道，不是個好人，不光是科委知道，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也知道，對他們要澈底揭露，澈底批判，肅清其流毒。在批判中就可以鍛鍊出來了。要批判就要動腦筋，要調查研究，光覺得有問題有毛病抓不住批不倒，有沒有這種現象？（有）怎麼批法，把握不住就找毛著，找線索分析，要打得準，打得狠。打不準打不狠就要笑話我們，我們現在批判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抓住「反」字上綱。魏思文這個問題科委去年「七·五」罷官，這裡面沒有什麼陰謀（大家反映情況）單是強姦幼女這件事就可以罷官，但名字不好宣布，（群眾意見：罷早了，一邊倒）科委也是沒有經驗的，罷官問題，魏思文是三反分子是確定無疑的（對！打倒魏思文！）要在鬥爭魏思文時看其他人，這樣就可以分清了（有人替魏思文翻案）還要分析，看他怎麼表態，是起來揭發，還是為他辯護，還是保持沉默，對魏思文一致嗎？（有的說一致，有的說不一致）我看你們應該對魏思文澈底揭露批判！壞人也可以暴露了，搞不清楚的就清楚了，思想糊塗的也清楚了，真正壞的就少了。

這裡提到路揚同志的問題，他是好同志犯了一些錯誤，在這方面老楊（指代總長楊成武）他是有發言權的（楊代總長點頭）（同學們問到時生問題）聽我說好不好，時生我們不太清楚，魏思文去年就聽說過，中央文革小組知道就更早了。時生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們揭發材料，他是什麼就是什麼，是壞人誰也保不了，揭發材料核實還要靠你們靠群眾，事實勝於雄辯。（肖華同志插話，時生我們都不認識，魏思文在抗戰時見過……其他不認識，我沒發言權）（談到魏思文罷官與陶鑄時）陶鑄兩面派背後搗鬼，但不能說他批的每一個都是不對，汪鋒你們知道嗎？汪鋒也是陶鑄批的，這是中央精神，主席知道的，前幾天聽說汪鋒要翻案，說陶鑄打擊我，陶鑄是壞人，我是好人。

國防科委是在聶總主持下的，這幾年有很大貢獻，路揚堅決支持聶總反彭真，對國防科委有意見可以提出來，你們用大字報、小字報寫信都可以。但是我們不贊成你們老留在這兒，運動到現在，今年四月十九號，到六月一號快一年了。大發動準備時間很長了，這些明裡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已經弄清楚了，當然每個學校的那就不一定了。十七年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不然十七年的成績不可能的；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很對，很好，但採取這種行動不好。那天江青同志批評到三座門接管全軍文革接待站，這種行動不對，當時肖華主任找我也談了這個問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瞭解、解決總要有恰當的方式。主席、林彪同志會想到的，有恰當的方式的，跑到三座門，圍上一大堆，圍了好幾天，這不好，外國人會造謠。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解放軍。帝國主義蘇修美蔣老想在這裡撈稻草，我們對這些問題要重視。

肖華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常委，是第一副組長，有人提到相信新全軍文革小組，我們糾正不是新的是原來的，前些時肖華忙其他事去了（鼓掌）跟他們談了也得讓你們談。我不贊成你們打倒路揚，炮轟科委。有意見可以提，還是集中力量鬥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好鬥、批、改無非是兩條路線，是毛主席的路線還是劉鄧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希望大家在這方面下功夫，你們在這裡耽誤了好幾天了，（三天）這三天要批黑修養多好啊！鬥魏思文也好嘛！工業學院嘛，我們關心不夠，我沒去過，別的人去過沒有？（沒有）關心你們很不夠，今天做檢討。你們以後有什麼事還是多和北京文革機構多聯繫。中央文革小組不可能把所有院校都跑到。北京革命委員會要成立了。不能包辦代替，快建立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給你們一個任務，希望同志們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作出貢獻。江青同志講，前幾天大學生帶頭打架，你們打得好啊！好熱鬧，工廠也好。謝副總理處理了，這幾天武鬥有增長，這不好，要考慮武鬥對誰有利，對我們很不利，要按毛主席的教導，堅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是在打聲中建立北京革命委員會，這不行，北京建立的較晚，主席講不要急，要好

一點，其他省還來祝賀。

一個學校，一個工廠分幾派不要隨便上綱，一上就上到敵我矛盾的綱上，一下子就不能談問題了。主席一再教育我們，好人是絕大多數，壞人是極少數，對於這一點，任何人也不能動搖。

群眾組織之間有非原則問題，也可能有原則問題，也可能是保守組織與左派組織之間的矛盾，過硬的左派組織只有一條：學會說服跟自己不同意見的人，不能壓服別人，主席講：壓服是壓而不服，你這個觀點，他那個觀點，擺事實講道理，耐心地做個別人的工作，保守組織怎麼辦？大多數是受蒙蔽的，要爭取、團結、教育大家，不然的話，左派能當權嗎？北京第二機床廠不爭取群眾，不能掌握群眾，奪了權，人家不聽你的，權都沒有掌握到手，不聽你的，說不服就是道理不充足或有缺點，那就要好，學習毛主席著作。

祝你們學校文化大革命取得澈底勝利！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肖華同志講話

親愛的同學們：

我要說的話剛才關鋒同志都說過了。今晚和關鋒同志楊成武同志來看看大家，向同志們問好（鼓掌）。

我作為解放軍戰士熱烈地歡迎同學們來送大字報，來提批評意見。我們是非常歡迎的，這樣對解放軍貼大字報，說明改進工作，糾正缺點錯誤，另一方面又不歡迎同志們，有一點恐怕你們待久了，當然，你們把人民解放軍看成自己的兄弟，子弟兵，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工作的。你們要督促解放軍。待久了，有的同志生了病餓了肚子，發生了問題我們可負不了責任，心裡不好受，我們來看看。待久了影響本校鬥、批、改，各校都在搞鬥、批、改，妨礙你校鬥、批、改，所以今晚又是來歡迎你們，又是來歡送你們。的確，當前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到了決戰的時刻，這就是要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就是澈底鬥倒、鬥垮、鬥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集中力量打殲滅

戰，剛才關鋒同志說了，這是大事，真正鬥倒，鬥臭是要費工夫。集中精力批「修養」，要想批倒批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要同本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合起來，我們要緊緊掌握這個大方向，要把本校運動搞得更深，更透，更好。

有的同志說：我們到國防科委是不是大方向呢？當然對國防科委有意見可提，但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按兩種方法處理，要一分为二，要階級分析，要實事求是，這樣解決正確。我個人看，國防科委總的近幾年作了很多工作，有很大成績。就講原子彈爆炸五次，我們的導彈不也上了天嗎？（眾呼：毛主席萬歲！）這件事震動了全世界，這個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

國防科委這次工作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統帥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這成果是很大的。我們的原子彈水準一定能超過他們。在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有中國人民這樣的首創精神，躍進精神才能做到，我們不僅趕上，還能超過他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想用核訛詐來嚇唬我們，其實我們哪嚇得倒！我們原子彈一爆炸到把他們嚇死了，（鼓掌），原子彈我們要，但主要靠人，他們怕我們七億人民的意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七億人民是戰無不勝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天下無敵的。

國防科委主要領導是聶榮臻，這些成績同國防科委、國防工廠所有參加這一尖端武器試驗的各單位，分不開的，聶榮臻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林彪同志的好戰友，打平型關時就在一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一個團的，我和楊成武是在他手下工作的。聶副主席負傷到延安，我們就帶了部隊人員到山東（楊成武同志插話：我在冀中，肖華同志在山東）聶總對根據地的創建上有功，聶總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站在毛主席一邊，一直按毛主席指示辦事。在延安上，彭真擔任分支書記，打擊、排擠聶老總。聶老總在國防工作中受到彭德懷的打擊，在國防尖端上受到很大阻力。彭德懷主張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山藥彈。林總主持軍委以來，把科學尖端抓了上去，彭真到東北反對林彪貫徹劉鄧路線如果照他的辦，東北就不能勝利。彭德懷排擠聶老總，聶老總在反對彭、

羅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幾十年來我體驗了。聶總是好黨員、毛主席的好學生，林副統帥的好戰友。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聶老總是好人。是好人是否無缺點呢？那也不可能。但是要把壞人做壞事和好人犯錯誤區別開來。有意見可以提，但是對好人犯錯誤要用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有意見可以提，貼大字報。據我看，我們大家一致的看法，幾十年的鬥爭經驗中，聶老總是好同志，一直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做了很多工作，日以繼夜帶病勞動，病犯了幾次還是照樣抓國防科研工作，尤以科學尖端工作抓得很緊，詳細情況一天也講不完。應該肯定這些成績是主要的，有缺點做了批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病，沒有每項工作都過問，有些工作都過問，有些工作交給了其他人（羅舜初插話：我負主要責任。）關鋒同志插話：北航二十八天，羅舜初怕字當頭，沒敢同群眾見面，後來認識到了就自己跑到北航去勞動，學習，當小學生後來轉變過來了，有錯誤改了就好嘛！）那麼路揚怎麼樣？可能成武同志比較熟悉。他參加了抗日戰爭，抗美援朝工作很好，後來調到軍事機密地方工作的，不能說沒錯誤，你們來做科委主任，就不犯錯誤？路揚是不是三反分子？據我看嘛，不是三反分子，路揚做了很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缺點錯誤，他是否是三反分子？我看不是。因為反彭德懷時站在毛主席一邊，江青同志講過：「路揚是好人。」林副主席講過：「路揚是好人。」在反羅瑞卿的鬥爭中，他是受壓迫的。有些同志懷疑他與羅瑞卿有關係，懷疑是可以的，要有事實根據，實事求是，不要懷疑一切，有錯誤可以提，大字報，小字報都歡迎的。路揚到你校去了三次，澈底不澈底我不知道，有意見可以提，送大字報，路揚本人有這個表示，自己決心改正錯誤，同志們問他今天為何不來？他最近身體不好，他每天不能睡覺，吃安眠藥量太多了。我們那裡開一個會，他主持，主任是楊成武。（楊成武同志插話：我是掛名的，主要都是他）主要的事情靠他作，同志們要他同你們見見面座談座談，提提意見是可以的，他作了許多工作，身體不好，有缺點、錯誤，同志們對他批評對的，他歡迎。在群眾的說明下洗澡，改正錯誤。

你們認為我們是專門來保路揚的嗎？好同志就是要一批二保（關鋒插話：我們向你們交個底吧！）上下通氣，要按毛主席說的辦事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們學毛著學的很好，我們按毛著辦事，我相信同志們是會理解的。

今天，關鋒、楊成武和我不是來作指示的，不是什麼首長，我們是你們的學生，學習你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時也學習你們的革命幹勁，和你們交心交談，你們可以分析分析，動動腦筋嗎！我們不強加於你們。

我們今天和你們見見面，一方面我們過去官僚，沒和你們見面，今天同你們見見面，希望你們回去後，集中火力萬炮齊轟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本校鬥、批、改搞好，預祝鬥爭取得偉大勝利！請同志們回去之後，代我、楊代總長、關鋒同志，人民解放軍向本校革命師生問好！（鼓掌）今天我們不是什麼開會，開的是軍民團結的大會，軍民聯歡大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毛主席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把黨委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鬥臭。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楊成武同志講話

向同志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今天非常高興見了同志們，很多同學在這裡坐了三天，昨天中央文革關鋒同志打了電話，又聽說你們今天還在這兒，所以伯達、康生、江青要我三人來看看你們（肖華插話：打電話不清楚，耳聞不如眼見。）全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個勝利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百年大計，要在幾百年、幾千年起偉大作用，因此文化革命是空前的，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革命是你們成為英雄，闖將，先鋒。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與你們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精神分不開的。我今天向你們祝賀，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通過文化大革命，不但要建成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要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去年聶元梓第一張革命大字報到現在快一年了，轟轟烈烈的偉大一年，每個同志都受到了很大的鍛鍊，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你們的語錄本劃了很多道道，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你們學得比我們好（答：不好！）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強大支柱，所以帝國主義反動派不敢動，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保衛國防，保衛祖國的安全，東邊美國，西邊印度，北邊蘇聯，這些敵人不敢亂動，因為有毛主席和林彪領導的解放軍，所以第一個任務是保衛安全。第二個任務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一切力量完成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賦予的兩個偉大的任務。現在處於無產階級奪權的決戰階段，解放軍的任務是支持左派，支工、支農、軍訓。毛主席指示：每年都要軍訓。電報大樓軍管，前幾天在那兒打架，還是軍管了，民航局也軍管了，大概你們的消息靈通，據以前與一司、二司、三司接觸，你們的消息比我們總參，總政還靈通，（關鋒插話：各高校都有動態報，動態不一定可靠。肖華插話：要獨立思考）還有鐵路、航運、軍運都搞好，有信心，因為，第一有偉大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第二有全國革命師生、工人、社員、機關幹部的幫助協助。第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今天我希望同志們協助解放軍衛戍司令部工作，你們可不能炮轟他，現在許多學校協助他們，如北航、清華等。

衛戍司令部任務很重，一百斤的擔子，你們幫助挑起來了。前幾天，就不好辦了，說軍訓是黑線，不是的，是紅線。我沒有別的要求，要求你們在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賦予的任務中，大力協助，協助我們，這是對同志們的要求。

我完全擁護肖主任和關鋒的講話，輪到我來講就沒什麼可講的了，科委主任是聶總，是軍委分工管的，科委建立以來就擔任了。我和肖華一九三一年就認識了聶總，我和聶總一直在一起，肖主任對聶總的看法我完全贊同。

補充一點，在晉察冀邊區鬥爭是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以彭真為首的代表王明路線，聶總代表毛主席的路線，鬥爭很激烈，一直沒揭開，去年批彭、陸、羅、楊揭開了，彭真所代表的是比王明路線還王明路線，是超王明路線。他提出了互助、互讓、互管，最近聶總作了個報告，你

們去人沒有？在這個報告裡講到了兩條路線的鬥爭。東西揭開了就清楚了，其他肖主任都講了，過去彭德懷打擊聶總，以後羅瑞卿又打擊聶總。當然，肖主任、關鋒同志講得很清楚了，聶總具體工作有缺點，但主流和大節是好的，聯繫到路揚，我認識的比較早，我在河北冀中認識，當時全部根據地變成了遊擊區，那時我奉命去當軍區司令，穿便衣，打地道戰還比較熟悉，那時我認識路揚，他是政治部宣傳部長，一直堅持了遊擊區工作，後來這支隊伍變成了野戰軍，解放戰爭都參加了，抗美援朝作戰比較早，大德山一戰打得很好，回國後到軍委工作，科委成立時指名調來科委，當時羅瑞卿打擊聶總，路揚是支持聶總的，我是北京軍區司令，他時常給我通情報。後來我到總政後，他也經常通情報，我和肖華可以作證，反對黃克誠、彭、羅、陸、楊，他是最堅決的一個，同軍委的肖向東鬥爭也是最堅決的，肖向東撤職後，他於一九六五年十月重新調回軍委任辦公廳副主任，是點名要的，林副主席決定調的，我當主任是掛名的，吃飯不幹活，他是黨委第二書記，第一副主任，是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聶榮臻的，科委一部分人要批判他，林彪批示：大節是好的，但有缺點錯誤也可以送大字報，提意見批評，他也歡迎。當然啦，這些我們也可能說錯（肖華插話：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他現在一方面身體不好，一方面有任務來不了，現在整天加班加點，你們也加班加點，他是好同志，不是鬼鬼祟祟的兩面派，林副主席和江青也和他有接觸，我們感到科委聶老總，我們打仗第一是靠政治（肖華：主要是打政治仗。）但還要加上點戰術，我們的軍隊是老虎（肖華：老虎長翅膀不更厲害了嗎？）

我們的原子彈，氫彈都要上天，這些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些都是科委管的，但科委還管小的，你們就是幹這行的，我是知道的（肖華：你們是國防工業學校，你們也是我們的戰友）你們是為這個服務的，北航、北工我是很喜歡你們的，你們和我們都是解放軍，不分你我，（關：你們出人才支持他們了，現在解放軍支工支農任務很重，但是國防科委要多少戰士，一個不能少給！）

我們國防院校有十幾所，我很高興（關：你們出人才支持他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證了我們黨和國家永不變色，現在還有美帝國主義，我們準備把他們幹掉，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全世界，現在也還有各國反動派，解放軍歸根到底保衛國家，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也是這樣。

肖主任，關鋒同志講話很好，我很贊成，今天我們和你們見見面認識一下，以後見面就認識了嘛！文化大革命很熟悉，以後工作還要打交道。你們是大學生，毛著學的好，文化知識多，我們是一條心，所以和同志們交交心。

祝同志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祝同志們活學活用主席著作取得偉大勝利！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⁸⁰

關鋒、戚本禹關於解決青海問題的講話 (1967.4.27.)

關鋒同志講話

青海的同志們到北京來了好幾天了。你們的意見，材料，要求都收到了。今天中央文革小組叫我們來看看大家，毛主席一貫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我們相信你們是要革命的，所以才來見你們。我們來見你們主要解釋一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有些同志想不通，我們覺得要想通這些問題，要抓住大是大非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不清楚，小是小非問題解決不了。今天不談小是小非，談大是大非。青海事件是個什麼性質的事件。第一條，青海軍區是個反革命政變，反革命分子趙永夫（軍區副司令員）奪了黨在

⁸⁰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青海軍區的軍權，推翻、扣押了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同志，應該重視這一問題，否則就糊塗了，劉賢權同志是一個好同志，是跟林彪同志走的，是跟毛主席走的，政治上是很強的好同志，無論從歷史上，到青海來講，中央軍委是瞭解他的，是一個好同志，趙永夫是一個什麼人呢？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南京國民黨教導隊幹了好幾年，你們知道什麼是教導隊嗎？（答：不知道）是幹特務的，後來回到家鄉，在一個地主民團裡幹事，以後就混到我們隊伍來了，一直沒有發現，這一回他自己跳出來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很多牛鬼蛇神都跑了出來。趙永夫欺上瞞下，煽動軍區司令部的一小部分人，社會上的保守勢力，鬥爭了劉賢權同志，把劉的軍銜，帽徽都扯掉了，並遭受毒打，他想取而代之，把軍權奪了過去，根本不向中央報告，甚至在群眾中發傳單，宣布劉賢權是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就是反革命軍事政變，是青海的大事情，這就是青海問題。

第二、他篡奪軍權後，又勾結××部隊，打死，打傷三百多人，逮捕了一萬多人，這在全國是沒有的事情，軍內也沒有的事情。就抓起來的小孩子，我們都看見了，有十四歲的，有十五歲的，有小女孩，他們是反革命嗎？實行的是資產階級鎮壓，王昭是羅瑞卿的死黨，是安在青海的死黨，但他在幕後指揮的，趙永夫完全是欺上瞞下的，說「八·一八」有槍，先開槍，當時我們也搞不清楚，沒調查嘛！他派了一個專門小組在報社裡搜，結果一支也沒有，什麼地道，陰溝都找遍了，完全是無中生有，我們問趙永夫如何解釋，他也無言可答。接管《青海日報》是錯誤的，「八·一八」辦的《青海日報》卅三天，我們全都看，罪狀是捏造的，我們都看了。

我們問趙永夫搞「三結合」，結合誰？他說：「結合王昭」，王昭是什麼人，中央文革小組是知道的，看青海問題要抓大方向，搞反革命奪權，夥同王昭對革命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我們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或者放在次要地位，那就永遠也解決不了，劉賢權同志處理得很好嘛！可以告訴大家，中央是很滿意的。

王昭的黨羽是不甘心，還在煽動，最近青海出現了大標語，要歡送

劉賢權，打倒劉賢權，（劉賢權同志是中央調至內蒙軍區任司令員）內蒙是個大軍區，劉賢權現在不能去，由別人去代理，以後去，貼他的標語完完全全是錯誤的，貼的人是受了欺騙、受了蒙蔽，希望同志們好好考慮，當趙永夫打擊劉賢權的時候。你們應當想一想。有錯誤可以改嘛！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追究，要接受教訓嘛！要嚴防壞人欺騙，同志們千萬不要上壞人的當，也不要嘔氣，不要糾纏枝節問題，那樣會犯錯誤的，特別是你們那六位負責同志，不注意的話，會犯錯誤的。受蒙蔽要從這個問題得到教訓，可以想一想為什麼？一個副司令員把司令員打倒，軍隊不允許自下而上地奪權，有問題由上級撤換，有問題的可以反映。受蒙蔽的人概不追究，劉賢權要注意這一點，可能下面群眾不會這樣做。但你們應想一想死難的同志，被捕的同志，心裡就會好一點，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帶著問題好好學習毛著，提高一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支持劉賢權，把青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你們離開了中央決定，是要犯錯誤的，決定（指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是林彪同志批准的，林彪、肖華、楊成武同志很關心青海的問題。不能有懷疑，不能對抗，不能抵制，你們當中有人跑到接待站貼大標語：「打倒劉賢權」，你們六人當中有四人是共產黨員嘛！應該站到黨的立場，這樣下去會犯更大錯誤，在座的大多數是受蒙蔽的，中央決定由劉賢權全權處理青海問題，而有人貼劉賢權的大標語，這算什麼問題？這算不執行這一決定，這件事你們負不負責任？原來受蒙蔽被欺騙了，中央原諒你們，為什麼現在你們還這樣幹呢？有些人把大是大非看得輕了，相反，有些人把小是小非看得重了，貼標語很不好，你們不是真正的負責人（答：是。）我勸你們不要這樣，這樣不好，對人民事業不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利，會繼續犯錯誤。希望你們從這接受教訓。成為堅強的革命戰士，你說你不知道，怎麼不反映（青海的情況，）至少你們沒抓大是大非，抓的小是小非，可能有的同志很不滿意，我相信多數同志是會理解的，如我說你們很對很好應很好走下去，也許會有好多人會高興，但過一段時期，有人會反對我，不能那樣，那樣會繼續犯錯誤的，同志們的歡迎也罷，贊成也罷，反對也罷，將來會

明白的。

戚本禹同志講話

文革小組要我們來見大家，因為你們經常到中南海，國務院接待站對抗中央的活動。為了避免大家犯錯誤，才講一講中央精神，你們其中一些人還在進行對抗中央的指示，寫「打倒劉賢權」的大標語，攻擊「八·一八」大方向錯了，你們對。為了使同志們不犯錯誤，是想勸服大家聽黨、聽毛主席的話，不要上當，擦亮眼睛，不要聽趙永夫，王昭的話。中央決定是不能動搖的，內蒙出來了四千人，也就只有十來人在那裡跳，廣大群眾自發起來遊行，擁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決定，你們當中就有那兩個人，也許你們後面還有人，你們為什麼還鬧、貼大標語，還動員了一些老太太，有小孩的婦女，你們要幹什麼？為什麼要動員他們來？光考慮自己，不考慮人家，你們可以寫信給我。趙鎮壓群眾，屠殺群眾，你們為什麼不告急，給劉賢權平反、給「八·一八」平反，你們就告急了，你看你們的口號，為什麼不喊打倒趙永夫？劉是跟毛主席長征的，趙是混入革命隊伍的。他鎮壓群眾你們就支持，對老紅軍你們就拉倒要打倒，你們錯了，方向錯了，趙不敢幹的事你們敢幹。最仇恨劉賢權的是趙永夫，是刻骨的仇恨，（他得了勢就會槍斃劉的——關鋒）你們這樣做了誰高興？青海有人寫了要「歡迎劉賢權」，你們其中有人要搞復辟，要和趙同生死，共患難的，你們是擁護趙的，不擁護劉的，對反革命罪行你們不反對，毛主席給平反了，你們反對決定，你們同反革命坐在一起是大問題，不是開玩笑的問題。還要接管接待站，要把接待站人員拉上街去辯論。這裡是北京，不是趙統治的西寧，就是趙統治的西寧，北京學生都知道青海事件，你辯論可以，人家到時候發生武鬥我們可不管了，你們不要以為我們不瞭解你們的情況，我們瞭解的情況很多，不要存在任何幻想，趙打死了那麼多人，你們為什麼不到北京來告急，我們到處找都找不到，給他們平反了，你們就來了。好人站錯隊趕緊過來，大多數是好人，是熱愛毛主席的，「八·一八」做得對嘛！當然「八·一八」不是那麼純，我們是知道的，劉賢權

同志也瞭解。這是不可避免的，慢慢會……解決的。兩個組織比較起來，我看你們不純，趙、王是最大的不純，要看大方向，是站在劉一邊，還是站在趙一邊的，一個是毛主席的路線，一個是反動路線，兩方面打、砸、搶，我們都反對的。就看你們站在哪邊，站錯了隊就改嘛！同志們要認清隊伍，弄不清就往裡鑽，要作階級分析，看看對不對，在青海你們吃不開了，才到北京來貼。你們過去聽說過像青海這樣的事情沒有？（答：沒有）給你們一個任務，回去做工作，應不應該。劉是一個好同志，他挨過打，他沒有報復過誰嘛！我看現在的問題是你們的問題，沒有喊打倒劉賢權的口號，我看你們心裡頭是想喊的，你們青年人不要瞎起鬨，不要叫人利用了，不要當槍使，你們要很快的改正錯誤，不要聽煽動，他們要把青海搞成反革命的基地。趕快回去鬧革命，反對趙永夫，你們組織不要恢復，錯了嘛！乾脆解散算了。⁸¹

關鋒、王力等接見山西代表李金渭時的談話摘要 (1967.5.1.)

時間：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晚十一時五十分

地點：天安門城樓。

今天「五·一」節夜晚，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山西赴京學習代表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離開天安門城樓後，山西代表團的李金渭、翟仁武等同志，又向關鋒同志彙報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問題。關鋒同志聽了彙報，對我省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重要指示。

李金渭：關鋒同志，我想和你談一下山西的情況。前幾天我們給周總理寫了信，反映了初步情況，聽說總理看過了，你也看過了。

⁸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關鋒：嗯，核心小組的問題吧？

李金渭：關鋒同志，目前太原市一個是袁振，一個是劉志蘭問題。

關鋒：你們炮轟劉志蘭了嗎？

李金渭：炮轟了。

關鋒：怎麼樣，厲害嗎？

李金渭：不咋的。

關鋒：對，轟一轟。

李金渭：現在的袁振問題又突出了，有人說袁振是叛徒。

關鋒：袁振同志的檔案和有關歷史材料，我去年八月份就調來了，沒有問題，很不錯的一個同志。去年華北局會議上他的發言我也看過了，袁振同志的發言很好，揭發的問題很重要，都很對呀。

李金渭：我們那裡有個古田，是×××搞的，你知道嗎？

關鋒：不知道。

李金渭：劉×，宋×，史××等都來找過你，你接見我們兵團代表還記得嗎？

關鋒：你說說看。

李金渭：古田的骨幹原來也在兵團，和史××是對立面，史××你知道嗎？

關鋒：史××還在兵團嗎？我知道。

李金渭：史××自然還和我們在一起。現在有些人，他們利用批評劉、鄧叛徒哲學之名，來批判袁振同志。說袁振同志被迫承認反省委反黨是叛徒行為。

關鋒：不能那樣講。衛恒打著紅旗反紅旗，袁振同志沒識破，這個弱點嘛。（轉向王力）

王力：是呀，說得嚴重一些，是個缺點，錯誤。

關鋒：可不能那樣幹（指抓住袁振這點不放），你們沒有那樣幹吧。

李金渭：沒有，他們（指攻擊袁振同志的人）十二月份還說，衛恒不見得那樣壞，袁振不見得那樣好。但反袁振倒挺起勁，抓住不放。

關鋒：那是別有用心的。

李金渭：現在山西存在著不少問題，你們中央文革還要關心，是不是你們認為山西奪了權就沒有問題了，就不管山西了？

關鋒：管，現在很忙。

李金渭：山西核心小組不團結現象，有些人竟然操縱其他部分群眾整×××，×××、劉志蘭操縱一些人整袁振，山西反袁振就與她有關。

核心小組有些人做法很不好，他們有分歧，對劉格平同志還不敢明地幹，對袁振壓力很大，他們是借衛恒反袁振的餘力幹。

關鋒：這次我們就是解決這些問題，和格平、日清都談過了。確實是一個問題，回去情況是要好得。袁振奪權後還不錯，他的情況會好轉。

關鋒：對陳××同志要一看二幫，看他往那裡發展。（這時關鋒同志向天安門城樓上看了一下，叮囑說）你們不是看了一些時間了嗎？那就再幫一會兒。胡亦仁在市核心小組工作，那裡工作很重要，先讓他在市委工作吧！

李金渭：劉志蘭……認為是袁振把她拉入黑幫的……

關鋒：那不對，不能怪袁振。

李金渭：那是衛恒早有的企圖，怎麼能怪袁振呢？

關鋒：對，不能怪袁振。

李金渭：劉志蘭最近還批了兩千塊錢，要我們去天津揪李雪峰，我認為這是和中央對抗。

關鋒：那她不對。⁸²

⁸² 原平革命委員會東風兵團翻印，《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會議紀要》，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王力、關鋒、李廣文給新華社的指示信（1967.5.9.）

【五月十日上午十一點一刻，新華社總勤務室收到王力、關鋒、李廣文同志寄來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王唯真同志、總勤務組並新華社全體同志：

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頭等重大的政治任務。《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修改、批發的重要文章。發電報組織新華社各地分社反映報導，這是一個緊急的戰鬥任務。五月八日，當我們檢查這一工作時發現，新華社××處個別人竟然拒絕發出電報。在王唯真同志指示後，××處的個別人仍然拒絕執行。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瞿懷明同志轉達了王力同志的意見，指出拒絕發出這樣的電報是錯誤的，負責者應進行檢討。當時，××處接電話的×××同志不但拒絕檢討，而且仍然拒絕發出電報。我們認為，五月八日拒發電報的事件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是違反組織紀律的。最近，新華社還連續發生了一些……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領導的戰鬥的宣傳機關，是不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的。因此，我們希望新華社全體革命同志注意以下幾點：

- （一）必須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把鬥爭矛頭真正的、而不是僅僅在口頭上指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新華社以吳冷西、朱穆之為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新華社的革命組織和革命同志，應當在這一大大方向下聯合起來。任何組織，任何個人，以任何藉口轉移這個鬥爭大方向，都是錯誤的。
- （二）新華社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直接掌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領導的宣傳和指導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各群眾組織和所有革命同志必須堅決地、不折不扣地、全心全意地執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執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這也是鬥爭大方向的問題。任何組織和任何個人，都不得以任何藉口妨礙政治任務的執行。

(三)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二月十四日關於新華社問題的通知，必須堅決執行。王唯真同志、總勤務組的同志和各部處在現在的業務領導機構，應當行使職權，並切實負起領導責任來。所有同志都要堅守自己的戰鬥崗位，自覺地遵守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不得撤離職守，影響工作。各群眾組織之間的不同意見，應當按「十六條」的規定，進行辯論。對各級領導班子和負責人，有意見都可以提，但不得妨礙領導機構的正常工作，不得打亂正常的工作秩序。

(四) 對於五月八日事件應負主要責任的同志，必須認真檢討和改正。全社革命同志應當從這一事件中得出經驗教訓，提高覺悟，改進工作。

我們相信，新華社的全體革命同志，一定能夠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更好地完成黨所交給的光榮任務。⁸³

關鋒、肖華、楊成武接見解放軍測繪學院等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5.10.）

關鋒、肖華、楊成武接見軍測「紅總」、清華大學、北京礦業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航空學院時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夜人

⁸³ 新華社革命聯合委員會主辦，《新聞戰線》第三版，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

大會堂)

解決問題：軍測「紅總」要揪總參文革主任王新亭同志，在王的門口搭上帳篷，等了二十七天二十七夜，並不時用大喇叭叫來叫去，首長為瞭解決這個問題來的時間關係，在接見前，楊、肖接到總理的電話，要研究一個重要問題，所以，楊代總長代表軍委用很短的時間講了關於王新亭同志的問題，後兩人走了，關鋒同志講了約十五分鐘。

整個接見半個多小時，把講話整理如下：

楊代總長：內容從略，基本意思是王新亭是個好同志，是毛主席一邊的人，你們有意見可以反映，但是，不要搞那樣的行動。

關鋒同志：這次接見的主題，楊成武同志講完了。我現在談一談掌握鬥爭大方向問題。這個問題，同志們會常常想，常常提，大方向，就是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散佈的影響是不小的。我們要化很大的功夫，很大的氣力去批，批《修養》，有的同學說：「過去我就沒看過《修養》，用不著批，現在看它，也許會中毒。」這是不行的，不是打倒三個人兩個人的問題，不是靠邊站的問題，其實早已靠邊站了。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批深批透。要保證國家永不變顏色。這次運動不是罷官革命，在批判中要受教育，大破大立，大破修正主義，大立毛澤東思想。

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東西要狠狠地摳一摳，真正抓住，結結實實，臭，不是把奇字寫成狗，不只是人臭，而是要把他的貨色搞臭，以後再出了點什麼，一下子就清楚了，這是百年大計。

學校鬥批改的聯繫，要有一個權力機構、領導機構，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和支持，（關鋒同志問：地質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了嗎？地答：成立了，關笑，點頭）

團結大多數的問題，要帶這個問題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保守派的組織的群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作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不要意氣用事。有一個口號我不贊成，什麼「保皇有罪，罪該萬死」，那樣的話就說不下去，要作工作，做說服工作，如果說不服，有三種情況：（一）不真，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二）不

全真，那你就應虛心聽取別人正確的一部分意見；（三）是真的，但是不耐心。北京第二機床廠搞得不錯（舉一老工人的例子，從略）。工廠能不能掌握大方向很重要，不和學校一樣，五千人的工廠三千人掌權，二千人不服，那機器就轉不了，所以，他們得出，不能爭取多數，奪權等於白奪。工作是困難的，但是，要相信群眾，尤其是不聽的時候，對主席思想也不動搖，不能動感情（舉十三期社論後的情況）。真正的左派要學會作群眾工作的本領，不能壓服，壓而不服，這一點要注意。清華鬧分裂不好。（有人問到最近全國、北京連續發生武鬥）武鬥光靠下命令不行，「十六條」不早就明文規定了嗎？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不也有重要通告嗎？這個東西是我們文革小組起草的。我們對武鬥的態度是第一反對，第二不怕。左派同志，革命同志要掌握自己。地方院校支持軍事院校要慎重，沒有調查研究搞錯了就會被動，事情是很複雜的。應該坐下來好好談，現在有人講，左派內部要大分化，大改組……這是不對的。不要搞清一色，最近主席經常告誡我們，這違反辯證法，只能孤立自己，十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嗎？允許人家保留意見，要有商量的氣氛，不要動不動互相扣帽子。（清華同學講：「四·一四」派說總部形「左」實右，執行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關鋒同志講：運動好長時間了嘛，難道還沒有共同的東西？分歧先放在一邊，先談談共同的東西，然後，再來解決分歧，要革命的同志會走到一起來的。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全軍文革前天開了會，搞了一個草案，預備交中央文革，送林副主席、毛主席審批。三支成績是主要的。劉、鄧、陶、李葆華、趙永夫、劉瀾濤、李井泉他們就無所謂支錯的問題，他們就是另一個司令部的人。

關鋒、肖華、楊成武接見張家口和宣化地區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講話（1967.5.10.）

首長們在詳細地聽取了彙報後作了重要指示。

關鋒講話

同志們：我向大家問候，向張、宣地區挨打的同志們慰問，無論什麼人，打總是不對的，不應該打嘛！對張宣地區的文化革命沒有接觸，昨天和王力同志接見了地方上一些同志，說的情況很嚴重，沒表態，我說請原諒，這麼大的問題，我只聽了一方面的意見，沒請示報告，不能隨便表示意見，今天也是這樣。我現在講點，也許有用，也許沒用。主席最近一些指示，請同志們注意一下，如擁軍愛民，三個相信，三個依靠，這三個相信，原則上容易通，實際上也不容易通，如相信群眾……，參加保守組織的大部分群眾是受蒙蔽的，我們要做工作，做不通的時候，還是要堅持相信群眾，如去年發表十三期社論，有些人反對，我們沒有說他是老保，我叫他們不要把意見強加於我，我也不強加於你，你們自己去獨立思考，所以對待保守派，我們一定要耐心地做工作。在全國來說，「五支」成績是基本的，有些地方是出了一些缺點，對這些問題怎麼看，除趙永夫式的人物以外，改過來就好，（楊成武：有兩個左派，支了一派，另一派就反）（肖華：部隊沒搞文化大革命。）（楊成武：整個北京地區不錯，搞得很好，錯誤有。）一般的支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一樣。（眾：我們二月份開始給他們做了不少工作。）我們要給他們一些主動，不是由我們在群眾面前去鬥，林副主席說，帶槍的劉鄧路線是在軍以上幹部會上講的，這是內部問題，是警惕這個問題，所以公開時抹掉了，為的是為了維護軍隊的威信，我們今天之所以敢於開展四大，除毛主席威信外，我們有偉大的軍隊，應該看到部隊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很大的，存在一些問題，正在解決，解決要採取恰當的方式，不要公開的搞，什麼帶槍的劉鄧路線呀！

公開的搞不利於解決問題，向上向當地反映情況都好，這是需要冷靜地考慮的（肖：主席是這樣講的），劉鄧陶如果不是一貫地反毛主席，光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不會是這樣。大家提的要求，回頭肖主任講，有些問題是可以研究。信的問題，是真的，不是假的，肖、楊、關都看了，有個口徑，凡是答覆這類問題都這樣答覆，（楊：最近天津、廣州的處理都是這樣）這是主席講的，（肖：這是最高指示）陶鑄卻說絕食是偉大的創舉。希望同志們給其他同志們做做工作，當然誰也不願意不吃飯，這是被迫的，最後還要重複一句，和保守組織的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根本不同。

肖華講話

關鋒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軍隊「五支」的確取得很大的成績，但任務來得急，有些部隊，有些地方犯了一些錯誤缺點是他們沒有搞過，有的連四大也沒有進行，以前同群眾接觸比較少，沒有經驗，難免要犯錯誤，這點可以諒解。但不能說沒有經驗就應該支錯。有的地方對兩條路線的鬥爭，對文化大革命有些不能理解，所以旗幟不鮮明，或是立場站錯了，或是沒有很好地調查研究，倉促表態，還有個別領導人犯有路線方向的錯誤，如成都、內蒙，對於他們中央還是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趙永夫當然不一樣，他是國民黨員，是壞人幹壞事，這是個別的，絕大多數是好人犯錯誤。這就要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給他們認識錯誤的一個過程，一個改正錯誤的時間，軍隊連續召開了軍區幹部會議，軍級幹部會議，軍委擴大會議，就是研究支左問題。張家口情況如何我們沒有調查研究，還需要繼續聽取意見。四川內蒙問題，都是經過幾個月調查研究的，反復是壞事，但也是一個好事，可以暴露，可以考驗人，張宣地區處在反修前線，那個地方階級鬥爭很複雜，處理與軍隊的關係應該慎重，應當做內部問題來解決，要把兩類矛盾分別開來，不要把矛盾推到社會上去，被壞人利用，日本記者要得我們的情報是最難的，現在則認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技術工程學院更要警惕。軍事管制是主席提出來的，實際上是政治管制，有些軍事管制的地方就是錯了，

也可以去衝擊。你們與×××師領導同志在支左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的，但要採取適當的方法，軍隊院校與部隊之間不要互相攻擊，（你告訴×××師不要利用廣播台，進行對對方的攻擊）要停止武鬥，武鬥不能解決問題，很容易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利用，不論是哪一方面，搞武鬥是不好的，特別是院校、部隊，我們靠擺事實講道理，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就是對領導組織也不能採取壓服的辦法，同志們提出保障革命群眾人身安全，這是很重要的，（楊：我們同他們講，你們也要相信他）你們講話也不要激動，對兄弟部隊，院校，也要講究方式，不要開始就講人家是一小撮混蛋。調查組，我同意由全軍文革派，你們為什麼那麼不相信北京軍區，（他們把我們的意見都轉給老保了，）（楊：不相信整個軍區我就不同意了，從戰士來說，你們比他們水準高，不要同戰士對立）他們打了你們，不還手，這很容易。我同意由全軍文革負責，北京軍區參加，北京軍區山西就不錯，鄭維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楊勇、廖漢生很堅決。在支左問題上，經過各方面的調查以後，得出結論，錯捕，錯解散了群眾組織，馬上平反（肖：我們馬上告訴他，要落實），各院校群眾組織建議自己也整整風，部隊也應該這樣做，×××師的確也有那些不對的，向院校同志檢查，你們也可以作自我批評，但不搞請罪，旗子倒過來，領導翻過來，不要衝擊軍事機關，八條十條均有效，（眾：他們說軍事院校，不是軍事機關）這不對，怎麼不是解放軍，部隊院校如何搞，擬出了幾條正在中央文革討論，以後下發。當前要掌握大方向，有些院校少數同志屁股坐不下來，對本校鬥、批、改搞的不突出，這是個開花結果的問題，應當正確地對待幹部，只要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包括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讓他們檢查改正，一道參加革命，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包括一些學術權威。人事的問題關鋒同志講過了，這是處理絕食問題的統一原則，再嘛就是不要武鬥，不能認為是大毒草，（楊：不能認為有關批評的就是大毒草）我們要從全局來看問題，全軍文革總可以基本信任嘛！同志們反映意見，對我們是個很好的幫助，回去以後把本單位的鬥、批、改搞好，《講話》二十五周年快到了，我們

要很好的宣傳學習。祝同志們鬥爭勝利，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楊成武：我完全同意關鋒、肖華同志的意見，祝同志們鬥爭勝利。

眾：要求參加做社會調查。

肖華：調查仍以全軍文革出面。

北京軍區代表：我是來聽指示的，回去按首長指示辦。

楊成武：現××軍還在北京開會，改正還有一段工作時間。

肖華：當前要造成一個條件。

楊成武：外因是條件，內因才能決定。

肖華：支左當地駐軍應組成一個統一的，你們過去關係不密切，我看以後，每十天××軍找三個院校開個會。（眾：我們去他們不讓進大門）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領導幹部的談話紀要 (1967.5.21.)

【時間：五月二十一日晚八點到十一點，地點：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見人：周總理、康生、徐向前、肖華、謝富治、王力、關鋒、粟裕、鄭維山等同志。被接見人：內蒙古軍區騰海清、吳濤、劉昌、劉彬、黃厚、王良太、張德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

總理：明天開一專車，你們都走，參謀長負責。又一次對你們考驗。中央做了這樣的忍耐，警衛營行為不能不使人想：口頭上擁護八條，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響。有人故意歪曲調查組，要重新審定「八條」。「八條」是中央決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審定嘛！還有的說要搞什麼「新八條」，這簡直就是搗亂，顯然裡面有壞人，就看你們來揭了。無產者，工農兵等跨行

業上層組織要解散，中央「八條」明文規定不能改變。明天要開好一個專車等著，如果再不服從命令，以自由脫離解放軍，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要採取行動。

關鋒：你們這些司令員、政委還有點威信沒有？這一點威信都沒有了？部隊就帶不回去？我就不相信。

總理：警衛營的幹部那天我接見是一個一個讓他們講的，我講了以後，下面的戰士要發言，他們不讓，我讓他們說嘛！結果就是侯鳳英的問題嘛！劉彬、黃厚、王良太你們能把部隊帶回去嗎？（劉、黃說：大部分能帶回去。王說：堅決要帶回去。）矛盾不能上交，問題就是軍區黨委了。昨天晚上還要抓吳濤，會是怎麼組織的。

關鋒：這是藉口，什麼時候都有藉口。

總理：騰海清、吳濤處在困難地位，中央堅決支持他們，不行的話，我就陪他們指揮去，所以責令你們（劉彬、黃厚、劉昌、王良太、張德貴、郝端卿），你們要絕對負責任。軍隊個別壞人在煽動，大多數人莫明其妙的反對騰海青、吳濤，說什麼騰海青的車軋死一個人，當場就有人起來做證，沒有這回事。我在一所也有人提出來，當場我就批駁了他們，他們就沒話說了，顯然是有人搗亂。中央堅決支持騰海青、吳濤同志。騰海青到內蒙以後，問題處理得很正確，我在毛主席那裡說了，實在不行我送他們回去。哪有這麼回事，部隊這麼多人自由到北京來，馬上開個軍委黨委會，軍委去人，你們七個人都去，一起說話。我從十號以後一直等待，我去接見看望他們，現在不聽說了。

關鋒：這樣鬧下去會有什麼結論，你們老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嘛！

總理：顯然不是大多數了，而是個別人的問題，要執行紀律了。現在要你們去執行紀律，準備一千五百人的專列，生火待命。這是一個考驗，看他們到底是不是解放軍。他們往南走，所以鼓勵他們啦！如果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啊！要宣布幾條命令，軍隊那有這樣事嘛！做群眾工作也能這樣嘛！他們提了那麼多意見，還有

書面的，我們要去研究嘛！新的問題要去調查嘛！還有什麼意見啊？你們說能夠去傳達，等一會軍委會議後，決定了報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了以後，你們去傳達，你們一起去講。你們回去還能不能把軍區大院整頓得像一個戰備的軍區大院？不能讓帶袖章的隨便出出進進。部隊要備戰嘛！王良太，以後軍區大院的秩序能不能維持？在呼市的部隊你們軍區首長能不能控制在營房？軍事機關不能與外面串聯，過去軍區自由讓群眾出入，後果很不好，只要一串聯各種思想都來了，就會使機關受影響。要重申中央軍委的命令，不能去軍隊串聯，軍隊也不要到地方去串聯，你們有沒有這個把握說服機關和部隊？不然的話，確實騰海青、吳濤沒法在機關裡辦公。王良太你是機關首長，能不能做到啊？

謝富治：你們看總理、中央文革下這麼大精力，你們不要再犯錯誤了。

關鋒：不要一錯再錯了。

謝富治：他們越鬧，你們的錯誤越大，並不能給你們帶來什麼資本。

總理：我們相信你們，所以沒調部隊去。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

謝富治：中央耐心是有限度的。

總理：串聯連必須停止。要搞幾條，必須恢復秩序，現在這樣絕對不允許。

康生：隨便到外邊去，隨便把武器丟了，是什麼軍隊！我聽到這情況以後，心裡很難過。他們自己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是中毒最深的，長期受蒙蔽，看了心裡很難過。你們這些幹部，如果還有良心，第一要看到烏蘭夫，第二要看到王逸倫，王鐸，第三要看到自己的罪過。從井崗山到現在，什麼時候看到過這樣的軍隊！我很激憤！這樣怎麼能對得起毛主席、黨中央？對得起人民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後果是多麼嚴重啊！問題在哪裡呢？就在你們這些幹部下決心了。你們看這個部隊怎麼帶的！那有這樣的軍隊！你們還要不要解放軍！你們要拿出一切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總理：要規定幾條，軍隊不要串聯，不要上街，汽車不動，汽油不發，廣播器材要嚴格控制。三司我們去正面說服嘛！三司是最聽話的，只要軍隊穩定，三天就可以改觀了嘛！無產者、工農兵要解散嘛！是上層組織嘛！下面的廣大成員還是好的，就是有些壞人嘛！這些壞人，只要局勢平定下來，就會查出來的。

康生：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的結果，就是因為背叛中央，欺騙中央，一步一步的發展起來的。搞上騙中央，下壓群眾，「重慶談判」，造成既成事實，逼中央表態。你們要下決心去解決，向北向南，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你們的行動背叛了中央嘛！

王良太：我們矛盾不上交。

關鋒：王良太同志，不是矛盾上交不上交的問題，是個決心問題。矛盾一定要上交，中央就只好管了。

總理：這是考驗，如果不劃清界限，就會和壞人混在一起。

康生：那一天的大會上，看得很清楚嗎！哪是騰海清的問題啊？就是背叛中央嘛！中央的「八條」肯定了高錦明，他們當場就要打倒，像什麼解放軍呀！你們都是老幹部嗎？還要不要共產黨員的原則？

總理：群眾組織還聽話呢！軍隊怎麼還不如群眾啊？

康生：你們慚愧嗎？

謝富治：你們越走越遠，不好收場了。

總理：還可以收場的，只要下決心。在那樣的大會上，喊背叛中央的口號，像什麼軍隊嘛！你們犯了錯誤，要好好批評，壞人是個別的。

關鋒：只要下決心，部隊是可以帶好的，帶了大半輩子的軍隊嘛！

康生：相信你們是會帶好部隊的。

總理：你們現在去開個會，騰海青同志主持一下，一個小時以後再來談。
(一個小時以後)

總理：這些人自由的離開部隊是犯法的，再不聽話，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衛戍區就要執行紀律。戰士這樣做，只能使蘇修、

蒙修、烏蘭夫、王逸倫、王鐸之流高興。解放軍的戰士，要擁護黨中央，如果仍往南走，心向北，實際上就是幫助了蒙修。支持左派，這是個立場問題。還要教育爭取被少數保守組織頭頭所蒙蔽的革命群眾，否則就會打擊一大片呀！而不是解放一大片呀！堅定的左派，包含兩個意思，一個是堅決支持左派，一個是教育爭取保守派，缺一不可。這是毛主席教導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才能解放自己。軍區黨委常委內部，要亮開思想，有什麼話都說出來，不要兩面三刀。⁸⁴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負責人時的講話 (1967.5.27.) (存目)

肖華、楊成武、關鋒、戚本禹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 (1967.6.10.)

【時間：下午六時半，地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中央文革小組關鋒、戚本禹參加接見。河南省軍區和駐開封的一軍的首長出席】

楊代總長說：總理指示，叫肖華、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聽聽你們上次談了以後，還有些什麼意見，一軍還沒有彙報，也談一談，總理就不參加了。你們不是討論了幾天？把你們討論的情況談一談。

⁸⁴ 內蒙古師範學院「東方紅」戰鬥縱隊、內蒙古黨委機關井岡山革命造反縱隊根據記錄整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何運洪向接見首長彙報討論的情況。當談到劉建勳在北京「三結合」後，河造總和八大總部喊打倒劉，我們有個錯覺，以為群眾喊不好制止，沒有堅決提出不讓他們喊。

關鋒插話說：聽說八大總部過去名聲不好。餘嗣貴插話說，還不是那樣。

當何運洪彙報結束時，何運洪說：我們想，請能明確一下，如果我們支持錯了，是八大總部支持錯了，還是造總？我們好給家裡說一說，通一通氣，先作工作，這幾天下面就造我們的反。

關鋒接著說：這個問題不是關鍵，關鍵問題是看我們領導同志怎麼認識，能認識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就好了，山東就是這樣。另外，我昨天看了份材料，不知確實不確實。據說，造總在這裡談判，想在鄭州把二七公社搞垮，八大總部以為自己名聲不好，把希望寄託在造總，如果造總勝利了，他們也有希望。還說軍區給他們發了槍。如果確實，這就是個問題。

張樹芝、餘嗣貴說：民兵武器是按槍彈分開、分別保管的，我們沒有給他們發過槍。

接著，張樹芝、餘嗣貴發了言。

關鋒說：今天就談到這裡，我談點意見，不一定對，我們說的不算數，這個問題是中央決定的，我講的供同志們參考。軍區的同志檢查認識錯誤，把自己想不通的問題提出來，這是好的。現在是不是有這樣兩個問題：

- 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問題看重了，把河造總的問題看輕了，是不是一邊聽你們的話，一邊不聽話，甚至對你們很激烈，影響了你們對問題的考慮。
- 二、是不是你們支持那個、不支持那個，是以他們對劉建勳的態度去區分的。如對鄭大聯委，你們的認識就是這樣。劉建勳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錯誤，去年調北京，表現還不錯。（戚本禹插話：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不錯，主席稱讚過他。）你們對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對劉建勳的態度為轉移，如果是這樣，一系列的問題這

樣想下去就錯了。（戚本禹插話：劉建勳在北京參加「三結合」了，你們還報要打倒劉，和中央對抗。）造總提出打倒劉，還要打倒劉的後臺謝富治同志，這是不對的。要不要從這方面去想一想。

提出這樣兩個問題來，供同志們考慮。

楊代總長：二七公社不能從純不純去考慮。主席說，天下沒有清一色的東西。主席說堅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們從純不純這個框框去看問題就錯了。他們打砸搶可能有些過頭，但他們是年輕人，他們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軍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的第二個問題說，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對二七公社要用毛澤東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你們說二七公社有好處，但又說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過來。

戚本禹說：錯誤肯定你們是有錯誤，但是怎麼認識，你們可以找二七公社去談一談，多聽他們幾次。這次，我們想讓軍區自己認識錯誤，同各派協商解決，作一個自己解決問題的好典型。我接觸過二七公社，他們還是講道理的。

何運洪說：我們是不是回去一趟，給家裡通通氣，給家裡作作工作。

肖、楊首長：你們這裡還沒有搞通，中央還沒有定，就回去，回去怎麼說？還是先在這裡搞通。

楊代總長：你們要學山東。山東省軍區、六十七軍都轉過來了。開始，大軍區還轉不過來。你們要學習山東的經驗。

那天，總理、康老講了，你們犯了路線錯誤，和劉鄧的不一樣，你們要正確認識問題。

當張樹芝談到我們的工作不好作時，戚本禹插話：關鍵在你們兩位（指張、何）。

（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⁸⁵

⁸⁵ 開封八·二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關於河南問題的文件彙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河南二七公社赴京彙報代表團編，《中央首長關於河南問題的指示及赴京彙報

楊成武、關鋒關於批鬥李曼村、謝鏜忠的意見 (1967.6.)

「誓把軍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聯絡站代表和部分海軍造反派代表在三座門揪鬥李曼村、謝鏜忠。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同志傳達楊代總長、關鋒同志的九點意見，內容大意如下：

1. 李、謝可以給你們鬥。
2. 肖華要做檢查。
3. 澈底改組全軍文革院校組。
4. 檢查、清理院校組整造反派的黑材料。⁸⁶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一） (1967.7.12.)

【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主持人：康生。出席人：關鋒、楊成武、吳法憲、鄭維山、曹軼歐、中共山西核心小組全體成員和山西省其他有關領導同志、紅總司和紅聯站赴京代表團等。列席人：首都赴晉代表朱永根等五人。根據記錄整理，未經審閱。】

康生、關鋒等同志走進會場時，全體起立，熱烈鼓掌，紅總司同志歡呼「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毛主席萬歲！」等口號。

康生講話

請坐下。同志們好！同志們來了很久了，但不能及時接見你們。我

紀要彙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⁸⁶ 中國科學院化學所鐵錘戰鬥隊編，《動態》第一一五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

們和山西核心小組的同志研究山西的問題。今天同志們來了，希望聽聽同志們的意見。大家懷著共同的心情，研究如何更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各革命組織如何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實現革命的大團結，大聯合。

為了解決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同志們到中央來開會。我們知道你們有各派的意見，不管那一派，你們都可以說明。你們是來中央開會，不是來中央談判。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關鋒同志插話：外省有的同志有這樣的說法，說是兩派來中央談判）。內蒙同志來解決問題時，有人說是來談判。不是兩個國家兩個黨，不能這樣說。同志們是來中央彙報工作，不是來談判。

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你們各方面的意見，我們都聽，不只是聽一方面的意見。只聽一方面的意見是不全面的。紅總站的意見，紅聯站的意見（關鋒同志插話：還有專政委員會的意見）。對，專政委員會的意見，核心小組的，革命委員會的，軍區的意見都能聽，這樣才全面，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各方面意見都可以講，但應該是擺事實，講道理，不要互相吵架。武鬥是不會發生的吧？但罵起來就不能解決問題，吵了半天還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各方面意見都可以講，要抓住原則問題來講，採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有什麼文字材料，可以給我們。我們就按照這樣的精神來講，講不完的還可以寫成材料送來。

總之，是要抓住關鍵的問題，大方向的問題來發表意見，共同解決問題，這一派講了，那一派講，這一派再講，採取共同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會議就是這樣開法。

我們接到王慶英同志的一個材料，她要見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體不太舒服，還有其他事情，今天不能來。王慶英同志來了沒有？（答：來了）王慶英同志先講一講，我們把她的意見轉告江青同志。

王慶英：我首先有個要求，要求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和專政委員會副主任蘭敏在場！

康老：都在這裡！

下面是王慶英同志憤怒地控訴專政委員會和張日清對她的殘酷的政治迫害。當她談到張日清先打電話支持他們，但又背後指使專政委員會逮捕她時。

關鋒：共關了多長時間？

王慶英：共關了三個多月，差一個星期就四個月，從三月九日晚到六月三十日晚。

當王慶英同志談到專政委員會共審問她二十多次，逼她供出和袁振是什麼關係，和楊成效是什麼關係，劉浩和袁振是什麼關係？並給她戴上手拷和背銬時。

康老：（十分激動地）這個應向山西同志們說明白，專政委員會用手拷背銬來對待革命同志，這是法西斯的東西！這種野蠻的手段是從哪裡學來的！如果現在山西專政委員會還採取這種殘酷手段，應立即打電話回去，告訴立即停止（紅總站同志異常激動地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這種情況不僅是山西，全國其他地方也有。

關鋒：（氣憤地）這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嘛！

康老：（站起來說）不管是什麼人，就是我們過去對待反革命也沒有採用過這種辦法嘛！那種殘酷手段以前羅瑞卿他們用過。今天你們為什麼要用？那是沒落階級的東西，我們對在無產階級專政情況下出現這種手段絕不能容忍！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採取這種刑法。

當王慶英談到專政委員會在獄中拿出大鐵鍊威脅審訊她時，

關鋒：誰審問你的？知道嗎？

王慶英：知道，省軍區保衛處的劉處長。

當王慶英同志控訴到後來對她的態度忽然改變並放她出，又假惺惺地說什麼：「早該放你出去，你家庭出身好，但就是覺悟太慢，我們不知道給你戴手拷背銬，放你出去，第一不給裝檔案，第二對你一生沒有影響」時，

康老：誰去和你說的呀?!

王慶英：是山西軍區法院院長李煥恩。李還說放你出去後什麼也不要說，有人問就說被軍管了幾天。

關鋒：把人還軍管？這是什麼軍管?!

康老：還有把人軍管的?!李是什麼人，把名字記下。

（下面王慶英繼續用鐵的事實控訴專政委員會對她的慘無人道的迫害，和她對他們的鬥爭以及對毛主席對黨的無限忠誠，無限熱愛時，在場好多人落淚。）

康老：這樣子，我們聽了這個同志講話後，且不說專政委員會到底是什麼性質的，也不說王慶英是什麼樣的人，但我們要問一下，專政委員會有沒有這種刑法?!

蘭敏：對這個事情我們不清楚。

康老：（生氣）什麼?!你是專政委員會的負責人，為什麼不清楚呢?!我只是問有沒有這種刑法？有沒有反手鏢？

蘭敏：我對此事還不大清楚，還得查一查。

康老：你回答問題嘛！我是問有沒有這種刑法？

蘭敏：我們專政委員會還不清楚，我們回去查一查。

康老：你敢保證沒有嗎?!

蘭敏：我不敢保證下邊沒有。

康老：你不敢保證，那你是贊成了?!

蘭敏：我不贊成！

康老：你反對過嗎?!

蘭敏：反對過，有一次下邊抓了一個反革命，用了這種刑法，我就不同意！

康老：你不要兜圈子嘛！你對我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敢說有，也不敢說沒有。

蘭敏：我們從來都教育下邊……

康老：都是下邊？你對這個問題不敢保證，又不知道，那麼就是瞎幹！

關鋒：一講就是下邊的，下邊的，這個問題就怪了！

鄭維山：什麼問題都是下邊的，自己沒有責任？！

康老：你這個專政委員會副主任是睡覺的？什麼都不知道，你是大官僚主義呢，還是騙我們呢？專政委員會是嚴肅的問題，關係到人的生命問題，你像話嗎？我再回，王慶英同志是誰批准抓的？

蘭敏：此案我知道是張日清批准的。

康老：呵，張日清批准的，好了，現在叫張日清講講。

關鋒：（對張日清）你的權力太大了！

蘭敏：這個說起來就長了，當時拘留……

關鋒：（質問地）拘留？關了四個月怎麼還說是拘留呢？我們知道的不比你們少。

蘭敏：是拘留，我們很多情況從奪權後到現在都沒有處理完。

康老：說拘留就能減輕你們的錯誤了？如果開始是拘留，關了四個月更增加你的錯誤了！拘留為什麼要四個月？你想拿這個來辯護你的錯誤，這不是騙人？！張日清講講。

（張日清沒有吭氣。）

蘭敏：此案與楊成效的案子有關係……

關鋒：楊成效也成了案子了！是案子為什麼不報告中央？

蘭敏：決死隊的車成林他父親是漢奸，他本人有反黨言行，攻擊劉格平下山摘桃子，攻擊毛主席，他要血洗晉中，搞槍支……

康老：搞了多少？

蘭敏：他們準備行動就把他們抓起來了。

關鋒：格平同志，核心小組討論過沒有？

劉格平：沒有，核心小組沒有處理過。

康生：這是誰批准的？

蘭敏：過去凡是屬政法方面的都請示張日清。

當蘭敏說車成林和王慶英還偷聽中央給劉格平同志的電話時，

關鋒：處理時為什麼不和劉格平同志商量！你問劉格平同志沒有？

蘭敏：講過。

劉格平：沒說過，我不知道偷聽我的電話。

蘭敏：關於偷聽電話的問題，我們是處理過的。

關鋒：劉貫一你聽著啊！

康老：關於王慶英問題誰報告的？

蘭敏：晉中有個報告。

關鋒：對了，你們就是相信晉中公安局的報告。

蘭敏：我們還調查過。

康老：誰調查的？都核實了？確實有這麼回事嗎？

蘭敏：核實了，我以為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康老：怎麼能說以為呢？你想怎樣就怎樣？車成林承認了嗎？

蘭敏：承認了。

康老：有口供嗎？

蘭敏：有。

康老：你把核實的材料拿給我們。

關鋒：晉中軍分區堅決支持左派我看不見得，對晉中核心小組為什麼不支持不保護呢？任，王，張受到攻擊，陳永貴受到圍攻！

康老：你講一講和楊承效有關係的情況吧！

蘭敏：革命委員會成立時，有人反映楊承效出身有問題，我們瞭解確實有這麼一回事。

關鋒：你們就整他啦？

蘭敏：楊承效的父親原來在東北擔任過員警所所長，警法司長，警衛隊長……。革命組織代表會議時群眾檢舉……

王慶英：不是，你們在三月九號抓我時就說楊承效是反革命分子，這次放我時，我問他們楊承效是反革命為什麼不抓他，他們說，我們不抓他，革命組織已經抓了，我們沒把他搞臭，社會上已把他搞臭了。

關鋒：楊承效是你們山西上報中央的，是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央批准的，你們對楊承效進行偵察，報中央了沒有？

劉格平：對核心小組不報告嘛！

兵團一同志：首長，我說幾句。三月二十五日左右，蘭敏親自批准抓楊承效的。

康老：先別說楊承效的問題，要先問一下，專政委員會是在革命委員會之上，還是在革命委員會之下？

蘭敏：組織條例上規定得很清楚，是在下面。

康老：別說組織條例，條例當然囉！我問的是實際。抓楊承效為什麼不通過革委會？

蘭敏：按照一般慣例，都是和有關人員商量。我和誰有關係就和誰請示。

康老：這是組織決定的，不能個人決定嘛，你是專委副主任，連這個常識都不懂嗎？

你告訴我們，專政委員會所用的舊職人員有多少？總共有多少人？委員會有多少人？

蘭敏：公、檢、法共有六百多人，專政委員會有二十九個委員。……軍隊四個，公檢法三個。還有北京赴晉大隊各專政口的八個，還有開除的……共有七個常委。

康老：為什麼都不清楚，糊裡糊塗的，七個常委中那麼就是四個軍隊三個老公檢法的。

蘭敏：對。

康老：那麼革命小將一個也沒有了。三個老公檢法的名字叫什麼？

蘭敏：趙耀仁，檢室副主任。崔人鳳，公安處副處長，秦連生檢察院副處長……。

康老：這都是衛恆時代的人嗎！

蘭敏：站出來的，是群眾批准「三結合」的。

康老：什麼「三結合」，二結合麼，就沒有革命小將嗎？

蘭敏：原來第一次常委會決定，常委必須是黨員。

康老：噢，以黨員為標準！那不是黨員的革命小將就沒有資格參加了。你就不管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也不管執行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只要黨員就行。你是黨員嗎？（蘭敏不語）你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嗎？

紅總站一同志：以前委員有黨員的，蘭敏也開除了！

蘭敏：名額我不知道是核心小組確定的還是誰確定的。我再談楊承效的問題，他父親……

康老：你還是談談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吧。查三代嘛，每個人都可以查。

蘭敏還是極力歪曲楊承效的家庭歷史情況，當他談到楊承效作群眾領袖，他想不通時。

康老：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你的權力有多大？

蘭敏：我只是考慮政權掌握在誰手裡的問題了，考慮捍衛紅色政權問題。

康老：你說的是另外的政府，另外的政權了。

關鋒：山西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特別是四月份會議以後，更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感到裡面有問題。

康老：你們捕人都有證據嗎？都有證據嗎？

蘭敏：都請示過張日清。

康老：張日清簽過字嗎？

蘭敏：都簽過字。

張日清：沒有。

蘭敏：起碼也是張日清口頭同意的。

康老：拿出證據來，口說無憑嘛！口說怎麼行呢？

鄭維山：你們這樣搞下去是很危險的。

康老：你們抓了多少人？

蘭敏：開始時很亂，二月份專政委員會成立以後好了一些，共抓了三十六個人。

關鋒：光太原市的？

蘭敏：這是指由省專政委員會直接處理的，當時亂得很。

康老：全省抓了多少？

蘭敏：共一千一百多，包括奪權時抓的在內，中央精神下達後，陸續放了一些。

康老：放出來的平反了沒有？

蘭敏：平反了。

康老：怎麼平反的，有手續嗎？

蘭敏：一般抓錯的，放時給本人說清楚了。

關鋒：就這樣平反的？

康老：平反為什麼只給本人講？單憑空話還能行？

關鋒：剛才講話那個女同志（指王慶英）你給她平反了嗎？

蘭敏：這個女同志沒有給她定罪。

袁振：你們給她定的罪！

康老：（對蘭敏）你是什麼時候入伍的？

蘭敏：三八年。

康老：什麼時候入黨的？

蘭敏：三九年。

康老：在什麼地方入黨的？

蘭敏：在延安抗大。

康老：在抗大你參加什麼生產工作？

蘭敏：在煤礦。

康老：井下的？

蘭敏：井上。

康老：看你就在井上。畢業後到哪？

蘭敏：到晉綏。

康老：在晉綏那個部隊？

蘭敏：在晉綏軍區政治部。

康老：幹什麼的？

蘭敏：幹保衛工作。

康老：你是個老法律工作嘛，那更應該懂得法律了。

關鋒：我們有個建議，紅總站的也好，紅聯站的也好，都不要把口對準群眾。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不怪群眾，主要在上面。

紅聯站黨校「東方紅」段立生發言。當他談到要加強專政委員會；而不能削弱專政委員會時，

康老：同志，你說的是要加強那個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

段立生：（一時回答不上來，接著辯解）我說的是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當段立生談到「四·一四事件」以後，紅總站和兵團炮打「革命的領導幹部」時，

關鋒：你講的革命領導幹部是指誰？

段立生：劉格平、張日清同志，曹中南、陳永貴同志。

關鋒：還有誰？

段立生沒有直接回答，繼續講下去。當他談到紅總站和兵團要炮轟，打倒「革命的領導幹部」，要「革命領導幹部」「靠邊站」時，

關鋒：你說說他們炮轟誰，打倒誰，要誰靠邊站？

段立生：他們要打倒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說張日清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陳永貴是大老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當段立生極端惡毒地攻擊劉格平同志沒個完時，

康老：內容要注意壓縮一下，下邊還有什麼問題？還有很多同志要說話。

康老：雷維林同志講吧！

當雷維林講到專委會整理袁振等革命領導幹部的黑材料時，

康老：嘿，好傢伙！專委會完全置於革命會之上，還整了核心小組成員的黑材料，實在無法無天！

雷維林同志用大量的事實說明在張日清和蘭敏的支持下，專政委員會所幹的罪惡活動，對革命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當他談到最近他們綁架楊成效等同志，害怕群眾，就又把已經作廢的專政委員會軍管的佈告貼出來時。

康老：專政委員會是不是軍管？

蘭敏：是軍管，一直沒有宣布撤銷。

康老：怎麼專政委員會也軍管？革命委員會已成立了嘛！軍管誰？還不是接管革委會的權？事實上，軍管就是腐蝕革命委員會的權力。

下面是紅總站杜增錄同志發言，當他談到張日清與衛恒關係密切，去年十二月把衛恒武裝保衛起來，改選軍區黨委時，張日清還動員別人保證要選衛恒當第一書記時。

康老：什麼時候選的？

杜增錄：六六年十二月。

太原市委機關「紅旗」戰鬥隊、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承踞發言。當他談到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大家都歸口鬧革命，複課鬧革命時，

關鋒：你們那兒都複課鬧革命了嗎？

王慶英：是的，大部分都複課了？

康老：大學也複課了？

王慶英：中小學都複課了，大家都回到學校了。從奪權後到三月底，山西的形勢大好，沒有辜負黨中央，毛主席的期望。

康老：（生氣地）劉貫一三月二十六日的報告也是大好形勢嗎？那是一株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王慶英：我認為是前進中的問題，基本形勢是好的。

康老：出了反毛澤東思想的報告還是好的形勢？！

關鋒：反劉格平同志的電報，是你簽發的嗎？

王慶英：我沒簽發，我簽了字。

康老：就是這個。你沒有權利簽發。

王慶英：我沒簽發，是簽字，可問一下。

康老：恐怕「三·一六」社論不能說是大好形勢吧？「三·二六」的報告也是大好形勢嗎？那是反毛澤東思想！

關鋒：山西不補這一課是不行的！

康老：四月份，中央會議精神傳達了沒有？

眾：沒有。

康老：那次會議主要是批判劉貫一的報告，那是徹頭徹尾反毛澤東思想，反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報告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東西，把群

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救世主。林總講過，看一個幹部主要看三個方面：對群眾，對領導，對自己。那個報告。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救世主，反對毛澤東思想。劉貫一就是想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什麼鬥批改呀，什麼七一獻禮呀！那有這樣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析，你把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也叫大好形勢！你們是受蒙蔽的，你們不要受蒙蔽，受欺騙了！

關鋒：不要聽陳守中、劉貫一、劉志蘭那一套了。同志們，我們公開講，這是中央愛護你們。那個電報是陳守中簽發的。陳守中控制了市委大權嘛！

康老：你不是革命小將了，你是個幹部了，怎麼能把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叫做你們的大好形勢呢？我們認為紅聯站是革命組織，不要受劉貫一他們的欺騙。我們要把你們和劉貫一、劉志蘭、陳守中分開的。

王慶英：康老的指示我非常同意。

康老：我看不一定你同意我的。這樣的話不要講了。那麼一個反毛澤東思想的人，怎麼能放在黨校當校長？怎麼能教好你們呢？這個核心小組是有責任的。

王慶英：對劉貫一的報告，我們批判過，也很上綱，說是方向性錯誤，有紀錄。

康老：不對！你們打電話為什麼不說呢？為什麼有方向性錯誤的東西，你們不報告中央？

王慶英：那只是個報告。

康老：一個報告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一個報告要批判嘛！

關鋒：要炮轟麼！

王慶英：講的不對，請首長批判。

康老：講，儘管可以講，不同觀點都可以講。但要講老實話。不要說假話，不要又真又假，你是幹部，和小將不同嘛！

當王承瑒講到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落後全國兩個月時，
關鋒：我們看出來了。你們奪權有先天的弱點。不然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了。

當王談到「四·一四」後出現「反革命復辟逆流」，把矛頭對準「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幹部」時，
康老：你指的革命幹部，是些誰呀？
王慶英：劉志蘭、劉貫一、陳守中、張日清、曹中南。
關鋒：劉志蘭、劉貫一、陳守中他們親自發的電報，張日清簽的字，說劉貫一、劉志蘭、陳守中是革命領導幹部。

當王談到「四·一四」是在核心小組到北京開會時出現，使他們不得不懷疑時，
康老：同志，你說的是核心小組同志到中央開會以後出現的？

王承瑒說是會議期間出現的。當他談到五月二十日核心小組的「四點決議」時，
康老：四點決議是什麼？
王慶英：要害問題是說劉志蘭罷官。
康老：把四條念一下吧。
紅聯站同志念。

袁振：這是核心小組集體通過的，通過沒有，核心小組的同志可以說。
曹中南：通過了。
劉格平：集體通過的沒說罷官。
袁振：張日清說嘛！通過沒有！
康老：剛才念的四條罷官呀？我現在請王承瑒同志澄清一下，你認為念的四條是對的還是錯的？

王慶英：我覺得停職是錯的。
紅聯站×××：如果核心小組有這決定，我們就服從，問題是有人說沒

有此事。

康老：有沒有不是實質。

紅聯站×××：還有三人來電，四人聲明。

康老：那兩個傳單我看過了！

紅聯站×××：對，我們就是看了聲明傳單中，要我們群眾幫助查清，才揪後臺的。

康老：同志，這事我們查過了，四月會議上已經談清楚了。

王慶英：最近，七月六號後出現封市委辦公室，搶了市專政委員會的五輛汽車七輛摩托。

康老：什麼時候砸的？

王慶英：十日晚上，是三二一一一等組織，這些組織和袁振關係密切，我們懷疑袁振與這件事有關。我們希望袁振能改正自己的錯誤……另外前幾天核心小組開會，為什麼作為一個群眾的吳春久可以參加，紅聯站就不能參加？

康老：這是我們決定的，因為他是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是被抓的。

王慶英：有人說他是黨員就能參加。

康老：不是因為黨員，而是因為他是常委，被抓的。

王慶英：要說被抓的，紅聯站被抓的也不少。

康老：聽清楚！有兩個理由：是常委，被抓的！

王慶英：吳春久是怎麼當常委的，說起來就話長了，他是怎麼被抓的，希望中央首長瞭解一下。

康老：那是另外一回事囉，我再問一件事請你回答。六月二十八日你和陳守中打給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一個電報，說劉格平執行了劉鄧的反動路線，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現在還是這個看法嗎？

王慶英：是的，現在還是這個看法。

紅總站朱生和同志揭發控訴了劉志蘭的反毛主席、反黨的罪行和文化革命以來對他的殘酷迫害。

康老：劉志蘭是省鬥批改小組的副組長，是嗎？

劉志蘭：我記不清楚了。

康老：怎麼說記不清楚呢！

劉志蘭：我連一次他們的會都沒有參加。

紅總站一同志：四月十號我還參加過你召開的鬥批改會議，記不清楚了！

當朱生和同志講完後。

康老：現在已經三點一刻了，明天繼續開會，今晚紅總站，紅聯站同志都很遵守紀律，擺事實，講道理，告訴我們情況，有利於中央解決問題，希望堅持下去。這是一。

第二是，會議期間要遵守六月二十四日發布的六條和六月二十六日發布的十條。會議期間，在家裡不許搞小動作，不要上街遊行，不要打砸搶，不要捕人，不要破壞交通等。太原有很多重要工廠，要按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動員農民進城，不能奪槍，軍隊不要開槍，部隊要堅守崗位，各組織要互相遵守。要相信中央能解決你們的問題。還有不要動員很多同志來北京，現在已經很多了。人太多了，開成大會就無法詳細討論問題。有意見可寫成材料，你們是代表嘛！不論農村，工廠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離開崗位，學校要複課鬧革命。

第三：會議期間，不要給家裡打電話，比如開什麼會，什麼人說什麼話等，因為會還沒有開完，打電話容易片面，容易傳錯，引起誤解。最後有材料可以給聯絡員帶來。

（散會）⁸⁷

⁸⁷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彙集》，《山西日報》（軍支）革命造反總部編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二） （1967.7.13.）

【時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九時至次日凌晨三時，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主持人：康生。出席人：關鋒、吳法憲、曹軼歐、劉格平同志並中共山西核心小組全體成員和山西省有關方面的同志、紅總司和紅聯站赴京代表團等。列席人：首都赴晉大隊朱永根等五人。根據記錄整理，未經審閱。】

康老：北京列席的同志要求講話。你們有講話的機會，還是先讓山西的同志講，你們不是今天講。下來關鋒同志會介紹一下山西問題的解決情況。山西的問題中央解決過兩次，紅總站的同志不知道，紅聯站的同志也不知道，北京的同志更不知道。兩次中央會議的情況都還沒有傳達下去。

現在紅聯站的同志先發言。

（紅聯站代表段立生站起來說：「現在輪到我們發言，我們不發言，讓給北京邢小光同志發言」時）

關鋒：不是你讓他發言，而是我們安排發言的。

康老：邢小光的材料我們接到不少，他以後有機會發言。

關鋒：不要說你們讓他發言，是我們安排發言的。這個會不是今天就結束了，還要繼續開，大家都有機會發言。

（下面紅聯站太工「紅旗」楊保明發言。當他提中共山西核心小組向中央文革的彙報時）

關鋒：那個彙報？中央文革沒有收到這個彙報呀？

紅聯站一同志：二月十八日那個彙報。

關鋒：誰彙報的？

紅聯站一同志：劉貫一同志代表核心小組向中央文革的彙報。

關鋒：劉貫一沒有代表核心小組彙報，要說清楚！

康老：噢，你是講的劉貫一的彙報？那是在大軍區會議上劉貫一介紹山西文化大革命奪權的經驗，是他的個人的彙報。這是胡說八道，我連聽也沒有聽完就走了（關：實在聽不下去了！）。是呀，我和關鋒同志聽不下去就走了。

會議上，劉格平同志講話很少。張日清的講話登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了。劉貫一的彙報還印成了小冊子。不僅是我們，各大軍區的同志也很不理解，對劉貫一的講話很不滿意，如吳法憲同志。那次不是中央文革的會議，是大軍區擴大會議，是軍委召開的。劉貫一不是彙報工作，是介紹經驗。

（當楊保明同志提到《山西日報》「三·一六」社論時）

關鋒：這個社論是誰簽發的；劉貫一同志？

劉貫一：是張日清同志簽發的。我看後，交給他，他說他不看了，他負責。

（當楊保明同志談到劉格平同志在迎澤賓館說過批判「三·一六」社論是逆流時）

劉格平：我們這裡有人在場嘛，他們可以證實。

郝庭雲：我在場，等一會我說。

（當楊保明同志談到劉格平同志的所謂「七點指示」，要劉格平同志馬上答覆，紅聯站很多人附和時）

康老：在中央會議上，我們不能採取你們那樣的方式，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要回答的。你們講你們的，他會說麼！

（當楊保明同志談到紅總站搞什麼「特務活動」，紅總站一同志說「造謠」，紅聯站起鬨時）

關鋒：不要吵嘛！昨天晚上康老不是說過你們紀律不錯嘛！

康老：你們是要向前進步，還是向後退步呢？

（當楊保明同志談到參加奪權的有黨校反修兵團時）

關鋒：黨校什麼組織？（楊答：反修兵團）

（當楊保明同志已談了一個鐘頭，紅聯站的同志還要不斷插話補充時）

康老：你們讓他講完好不好？他已講了一點鐘了，不要插話，要壓縮一

下，時間不好分配。

（當楊保明同志談到紅總站和兵團說黨校「東方紅」的後臺是葛萊時）

關鋒：黨校「東方紅」的同志在場嗎？

段立生：在。

關鋒：黨校「東方紅」的同志，你們結合了葛萊是不是？你們結合葛萊不夠慎重。

康老：他有個「一分為三」嘛，「一分為三」是什麼問題？

段立生：我們知道，已經注意這個問題。

關鋒：你們注意就好囉，但是你們不夠慎重。一九六四年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時，他提出了「一分為三」，這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對主席的「一分為二」，這是個大問題呀！

段立生：這篇文章我們知道。我們正在調查。

康老：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問題了！這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黨校同志要注意這個問題。

關鋒：這和楊獻珍是一樣的。在批判楊獻珍時，他否認事物鬥爭的同一性。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派和楊獻珍的鬥爭是長期的。當時，劉少奇、彭真包庇楊獻珍，支持楊獻珍。六四年，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這是一場很大的鬥爭。黨校「東方紅」的同志結合葛萊不夠慎重，要注意這個問題。

要注意楊獻珍在山西黨校安插的人。注意他通過黨校系統安插的那一套，特別是在山西、西北等地。楊獻珍是大叛徒，有他的一幫，一貫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從政治上、世界觀上徹頭徹尾的反毛澤東思想，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們現在跟你們打個招呼，你們要注意這個問題。

康老：關鋒同志說了，我就不多說了。關於黨校問題，劉少奇、彭真、安子文、楊獻珍、侯維煜、王從吾、林楓、劉仁等人操縱的高級黨校是個什麼組織？那是個長期的、有系統的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這個反動堡壘，在各省的黨校都有他們的直接的幫兇，直接的爪牙。包括五八年劉志蘭搞的那個北京市委黨校在內。這

是從四八年以來，劉少奇一手抓的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他的這個堡壘在全國都有影響，在外地的中級黨校都有他的爪牙，北京、西北、太原、新疆的黨校，又是這個黨校系統的反毛澤東思想的中堅。山西黨校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頑固的堡壘，從四八年開始，到這次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把問題揭出來。如果有時間，黨校的同志最好請黨校現在的同志介紹一下，看看黨校到底是怎麼回事。從高級黨校到各省的黨校，都是劉少奇把持的，十八年來反毛主席。一句話，那是長期的、有系統的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有很多是叛徒領導的。黨校的同志要注意這個問題。

各省的黨校問題，通過安子文，郭××向各省黨校輸送他們的幫兇，我們跟他們鬥爭十幾年了，我們反下一個，又上來一個，反下一個，又上來一個，搞不動，因為上邊有劉少奇，他們是通過彭真，安子文幾條線一起搞的，你們要注意。

山西批判劉鄧不要空洞，要具體地搞。你們在這方面還要做得很多工作。你們黨校結合了葛萊，說明你們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夠。但是不要緊，今後繼續鬥爭嘛！黨校的鬥爭不是文化革命才開始，已經鬥爭了十幾年了。

段立生：我一定把首長的指示帶回去……

（保明繼續發言，當他滔滔不絕地念一個材料時。）

康老：你不要念材料了，把那個材料給我們好不好？現在已經十一點了，已經講了快兩個鐘頭了，簡單一點好不好？

楊保明：再講三分鐘。紅總站大肆吹捧劉格平，說山西要樹立劉格平同志的絕對權威……

康老：你說得簡單點好不好？你說的兩邊都有。你們在北京就貼出大標語，向「張日清同志學習，向張日清同志致敬」，還貼出「山西告急」的大字報。我看不一定在北京搞。如果要算這些賬就沒完了。

（楊保明發言完了，紅總站郝庭雲同志發言。他首先舉幾個例子說明紅聯站造謠。接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張日清到底是那個司令部的人。當他

談到今年一月十七日，關鋒同志接見山西革命派，對山西省委表態，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時）

關鋒：對，我和王力在場。

（當郝庭雲同志的發言被紅聯站同志的插話打斷時）

康老：你們讓他講完好不好？你們講話他們沒有插話嘛！

（當郝庭雲同志談到因劉卿瑞同志揭發張日清在去年十二月安了與衛恒的祕密直通電話，被張日清排擠到高平縣時）

康老：劉卿瑞是什麼人？

郝庭雲：是山西軍區副參謀長。

康老：來了沒有？

郝庭雲：山西軍區不讓來。

（當郝庭雲同志談到軍管問題，紅聯站起鬨時）

康老：這麼著急幹什麼？

紅聯站：他造謠麼！

康老：誰造謠，誰就是，你們替他著急幹什麼？

郝庭雲：電管局撤銷了軍管，我是電管局的，我清楚。

康老：是否撤銷軍管了？

軍區一同志：生產部門沒撤銷，撤銷機關時，因為兩派對立很厲害。

康老：機關撤銷幹什麼？××軍團一同志，遞來一個條子說關於發給中央的電報問題的事，他想發言。這個同志叫任遠明，來了嗎？

任遠明：來啦！

康老：我先說說。我看了那個電報非常吃驚，因任遠明知道情況，所以把他叫來參加會議。那個六月二十八號以中共山西核心小組辦公室的名義打給中央的電報，惡毒地攻擊劉格平同志，也就是向中央控告劉格平同志，內容是根據×××同志的一個講話，電報是由劉貫一、劉志蘭、陳守中三人同意向中央發的，從電報內容看，他們是採取一種特務的手法，去觀察劉格平同志。我們看了這樣的電報非常驚異！怎麼核心小組辦公室會發出這樣的電報？因此我們把任遠明同志叫來，他參加過幾次軍區、核心組的中心

會議，現在請他講話。

任遠明：我是團省委「大無畏」的，觀點傾向紅聯站。

（接著任遠明同志揭發了大量的事實，說明劉貫一是在核心小組的定時炸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他談到劉志蘭、劉貫一要他到處講劉格平、袁振同志的壞話時）

康老：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但有人採取卑鄙齷齪的特務手段來搞，而且毫不知羞恥地用堂堂皇皇的電報形式發到中央。山西文化革命中就是有很多不正常的現象。這個電報是很反動的，實在惡毒！不但反劉格平，而且是反中央的，說「劉格平有什麼貢獻呢？只不過是跑了兩次中央罷了！」好像是中央暗示他奪權，把矛頭對準中央。上抗中央，下壓群眾，說「紅總站不是劉格平給打氣，早就垮了！打氣也不行，打一次，小一次」。這是什麼話！說劉格平是反奪權，比衛恒還厲害。還誣衊說劉格平曾給康生寫了個報告。寫了個報告又怎麼樣？誰有問題也可向中央彙報麼！寫個報告給康生是反革命不是？寫個報告的權利也沒有？這麼骯髒的東西，還以核心小組辦公室的名義簽發。這樣大的問題核心小組討論過嗎？

張益山：（憤怒地呼口號）打倒劉貫一！打倒劉貫一！（紅總司跟著呼口號）

康老：好像劉格平對文化大革命很不關心，只不過是中央暗示罷了，這個電報陳守中沒有看，劉志蘭替他劃了圈！那說明他們是一起的囉！

任遠明：我一定要把劉貫一的問題揭出來，一定要擁護劉格平同志，我要悔過自新。

康老：你也好好檢討一下，階級鬥爭很複雜，不要受蒙蔽了。

紅聯站××：他不是紅聯站的。

康老：紅聯站的同志，你們不要背包袱。紅總站同志也不要拿這個攻擊紅聯站，這樣做是不對的。紅總站是支持他（指任遠明）的革命行動，這個與紅聯站無關。紅聯站中有的同志受蒙蔽，但紅聯站還是革命組織，我相信你們，中國出了劉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義

分子，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還是好的麼。

（下面是楊成效發言。當他談到張日清打擊和迫害革命派同志，王慶英同志被折磨得神經失常時）

康老：這點我們看出來了，開會前在我們那兒，很痛苦，神經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這一點專政委員會，特別是蘭敏同志應好好檢查，為什麼把青年人糟塌成這個樣子，你們專政委員會到底幹了那些壞事！這個我們感覺到，感到很不安。

（當楊成效同志談到蘭敏肆意歪曲他的歷史，說他出身大官僚家庭時）

康老：這一點，我想問一問蘭敏，你說的對楊成效同志的材料，你調查的十分清楚，而且有證據，說他出身於什麼反動官僚家庭，但你曉得不曉得楊成效是個極端貧苦的雇農的孩子，後來賣給人家的？你調查了嗎？

蘭敏：不，他是監獄裡一個女犯人生的。

康老：你是專政委員會麼，你對他的悲慘遭遇，你不調查，你反而把他說成是反動官僚家庭出身的，這是不公平的！他不是現在父親的兒子，而是貧苦人的兒子，不管這個人好不好，你不公平麼！你調查不能片面，應該兩面都調查麼。你說你調查的很清楚，你為什麼不報告中央？你是個法官麼！你做保衛工作，能這樣做嗎？這個專政機關在你手裡，大家對你當然不放心了。隨你個人的意志來判案子，那能這樣子呢！我還想問你一下，省專政委員會常委七人我還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昨天你說有四個軍隊的，一個是你，一個是張日清，另兩個是什麼人？

蘭敏：有一個是××軍保衛處處長。

康老：還有一個呢？

蘭敏：常委七個，部隊三個，地方四個，昨天說錯了。

康老：那一個是什麼人？

蘭敏：市委「紅旗」戰鬥隊的，是農村辦公室政治部主任。

康老：舊市委的。

蘭敏：是。

康老：你向我們反映情況，只反映一面，沒有說楊成效同志有很悲慘的遭遇，反而說是反動官僚家庭，住過二年我們的監獄，你的材料可靠嗎？

蘭敏：是住過，少年所的班子。

康老：你的黨性保證的材料可靠不可靠呢？

蘭敏：我是否把材料拿來給首長看一看。

陳永貴：（生氣地）叫你說麼，為什麼拿材料！

康老、關鋒：陳永貴同志也說話了。

蘭敏：我可以彙報。

陳永貴：（激動）你有材料全可彙報，晉中問題的報告你全拿出來！你全拿出來！

康老：你把材料調來看看你的黨性怎麼樣？你怎麼搞呀，誰敢相信你這個專政委員會呢！

關鋒：你不是拿黨性保證了麼！那好了，你要保證！第一，材料你要全部保存，不許銷毀。第二，山西的犯人是活檔案，少了一個你要完全負責！自殺也好，被殺也好，死一個，就是你有意滅口！

康老：還有被抓的要保證安全！

關鋒：對！不管有人上吊跳河，這些都是活材料，活檔案，你都要全部負責，一個不能少！

蘭敏：他們都在監獄。

關鋒：不管在那裡，你都得負責！不管人在那裡，少了一個你全部負責！

康老：我不是為楊成效辯護，你是專政委員會的，是司法機關就不能聽一面，誰敢相信你！

紅聯站：現在專政委員會被封了，不能工作了。

康老：那是另一回事。以後不許專委的人上班工作了！過去要你們取消不取消，四月份中央就對張日清講了，你們不取消麼！現在再重複一次：專政委員會不能要！有人要學山西，我們說山西專政委員會是錯誤的，你們為什麼要學呢？

關鋒：奪了權的各省、市都沒有專政委員會。

康老：對呀！北京、上海、山東、黑龍江、貴州、都是革命委員會，都沒有專政委員會麼，專政委員會要解散。

關鋒：要告訴你們，這不是康老的即席發言，這是經過中央討論的，專政委員會不能要。

康老：四月會議關鋒同志就講了，根據中央決定，取消這個專政委員會，專政委員會是錯誤的，但是你們就是不傳達，回去還是照樣做。

當楊成效同志講到蘭敏說他要衝軍區，還到×××部隊煽動時，

康老問蘭敏：去過沒有？

蘭敏：車成林說的。

楊成效：車成林是什麼人！你是專政委員會的，他說什麼就相信什麼？！

你還說我們衝××××部隊，誰見過？！

眾：沒有！

當楊成效同志談到蘭敏陷害革命小將，罵劉灝是狗崽子時。

蘭敏：王慶英說的你信？

楊成效：革命小將說的，當然信！

這時紅總站齊說：「相信」，紅聯站緊跟蘭敏起鬨。

康老：你要指揮他們嗎？這裡不是專政委員會！他們讓你指揮嗎？

關鋒：蘭敏同志呀！你應硬著頭皮聽下去麼！聽人家說完麼！你懂得多少無產階級專政？不懂麼！衝一衝軍區有什麼了不起？好人衝了，解釋清楚，壞人衝了好暴露麼！你不懂無產階級專政，你不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要硬著頭皮好好聽一聽，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在這裡還想指揮他們呢！我看還是虛心一點好！

蘭敏：不是指揮。

康老：剛才就是指揮麼！

陳永貴：這裡不是太原！

關鋒：你是想指揮人家的！我們的話，你聽不進去，他們的話你也不想聽，陳永貴同志的話也聽不進，那天，陳永貴同志提了意見，你

馬上就來彙報，還是虛心一點！

（下面紅聯站觀點的段建忠同志發言。當他談到兵團出了個傳單叫《康生論袁振》，問康老有無此事時，）

康老：什麼？我論袁振？（笑）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段立生：康老，我念一下好嗎？不長。

（接著段念傳單：略。）

康老：這是怎麼回事，當時王力，關鋒同志也去，這樣的意見差不很多。

關鋒：差不很多。

（紅總站的同志熱烈鼓掌。）

康老：這個問題我講幾句。前幾天在核心小組的會議上也談過這個問題。在劉貫一、劉志蘭所掌握的鬥批改動態報上，說袁振是叛徒。我們認為袁振同志在華北局會議上的問題，不能說是叛徒。

關鋒：當衛、王、王把袁振同志打成「野心家」、「伸手派」後不久，我們就去調查瞭解這個情況，去年八月，我就從華北局把袁振同志的檔案調來看了，當時，我還不認識袁振同志。「八年總結」，「反對折中主義十二條」，我都看過了。袁振同志在華北局會議上的問題，我們在去年就表了態，不能說是叛徒。當然他沒頂住，是個缺點，是個錯誤。

康老：華北局會議上有壓力，袁振同志沒有頂住，這是錯誤的。在華北局會議上他給省委提的六條意見是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這樣的同志站出來反對衛恒是好的。這次會議上打擊袁振同志是不對的。袁振同志是受害者，不能說是叛徒，沒有頂住是個錯誤。劉貫一、劉志蘭領導鬥批改小組，它的動態報上說袁振同志是叛徒。文字的東西這樣說很不好。「叛徒」這兩個字要注意，不要輕易用，這不是一般的意識形態問題，不是「無政府主義」，「冒險主義」等等，這是槍斃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這一點劉貫一完全懂得，上次會議上也完全說了。

（當段建忠同志歪曲事實，說袁振同志拿中央首長講話「壓群眾」時，）

康：那是另外的問題了。我是講「叛徒」這兩字，革命小將不要隨便

用，這不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政治生命問題。彭真的問題，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開始，我們認為他可能是叛徒，但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只是從履歷表上懷疑。後來我們調查了這個問題。一個月以前，他自己供認了，說他被捕後，不僅自己叛變了，而且還帶著特務去抓革命同志，還向敵人下跪，這是革命的叛徒。這樣，證據確實了，我們才給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變投敵的大叛徒。這樣講了你們就清楚了，這不是「保守」，「打砸搶」等等，不是這樣的問題。輕易在鬥批改動態刊物上用這兩個字就不好了。天津「八·一八」，北航××組織了抓叛徒的組織，得到我們的同意。我們也告訴他們，要調查材料，沒有確實證據時，就不要在大街上公布。這樣一公布，就有利於真正的叛徒。不要以為一調查到材料就有了政治資本，就公布材料想壓倒對方。但真正的叛徒就會叫老婆孩子到街上看，他們就會想辦法對付我們。

關鋒：這樣做政治影響也不好，材料一出來，就洩密了。

康老：你們也可以作這樣的調查工作，你們調查到材料就交給我們，我們去研究，證據確實了才公布。我們跟天津「八·一八」和北航的同志談過這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中央有個指示，你們看過了沒有？

關鋒：是「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

康老：關於叛徒的問題，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有關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一方面我們不要麻痹大意，喪失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要捕風捉影，草木皆兵。這就好像是刀尖上跳舞一樣，稍一疏忽就會傷人的。革命小將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們也到山西去調查太原陸軍監獄的問題。這個問題牽連很廣，案子很大。

關鋒：死檔案不能少，活檔案也不能少！

康老：叛徒問題涉及到好幾個監獄。實際上是劉少奇指示叛徒寫反共啟事出獄，安子文，薄一波就是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出獄的。薄一波又根據劉少奇的指示，讓太原陸軍監獄的叛徒出獄，這裡關係到

喬明甫、龔子榮、王若飛等人。這件事希望你們革命組織也關心關心。這方面的材料收集得還不完備，這個案子還不宣布，從敵偽檔案查也比較難查，所有閻錫山的活檔案，蘭敏要好好保護！

蘭敏：專政委員會已經給封了。

關鋒：監獄可以保護起來嘛。告訴你們，山西的檔案已經被燒了一大批。現有這些活反革命，活檔案非常寶貴。

康老：我們自己警惕性不高，我們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計劃地抓這個東西，燒了有關他們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吃了虧的。四九年，安子文一進城就搞這個東西。這個我們警惕性不高，他們注意了，安子文派人到全國各地，到太原、南京、上海、蘇州、天津、北京、西安等地去調來檔案銷毀。太原陸軍監獄的檔案我們弄不到，就是安子文四九年派人到太原銷毀了的。（當段建中談到三人電話，四人聲明時）

關鋒：當時我們知道後，就認為打回電話應以四個人名義發表，應該與袁振同志商量。

康老：四人聲明和三人電話我們都接到了。

段立生：袁振談炮轟劉志蘭是中央、是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的。他讓魯克南這麼說。

康老：接到一個條子，問「二月兵變」是怎麼回事，上次在正式會議說過，這是沒有的事，我簡單地說說這個事：

去年二月，有二個團要駐人大和北大，並看了房子，這件事中央軍委也知道，以後沒有去住。因是學校，又有許多女同學，不太方便，生活不一樣，當時可能是去軍訓的。倒是經過彭真批准的，後來到了五、六月，彭真的問題被揭露，因為彭真曾要作北京軍區政委，當然他是要篡黨，篡政，篡軍了。北大同學提出這樣的問題。貼過大字報，師大抄了這張大字報。當時是劉鄧的白色恐怖，孫有餘工作組看了這張大字報，就利用這張大字報整造反派，在大會上說譚厚蘭是挑動學生反對解放軍。並製造流血事情，煽動一部分群眾圍攻，打了譚厚蘭，實際上是孫有餘挑

動群眾鬥群眾，聽到這個事情，我到師大支持譚厚蘭，反對孫有餘工作組，因為他們是少數嘛。我說：「人家是反彭真嘛！為什麼不可懷疑一下呢？這件事有的不是造謠，郭影秋你知道麼！」這樣一說，譚厚蘭一派就貼大字報，說郭影秋是什麼人，後來，人大揪郭影秋、鄧小平、陶鑄到人大，陶鑄講沒有這個事情，實際上二月兵變是鄧小平提出說「二月那有個兵變呀！」後來鄧小平，陶鑄揪出來後，群眾引起了警惕，聯繫起北大陸平，北大有一部分學生在南口實行過軍訓，陸平又在那個地方打過遊擊，一連起來就傳遍全國了，當然這個事情和張日清，山西軍區無關，總之，沒有這個東西，同志們不要再提，當然同學們警惕性很高，這是好的。

所以鄧、陶一揪出來，同學們就懷疑。

（當段建忠談到袁振報告中央煤產量不屬實時，）

袁振：那是按××軍的電報報的數位。

（當段建忠同志談到袁振在鞍鋼搞一長制時，）

康老：同志，這個問題可壓縮些，這問題中央比較清楚的，用不著再談。

（當段建忠同志還是厚著臉皮談到「鞍鋼憲法不是袁振同志搞的」時，）

康老：同志，你這個問題不要說了，鞍鋼問題中央是知道的，是毛主席直接處理的，是經過很大的鬥爭，你們知道的材料，可壓縮一些，你講的觀點已經清楚了。

（當段建忠同志不聽康老的話，繼續攻擊袁振同志在鞍鋼如何如何時，）

康老：你節約點時間，還是重點講講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好，這裡不是解決鞍鋼問題！

（當段建忠同志發言完後，）

康老：會議快開到三點了，通過今天會議，我有個建議，同志們發言事先計畫一下，要講主要的，時間有限，講話要集中一下，首先講當前山西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講今後怎麼辦，要向前看提出具體意見，關於歷史問題可少講或給我們送材料，就恐怕同志們沒準備，關鍵問題講不出來，希同志注意，頂多用十分鐘二十分

鐘，把自己的觀點講清楚。

第二，要從大方向方面講，從毛主席革命路線，從大問題上考慮發言，希望同志們，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些。

第三，我覺得昨天段立生同志有一句話，半句還是對的，記得他講，山西文化大革命問題，群眾問題好解決，關鍵是要解決核心小組的問題。當然，他說的核心小組問題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是欣賞他的關鍵問題在核心小組這個講話，從兩條路線的鬥爭大的方面講，可以節約時間。現在散會。（大家起立鼓掌）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中型會議紀要（1967.7.14.）

【時間：七月十四日晚八點，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參加人：康生、關鋒、吳法憲、劉格平。】

康老：下午誰發言沒有發完？

劉格平：張益三。

康老：那好，繼續講。

張益三：山西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激烈鬥爭，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格平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個以劉貫一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司令部發出兩種號令，無產階級司令部積極支持群眾運動，把鬥爭矛頭指向劉鄧及衛、王、王及鑽在革命政權中的資產階級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劉貫一、劉志蘭資產階級司令部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打擊左派瓦解左派，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說四·一四是大陰謀，揪後臺說是張益三、楊成效、丁磊，我說四·一四好的很，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死保劉志蘭、劉貫一，是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說是革命領導幹部，把矛頭指向革命組織負責人劉灝，山西革命造反兵團等左派隊伍，尤

其是三二一一一和井崗山，但卻把井崗山的郭宏，王慶英關進監獄，整理革命幹部的黑材料，整理革命小將劉灝的黑材料，我在正式向中央文革康老，向中央軍委、北京部隊黨委，向核心小組劉格平同志提出申訴，把專政委員會的材料查清，交到中央來。張日清獨斷專行，目無組織，四月份就讓撤銷專政委員會，你動也不動，劉志蘭派學生到天津揪李雪峰。張日清要負責任，帶了兩千元，核心組介紹信，批評我說：支持東風支持錯了，劉格平任政委的，劉格平不知道。

關鋒：電報還不轉給劉格平同志，他還不知道。

張益三：第三個講劉貫一的問題，我去時張政委，劉貫一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麻痹大意當官做老爺，忘記了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那次會上的檢討說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當時王謙、王大任在。

康老：糟糕不糟糕，反革命還在那裡，你是不是故意讓他們高興嘛。

張益三：「三·二六」報告解散革命組織，他的目的是削弱袁振的勢力，兵團，決死縱隊，在這個問題上，張日清也在紅代會上做了報告。

康老：這個報告是什麼時候做的。

宋捷：在紅代會籌備處成立大會上講的。

張益三：搞垮了左派力量，實際上說明了右派組織，劉貫一和張日清思想很相似，張日清受到劉貫一，劉志蘭影響很大。

康老：在這裡我插一句，劉少奇的黑修養和彭真都講要做馴服工具！老老實實聽我的。毛主席幾次反對這個沒有階級分析講法。講馴服工具，做馬列主義的馴服工具，還是做修正主義的馴服工具，沒有階級觀點。

關鋒：馴服工具論是提倡奴隸主義。下級服從上級離開了毛澤東思想，離開了毛主席的路線就是奴隸主義。

張益三：三人不團結鬧到社會上。

關鋒：這個問題你的看法是對的，你在太原，我們在北京，我們批評

過，總理，康老都批評過。

康老：這個我們是批評過的。

張益三：段立生批評我為什麼老支持紅總站。

段立生：你什麼時候跟我說的？

關鋒：你現在作為一個黨委來參加這個會，你讓人家講完話麼。

康老：哪個同志講？

段立生：剛才講的劉貫一那麼多問題，有許多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來揭發一個問題，劉貫一當黨校校長。

關鋒：你們結合葛萊是他當校長之前還是之後？

段立生：他還沒有正式去，他一個晚上去黨校。

康老：是五月二十九日還是五月二十八日？

段立生：是五月份，他只吹吹拍拍和政治部人談，他給同學們說他給彭真寫了幾個檢舉書，他給人講張日清和劉格平都是新四軍，還講他認識關鋒。

關鋒：劉格平不是新四軍的。劉貫一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他，今年二月份來彙報，才頭一次見面。

段立生：他說劉格平不同意省委是反革命集團。

康老：這次他是祕密去的，對劉格平進行了誹謗，進行了惡毒攻擊，說劉格平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一看二幫。

關鋒：他講的事，我們二月份已經和他談過，已給他說清楚了，張日清同志也知道，葛萊寫了一分為三，還寫了幾篇一論、二論、三論、四論，這不是一個簡單問題。

康老：成立革委會，他這個校長就當不上了。

關鋒：一分為三，送給劉貫一看了嗎？

康老：你們調查葛被捕後，當沒當過日本人的皇協軍，他怎麼跑回來的？我們瞭解他被捕八個月，當了四個月皇軍，這是一個材料，還要再落實。（段立生：為什麼同學想結合他，大概同學們想他受陶魯筋迫害了，）把他的黨校校長撤掉，讓他當哲學研究所所長。這不叫迫害，這叫保護了。一分為三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恰

恰也是哲學上的問題，黨校學生要注意了。據我瞭解，陳仲平還在你們那裡，他是楊獻珍的打手，反艾思奇的。

關鋒：五七年的右派。

關鋒：說起葛萊，我說兩句，他這不是簡單的說兩句錯話，做幾件錯事。當時楊獻珍反對毛主席，搞合二而一，他當時就寫了一分為三，這是世界觀的問題。

康老：他並不是一個真正受害者，撤了校長，當了所長，實際上是保了。高級黨校，我看低級也不如，它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將來如何搞還沒有研究，我看搞成毛澤東思想的訓練班。楊獻珍辦校的十六字方針：學習理論，聯繫實際，提高認識，加強黨性。好啦，你講吧，你還講劉貫一好啦！

段立生：劉貫一當我們校長，那簡直……，我們從今天起不承認他這個校長，應該讓學毛著積極分子，像陳永貴這樣的人當校長。

康老：（笑）好了，陳永貴當黨校校長，你們黨校學幾年？

段立生：五年！

康老：你們學什麼呢？我看五個月就行了，過去抗大也是幾個月學習毛著，參考一些馬，恩，列，斯的，政治從實際中學。

段立生：專委會……

康老：開始我們不瞭解這個東西，後來張日清文章上有這個東西。

格平：定局了由核心小組來討論。

關鋒：問題是他的實質。

段立生：四月份會議不傳達，核心小組在這個問題上應好好檢查，做事應實事求是，據我們瞭解，逮捕重機四人，袁振是知道的，並且是他提出來的，抓人不是專政委員會抓，丁磊帶人來審問的，丁磊組織調查班子，調查楊承孝，劉灝，車成林的材料，單線聯繫，單線彙報。劉格平具體負責抓毛選，他沒抓，別人抓了，他又說別人把手伸得很長，別人作錯了，又批評，這是資產階級投機思想。張日清，曹中南來北京，讓劉格平批山西日報，他不批，袁振也不批，我認為這種思想也是不對的，雖然這是小事，

但觸及靈魂，我覺的張益三同志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正常的，就是吹吹拍拍，張益三對待群眾組織，就是拉一派打一派，不是從思想上支持，而是從經濟上拉攏，對辦公廳的經費，應當檢查。

關鋒：剛才講反奪權了嗎？

速記：沒有講。

康老：關鋒同志講上幾句。

關鋒：今天開中型會，常委擴大會，現在我們聽取大家意見，以後再研究。山西的問題，由山西人民高舉毛澤東思想來解決。現在我講幾個問題，供大家參考。山西的問題講起來，可以講幾個月，今天我不想多講。對劉貫一，劉志蘭，陳守中我就不講了。現在我講對山西軍區某些負責同志，獨立師某些負責同志，晉中軍分區某些負責同志，革命組織之間的分歧，要很好解決，對革命組織，保守組織，要作細緻的思想工作，問題不難解決，軍隊起著重大作用，我覺的山西軍區某些負責同志越走越遠了，是剎車的時候了，我給張日清同志講了，該剎車了，再不剎車就剎不住了。山西軍區與山東軍區相比成績比他們大，犯錯誤比他們小，但錯誤要堅持下去，還要犯比他們更大的錯誤。我先講內蒙，對內蒙中央有個決定……到這兒來說，他們說是重慶談判，一方面來北京談，一方面在家裡搞，他們明明知道是中央派去的記者，一個工作了七天，被扣了八天，一個工作了八天，被扣了七天，被軍區扣了，說他們反映情況不正確，我們批評劉昌，劉昌拍了桌子。我們（王力，戚本禹）也拍了桌子，他們支援保守組織，排斥打擊三司，把革命的領導幹部打成修正主義分子，他們認為槍桿子在手，就可以為所欲為，在這裡，江青，伯達，康生給他們下樓，但他們有那麼兩，三個人，後來抓了彭海青同志，當司令員受到圍攻，記者更不要說了，他們心目中根本沒有中央文革，毛主席的話，林副統帥的話，說了也不聽，把我們的記者拉出去遊行，後來發動戰士來北京給中央施加壓力，來了一千八百多人，企圖壓制中央，改變那八條決定，他們說群眾是自發的，

不聽我們的，政委吳濤（被他們鬥了）去，他們這一千八百人講，劉昌不講，戰士把吳濤打了，有人還拿反動的五條來，讓中央承認那五條，改變那八條，後來中央下了決心，一個撤職，一個反省，這樣那一千八百多個戰士才覺悟了。現在內蒙的形勢很好。

山東王效禹同志在奪權時，省軍區支持了王效禹同志，做出了成績，直到現在這個成績還是肯定的，後來和省革委會發生了磨擦，軍區支持了一些保守派，過分地，片面地聽了濟南市人民武裝部和濟南公安局的話。濟南人民武裝部長就是舊市委的文革組長，要打倒王效禹，打倒革委會，寫了大標語，衝了省革委會，這時軍區轉向了，說山東三、五奪權是右派奪權，說王效禹的老婆有問題。王效禹的老婆是有問題，丁磊也有問題，這個我們知道，但這性質不一樣，比王效禹的老婆好得多。後來我們派張春橋、姚文元去，姚文元、張春橋同志和軍區同志談了話，和王效禹同志也談了，大長了革命派的志氣，他們走了後，還在那裡搞，一派要衝垮公安局，王效禹同志好得很，當然不是完全壞了，牌子一派拿走，一派又送來，省革委會下去，底下公開反對，你說王效禹同志是十全十美，不能那樣講，但大方向是對的。

這時我們六七軍公開發表聲明支援，一、支援王效禹。二、支持王效禹為首的革委會。三、支持革命派。四、……。過了兩天，軍區做了研究，也發表了四點支持，也受到了壓力。中央及時批示了他三點電報，公開檢討好，還是不公開檢討好，早好還是遲好，高姿態好還是低姿態好，省軍區這一公開檢討，立即得到了革命小將和革命派的熱烈歡迎。檢討了，改了就好了。內蒙軍區那三個人（負責人）就倒了，廣大戰士是受蒙蔽的。我看了一個材料，省軍區，晉中分區，獨立師是有問題的，我們批評了張日清，最大的毛病就是個人英雄主義，主觀主義，不願當第二把手。劉格平當了政委，群眾歡迎有什麼不好。王效禹同志，張春橋同志當了政委，那裡的群眾熱烈慶祝，為什麼慶祝慶祝就不

可以呢？而山西不僅慶祝劉格平政委，而且還慶祝你這個副政委呢！我們看了些材料，炮轟劉志蘭、劉貫一，不算扭轉大方向，就現在的材料看，他們的問題就很嚴肅嘛！還是考驗呢。而張日清幾次講了一些不合適的話，你對我們的記者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幾次態度不好。有一次鬧革委會，你把我們的記者攆跑。有一次紅聯站開會，要攆記者，你不發言，你極力說：張日清正確，劉格平不正確，把山西日報辦成什麼樣子？！你講的話很多嘛，就沒有劉格平的嘛！挖二、三線，是你們講的嘛！你們第二次彙報都這樣講，怎麼又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特別是你們來北京前幾次講話，這是劉貫一，我講他了。這第一政委中央宣布了，到底算不算數？我念一個材料：獨立師×××同志散布說：劉格平變質了。想篡軍權……。紅總站要衝軍區，衝獨立師，引我們開槍，血洗太原……。下邊還有些流言蜚語，我不講了，提出支持張日清，打倒劉格平，爭取陳永貴，這個團政委這樣講是不奇怪的。

專政委員會形式不好，更重要的是實際，怎麼能整革命小將和革命領導幹部？常委的材料，這不是黑材料，這不是黑材料是什麼？你說為什麼信王慶英？為什麼不可以信呢？她是反革命嗎？

康老：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樣革命，別人就革命。

關鋒：航校批評張日清，我看有道理，第一次你來彙報，我們就批評不要聽劉貫一那一套，第二次又來了，又批評你，你還是聽劉貫一那一套，我們不願意讓你們再搞下去把你打倒，不然可以試一試。晉中問題分區有問題，省軍區也有問題，你們大方向錯了，不支持任、王、張不支持陳永貴，我們認為陳永貴很好，給我們上了一課，受教育很大，你們對陳永貴打太極拳，張日清就相信軍分區的話，就相信武裝部的話，分區武裝部的人自己沒有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檢查自己的錯誤，自己穿軍衣，反對我就是反對解放軍，這一套是不行的，同志！我們知道軍分

區都有兩派意見，我們要發個公報點山西的名，調農民到城裡，最近收到一封信，如果問題是這樣，問題就嚴重了。（念信全文）陳永貴同志不要著急，不要管，形勢大好，在五、六天前我和張日清談過，康老也談過，康老多次和張日清談話，我們都明白這個道理，任、王、張為什麼成了流亡政府，你們不清楚嗎？這還不是軍分區在那裡搞他們嗎？革命群眾組織容易講通，革命小將對情況不瞭解，犯錯誤不責怪，我們應該引導他們，幫助他們，這謠言那謠言，造謠造到葉群同志頭上來了，說劉志蘭這麼好，怎麼好，核心小組辦公室批的叫印，劉志蘭是核心小組辦公室主任，張日清打電話辟鄭維山的謠，我們覺得張日清同志、軍分區同志、蘭敏同志、獨立師同志應該驚醒了，這樣下去很危險了，我們這個會到底開成什麼樣子？也許能解決問題，也許大鬧，我們應該提，不提對黨不負責任。張日清同志你自己講的那話，你清楚的，你怎麼反對炮轟劉、劉？你們寫了「四論大陰謀」。我看轟得好，該轟，不轟怎麼搞好鬥批改？執行那條路線？我看「四·一四」以後形勢大好，現在更好，這個領導班子還要考驗哪！考驗幾個月，劉、劉、陳搞了些什麼？你為什麼跟著他們跑，不跟著劉格平同志呢？晉中問題最明白了，十月事件當然要翻案了，當然要支持任，王、張、陳永貴了。山西我沒見過幾個人，劉格平來過幾次，解悅我見過幾次。在受圍攻時，我支持過他們，抓了幾個罪魁禍首，解放軍支持他們對，但方法有毛病，解悅本質很好，但階級鬥爭經驗少，張日清應該向正路上引她，應該向陳永貴同志學習，飽經風霜，馬列主義水準高，毛澤東思想水準高。這樣下去後果怎麼樣？你們自己知道。不要因為還有群眾支持我，我還有力量，故不作檢討。群眾逐漸會看清的，當然我不是說劉格平就沒有缺點了，群眾的批評應該聽，正確接受，不正確解釋，解釋不了以後再說，重要的是張日清同志態度不正確，態度正確他挑讓他挑去。

還有各種各樣的謠言說，康生關鋒講了不算話，當然我們對

了你們就聽，我們還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彙報，這個話我們就不講了，一方面對不起軍內幾個同志，一方面對不起幾個革命小將，在坐的有沒有在北京活動的呀！煽動起來給中央施加壓力。不是有的給民兵發槍嗎？奪槍嗎？張日清已經寫了一個初步的檢討，康老看了一遍，成武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你看要不要再修改，再印，再向同志們講，你自己考慮。劉、劉、陳的問題，我就不想講了，像晉中軍分區這個情況也不止這一個地方，人民武裝部怎麼這樣相信他，他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了界限沒有？你們山西日報怎麼搞的？《文匯報》許多好的社論你們偏偏不轉載，偏偏轉載一個相信武裝部的社論，山西日報突出張日清，宣傳張日清，只宣傳一方面的觀點，我們部隊的同志給張、蘭提了些意見。

康老：剛才關鋒同志講的，引證的材料我希望同志們瞭解這個情況，不要抓住材料的一個問題，一個材料把大方向丟掉了，這樣對解決問題就抓不住關鍵，為什麼關鋒同志利用這個常委會談這些問題，因為在一次中會，兩次大會提出來，對同志們有好處。在中會的中間我和張日清談過，我說張日清在作戰中很勇敢，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在奪權之前很好工作，應當說山西的奪權與張日清出來代表軍隊參加革命群眾，幹部奪衛、王、王的權有重大作用，重大意義。但這一次會議，我反復地說：「張日清軟弱了，不像打仗那樣勇敢，不敢接觸自己的錯誤，不敢接觸自己問題的本質。」在大會時我欣賞段立生同志一句話：「群眾好解決，關鍵在核心組。」他說張日清同志改錯就好了，張日清能像山東那樣承認錯誤，劉貫一、劉志蘭、陳守中不在話下，挑撥不了，像小丑。同志們講的話，有的同志沒有抓住山西問題的關鍵所在，沒有看到大方向，如何防止嚴重問題。材料可能有出入，但不能否認一個事實，有的同志在軍隊裡，在獨立師裡，在分區裡，在人民武裝部裡進行煽動，要支持一方面，打倒一方面，換句話，要支持張日清，打倒劉格平，這是獨立師講的，我不反駁。我看

不能否認這一事實，這樣就把群眾分裂了（關鋒：軍隊也分裂了），軍隊也分裂，這個問題若不剎車，後果就相當嚴重了。第二關鍵是什麼，希望革命小將關心這個問題，大部分人民武裝部，軍分區站在了保守方面，企圖打擊革命群眾，晉中就是一例，說任、王、張我不認識，但陳永貴同志我知道，怎麼能反對陳永貴？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軍分區都是這樣，即使……也不能是鐵板一塊，也是一分為二的。第三，由於軍分區和人民武裝部企圖煽動農民進城，鎮壓革命群眾，如果這樣，山西就存在著一場大流血的危險。這的確像有的同志所講的山西是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如果張日清同志不能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或不承認這個問題，後果會相當嚴重。如果像那樣搞，當然，還是大好形勢，不過總不願意讓一個同志犯這樣一個錯誤。有時候階級鬥爭常常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為什麼炮轟一下劉志蘭就成為一個轟動全省的政治大事件呢？怎麼保一個劉志蘭呢？問題只是才爆發出來。

關鋒：四月份劉格平和張日清吵架，就是吵這個能不能炮轟。

康老：為了保一個劉志蘭，把革委會主任、核心小組長，中央承認了的劉格平不惜打倒，我們常委同學中間絕大多數不清楚，劉、張兩次來中央，中央講了些什麼。

劉貫一第一次來攻擊劉格平。十一月初我讓他來完全不是讓他搞山西問題，而是長期懷疑劉少奇三六年讓楊獻珍，安子文叛變的，於是我們就帶頭去調查情況，查閱報紙，我們去把報紙一翻……這樣一個問題，我就想起了劉格平同志拒絕，同時劉格平同志給我寫來一封信，談到這個問題。為了弄清安子文叛變這個事，我就打電話叫他來了，說了這個問題，我又問他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劉貫一就因為這個問題造謠攻擊劉格平同志，第二次是江青同志打電話叫他來的。劉貫一造謠言說：劉格平奪權時根本沒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山西問題的革命幹部不是劉貫一，也不是張日清，而是劉格平同志，後來就奪權了，奪權後，

一月份就向中央彙報了，那次彙報並沒有劉貫一，劉格平講的不多，張日清講的多。通過他們二人的彙報，我們向中央文革彙報了，認為可以承認，可以公布，大軍區開會我們認為山西的奪權可以介紹給大軍區。這個會四個同志參加的，劉格平、張日清、袁振、劉貫一。劉格平同志講的很短，張日清講的很長，這就是《紅旗》，《人民日報》寫的文章。劉貫一講的更長，在那裡胡說八道，我聽不下去了，和關鋒同志走了，然後袁振同志講了講工業生產。有人講劉貫一的講話代表整個核心小組，不是那麼回事。（楊承效插話）以後劉貫一找我談話，大反劉格平，劉貫一我很熟，過去他作風很不好，黨性很壞，看來沒有多大進步。我說劉格平起碼有兩個好處，第一反對劉少奇叛黨的事，第二在華東不滿饒漱石。

華東區饒漱石反我，華東區分家時我到山東分區，饒把劉貫一當作釘子，作我的秘書長（劉貫一：這個我給康老講清楚），你不用解釋，解釋不清楚。當時又找袁振談了，袁振說：劉貫一對劉格平態度不好。（劉格平說讓我簽名寫的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怎麼能簽名呢？）

第二次劉格平，張日清來，「四·一四」轟劉志蘭，劉貫一跑來了，後來陳守中也來了，陳守中先發言，保他老婆，我們聽不下去了，不讓他講了，講了些男女關係，黃色謠言。為了保他老婆……然後張日清講話了，講話內容攻擊劉格平，保護劉志蘭，劉貫一那麼多錯誤，他一個字都不提。

關：揪「四·一四」後臺我們是反對的，這是明確表態的。

康老：劉貫一的小冊子，對上反對毛主席，對下把群眾當作阿斗，把自己看作是天上掉下來的救世主。

我再講一句，我們講這些不是要打倒張日清，相反的是要張日清更好地和劉格平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在會議期間，北京機械廠要揪你去鬥，我們不同意，開完會要按毛主席的政策辦事。

關鋒：紅總站把打倒張日清的標語蓋起來，真要打倒就不批評了。⁸⁸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三） （1967.7.15.）

【時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九點半至十二點半，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主持人：康生同志。出席者：紅總司（紅總站、兵團）代表六十餘人，紅聯站代表六十多人，省核心小組成員、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和部分委員、省軍區部分負責人、××軍政委、×××部隊校長、×××部隊校長。此外，有晉中核心小組成員等。九點半，康老、關鋒、吳法憲、劉格平一同進入會場，全體起立鼓掌，康老入座後即宣布開會。根據記錄整理，未經審閱。】

康生：這幾天有些同志身體不好，今晚的會議只開三個鐘頭。前兩天一開就五、六個鐘頭，我們檢討，我們是習慣了。現在九點半，開到十二點半，三個鐘頭。晉中軍分區的崔冰同志要求發言，現在先讓任井夫同志講，然後崔冰同志講。希同志們講話精簡一點。（當任井夫同志發言講到晉中七「·七、七·八事件」，晉中的總司把聯絡站的人揪到群眾稱作「白公館」的七房七嶺的地方時）

康生：這是在那一個縣？

任井夫：在平遙縣。

（當任井夫同志講到他來北京時在火車上接到通緝他的傳單時，將傳單交劉格平同志轉給康老。）

康老：這傳單也很值得注意囉，刊印的！刊印的！不是一般油印複寫的，刊印的！

⁸⁸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彙集》，《山西日報》（軍支）革命造反總部編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關鋒：鉛印的！

康生：題目叫做《警號》，是人家散發到火車上的，傳單內容是：「混進晉中核心小組政權裡面的野心家，反革命資本主義復辟的總後台，大反解放軍的老賊，陷害陳永貴同志的罪魁禍首，就是任井夫」四條罪狀哩！（康老繼續念）「今晚乘八八次快車赴北京某地招搖撞騙，希旅客們百倍注意。如有群眾發現，先把他監視起來，到北京車站自有人接應。老賊任井夫的特徵：胖子，個子大，年齡四十多歲，山西孝義縣口音。署名是專揪任小分隊。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晚。」這很明顯，這不是一個一般群眾搞的。

關鋒：任井夫同志這次來是中央請來的，是我們通知他來的。任井夫同志是中央公開支持的，任、王、張，我們早就支持了，陳永貴也支持的，我們也支持（大家鼓掌），這傳單是造謠嘛！陳永貴在場，怎麼能說任井夫陷害他呢？

康生：（笑了笑）「罪魁禍首」！

關鋒：陷害不陷害陳永貴同志知道，陳永貴同志最有發言權。

康生：人家說任井夫來招搖撞騙，大家看看，咱們這裡是招搖撞騙嗎？

關鋒：這樣的傳單是對中央的態度問題，中央叫任井夫來開會，是中央通知山西軍區，讓軍區轉告軍分區叫他來的。

康生：這個傳單只能是掌握情況的人才能發出，我們也要查一查，他們不是要追任、王、張嗎？我們也要追這個小分隊是誰，發這個傳單的到底是誰！

關鋒：是誰操縱的？

（當任井夫同志把「晉中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其實質是什麼？」這兩大問題說完了，並表示也要好好檢查自己存在的錯誤和缺點之後，康老叫崔冰講。當崔冰講關於任井夫同志說的傳單的問題他不知道，任井夫同志要來中央他也不知道，他問了軍區，軍區同志也說不知道時，）

關鋒：（嚴肅地）那個通知的？

康生：省軍區為什麼不知道？省軍區通知的嘛，怎麼會不知道？你個人不知道還可能，怎麼說省軍區不知道，你能代表省軍區嗎？！

關鋒：你要不要中央的批評呀？你有一點自我批評精神嗎？

康生：省軍區通知的，為什麼不知道？

關鋒：哪就是我們造謠的！是嘛？

康生：你們說我們造謠嘛？

關鋒：我們剛才講了，是省軍區通知的，你一上來就說省軍區還不知道，那不是搞我們造謠嗎？

康生：你能代表軍分區嗎？你到中央要實事求是的講嘛！你不要講了，另外的同志講吧！想通了再講，我們不聽你這一套！（康老講完把眼鏡放下，很生氣的。）（大家熱烈鼓掌）

康生：（停了一小陣又講）晉中區的同志還有那些起來講話，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講，贊成任王張的也好，贊成崔冰的也好，都可以講。

郭宏：（五中井岡山女戰士）晉中情況我知道，我講一點。

康生：你叫啥？

郭宏：我叫郭宏，我就講一點。

晉中一總司觀點的同志：我是晉中的，我要求說說。

康生：都可以講嘛，等一下講嘛，讓她先講。

（郭宏講到江青同志是支持任王張的，張日清在晉中問題上的做法是要給劉格平同志施加壓力，又說到她的一個筆記本中記有張日清支援他們的電話等很有價值的東西，但被拿走了時。）

關鋒：你也是被捕的呀？

郭宏：（很激動，沒聽清）什麼呀？

陳永貴：（告訴郭宏）你是被抓的呀？

郭宏：（還是沒聽清）誰審問我的呀？

康生：還是按自己的想法說下去吧！

（當郭宏講到她被關進軍區監獄以後，軍區有人罵她是反對解放軍，罵她是小王八蛋，劉浩是狗崽子時，她哭了。她說那些人完全不理解革命小將的心，也不可能理解革命小將的心。她講了對解放軍支左的一些看法。）

康生：（康老對郭宏的講話表示很滿意，連連點了好幾次頭，還跟就在

右手邊的關鋒同志說了幾句，又點頭說。同志，你的那句話講對了，就是通過解放軍支左就把軍隊內的問題暴露在社會上了。毛主席就是這樣地講的。（大家鼓掌）

郭宏：我們在晉中就是遇上了這個問題。當時我在獄中，有最大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也就確實是這樣。這就是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

劉瑞卿（山西軍區副參謀長）：資產階級專政！

郭宏：人家是那樣對我說的！……

（當郭宏講到山西從衛恒以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個傳統的東西，就是殺人不見血，說到她明明被關進了「女監」，還假意給她吃好的，美其名為「在這裡寄放幾天」，這就是山西的「特產」！說到她正關心這個問題：山西的權現在有沒有澈底奪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革命領導幹部有沒有掌握了實權時，）

康生：我問你一個問題，你是那月那日被捕的？

郭宏：三月四日凌晨三點被抓到五月九日下午三點多鐘釋放，共五十多天，在軍區警備營關了十多天。

康生：誰抓你的呀？

郭宏：對了，關於抓人又有了山西特產了。……

王慶英：（在旁小聲告訴郭宏）別說這個了！

康生：（關懷地笑了）沒有關係，好好地繼續說吧！

（當郭宏講到她不明不白地被抓去，抓人的人說這不叫其他，是叫「軍管」，「一般軍管」，用小車把她載到了一個地方就開始審問時，）

康生：什麼人審訊你的？

郭宏：他們名字我不知道，也不讓我知道他們的職務，只告訴我一定要相信他們，還說不相信他們的本身就是個立場問題……

康生：逮捕你的都是穿軍裝的？幾個人？

郭宏：當時黑夜，有好幾個人，有兩輛車，一個叫張檢察長的，他眼睛挺大的，當時我想，他挺像個法官的。

康生：關鋒：（笑）（大家都笑）

康生：在你印象上有幾個人？

郭宏：起碼有四個，包括司機五個。

康生：蘭敏同志，是不是你派人去抓的？那個抓人的是誰？

蘭敏：是我派的，那個就是她講的張檢察長。

康生：派的是不是部隊的？

蘭敏：是部隊的，是張檢察長。

康生：什麼名字？

蘭敏：叫張維寬。

關鋒：弓長張吧？

蘭敏：是的。

康生：張維寬在不在？

蘭敏：病了，沒有來。

關鋒：為什麼抓人？為什麼要逮捕她？

蘭敏：當時他是把她叫來問一問，因為車成林在晉中搶了材料，而她和車成林是協從關係，通過她可以瞭解車成林。時間是長了一點，兩個多月。

關鋒：（很生氣）什麼長了一點，簡直是無法無天！我們去山西也可抓嘛！

康生：是誰批的？

蘭敏：張日清同志批的。

關鋒：無法無天，長了一點，這是長了點？到底專誰的政？

康生：從你們幾天來的表現看，車成林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們懷疑，車成林材料要全部交我們看，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關鋒：我們有懷疑！

康生：如果真是反革命分子，我們也堅持要看材料。

蘭敏：如果我們錯了，就錯在我們認為晉中總司奪權是對的，張日清和我都有這個思想，認為晉中總司奪權對，誰起來反對就是反奪權。

康生：問題不在這裡！

關鋒：這問題很嚴重嘛！就是奪權對，他們也不能抓起來嘛！公安六條你們執行不執行？專政委員會到你們手裡，你想抓誰抓誰！

康生：蘭敏同志，你好好聽聽，將你的政治水準跟小將們水準比一比，到底你那水準高，還是革命小將水準高，從這些小將同志發言很可以得到教育。你總認為自己是老資格，人家都不革命，反革命，就自己革命，這次可得到教育。革命小將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在實際鬥爭中的體會是比較深刻的，毛主席說，軍隊支左有很大好處，就是使軍隊本身受到教育，他們從實際鬥爭中體會到這個問題：支左不僅支革命群眾，支左派組織，不但看到社會各方面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也能看到軍隊裡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看到階級鬥爭也反映到軍隊裡邊，軍隊通過支左也同樣把問題暴露在社會上，從而加上軍隊，提高我們軍隊的思想水準。這才是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不是那個茶杯辯證法了，剛才郭宏同志說的軍區那個人的茶杯辯證法是錯誤的。下面由晉中同志繼續發言。

宋志明：我揭發一下關於山西省軍區的問題。

康生：同志，你叫什麼名字？

（宋志明首先介紹自己姓名，還說明自己原來是平遙縣縣長，現在是文水縣縣長。隨後就講四月份張日清怎樣派人抓他，軍區檢察長張維寬、軍區法院長李懷恩和蘭敏怎麼審問他。當宋志明同志講到張維寬對他宣布說是代表軍區、代表省專政委員會，奉劉格平、張日清的指示來抓他的）。

劉格平：那是冒充的！

康生：（問坐在對面的山西軍區陳司令員）你好好聽聽，軍區有保衛處吧？

陳司令員：有，有三大處。

康生：過去史進前、羅瑞卿他們搞的一套，我們要好好注意的，當然這裡頭有好同志，但也要注意。搞保衛的這樣子，要好好檢查。

（當宋志明同志將張維寬等人就晉中問題如何審問他的事講完後），

康生：北京政法學院有兩個被捕過的，幾次要求五至十分鐘的發言，現在可以發言，因為他們不是一般北京學生。

關鋒：也是被「軍管」了的！

（當北京政法公社李承義同學講到張日清因為政法公社懷疑他與反革命分子周潛川有聯繫，就以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名，於二月五日早晨派人帶領山西省黨校的學生將他們逮捕，又在張日清指使下鬥爭了兩次，遊街一次，不讓他們在監獄中唱語錄歌，至於逮捕他們的「罪狀」也是張日清叫政法兵團寫的時候）。

康生：你們把材料交給我們。

張隆：康老我講幾句。

康生：你是哪單位的？

張隆：政法公社的。

康生：幾年級？

張隆：六四年的，今年三年級了。（接著他說到從審問中發覺審問人對袁振另有看法。說到逮捕他們的人是以所謂到比較安靜的軍區去學習毛主席著作，而把他們帶到軍區法院去的，可是在獄中同樣不許學習毛主席語錄。）

晉中炮轟派一人：我提個要求，根據今晚任井夫發言，有許多虛偽性，我要求發言。

康生：我剛才講了，你們有時間發言，大家都有機會哩，下面還有會嘛！你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希望紅總站、紅聯站的同志要好好想想山西的大方向，不要抓某個人講了些什麼，某一團體怎麼樣。這個特別是紅聯站的這方面要注意。要多從山西的大方向方面想想。

關鋒：要從大局著眼！

康生：要從大局出發，要告訴大家什麼是大局。

第一、現在有人在部隊煽動部隊，就是要部隊擁護張日清、反對劉格平。

第二、山西還存在什麼問題？就是山西×××調農民帶槍進城，同志們想一想，農民帶槍進城要幹什麼呢？會發生什麼結果呢？這是什麼問題？

第三、山西專政委員會，無法無天，那樣的對待革命群眾，有些×××，尤其是晉中×××那樣反對陳永貴啊！不是擁護陳永貴！如果不採取措施解決，有些要犯大錯誤，不僅晉中問題，太原也是這樣。

這樣都是大問題，大局，希望各方面同志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大問題。今天問題未發展到太嚴重，比其他一些地方好，但一定要注意。可是存在那樣一個危險，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關鋒：每個人自己，或某個團體，做了什麼好事，別人沒有說，沒關係，埋沒不了的。問題在於怕看不到自己缺點，我們是幹革命的，不怕別人不知道。

李金謂：康老，我剛從太原來時，軍區有人對我說，劉格平也可能是個叛徒，他們正在布置，要調查劉格平同志的材料。他們這樣的，這問題比較嚴重。

康生：（笑）讓他們把材料調查完了以後再說吧！（大家笑）
（康老、關鋒離會場，大家起立鼓掌。）⁸⁹

⁸⁹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彙集》，《山西日報》（軍支）革命造反總部編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宣部的談話（1967.7.16.）（存目）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四） （1967.7.23.）

【時間：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時至次日凌晨五時二十分，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主持人：康生。出席人：關鋒、吳法憲、曹軼歐、劉格平，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組全體成員以及山西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紅總站、兵團、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紅聯站的赴京代表團等。速記稿，未經審查。】

康生：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太原紅總站和紅聯站一起上街遊行，反對「百萬雄師」事件，這很好！這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也達成協議反對這個「百萬雄師」反動的罪行，你們在反對「百萬雄師」上有共同的意見，在太原也是這樣做。軍隊召集了。從這裡邊堅定的相信群眾，相信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從這方面也可以證明，另外大家不要喪失警惕，反對反革命逆流，不是炮轟劉志蘭是逆流。我們聽說「百萬雄師」有人到了山西，李井泉的產業軍也去了，北京的聯動有些反動子女也去了山西，他們要反對你們的文化大革命，挑動群眾和解放軍的關係，我們從武漢得到消息，山西已經有人去武漢支持「百萬雄師」，是什麼人還不知道，我們不要睡覺，打內戰，放跑了敵人。

前幾天有人寫信給我，要在這樣的會上聽聽軍區同志的意見。本來張日清同志已做過一些檢查，大家還是不滿意的。為了滿足大家的要求，今天由張日清同志檢討，請同志們冷靜地聽，

有什麼意見當然可以提，等他講完再提吧，現在請張日清到這來講。

（張日清檢討）

當張日清講到五月份以來他大反劉格平同志，來京前發了電報時，康生同志插話說：「這點王成琚，陳守中，劉貫一簽發的，劉志蘭同意的電報，大夥集中起來攻擊劉格平同志，同時實際上是攻擊文革小組，這樣的情況，在各省，各軍區，大軍區，我們沒有見過。」

這個問題紅聯站同志們不要蒙在鼓裡了。為什麼我們一次，兩次召集你們開會，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張日清談到他站在劉貫一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並做了他們的防空洞時，康生同志插話：這一點你要特別注意，你反對的是好人，如劉格平、陳永貴，你聯合的是壞人，如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王承琚。

當張日清講到回去以後要清算「專政委員會的錯誤」時，康生同志說：「蘭敏同志，你拿黨性保證說楊承效的材料最可靠，可是你把人搞錯了。你的材料不是一個人的，是兩個楊成效。」

關鋒：差六歲，你材料上的楊成效是河北人，當時解放軍判過刑。

康生：看看你們的黨性到底怎麼樣？如果是別人的材料你還可以申辯，這是你自己調來的材料，用黨性保證的材料。

當張日清檢查完時。

康生問：「完了？」張答「完了」。

康生：我希望你對武漢問題表示一下態度，贊成也好，反對也好，對武漢「百萬雄師」叛亂行為是什麼看法？（張回答了）

康封：王成琚來了沒有？

紅聯站：「回去了！」

關鋒：可以那麼自由主義？

紅聯站：他出去一會還回來。

康生：聯絡員叫他來，據說他帶著槍參加會議，他過去是不是個軍人，

他過去有沒有槍，有人說張日清給他的槍，是不是？（張答：「不是。」）陳守中在不在？王成琚是不是黨員？什麼時候入黨的？（陳守中：「不知道」）你們成天混在一起怎麼不知道？（陳守中：「知道他是黨員，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入黨的？」）

關鋒：你知道他有槍沒有？陳：有槍。

關鋒：在太原還是在這兒？

陳守中：在太原有槍，在這裡我不知道。

關鋒：誰給他的？

陳守中：不知道。

關鋒：他是多少級幹部？

陳守中：十八級。

紅聯站群眾：不是十八級，是技術員。

關鋒：文化大革命中按規定槍要收回。

康生：他寫了一個信，也不給我，是給關鋒說他很榮幸，作為紅聯站的代表。他只能做為列席。我看紅聯站不能要這樣的當代表。你們叫他當你們的代表？

紅聯站：他不是紅聯站的。

康生：他多大年紀？陳守中：三十多了。群眾：三十七。

康生：他在解放前做什麼？陳：不知道。

關鋒：你的老部下嘛。

康生：這樣的外交詞句，榮幸地作為紅聯站的代表。

關鋒：他是不是紅聯站代表？紅聯站：不代表！他沒有槍，他來北京沒帶槍。

關鋒：在太原有？

紅聯站：在太原有沒有不瞭解。

康生：這個同志是那個單位的？（沒回答。）

關鋒：他在太原帶不帶槍？在太原帶槍也是犯法的。

康生：剛才證明的是那個單位的？紅聯站：我叫李善良，太工「東方紅」的。

康封：槍是一定要收的。

李善良：在北京，我沒發現他帶槍，我們好幾天都睡在一個屋裡，有槍早發現了。

康生：他什麼事都告訴你嗎！

關鋒：你說的比較妥當，沒有發現他有槍。

康生：你沒有發現他有槍，到底有沒有你也不肯定，青年人不要這樣。你是學什麼的？李：學機械。

康生：你還是學點辯證法好，頭腦不要太機械了。楊成效：王成琚現在太原有槍。

康生：軍隊同志來了幾個？還有那個軍要發言？前幾天寫了條子，劉卿瑞要發言，剛才我接到兩個條子，都是工學院的，一個說劉卿瑞是受張日清迫害的，一個說劉是三反分子。是為衛、王、王翻案的。不管是那一種，既然來了都可以發言。

（劉正發言中，王成琚趕來了。）

康生：王成琚來了沒有？答：來了。

康生：你怎麼隨便來，隨便走呀？關：你就可以罷會了！王辯解。

康生：我想向你調查一個事情，你這次來北京帶著槍沒有？有沒有這回事？

王成琚：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向康生報告，我沒帶槍來。

康生：你在太原有槍，誰給你的？王：找人家借的。

康生：借誰的？王：借專委會的。

康生：又是專委會，專委會誰給你的！王：郭有富。

康生：他是部隊上的不是？關：他怎麼有槍？

康生：市專委會可以發槍？王：當時我請示過袁振，因為奪權後太原市比較亂，有人要抓我。

關鋒：你帶槍幹什麼？有人抓你就開槍。

王成琚：袁振寫信交給了專政委員會處理。我自己找一個專委會借的。

康生：不管那個委員，就講你！王：找郭有富借的。

康生：霍去病的霍？你這次來北京帶著槍沒有？

王成琚：沒帶，交給市核心小組駐軍了。

康生：交給駐軍的什麼人了？

王成琚：我也叫不來什麼名字。

康生：叫不來名字是什麼人嗎？

王成琚：警衛班。

康生：什麼時候交的？

王成琚：交了很長時間，具體時間記不得。這次是來北京前十天，以前陸陸續續交過。

康生：以前陸陸續續交過。那是你的保險庫嗎，保管庫嘛。那不叫交。

你不是說有人要抓你嗎，你有槍陳守中知道不知道？

王成琚：我沒有正式告訴過他，是自己借的。

康生：噢，是私自借的。你是黨員，什麼時候入黨的？

王成琚：一九五五年。

康生：在哪兒？

王成琚：在太原工學院。

康生：什麼人介紹的？

王成琚：孟凡聯和×××

康生：現在兩個怎麼樣？在太工哪個組織？

王成琚：在太工「紅旗」。

劉卿瑞：孟凡聯是壞分子。

康生：解放前你做什麼？

王成琚：讀書。

康生：參加過什麼組織？

王成琚：從沒有參加任何反動組織會道門。

康生：在哪兒讀書？

王成琚：在北京上中學。

康生：山西人怎麼到北京上中學？

王成琚：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

康生：河北什麼地方？

王成琚：定縣。

關鋒：家庭什麼成份？

王成琚：中農。

關鋒：中農能上北京讀書。

王成琚：我們是十三歲跑到北京來的，要是講講家史的話。

康生：不用講家史。你高中畢業了沒有？

王成琚：高中畢業。解放後黨一手培養又讓我上了大學。

康生：你開始在那裡工作？

王成琚：在石景山鋼鐵廠。

關鋒：做什麼？

王成琚：公安警衛部隊。

康生：羅瑞卿那個系統？

關鋒：解放前你工作了嗎？

王成琚：工作了。

關鋒：在哪兒？

王成琚：就在石鋼。

關鋒：做什麼？

王成琚：抄寫。

關鋒：抄寫什麼材料？

王成琚：就是一些彙報材料。

康生：職務是什麼？

王成琚：算工人。

康生：還有抄寫工人？

關鋒：你當時多大？

王成琚：十七歲。

關鋒：工資多少？

王成琚：十八塊。

關鋒：什麼錢十八塊？

王成琚：好像是十八萬塊。

康生：是法幣，還是日本錢？

王成琚：法幣。

康生：我再問一下，你講了一次話，你說你還堅持你那個電報的觀點？
你現在是什麼看法？

王成琚：我現在重新認識。

康生：你給我一個信了。說以三二一一一為首的兵團和紅總站抄了你的家，說如果這次為了解決山西問題，榮幸的作為紅聯站方面的代表，你是紅聯站的？

王成琚：不是，是紅聯站方面的。

康生：紅總站一方面，紅聯站一方面，你是紅聯站的。

王成琚：我的觀點和紅聯站一樣，我是紅聯站觀點的代表。

康生：觀點的代表？代表誰？

王成琚：代表市委「紅旗」戰鬥隊。

康生：選舉你的？

群眾：「紅旗」戰鬥隊早把他開除了。

關鋒：「紅旗」戰鬥隊我們是瞭解的。去年冬天接觸過。

康生：你說「榮任」紅聯站的代表，人家紅聯站不承認你的代表？！

王成琚：來的時候我們住在一起，因為觀點一樣，大家推選我當代表的。

康生：誰給你的榮幸？但是不幸的是你發了一次言，這個我記得，我很記得你的那個發言，給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為你發了言就是個不幸了？你說你的觀點變了，但是你的這個信沒有變。

（王解釋他的信，說他的觀點變了。有人說到他和康老拍了桌子。）

康生：我倒不怕你拍桌子，我還準備你打倒我，寫標語打倒了。你那個方面打倒我了。你只講人家，不講你自己的錯誤啦。當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個發言，引起人的義憤，他們的行動由他們負責，中央在下面經常批評的，你的發言引起人的義憤，當你瞭解了中央的意圖以後，還堅持陳守中的反動路線，你的觀點還沒有變，這封信還是這個觀點。

關鋒：你還可以堅持，你有你的觀點。

康生：剛才我講了一句話，不知你在不在？我說張日清反對的是好人（劉格平，陳永貴），聯合的都是不好的人。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王成琚。我講了，我是負責的，我是準備你打倒我的，你自己不出面，讓別人來打倒我。

王成琚：請康老相信我。

康生：我不能相信你。

關鋒：現在不能相信，現在沒有根據相信。

王成琚：我當時確實不瞭解情況。

康生：你已經用了正式電報給中央，你是做為紅聯站代表講話，希望你以後，願意參加就參加了，不願參加給我們打一個招呼吧！

紅聯站代表：他這些天不和我們在一起活動，我們對他不瞭解，他不能做為我們紅聯站的代表。

康生：這就對了。

關鋒：你們也有缺點就是，這份傳單就是你們的，你們認識還有問題，等會兒我講你們的傳單。

康生：請坐下吧，請坐下吧。

關鋒：回去獨立師的同志把槍給他沒收。

康生：劉卿瑞同志繼續講。（劉講完後）現在關鋒同志講。

關鋒：江青同志很關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山西情況都向她彙報了，她還看了很多材料。因為山西有一個謠言，還涉及今天參加會的同志。今天下午開會時間很長了，開了六、七個鐘頭。江青同志身體不太好，晚上不能來了，讓我傳達幾句話：向山西革命小將、革命幹部（包括部隊）問好！（口號：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鼓掌）這個郭洪，王慶英同志來了沒有？（答：來了，）要求見江青同志的心情都傳達了，江青同志讓我轉達她的意見，向你們兩位同志問候，向你們慰問。（鼓掌）（王慶英把給江青同志的禮物代轉）好！下邊我先辟幾個謠。

第一個謠言，說康生同志，主持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已經受到了周恩來、江青同志的批評，康生在做檢查，這是胡說八

道，完全是謠言，我們文化革命小組是集體領導，大事不但是集體討論，而且要報告主席，報告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報告總理。這是辟一個謠。

另一個謠言，剛才碰到一個條子，在榆次街頭出現了以小靈通為名的傳單，標題是「北京很可靠的消息」，他的形容詞越多越成問題。這是晉中聯絡總站的代表寫的條子，他是不同意這個傳單的觀點的，要我澄清。

第一個，七月十六日，首都紅代會造了解決山西問題大會的反，你們都在，這是謠言。

第二個，山西赴京代表已回太原，在開會期間，只有郭永彪、王振國回過太原。他們回去報告過，其他代表哪回去了，你們都在場嘛！

第三，林副主席接見了張日清、曹中南。他倆在場吧？林副主席很忙，也許以後可能接見，現在還沒有接見嘛，這個不多說，一句話，想引起群眾的錯覺。

第四，毛主席指示，山西問題由總理、陳伯達重新處理，這完全是謠言，這樣的謠言很奇怪，是怪現象，妄圖挑撥製造混亂，煽動群眾。

康生：武漢的「百萬雄師」就是這個方法。

關鋒：武漢的「百萬雄師」，還有獨立師的一部分人要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矛頭反對四點指示，四點指示是周總理的四點指示，他們不敢把矛頭直接指向周總理，他們反對周總理在政治上不利，實際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同志們，階級鬥爭是很激烈的，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處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決戰的階段。山西也不例外，並不因為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就不存在了，已經被揪出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利用他們過去騙取的政治資本，利用新聞機關，利用其他機關，騙取的政治影響，思想影響，瘋狂的進行破壞，還有沒有被揪出來的一小撮，也在瘋狂的進行破壞。我們紅

總站、紅聯站革命的同志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千萬不要因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某被撤了職點了名，就是死老虎。是紙老虎不錯，不是死老虎，是受了傷的老虎，如果忘記了敵人，革命派自己打「內戰」，就上了當。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大聯合，推動革命的大批判。當前的決戰是激烈的，而且是複雜的。在山西尤其有它的特殊複雜性。革命小將看問題，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迷惑，看問題要抓住主要的東西。時時刻刻警惕不要上壞人的當。山西一月份奪了權，不久成立了核心小組，革命委員會，是不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結束了呢？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就結束了呢？沒有！也不可能，相反仍存在兩個階級的決戰。兩個階級的決戰反映到核心小組的內部，革命委員會的內部，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條是錯誤的路線。你們兩派的爭論，這裡我不想給你們評論是非，因為不怪革命小將，不責備。但是，有幾個問題要講清楚：一、「四·一四」究竟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呢？是革命的好得很！我們認為「四·一四」炮轟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是革命的行動，好的很！為什麼說好的很，因為「四·一四」揭開了核心小組內部，革命委員會內部的矛盾，揭開了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公開化了，好！這一點，中央早有所察覺，第一次來彙報，感到有些問題，我們多多做了工作，四月份來彙報，就看的很明顯。有些同志由於缺乏階級鬥爭經驗，有一個簡單的邏輯，核心小組，革命委員會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是紅色政權，炮轟它就是炮轟紅色政權，怎麼能炮轟呢？

康生：怎麼好批評張日清呢？

關鋒：這樣一個形式邏輯，這樣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

康生：插一句話，還有一個簡單的邏輯，我們是軍隊，劉格平是北京軍區的政委，張日清是副政委。在山西軍區，劉格平是政委，張日清是副政委，兩個政委我們好怎麼講呢？這就是毛主席說的，不講階級，不講是非，是劉少奇的那種「馴服工具」。

關鋒：中央對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原來不知道有個王成琚何許人也）有看法的。到底怎麼樣那要考驗，讓群眾揭露批判，他們從中搞了很多鬼，這裡我不細說了。太原革命派的同志，印了他們很多材料，同志們可以看，看他們現在，也可以看他們過去所作所為。同志們可以分析，他們究竟是什麼人。革命群眾自有公斷，是什麼人就是什麼人。張日清同志沒有和他們劃清界限，反而和他們搞在一起，在奪權的時候和奪權以後一個時期，張日清同志站出來支持奪權，這個成績我們是不抹殺的。但是張日清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兩個航校校長講的好，張日清你有點變了。奪權時方向對，現在錯了。對「四·一四」，對紅總站採取否定態度，反對炮轟劉志蘭要保護她，而且要抓回四一四後臺，這就完全把事情搞顛倒了。山西革命小將印的材料，張日清同志在山西應該比我們看到早，為什麼不重視那些材料？自己搞不清，為什麼不向中央請示？正因為這樣，把一部分革命小將搞糊塗了。林彪同志說，政權歸根到底是個班子問題，領導班子問題。現在這樣一個班子，包括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在內的班子能說是個紅色政權？張日清政委是副組長，專政委員會主任，管著報紙，如果不改正錯誤能不能保證一個紅色政權？不能！對四一四不支持，採取否定態度，是大方向錯了。還有專政委員會，揭發了很多材料，那是專誰的政？創造的新名詞，逮了人，上了手銬，既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叫「軍管」，這樣下去那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不能信任這樣的專政委員會。我們前天說過，專政委員會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最重要的是內容，專誰的政。根本問題是專政委員會，凌駕於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之上，搞成獨立王國，專調查革命群眾的材料，到晉中也是調查革命群眾的材料，晉中軍分區公然操縱反對陳永貴和任、王、張。調動農民進城，大搞白色恐怖。張日清同志在組織上自搞一套，不服從集體領導，不維護劉格平同志這個班長。重要問題既不集體討論，又不向中央請示。無論從愛護張日清同志出發也好，不要再把山西變成獨立

王國也好，都需要對張日清進行批評。張日清同志掌握宣傳工具，根本不像話，和劉格平共同接見群眾，標題上標出張日清不標出劉格平。這不是山西反映的，不是劉格平同志反映的，是我們查山西日報查出來的，《山西日報》成了一個派別的報。《文匯報》有好多好社論《山西日報》不登，偏偏登了一篇相信人武部的，那在上海是正確的，在你們山西就是不恰當的，現在看的很清楚。「公、檢、法」、「人武部」幹了許多壞事，不是說那些同志都壞了，是說羅瑞卿的影響沒有肅清。」人武部「有些人並沒有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劃清界限。還有好多沒有挖出來。武漢事件不光是「百萬雄師」，軍區那些人武部獨立師，機關的「公、檢、法」，武漢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綁架、毒打、戴上手銬，多少人包圍，（口號：打倒陳再道！保衛中央文革！）對這些人我們相信武漢廣大指戰員，定是好的，是受蒙蔽的。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今天發了那麼一個消息，「百萬雄師」分化了，有些人不幹。（康生：他們的謠言是假的）他們揚言王力犯了錯誤，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同志交給武漢群眾鬥爭。所以王力他們回來隆重到機場迎接。

一小撮是紙老虎，一戳穿就沒人跟他走了，所以這個山西不經過一場風暴是不行的。「四·一四」也好，今後也好，紅色政權是不能鞏固的，有了壞人鑽進去，不純怎麼能鞏固。

有好多材料今天不講了，不是批評紅聯站，太工「東方紅」。紅聯站，太工「東方紅」六月二十八日發表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錯了。我們不怪革命小將，應該由張日清負責。陳守中、劉貫一、劉志蘭我不說，用不著說了。我說由張日清負責就是對他寄以希望，批評他，幫助他。

康生：今年五六月間，也是紅聯站的報紙發表了一個北京工代會十二個大專院校一部分同志，還有北京中學紅代會幾個學校，還有天津大學，還有一個河北大學？師範？是那十二個大學一部分同志，

我所以說署名部分同志，就是不能代表那個學校，天津的「八·二五」，和河北的外專「八·一八」。六月十八日，紅色造反報是紅聯站主辦的，六月十八日第二期下面署名是山西紅聯，同這個京津赴晉部分學生。這個文章相當長，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四個版當中主要講「四·一四」是有目的有計劃的一個政治大陰謀，什麼「四·一四」紅色風暴好得很，完全是騙人的鬼話，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階級敵人通過炮轟劉志蘭……

同志們，這個錯了的，以中央的看法，這個不符合，不怪紅聯站，不怪京津赴晉的部分學生。這點我同張日清，核心小組的同志談過，張日清的錯誤路線，不僅影響到紅聯站，而且還影響到首都的十二個大學，兩個中學。我為了幫助他、教育他、提出來批評，至於劉貫一、劉志蘭、陳守中那些人，就是關鋒講的，不在話下。

關鋒：今天我批評一下，紅總站就不要批評了。

康生：將來再犯錯誤，一定輪上紅總站，如果沒有更好啦！一定的，我敢保證，你們看，如果沒有犯，那是我錯了，我可以承認。

關鋒：這個傳單中說，以陳守中、王成琚為首的市紅色政權。陳守中、王成琚我們都見過，江青同志沒見過王成琚，見過陳守中，是不是個紅色政權，我懷疑。

康生：北京赴晉的同學，第一次會上要求發言，我沒讓你們發，因為你們不瞭解情況嘛！不讓你們發言是為了愛護你們（鼓掌。紅聯站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

關鋒：說王成琚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我們沒有見過這樣堅定的左派，就憑一件事，說那時候很緊張，要個槍，是相信群眾呢，還是……還說王成琚為首的市委「紅旗」戰鬥隊，是否以他為首，市委「紅旗」同志，去年冬天我見過。戚本禹同志也見過，我不相信王成琚的所作所為代表的了市委「紅旗」。市委「紅旗」瞭解了真相是會造你的反的。

康老念紅聯站傳單中罵批劉鄧紅總站一小撮混蛋時說，你們

不要生氣呀，氣量大一些。又念到矛頭指向劉貫一同志時說：「劉貫一不應該指向嗎？劉志蘭不能指向嗎？陳守中不能指向嗎？張日清不能批評嗎？我感謝山西的革命小將，使我開了眼界。劉貫一的萬言書，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宣言書。」

康生：刮翻案風的尖端。

關鋒：以他們村為例，每人平均不到兩畝地，要分一畝作自留地，私人地比集體地要多，還有什麼集體經濟。我感謝山西革命小將，劉志蘭、陳守中在黨校有賬，黨校要拉去鬥爭，我們說不要拉了，這裡要開會，劉貫一北京機械廠要拉去鬥。（康生：已經拉去了，我們說要開會，又給要回來的。）他們的賬慢慢算，有什麼算什麼。對他們三個人，我們也講一點希望，希望交代你們的問題，希望揭發彭真、彭德懷、浦安修、饒漱石的東西（康生：還有楊獻珍），我們這個希望會不會落空，希望不要落空，對他們不說什麼路線問題，把核心小組辦成什麼樣子，劉貫一是秘書長，劉志蘭是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劉格平給關鋒打個電話也要報告，給康老寫個報告其實是給毛主席轉中央文革的。他也要查。難道不能給關鋒打電話嗎？不能給康生寫報告嗎？

康生：毫不知恥地說他派人去查了劉格平打了多少分鐘的電話，在中央的工作會議上報告這樣的特務活動，毫不知恥！

關鋒：普通群眾也不能查，有通信自由嗎？在他們眼裡那有核心小組，那有核心組長，第一政委。張日清同志犯了那麼多錯誤，批評怎麼不可以，批評不好嗎？照他那麼走下去是很危險的，不管怎麼樣，山西文化大革命是會取得勝利的，但要走很多彎路。要剝奪掉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欺騙群眾的資本。剛才紅聯站一個同志寫信說，太原告急，告訴你一個消息，今天是山西工人決死縱隊，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和紅總站一些組織，開所謂控告張日清大會，口號是「打倒陳再道警告張日清」，「張日清是山西的陳再道」，署名山西愛武裝聯絡站。這用不著告急，我們認為第一口號很好。打倒陳再道，警告張日清，警告實在應該，我們警告過

好幾次，這是愛護張日清，趕快剎車。張日清是山西的陳再道，這個口號也是警告的意思吧。

張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檢討，這個檢討還是很不夠的，帽子不用戴那麼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檢討我們是歡迎的，特別是核心小組，軍區的同志，要對他進行幫助，能檢討到六十分，七十分，也不要求一百分，回去改，搞通七十分也好。主席講支左工作中支錯了，改了，是認識問題，不改，堅持錯誤是立場問題。張日清同志的檢討，希望能掌握大方向，不在乎戴幾個大帽子，有些大帽子可以不戴。航校的二個校長，旗幟鮮明，認識明確，六十九軍同志可能剛去，情況不明，經過這次會議現在他們明確了，堅定不移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他們在小型，中型會議上發了言，作了適當地自我批評，這很好，不瞭解情況嘛！認識問題。陳金玉同志也在中小會上發了言，也是好的。

康生：六十九軍同志不要注意，這個錯誤思想是不是在部隊中有影響，要注意對部隊進行教育。

關鋒：兩個都是我的上級，怎麼辦，要看大節，按毛澤東思想，要有勇氣，要有風格，這樣做對張日清同志也是有好處的。對革命小將兩派都不要責備，紅總站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確呀？（紅總站答：不是。）

康生：你們兩方面都要注意，你們的觀點是相反的，思想方法有很多是共同的，這點要注意，對於毛澤東思想掌握的很不夠。

關鋒：都是辯證法少，形而上學多了一點。

康生：「私」字當頭，你們不是奪了權了嘛！雙方把大腦裡「私」字的權好好奪。

紅聯站某些方面不對，如六月十八日報紙……。不對的地方把它改正。人的思想是要經過反復的過程，才能取得正確的認識，毛主席說：「認識一個真理要經過千百次的反復」不要灰溜溜的。那樣就會給張日清施加壓力，不讓他徹底承認錯誤。張日

清同志也要注意，如果人家說你不要那樣澈底的承認錯誤，那是幫你的倒忙，不要灰溜溜的，錯了就改，改了就好。紅聯站現在正面臨一個東西，武漢事件一部分獨立師、人武部、公、檢、法大力地維護，不要軍區承認錯誤，所以我說不要灰溜溜。紅總站也不要尾巴翹的一丈八尺高，不要以為紅聯站犯了錯誤，你們就興高彩烈！

都要檢查自己，要虛心，所以我說，你們思想有共同點，就是關鋒同志說的辯證法少，這一段學毛著的少。毛主席講，對於犯錯誤的人要一看二幫，犯了錯誤有免疫力。

關鋒：群眾組織都是一家人，中國有一句俗話，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可是一家人總會團結起來。再要看誰顧大節，不要聽謠言，謠言的攻勢，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來看，從歷史上來看，都是敵人慣用的手法，謠言只能短時期內欺騙一些人。這裡我再辟一個謠，有一個時期有一張傳單，說給葉群同志打了電話，說葉群同志講，劉志蘭是好幹部，好同志，不能炮轟。這是純粹的造謠，葉群同志委託我和鄭維山同志闢謠，原來以為這個傳單是群眾組織搞的，不是，這個傳單是核心小組搞的，現在單據查到了，用有光紙，印兩萬份，核心小組辦公室主任你說不知道，我們不相信，從核心小組辦公室造出謠言來。

還有造了這個會上一個謠，說關鋒同志在會上說了丁磊比王效禹的老婆還壞，大家都在嘛，我說丁磊是有毛病的，跟王效禹的老婆不是一回事。王效禹的老婆是不好的，但是，王效禹還是好的，這是我們會議上傳出去的嘛！我想革命小將不會幹這種事，謠言百出，說丁磊回去傳達了幾點，我們讓我們的記者查了，丁磊並沒有回去。在階級鬥爭激烈的時候，謠言是敵人慣用的武器，當然，謠言的腿是不長的。

同意關鋒同志講的。聽了張日清同志的檢討，一、應當是歡迎，一個同志是檢討自己的錯誤，就是檢討不充分，不澈底，還是要歡迎，而我們相信張日清是下決心真正改正自己的錯誤。

二、有三個希望：（1）一初步檢討不澈底，還有沒檢討的東西，也不要緊，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為什麼提到這一點，因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對犯錯誤的人要一看二幫。」從哪裡看，中國有句古話，叫「聽其言而觀其行」。看就是要看實際行動，不單我們看，大家也看。山西的軍隊，革命的同志都要看。張日清同志自己也時常警惕：我這樣做，同我的檢討是不是相符合？因為從講話到行動，還有個過程，千萬不要言行不一致，說的是一套，做的另外又是一套。（2）第二個希望，希望張日清同志做一點努力，我提過幾次，我希望張日清把你五、六月份以來的一些話，有的是報上公開發表過的，有的沒有公開發表過，是一些群眾組織整理的，沒有經過本人審查，難免有錯誤，但基本意見還是能表達的。希望你想想哪裡有什麼錯誤，深刻想想對自己有助。有一本張日清講話，可以知道自己過去哪個思想是有意講的，偶然講的，講了不記得，我以前也講過，張日清同志實際上說過要逮捕楊成效，說，由群眾組織逮捕比專政委員會逮捕好，有的同志說你說過，有的同志說你沒有說過，作為一個領導同志，第二政委，要改變這種作風，主要從報紙上檢查自己的言論，這對自己有好處。我是看了一個東西感到問題的，其他問題還很多，這裡有一個例子，你對紅總站……大雜燴，豆腐渣，你見到紅總站，哈哈又說你們大方向不錯。你對群眾組織不要用這種方法。對劉志蘭，說聽了她的話，不認識她。本來四月份會議中央已經講了，你卻說，轟也可以，不轟也可以，萬炮齊轟不可以，未經過調查，對劉志蘭作肯定結論是不恰當的。從實際上講，你對劉志蘭是大保，有的同志說是死保的，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因為劉志蘭站在你那個錯誤的方面。這一點希望你從報紙上作檢查。在座的同志，山西日報的同志，曾幾次要求發言，沒有講，希望在會上，會下，聽聽他們的意見，你管報紙工作，檢查一下，看看有什麼問題嘛！關鋒同志講消息突出你自己，那麼一個短消息嘛！做工作，從文字、行動方面檢討一下，就深刻

了。我提過兩次了，可能限於北京的條件，你現在還沒有做這個工作。一方面，從現在的報紙上講，另一方面，說過去有戰功，吃老本，這一方面是對的，有戰功，但我希望，說過去不但有戰功，過去也有錯誤。過去我沒同張日清同志工作過，有些同志對我講了，張日清同志錯誤也不小。吃老本有兩種吃法，一種是吃好的，一種是吃壞的，昨天河南劉建勳同志檢討，他是好幹部，跟何運洪是根本不同的，他還從歷史上檢討一下，說我過去有些什麼錯誤，一方面從現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檢查，另一方面，也可以回憶歷史上有什麼錯誤。你去徵求一下北京軍區傅崇碧的意見，開誠布公地把窗戶打開，空氣才能進來，當然形式主義地講也可以講，他有意見就應該提出，但你不開窗子，空氣怎麼進來，這對深入檢查自己的錯誤有好處。這方面的意見很多，因為時間關係就多提了，你同衛恒有不同意見，也不見得都是你對的。

關鋒：是路線鬥爭，還是非路線鬥爭？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先知先覺。

康生：生活作風方面，都研究一下，當然我不是要求人一下子都做到，我是從幫助你出發，我估計還有一部分力量支援你的錯誤的人，當然是少數，個別的了，或者還有人要求你不要承認錯誤，或不承認路線，方向錯誤，頂多承認嚴重錯誤。我希望你聽到這種意見，千萬不要高興，那是毒草，吃了不舒服。你千萬不要上壞人的當，像劉貫一那樣的人吹捧你，現在不吹捧了，但是可以表示同情。相反，對批評你的人……有的人會對你施加壓力。

關鋒：××軍區的司令員，居然被他手下的幾個小參謀綁架了。

康生：他在中央開會時，承認了錯誤，一回去，一包圍，就不承認了，怎麼辦，名義上被一般幹部綁架了，兩個星期司令員不見了，你說是他自己策劃的，我看也未必，但是下邊這麼搞，他也滿舒服，就跟上去了。關鋒指了一下，不止這一個，你要防止「左」的「張日清壞的很，揪走！」實際上你滿舒服，剛才講的那個例子，還不是又出來了。當然出來就是另一種情況了。兩個禮拜司

令員不見，一想就不會有這個事，你個人不要這樣搞，別人搞你也要注意，老實講。山西的問題要沒有你張日清犯錯誤，劉貫一敢那麼幹嗎?!我懂劉貫一，劉貫一你敢嗎？根本不敢，如果你張日清堅決站在劉格平一邊，那劉貫一怎麼辦呢？他就拍你們兩個人的馬屁；劉貫一這個人很容易識破，你不是識不破，是吹得你舒服。現在劉貫一在你那裡吃不開了，我想是吃不開了。但還有王貫一、張貫一、周貫一、周武鄭王嗎！辦法有。同志們批評你們不學習毛主席著作，我沒有調查，說一點不學也不見的，但從你的行動看，學習的很差，在某些方面應該向群眾學習，甘當群眾的小學生。有許多老革命不如小將。那個五中的學生，郭宏，很多東西值的你學習，人家批評你，不要馬上反駁。風剛把窗子刮開點，你就關上。（關鋒：紅總站、紅聯站互相都不要把對方當成敵人對待。）

康生：你說他打砸搶，他說你打砸搶，那個都有點。

關鋒：自己嚴格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評。另外，剛才接到一個材料，是核心小組辦公室搞的材料，還剩下一個角，還看到一點點「揪出劉格平的黑後臺」。核心小組辦公室的材料不能轉移，燒毀一張，由劉貫一、劉志蘭負責。專政委員會的材料也不准轉移，不准燒毀一張，由蘭敏同志負責，蘭敏也幹的太不像話，至今沒有看到檢討，聽候處理。

康生：有些材料轉移到軍區，軍區首長要負責。張日清同志負責。

關鋒：前天發生的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紅聯站下屬的一個組織二百多人衝了軍區，到張日清辦公室打開了保險櫃，搶走了材料，我們懷疑。這些材料必須歸還聽候處理。衝軍區的這二百多人可能不瞭解情況，不論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和想法，這樣做都是錯誤的。搶走的材料必須交出來，我們很懷疑這件事。

回去，紅聯站同志要討論，紅總站也要討論，多進行自我批評。

小型會議，劉格平領導，繼續開下去，研究回去怎麼辦。

康生：為什麼關鋒剛才講，打倒陳再道，警告張日清，群眾這樣提，是有道理的。我幾次講過，你們的報紙不是好講山西的形勢嗎？形勢一方面是大好，「四·一四」不是資本主義反動路線復辟，像張日清同志對有些群眾組織所講的。是不是紅色風暴，我們不一定這樣提，我們認為把存在的兩條路線揭開了，這好得很，所以這樣子的時候，張日清同志應該認識矛盾是掩蓋不了的，矛盾揭開了，是向正確方面前進的推動力，「四·一四」把矛盾揭開，是好得很！所以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是好的。王××講了半天說，「四·一四」之前是大好形勢，我們的看法和他正相反，說：「四·一四」之後形勢更好。

關鋒：受點損失也不要緊。林彪同志講了：「文化大革命損失是最小最小的，收穫是最大最大的。」要想想這個最大……

康生：十七歲的郭宏說，把你山西軍區內部的問題暴露出來嗎！暴露出來才可以去支左，也支自己。

關鋒：山西存在一種危險的可能，你們兩方面革命的同志都注意：

- （一）是有人煽動軍隊，特別是煽動獨立師，煽動軍區司令部，「擁護張日清，反對劉格平」，把新的紅色政權分裂，搞癱瘓，這是很嚴重的。部隊煽動起來，這把火玩不得。武漢就是這樣，把部隊煽動起來，自己也控制不住。
- （二）軍分區、人武部支援保守派，壓製造反派，以至打到陳永貴同志頭上。
- （三）已經有這個問題。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分裂，影響社會群眾組織，這也是應該看到的。
- （四）軍分區、人武部動員農民進城。
- （五）張日清同志依靠的是公檢法，反對的好人，聯合的不好的人，是壞人。因為從有的地方不但是很危險的，像晉中、大同（我們只談了一個晉中，其他地方類似的還多，問題也不少），有的地方已經動員農民進城，不過沒進太原城就是了。

你們想想：煽動軍隊在山西是存在的；依靠公檢法是存在的；支持軍分區、人武部打擊革命派是存在的，調農民進城存在的；問題是剛剛發生。武漢把獨立師一部分幹部、戰士煽動起來。

依靠公、檢、法、人武部，機關保守組織，你們那裡有沒有？我看到一個東西。你們的苗頭和武漢一模一樣的。我們為什麼要一再批評張日清，為什麼群眾要警告張日清，是要警告的，有這個跡象。對公檢法、人武部要及時煞車！你們那裡有人大力支持「百萬雄師」，我是對你們講啦，和大街上那四個字不一樣，「百」是白匪的「白」，「萬」是完蛋的「完」，「雄」是行走的「行」，「師」是死屍的「屍」，實行白色恐怖的要完蛋的行屍，但是它走到山西去了，王任重的黑手伸到山西，劉鄧的反動路線的黑手伸到山西，武漢還有榮複軍，也可能伸到山西。

張日清的錯誤是危險的，不但內部敵人，外部的敵人也在伸手。同志們要對自己的缺點多作自我批評。所有的革命幹部，所有的革命同志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團結起來。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可以制止那種危險。如果拖延下去，擴大開來，我們就很難保證武漢的事不在你們山西重演，演也不要緊，他們是行屍走肉，他們是小丑跳樑，紙老虎也不如，是紙老鼠。

一個廣播，連「百萬雄師」的名也沒有點，它就開始瓦解了。希望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雙方找出共同點來。

在座的同志對武漢的事情是一致的吧？

康生：有什麼文字的東西？

紅總站：我們遊行了，有文字的東西，交給……。 （紅聯站也說……）

康生：你們群眾組織有協議沒有？（答：沒有。）

康生：糟糕，怎麼還沒有，你們有好多東西可以達成協議的嘛！第一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能不能達成？（答：能。）

康生：第二，堅決反對「百萬雄師」的叛亂行為，這個能達成協議嗎？

答：能。

康生：第三，堅決執行「六·六」通令，不要打砸搶。能達成協議嗎？

（紅聯站一方大叫：能！能！能！這條我們最能！他們還抓了我們的人呢！……紅總站一方說，能！雙方嚷了起來）無論如何也不能打砸搶！你們不是老頭，是青年，我這個老頭還往前看呢，你們怎麼盡向後看呢？我當然不贊成打、砸、搶，你們沒定個協議嗎？定了就執行嘛。

康生：第四，保證鐵路，公路運輸，這個能達成協議嗎？

答：能。

康生：第五，堅決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這個能達成協議嗎？

答：能。

康生：第六，不調動農民進城，這個能達成協議嗎？

答：能。

康生：我看你們應選幾個代表達成個協議，回去做一個模範，說服雙方群眾也有個基礎，達成協議。人家河南、浙江都達成了協定，還有江西、廣西，你們趕快搞，你們更容易，你們的問題比他們小得多了。張日清反對打砸搶，把打砸搶上綱得那麼高，搞一下就是大方向錯了。那麼北京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就沒有一個好的了。根據張日清的說法，紅聯站搶了你的辦公室，那麼一個晚上大方向就錯了。過去三司都是公開有一個辦公的地方。砸了公開的辦公地方，不受什麼損失。「百萬雄師」就是把三新、三鋼說成是打、砸、搶的組織，借這個名義把造反派壓下去的。河南也是把二七公社說成是打砸搶的組織。張日清，從你的講話看，說到紅聯站，就說有的打砸搶，改了就好；說到紅總站，就是路線方向的錯誤，莫怪人家說你打一派、拉一派。

還有一個問題，垮行業的組織的取消，毛主席對延安中學的批示，這是方向，但得要有過程。

關鋒：很多地方就拿這個指示鎮壓造反派。

康生：不講條件，解散跨行業的組織，這是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在一個學校，一個單位，一個班裡，左派力量小，很小，他要不和其他班系、其他學校聯合，是要被吃掉的。

這些問題要深刻檢討，這說明你自己是有私心雜念的。

關鋒：剛才有人遞上條子，說有的常委也有槍，如果帶在身邊，上交。

如果沒帶上，回太原也都要交。

康生：好啦，散會！⁹⁰

關鋒接見山西代表時的講話（1967.7.24.）

武漢「百萬雄師」，還有獨立師的一部分人，他們要打倒謝副總理、絞死王力，反對四點指示。四點指示是周總理的四點指示，他們不敢把矛頭直接指向總理，他們反對總理在政治上不利，但實際上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武漢事件不光是「百萬雄師」那些人，還有武裝部、獨立師、軍區機關、公檢法。武漢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綁架、毒打、帶手銬、包圍。我們相信武漢的廣大指戰員是好的，是受蒙蔽的。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百萬雄師」分化了，有些人不幹了。他們揚言「王力犯了錯誤」，「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交給群眾鬥爭」等等。王力他們回來了，我們隆重的在機場迎接。

戚本禹、王力、關鋒給新華社的電話（1967.7.24.） （存目）

⁹⁰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彙集》，《山西日報》（軍支）革命造反總部編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晉京烽火》。

關鋒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1967.7.31.) (晚)

新華社一定要建立革命秩序，中央這樣重要的宣傳機構。武漢問題是那麼大的問題，新華社是整個戰役的組成部分。開展重要的政治攻勢，新華社擔負重大任務，兩派問題再大，比這個要小的多。兩派糾紛，對誰有意見，總比這個小。但是干擾很大。我們是支援王唯真同志，應該支援他的工作。鬥爭，應該鬥爭劉、鄧、陶，批判劉小奇的修正主義新聞路線。陶鑄直接插手新華社，派熊複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什麼不批？兩派應該抓這些問題。

新華社有這樣的怪現象，王力、關鋒、戚本禹對新華社的電話信，有人寫大字報把王力同志的名字去掉了。王力同志來了，還有人說王唯真的後臺回來了，姜文品同志要想一想大道理：為什麼老揪王唯真？我們睡不著覺，就是集中力量，搞宣傳攻勢嘛！誰干擾，就犯大錯誤。稿子搞得很粗，王唯真就吃力嘛！

中央文革小組是完全一致的，對新華社問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們三人發的電話信，三人沒有差別，看法一致。姜文品同志要好好抓一下。

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關鋒、戚本禹八月四日有關外交部 問題講話摘要 (1967.8.4.)

談到外交部新聞報導問題時，關鋒說，關於緬甸問題，《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送外交部，然後外交部又寫了一篇，外交部這篇社論旗幟不鮮明，戰鬥力不強，最後總理還是決定用《人民日報》寫的，外交部打電話質問《人民日報》，為什麼發表這樣一篇社論。緊接著，

《人民日報》在新聞報導中提到了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外交部又打電話質問《人民日報》，為什麼報導這樣的口號，在機場迎接從緬甸回來的紅色外交戰士時，根本沒有喊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這時我感到很奇怪，就問一個學生，為什麼不喊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學生就拿出一個口號單，上面根本沒有這口號。這口號單是外交部搞的。關鋒同志接著又講了另一件事，最近蒙修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發了請柬，給周揚和肖望東（戚本禹同志還加了一個蔣南翔）。外交部發請柬時，把周揚的扣下來了，其他的照發，這兩個人報上已經點過名，蒙修使館這對我們是很明顯的挑釁行為，對這種挑釁行為為什麼這末搞法呢？不僅如此，第二天《人民日報》沒有發表蒙修使館舉行招待會的消息，外交部又去電話責問《人民日報》為什麼不登載？關鋒同志講對蒙修的這種挑釁行為，我們為什麼要報導，打倒奈溫的口號和登不登蒙修招待會的消息的事本來《人民日報》本身就可以決定，與你們無關。這樣看來，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針鋒相對，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什麼呢？你們看，資本主義國家報刊整天在寫我們，而十多年來，我們的報刊連反映都不敢反映，更不要說回擊了。這是為什麼呢，就是他的思想上怕，怕什麼呢，就是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另外他講了，關於緬甸問題，如果是在七月一日以前，那不有話可說。七月一日後，主席對緬甸問題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講的，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戚本禹同志講，外交部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害怕那個，甚至在挨罵的時候，自己還在那裡說兩國友好關係。戚本禹同志說，看來，今後外交戰線上的希望寄託在這些青年小將們身上。關鋒同志說，關於宣傳報導問題我們也有缺點，過去我們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時沒有請外交部新聞司同志參加，以後請新聞司同志參加。

在緬甸事情剛剛發生以後，群眾上街遊行的時候，當時我正好在一亞，看到一亞同志起草了一個口號單子，在單子裡有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後來這個單子送到部黨委，回來以後就把「反動」兩字去掉

了。這個口號群眾問為什麼去掉這兩個字，當時韓念龍講這個問題時說這句子太長了，所以去掉，戚本禹聽到這個話很氣，說這個問題不是句子長不長的問題，而是敢不敢打倒「反動奈溫政府」的問題。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五） （1967.8.4.）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十二時至次日上午五時三十分，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出席：中央首長康生、關鋒、吳法憲、鄭維山、曹軼歐並劉格平同志，山西方面有關同志，紅總站、兵團、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紅聯站等組織的赴京代表等。】

會議開始，劉格平同志發言。接著是謝振華、袁振、李佐玉同志發言。李佐玉同志發言完畢，關鋒同志作了重要講話。

關鋒：同志們，山西的問題，大會、中會、小會開了多次，在中會、大會、小會上都聽到一些很好的發言，我也受到了教育。現在我來講幾句話。錯的地方請康老、吳法憲、鄭維山同志糾正，請在座的同志們糾正。

當前，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山西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同樣好得很。有的同志要問還有什麼好的呀？什麼省什麼省怎麼亂，山西也亂起來了。這個同志，要用辯證法來看。按毛主席的教導，亂和治是辯證的，那些地方亂得透，那些地方問題就解決得澈底。前幾次會上，有人說「四·一四」以前，山西形勢大好，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四·一四」以後，山西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不經過「四·一四」有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在裡邊，山西紅色政權能不能不變色？不經過「四·一四」，揭不開山西核心小組內兩

條路線鬥爭的蓋子，張日清還要犯更大的錯誤。經過了這場鬥爭，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有希望，更可以搞好了。

下面談幾個問題。有些話已經講過了，這裡簡單一些。

第一個問題，是核心小組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簡單說一下。劉格平、袁振、陳永貴同志，還有幾位同志，他們支持「四·一四」，支持炮轟劉陳劉，大方向是正確的，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張日清同志在奪權時，站出來支持左派奪權，是做出了很大成績的，是不能抹殺的。成績是成績，錯誤是錯誤。張日清同志在奪權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專了革命小將的政，有一些他自己負責，有一些不是，但與他指導思想有關。《山西日報》搞得不像樣子，突出個人，特別突出他自己。沒有支持炮轟劉志蘭，有幾篇社論有嚴重錯誤。張日清同志不但不支持炮轟劉陳劉，相反支持劉陳劉。在晉中張日清同志不支持陳永貴、任王張，而支援軍分區的錯誤作法，等等。這是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

這裡要說清楚的，張日清同志和劉陳劉是有質的區別的，張日清同志在一個時期內犯有方向路線錯誤，改了就好了。劉陳劉就不是這樣的問題。奪權以後，他們惡毒地挑撥離間，不但有老賬，還有新賬，老賬是很多很嚴重的。山西革命派要他們交待和鄧小平、彭真、彭德懷、安子文、楊獻珍等人的關係，是完全正確的，我堅決支持。他們幾個人我就不講了。希望大家把張日清同志的犯錯誤和劉陳劉區別開來。當然，張日清同志錯誤是嚴重的。但是是屬於犯錯誤，按毛主席的教導，改了就好，改得越快越徹底越好。

上次張日清同志檢討了，我們歡迎。我們就不要扣那麼多大帽子，要談具體問題。八月一日，他又寫了一分檢討交給我和康老，寫得很好，很長，這裡就不講了，劉陳劉我們不管了，交給山西的革命群眾去搞。對於張日清同志，我們在大中小會都批評了，但我們還要保他，不要打倒。但是，群眾喊打倒，你也不要

打擊報復。希望你不要讓我們犯錯誤。叫我們檢討。（問張日清同志）不會吧？希望張日清同志澈底的改，堅決的改，改了，群眾就會信任。不要灰溜溜的，不要擺套子，擺套子就會犯錯誤。革命小將要給以時間，歡迎他改正錯誤。軍區幾個同志批評了你，不管提得多高，也不能打擊報復，如果打擊報復，那就錯上加錯了。那就嚴重了。也不要拒絕群眾對你的批判，聽聽有好處。軍區其他領導同志，更不要灰溜溜的，在「三支」兩軍「中是有成績的。在張日清同志的影響下，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好。但是要改，堅決的改，真正的改。剛才幾個同志的發言，你們彭了掌，很好。六十九軍同志的發言，剛去不瞭解情況，檢討自己旗幟不鮮明，檢討自己思想水準低，風格不高。當時，他們也有不少正確的地方。這次來參加會議，很快就明確起來了，這很好。航校兩位校長旗幟鮮明，應該受到表揚。我們在小會上也講過幾次了。

第二個問題，革命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問題。剛才講了，「四·一四」好得很，紅總站，兵團，還有其他同志炮轟劉志蘭，好！對山西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貢獻，我們堅決支持他們。但不要以為你們都對了，錯了的就要改，特別是不要驕傲，驕傲起來就要犯錯誤，方向錯了，我們就不能支持了。不要作出一點成績就沖昏了頭腦。

不知是那個組織，據說大街上有這樣的大標語，說紅聯站是反動保皇組織，不要這樣，這樣是不對的。你們搞了協議書，很好嘛，你們大方向一致，要團結起來嘛！當然，紅聯站的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也可以說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不過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於一方面劉陳劉在那裡煽風點火，欺騙你們。另一方面張日清對他們說了許多錯話，把他們引上了錯誤。你們有個簡單的邏輯，認為核心小組是中央批准的，就不能炮轟，你們炮轟我就要保，如果是這樣，還是好的，但不能用這種簡單的邏輯看問題。當時，中央對劉陳劉是有數的，但考慮到可

以考驗考驗他們。但是，不久他們就跳出來了。當時我們感到不好，劉貫一抓了個秘書長，劉志蘭抓了個副秘書長，這個東西很重要，可以搞很多名堂，劉貫一還抓了個黨校校長。當時我們就提醒劉格平同志要注意。劉陳劉的材料，在山西已經印了，紅總站的同志就不能用那樣簡單的邏輯看問題了，同志們看看劉貫一的「萬言書」就知道他是什麼問題了。

這裡，對黨校「東方紅」，我想批評幾句，上次沒有批評，忘記了，回去心裡很不安，感到對不起這些革命小將，黨校的革命同志要充分注意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充分認識山西黨校的階級鬥爭，黨校系統一直是劉少奇的死走狗楊獻珍在那裡抓，在那裡搞。王力同志跑了幾個省問題都很大。山西、西北幾個黨校，是楊獻珍比起全國其他地區的黨校控制的最緊的，楊獻珍散布了許多惡劣的影響，安插的許多釘子，黨校革命小將如果在這個問題不提高警惕的話，你們還要犯錯誤。以前我們說過，你們錯誤地極不慎重的結合了葛萊。你們有個聲明，署名是省黨校「東方紅」勤務組。從聲明文字看，基本上是好的，檢討了錯誤，表示以實際行動支持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省革命委員會的正確的領導，表示要鬥爭劉陳劉。檢討都是好的，但有兩個問題，提出來希望考慮。聲明中第三條說「四·一四以來兵團革命小將……」點了兵團沒說紅總站，說一個沒說兩個，這是不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說「我們一如既往，堅決反對打砸搶」，我們希望是文字的疏忽，不過你們是不是還有個苗頭，是不是今後還要和紅總站幹仗，是不是還要鬧對立，鬧磨擦，點了兵團，為什麼不提紅總站，你們都檢討了嗎？都擁護劉格平同志，你們大方向一致了，你們還認為紅總站的大方向對不對。你們一如既往反對打砸搶，人家就不一如既往？其實，打砸搶大家都有一點，只是多一點少一點而已。這兩個我有點意見，希望是文字的疏忽。

黨校「東方紅」的小將要高度警惕黨校的壞人，否則就會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自己還不曉得。你們要很好的搞好黨校的文化

大革命。黨校的階級鬥爭蓋子充分揭開了沒有？楊獻珍等人安插的釘子找出來了沒有？鬥臭了沒有？你們對反修兵團的政策對頭不對頭？這都需要很好的考慮。如果說全是批評了紅聯站下屬的一個組織，那更應該批評黨校「東方紅」。黨校「東方紅」勤務組的同志們，最少你們警惕性不高，嗅覺不靈。我講的這些話兵團、紅總站的同志們不要拿這些話去整他們，他們大多數是革命的，他們會自己解決的。在這裡，說到紅總站、兵團他們「四·一四」大方向是正確的。我提一下，丁磊同志我曾經建議劉格平同志把丁磊同志調出來，到北京或者到其他地方，他接受了調了出來，但有人抓辮子，後來我們接到一些信，說不能調走丁磊同志，如果調走了，就等於承認紅總站東風兵團犯了錯誤，這個意見是對的，還是叫她回去。我曾經說過，丁磊同志是有毛病的，但是她和東風兵團、紅總站一塊戰鬥大方向是正確的。同志們對丁磊同志嚴格要求，格平同志對丁磊同志嚴格要求，對他進行教育是應該的。

張日清是「中將」，四十來歲的人，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我們也要保他。何況是「小將」呀！錯了改了就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團結起來。

第三個問題，是晉中問題，本來可以不講，剛才接到一個條子，是兩個委員送來的。晉中總司赴京代表×××同志到會了沒有？（答：沒有）不知是學生還是幹部？（答：一般幹部）。

（關鋒同志念條子他說：會議為什麼拖得那麼長，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更惡化了。為什麼支持任王張，群眾思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是不是衛王王打擊的人就是好的，希中央派人來站在公正立場上說話）。

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個幹部不清楚事實，思想不通，這裡一時沒法說，這不用多談，我們不是每天解決山西的問題。今天來電說，平遙調四千農民進城，大概這就是所謂惡化吧？那不是惡化，是問題暴露了，好得很。武漢不是很凶嗎，但矛盾充分

暴露了，得到了解決，比其他地方解決的更徹底。會議為什麼要拖那麼長？長是長一點，不經過那樣的過程，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為什麼要支持任王張，他說群眾說不出個道理來。我不相信，群眾是說出道理來的。陳永貴支持任王張，劉格平支持任王張。我們支持任王張。《紅旗》雜誌發表了他們的文章就是支持，報紙要轉載，電臺要廣播，為什麼要支持任王張？因為他們是革命的。晉中軍分區犯錯誤是不應該的。晉中問題是很明確的，衛王王反對，迫害的人現在你們還要反對，迫害嗎？說要派公正的人到晉中去調查。我們可能到山西去，但不一定，我個人決定不了。陳永貴同志幾次發言很好，我們受到很大教育，問題非常明顯，調農民進城，調民兵進城，調四千農民進城還是第一次吧？沒有軍分區、人武不支持，不可能調動的，進城誰給他工分，誰給他錢？沒有一定權利的人是不可能調動的。

于振群同志認識不對的，他認識了也會改正的，但主要責任要由軍分區以及人武部負責。希望軍分區立即採取措施，剛才張日清同志發了個簡單的電報，制止農民進城。很好，我們支援。但如果有人一定要這樣搞，也不要緊，他們調人開槍鎮壓革命派，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武漢的陳再道怎麼樣？廣大群眾要協助駐軍，軍區用各種手段堅決制止。這是第三個問題。晉中問題本來可以不講，看了這個條子，一個電報還是講一講。

第四個問題，希望各革命群眾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加強團結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紅總站和兵團你們不要鬧矛盾，鬧矛盾就不好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正確對待，俗話說十個指頭不一般齊嗎！你們和紅聯站也要聯合起來，共同對敵，剛才看了你們的協議書很好嘛，你們簽了字沒有？簽了要通過革命的大批判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促進革命的「三結合」，你們要批判衛王王。還要批判彭真，彭真的老家在山西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魯筋等人要把山西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基地，你們不批判還行嗎？

彭真、彭德懷、羅瑞卿《人民日報》已點名，薄一波、安子文在省報可搞一點。陶魯筭怎麼樣？你們可以考慮。他們在西北，特別在山西大搞經營。鄧小平、李井泉經營的是西南，你們要注意，批判他們恐怕就與劉陳劉聯繫起來了，聯起來聯不起來就要看事實了。

聽說紅總站、兵團有打內戰的苗頭，這就不好了，不要受人挑撥，這樣弄不好會出現更大的曲折，敵人就高興了。你們不要打內戰。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跟紅聯站，大家要按協議書辦事，俗語說，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己人認不得自己人。

我老家有句俗話，不挨罵長不大，有點道理。罵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自己人罵，另一種是敵人罵，人家罵對了提醒自己警惕，好改；人家罵錯了就幫對方改！你們應該以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全域為重，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全域為重，希望各群眾組織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聽信謠言。不要聽馬路新聞，聽這些東西就上當了。我再說一次有個謠言要辟，有人說葉群同志打電話劉志蘭是個好同志，這完全是謠言。這個謠言傳單是劉志蘭批的，千萬不要聽信謠言。

第五個問題，山西省駐軍、軍區，在支農、支工、支左、軍管、軍訓中是有巨大的成績的。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不能認為有個別同志犯了錯誤，有的單位支錯了就否定了成績，那是錯誤的，支錯了的改了就好。部隊裡要加強教育，消除壞影響。一些人武部不好也要加強教育。教而不聽態度要鮮明，對公檢法要高度注意，羅瑞卿搞了多年，有很多壞人安插了進去，好人也受到影響。……要幫助公檢法的同志肅清過去的壞影響。山西奪權後沒有注意這些問題。所以在這方面專政委員會搞的不像話。

軍隊支錯了的要改，越快越好。但地方上的同志要給予時間。不能一下子就要求改過來，下邊同志的錯誤要做工作，給予整改工作的時間。

聽說紅聯站下屬組織衝了軍區，是不是這麼回事（紅聯站

答：是），你們要制止。搶的文件要交回來。

有些地方軍隊支錯了要改，地方的同志要支援他們，要擁軍愛民，軍隊支持左派是最大的愛民，左派受壓制是支持他們就是最大的愛民。地方上要支援部隊改正錯誤是革命的行為，改正錯誤是革命行動。給部隊提意見，支援他們改正錯誤，這就是擁軍，不要不准改正錯誤。《阿Q正傳》中就有一條不准革命。我們不要這樣，我們報紙發表了社論：「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大團結萬歲」，就是要大團結嘛，武漢獨立師犯了錯誤，簡直是犯了罪，但也不能把獨立師搞的灰溜溜的，廣大戰士還是毛主席的好戰士嘛！我們部隊就有個好傳統。錯了就改。他們還要為革命立新功，立新勞。對部隊同志的錯誤，不無限上綱，不要隨便說這裡的陳再道那裡的陳再道，不要到處抓陳再道，前段到處抓武老譚，但話也要再說回來，領導同志也要有這樣風度，不要追求這個。……人家喊兩句打倒就把人抓起來，那又犯大錯誤了。

我們相信，山西的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我們的人民解放軍，一定能夠增強團結，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勝利前進。

吳法憲：我認為這個會開的很好，大、中、小會開的很多，開了幾次我也記不清了，我沒有都參加，但從我參加的幾次，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吸取了很多經驗，得到了好多教訓，我參加這次會是向同志們學習的。是向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學習的。參加這次會對我們空軍同志，對解放軍同志教育很大，我代表空軍、解放軍同志向山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鼓掌）向山西的革命派致敬！（熱烈鼓掌）向陳永貴同志學習！（鼓掌）。

我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對山西問題的一切指示，擁護康老、關鋒同志的每一次指示，康老年紀這麼大，工作很忙，關鋒同志也很忙，但他們循循善誘，用大、中、小會誘導，我們參加會的同志很感動，用主席思想教育我們，提高我們，特別是解放軍同志，江青同志身體不太好，但支持了我們，

我們深深感動，希望大家堅決貫徹康老、關鋒同志的指示，在實際行動中，可在實踐中取得偉大勝利。來回答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江青、康老、關鋒同志的關懷，使山西按著中央指示的方向和主席的革命路線前進，我們堅決支持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山西核心小組、革命委員會、劉格平同志是經過長期考驗的，再一次證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裡的人。我們解放軍同志要支持和尊重劉格平同志，他是我們的領導。是北京軍區政委，又是山西軍區的政委，是我們的首長，我們解放軍同志要站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一邊，把山西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使山西革命造反派同志和部隊革命造反派團結起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衛、王、王、劉、劉、陳，澈底清算批判他們的錯誤。他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是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的，要堅決鬥爭批判他們的錯誤，炮轟劉志蘭、劉貫一、陳守中是革命的行動，好得很！好極了！我們堅決支援批判張日清同志的錯誤，他的錯誤是很嚴重的。經過康老、關鋒、格平等同志的幫助，特別是部隊、革命小將的幫助，會議後期表態很好，這是值得歡迎的，希望張日清同志認真接受中央文革小組、革命小將對你的批評，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在劉格平同志的領導下，在山西革命小將的批評監督之下，在山西解放軍廣大指戰員說明之下，公開檢討錯誤，澈底革自己的命，以自己的錯誤教育大家，教育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認真向革命小將學習，向群眾學習，要承認錯誤，承認錯誤僅僅是改正錯誤的開始。蘭敏同志，晉中軍分區的同志也有錯誤，都應當很好地虛心地檢查錯誤，只有改錯，才能取得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山西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信任。除了改正錯誤之外，沒有其他的出路。在這裡，我以一個解放軍戰士，向山西的解放軍提幾點建議：

（一）山西的解放軍同志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作毛主席的好戰士。解放軍應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決站在中央改革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堅決和紅總站、革命造反兵團等左派組織站在一起，和革命群眾、革命左派心連心，和廣大革命幹部、革命小將團結在一起，更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部隊的活思想。使支錯的部隊從幹部到戰士，順利轉變過來。我們的經驗是首先領導幹部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先做幹部工作，然後要給戰士做工作，思想搞通了，轉變就能勝利。武漢的例子是這樣的，只有三天時間，思想就打通了，痛哭流涕，廣大指戰員一時是受了蒙蔽的，一旦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揭露了壞人的陰謀，所以最重要的是抓好活思想，只要回去好好傳達下去，要原原本本不要歪曲，不要添油加醋，不要各取所需，要一直傳達下去，把中央精神把康老、關鋒等同志意見好好傳達下去，如實傳下去。要相信群眾，這裡我們要反對兩面派和稀泥，表面擁護實際上不做，這是對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態度問題，我們堅決反對，要堅決與之做鬥爭，要遵照主席指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關鋒同志講了錯了就改，改了就好，越快越好，不要顧面子，不要顧威信，不要靠資格吃飯，要勇敢，敢字當頭，錯了就改，不僅不失威信，反而威信更高，不但不會丟面子，反而更光彩了，不僅不會脫離群眾，反會得到群眾更信任。錯了就改就會前進，這樣才不會掉隊，不然會成為文化革命絆腳石最後被搬掉。

（二）一定要搞好部隊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站在那一邊是個立場問題。我們堅決要站在毛主席一邊，中央和中央文革一邊。全國和山西兩條路線鬥爭實踐經驗很多，我們一定要搞好，定要把劉、鄧、彭、羅、陸、楊、衛、王、王的罪惡事實公開在部隊進行教育，使廣大指戰員進一步體會到以主席為首的司令部是一貫正確，另外要用社論正面教育，把劉鄧黑司令部的材料作為反面材料，正面反面相結合，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教育為綱，推動三支兩軍工

作，對的定要堅持下去，錯了就堅決改，這樣是非就會分清楚，部隊水準就會提高，覺悟就會提高。全國各地革命派群眾寫了批劉鄧文章很多很好，部隊自己不要只自己搞自己的，就要用左派同志文章彙集起來發到部隊裡去大量學習討論，使同志們對劉鄧就會恨起來了！

我們要認真接受武漢事件教訓，我們部隊不能在軍隊裡再發生這樣的犯罪行為了。不久前河南又發生了類似事件，就是因為沒及時傳達中央康生等同志的指示，使一小撮人能操縱我們下邊幹部與戰士，再次支持保守派，槍殺革命派，現周總理、江青同志正組織調查，一定要處理。有了內蒙、四川、河南、武漢最嚴重的教訓，夠了！武漢獨立師六個團、萬多人，結果只三天時間沒一個人再聽……的，武漢軍區幾十萬人，軍隊幾天內就弄得沒有一個人再聽陳再道的，幾天內這些人就弄成孤家寡人了，終於自己搞垮了自己。事實充分說明，凡是反毛主席反主席路線反革命群眾反中央文革的人，堅持錯誤的人沒有一個是有好下場的，只有懸崖勒馬才有出路。我們軍隊幹部戰士必須聽毛主席的話，張日清同志要好好想想，毛主席說了武漢的問題，要做為課本要拍成電影上映，我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我們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必須使我們軍隊牢牢記住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康生：要執行林副主席的「四不」政策，誰向人民開槍就是罪魁禍首！要執行主席指示絕不向人民開槍。

吳法憲：這是送上門來的群眾工作，有革命群眾衝了軍區就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組織，反革命是錯誤的，好人衝了解釋，壞人衝了追究，絕不允許衝一次就說人家是保衛組織，政治思想工作送上門來一定要做好，人民解放軍搞武器是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絕不能對準小將。

（三）堅決執行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黨中央、中央文革、中央軍委的一切指示，從

「十六條」到最近的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都要好好學習，掌握熟悉和執行，還要研究《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

部隊任何時候不能挑動武鬥，要反對武鬥，要保護國家財產，要阻止武鬥，但阻止武鬥辦法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宣傳「十六條」，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不是用槍阻止，不是武力鎮壓，不是壓服，要做啟發工作，要完成三支兩軍工作，支左，千支援萬支援主要就是支援毛澤東思想，解放軍要辦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解放軍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講民主精神，不要單純依靠命令，林副主席講：群眾是最高司令，是天然的革命力量，要經常接近群眾，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遇到問題要多做自我檢查，嚴以責己，不要主觀主義，沒弄清的不要信口開河，亂說一通，沒調查研究清楚的不要隨意表態，但也不能不說話，說錯話也是難免的。

（四）解放軍要加三性，即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首先要有革命性，解放軍要好好向左派學習，向革命小將學習，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要敢於造反。其次要有科學性，要階級分析，調查研究。此外還要有組織紀律，堅決貫徹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指向那裡我們就堅決打到那裡，不折不扣，對最高指示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林副主席講：文化大革命是不考試的考試，不打分的打分，這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大表演，你表演的好，不打分分很多，否則雞蛋零分。

希望解放軍同志堅決與山西革命左派紅總站、兵團、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我們講話可能是有錯的，請康老、關鋒、格平同志和在坐的同志批評，也可以給我貼大字報。

慶祝山西文化大革命新勝利！

向山西革命派學習，向山西革命小將致敬！

打倒劉、鄧、陶！

打倒彭、羅、陸、楊！

打倒彭德懷！

打倒賀龍！

打倒譚政！

打倒黃克誠！

打倒衛、王、王！

打倒陳再道！

關鋒：我插幾句話，剛才說謠言又有一個同志來條說現在山西有謠言說：中央文革分兩派，康生、關鋒一派，總理、江青、伯達一派，說總理、江青、伯達不同意康生，關鋒對山西問題的處理，這裡有兩個回答劉貫一給江青、伯達、總理一封信，要求接見，這封信周總理、江青、伯達他們看了，所有同志都看了，現在叫我們回答：一句話，不見！不接見！（眾鼓掌）總站同志：劉貫一站起來！劉站起來說「我想見一見！」喊口號：「誰反對中央文革就砸爛誰的狗頭！」劉貫一：在這兒不好反映。

康生：（非常氣憤地）可以反映嘛，這裡就可以說嘛。

關鋒：有的省反映，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希望同志們不要聽謠言，在革命大風暴中有的人靠造謠過日子，武漢有謠言傳說：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給群眾。造謠！

康老：鄭維山同志，你講吧。

鄭維山：我看還是康老多講幾句吧，同志們想聽你的。

康生：同志們講吧，同志們講的跟我一樣。

鄭維山：我本來不準備在這次會議上講話。這次中央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開頭參加了，這一次參加了，中間一大截沒有參加。本來是應該參加的因為有別的事情沒有參加。所以我談不出什麼來。今天，我完全同意關鋒，康老，楊代總長，吳司令員的指示，完全擁護中央和中央文革對山西問題的處理。這一次，中央對山西問題的解決，對山西犯錯誤的同志真正做到了仁至義

盡，苦口婆心。康老年紀那麼大了，康老關鋒同志，我覺得我的工作量大，但他們的工作量比我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拿那麼多的時間解決山西的問題，每次會議都很耐心很細緻，循循善誘，這給我很深刻很實際的教育，相信其他參加會議的同志也有這個感受。我也趁這個機會，對山西革命派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對我們在三支兩軍中的批評和幫助，只有真正的革命派，對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才能誠懇地、善意地提出批評。這是對軍隊的最大的愛護和幫助。

山西，關鋒同志講的很好，是一片大好形勢。有人說「四·一四」以前是大好形勢，從現在來講也是大好形勢。但中間出現了那麼一個大反復，這反復是壞事，也是好事。革命嘛，經過一點風波，反復，比平平靜靜地還要好，從這方面看，是好事情。為什麼有這個反復。從軍隊角度講，山西軍隊負有很大的責任。山西軍區在張日清領導下，在這一時期是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軍隊在「三支」「兩軍」中，在張日清的影響下，站錯了隊，不是站在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一邊，而是站在劉陳劉一邊，反對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正確領導。這是立場上錯，因此方向錯。

同時，山西的問題，四月份，中央就發現了，而且著手解決過。四月會議以後，山西的問題不僅不解決，而且發展了，就更加錯了。所以山西的軍隊對這次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反復負有很重大的責任，在張日清同志的錯誤影響下，山西軍區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除了張日清負責外，我也有責任。在山西軍隊三支兩軍中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我沒有及時發現，發現了沒有採取措施制止，實際上是失職。我總認為，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中央又重視，便放心了。（關鋒：不要盡說你自己啦！劉陳劉搗了你的亂啦。）如果及時發現，及時解決，錯誤要小一些，損失也要小一些。從我個人來說，包括軍隊的同志，要從這一錯誤中吸取的教訓是：必須堅決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堅決按照毛主席

席思想、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辦事。做任何事情，離開了主席思想，離開了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離開了中央和中央文革指示，就不能不犯錯誤。山西同志的犯錯誤，就是因為不按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辦事。當然，張日清同志的錯誤還有其他根源，還與張日清個人意識方面，作風方面有關。我們認為，是否能堅決徹底的改正錯誤，是是否忠於毛主席的，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真擁護毛主席，還是假擁護毛主席的問題。我們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並不奇怪，問題是我們犯了能否改。最近在關於三支兩軍中有錯必改的指示中提得比較高。有錯必改，這是我們軍隊的優良作風。改，還要看怎麼改，是堅決的改，徹底的改，還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改？

剛才關鋒同志在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情況下，還那樣肯定山西支左成績這點，我認為應該說是中央文革對部隊同志的關心鼓勵了，我們的態度就只能有這一個，堅決地痛痛快快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有毛主席革命路線，這就是我們最大光榮。

我建議山西同志們要給部隊同志特別是張日清同志一個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時間，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首先要給他一點時間，將中央這次會議精神原原本本地傳達下去，包括他的檢查、認識錯誤的東西。希望山西革命派的同志要做這一點，要從大局出發，堅決執行康老、關鋒同志的指示。

部隊同志要穩定下來，部隊同志情緒要穩定下來。山西部隊領導同志要精神振作起來，不要互相埋怨，要堅守崗位，到群眾當中去，同群眾見面，目前發現不正常現象，工作上癱瘓了，另外，不許調動農民進城，那是犯紀律的。

還希望山西左派同志與山西駐軍密切合作，把三支兩軍工作做得更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領導下，在山西革委領導下，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只要這樣山西文化大革命運動就一定搞得更好，我就表示這一點吧！

康生：同志們，會議開了很久了。有人說開會時間比較長，但我認為會開得比較好，有很大收穫。會開得好是因為有大中小會議的基礎，小會只有核心小組同志參加，中會還有常委參加，大會其他同志也參加。是採取大、中、小會和個別談話的形式的，澄清了一些事情，儘量讓不同意見辯論，會議期間聽了各方面的意見，所以是發揚民主的。當然不是每個同志都談了，只是說聽了各方面的意見，不是只聽一方面的，兼聽則明嘛。有人說我們偏聽偏信，那是別有用心的人說的，我們參加會議，各方面意見都聽了，特別是還聽了犯錯誤同志的意見。有人說開始時會議空氣是不許不同意見發表，其實開始首先是聽張日清同志的意見。（關鋒：還有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的意見）大家還記得，開始幾次叫劉貫一講話，他講了幾句就不講了，陳守中也是。我們還告訴他們想講多長時間就講多長時間，並沒有因為有錯誤就不讓講話的，只是他們不講。另外，還聽了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所以會議開得好。

我們是根據中央制訂的方針開會的，不是只靠我一人，或關鋒同志個人獨斷專行搞的。這點張日清同志要注意，不能獨斷專行，不能不報中央，不通過集體，搞個人活動。我們沒有一件事不經過中央批准和文革小組討論就獨斷專行。

過去我們也有做不夠的，登張日清文章是應該的，但登張日清的照片是錯誤的。（關鋒：《人民日報》登的）我們批評了《人民日報》，登那張照片沒有請示過。

四月會議時是和張日清、劉陳劉一起開會，已表達了中央的精神已表白了炮轟劉志蘭是可以的。主席對劉格平、張日清也有一定的看法，並有指示的，並非我們個人看法。劉格平同志也不能個人決定。張日清犯錯誤的一個原因，就是獨斷專行。這一點我為什麼提出來？希山西革委會和核心小組同志要積極討論獨斷專行個人主義問題。不能搞宗派主義，搞獨斷專行。

告訴大家，今晚周總理、姚文元同志解決江西問題，陳伯

達、王力同志解決河南問題，江青、戚本禹同志解決北京群眾揪劉少奇問題。我們凡事都是集體討論，分工負責的。不能說個人負責。（關鋒：要集體決定，分工去幹）中央文革給省裡打電話都要先起草大家通過才打出去，不是電話通了就個人可以打的！這次會議紀要林副主席、總理都看了，又經過討論，批下來了。（關鋒：不要那麼囉嗦，簡單一點）對，不要囉嗦了。

同志們對張日清的檢查要歡迎，要有時間，步步深入。就是劉、陳、劉如果真正檢查也要給予機會，不過目前仍極不老實。

我們這個會還得到一個成果，群眾團體達成了一個協議。你們共同簽的字，這是良好的開端。

會議期間遇上「百萬雄師」在武漢暴亂，反革命分子陳再道跳了出來，中央把陳再道他們叫來了。（關鋒：在座有的同志這幾天參加了鬥陳大會）有的同志還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大會，你們參加了沒有？（總紅站同志們：參加了！）

這次會開一個多月了吧，通過這個會議，使彼此都受到教育。同志們說受到教育，同樣的，我們也受到很大教育，特別是太原五中那位女同志郭宏的講話對我們教育很大。她的講話不是糾纏於個人的恩怨問題，她一方面熱愛解放軍，另一方面又發現軍內問題，不理解，結果想通了，發現軍隊支左把軍隊內的問題暴露到社會上了。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所以不要老追究某個人哪句話怎麼樣。有的同志天天說關心國家大事，但實際總糾纏於個人，關心小團體利益。應該從中國的大局看，從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看問題，把個人的恩怨，小團體主義拋掉它，要接受教訓，總結經驗，肅清私字的基礎和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

當然，事情總是一分為二的，不是十全十美的，一點缺點沒有，不是的，好的會議只是一個開端。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我們會議快要完時，再次提出：大家無論提問題看問題，如果離開了階級立場，離開了階級觀點，離開了毛澤東

思想的話就得不到正確的結論，就採取不了正確的措施。你們，包括我們，學習運用主席著作都很不夠。要時時刻刻警惕夜郎自大，驕傲自滿，不能主觀主義。同志們要認真貫徹毛主席指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

另外，同志們千萬不要忘記警惕壞人破壞。要提高到帝、修、反、地、富、反、壞、右一齊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來警惕敵人。不要聽信謠言和馬路消息，有的青年人對馬路消息很感興趣，而對學習主席著作則不那麼熱心，還搞什麼動態消息報，馬路新聞，小報新聞，可感興趣，這可危險！同志們想過沒有，敵人怎麼製造謠言，「百萬雄師」，陳再道、鐘漢華怎麼造謠，帝、修、反、特務、間諜又是怎麼搗亂？文化革命以來，就有人說毛主席和中央現在不要工農，解放軍，就只要幾個知識份子和學生，有的甚至造謠說不要黨員了，不要老幹部了。這些都是謠言。對街上的大字報也要一分為二，有的是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有反革命的。陳再道是解放軍嗎？是勞動人民嗎？什麼事離開了階級分析就不行！

告訴同志們，今年五月十六日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為什麼重新發表？有機會要考考你們。北京就有人猜測，到處問為什麼，他們有的說：去年五月十六日發表通知，揪出了彭、陸、羅、楊，今年又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又揪誰呀？趕快準備材料，可別落後了，他是按資產階級思想想問題的，到底為什麼發表？想考考大家。通知有三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三個里程碑，以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史來說，現在已進到第三個里程碑。

第二點要點是第三個階段。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初，進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階段，就那麼一點，我們還寫不出來。你們少吵些嘴，少打些架，要好好研究通知，這裡不是有黨校「東方紅」的同志嘛，你們再看看《左派幼稚病》一書，列寧當時看到一個問題：舊資產階級打倒了，小生產者天天還會產生新的資

產階級。這點列寧看到了搞出社會主義時期還有階級鬥爭，但是怎麼解決，就還來不及解決，也不可能提出如何解決。這在《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說得清楚。說史達林不講階級鬥爭也不對啦，從他對共青團的講話寫文章中也可看出，是講階級鬥爭的，但到一九三七年犯了錯誤，他說蘇聯沒有階級了，一直到最後他死前兩年他才又感到他自己那個沒有了階級的結論有問題，又模模糊糊有了點階級鬥爭的認識，怎麼解決，沒有講。到了毛澤東時代，主席提出了而且解決了這個問題，提出要進行文化大革命。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問題。

第三個要點是什麼？（眾答）對了！是提出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是進行一次，而是要進行多次的。

可是有的人不去好好研究，而是在猜測，天天說「五·一六」，就是不知「五·一六」是個什麼文件。

有的人對山西「四·一四」也不加階級分析，就說什麼「四·一四」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囉！可見這種思想方法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過去婆婆虐待媳婦，媳婦老了她又同樣虐待自己的媳婦。這就是錯誤的思想方法。

黨校同志在階級鬥爭中就是沒有好好階級分析，否則就不會去結合葛來。你們的那個黨校是劉少奇、楊獻珍領導的，在全國一樣，是個有系統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堡壘，你們怎麼不想一想？！

回去要好好的搞好革命。鄭維山同志剛才講的一條很重要，就是說部隊同志回去首先要穩定部隊，堅守崗位，要給予政治思想工作時間。以前張日清在部隊散布了不好的東西，部隊同志受了蒙蔽，一時可能還轉不過來。

看問題就是要有階級分析。林副主席的四個第一，為什麼不是提物的因素第一，而是提人的因素第一？這是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一個分水嶺。劉少奇為什麼不提剝削有罪，而說剝削有功？他是說中國搞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還不行！

一定要把軍隊犯錯誤與取得的成績分開，要把犯錯誤的幾個

同志和相信大多數分開。一定要遵照主席三個相信，三個依靠的指示辦事，要允許犯錯誤改正錯誤，不許改正錯誤那是王明路線。主席思想是一看二幫，看是看他自己覺悟，幫是幫他改正錯誤。我同意關鋒同志的意見，對張日清錯誤，不要打倒，奪權支左他還是有功的。功是功，過是過，功過要分清。就是對劉陳劉真誠改過，還是要給予改正錯誤機會（關鋒：給予出路！）給予出路嘛！聽說有人說會議一開完就要將張日清揪走去鬥爭，這樣是錯誤的。

群眾組織之間訂了協定，回去要按照協定去做，要貫徹自己的諾言，這是對各個組織的考驗。如在中央面前簽了字，回去不執行，那就說明你們自己反對自己了。

要反對和阻止武鬥，關鋒同志說過了。最近重機發生了嚴重武鬥事件，要堅決阻止。

有人說趁中央開會未結束，要把左派全打下去，看劉格平回來怎麼辦？這不僅山西有此情況，河南也是這樣，趁著中央開會，兩個組織聯合起來就想把二七公社打垮。

紅總站也不要驕傲，不是說「四·一四」大方向對的嗎！方向對就更要虛心，要不斷進步，回去不許批評人家，只作自我批評。總站不要只看到人家的缺點，看不到人家的優點，不要揪小辮子，要戒驕戒躁，要幫助紅聯站，說明他們改正錯誤，要整風，自我批評。這裡必須掌握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薄一波你們要搞一搞，他是你們山西的。是劉少奇招降納叛來的，他投敵時不是共產黨員，而是閻錫山的人。薄一波是你們那裡的，彭真也是你們那裡的，盡是些壞傢伙。

有人問能否將薄一波揪回山西鬥爭，我看目前還不要，你們首先搞調查研究，把他有關材料搞出來送給我們，確實有了材料，行了，就可揪去。

有人遞上一個條子問毛選第五卷什麼時候出版？這就要看你們了，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很快搞澈底，毛主席有時間看

了，馬上就會出來。

（眾笑。全體起立，鼓掌歡送康老、關鋒、吳法憲、鄭維山、劉格平等同志離開會場。）

關鋒對北京地質學院關於批判朱成昭的電話指示 （1967.8.9.）

【田春林：北京地質學院「勤務組」負責人】

田春林同志

聽說你們那裡因為地院革委會確定朱紅、黃占起兩同志隨我去一趟的問題有很大的爭論，我希望不要因為這個問題引起爭論，妨礙掌握鬥爭大方向，既然爭論很大，這次你們那裡可以不去人。

希望你們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持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發展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同時把朱成昭批深批透。你們那裡批判朱成昭和大方向一致。八月二日，你向我提出一些問題，我講了幾句話，大致也是這個意見。

關鋒

八月九日

關鋒、戚本禹對《農民戰爭史》編寫組成員的講話 (1967.8.16.)

【時間：晚，地點：人大會堂。】

付崇蘭：聽說吳傳啟被中央叫去寫文章啦！

關鋒：沒有這個事，上次開會你（指付）不也去了嗎？沒有他嘛！……

談到吳傳啟問題，剛才談到了，我再說幾句話。我是五七年反右以後才認識吳傳啟的，曾同他一起寫文章，用撒仁興的名字。對他的歷史不瞭解也沒有辦法瞭解他，我沒有權力去看他的檔案，他的歷史問題可以調查，也應該調查，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就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唯物主義者是尊重事實的，我們大家都要尊重事實。兩派可以聯合起來調查更好，不行就分開調查。（戚本禹：你們的東西也要給對方看看。）過去的事實誰也改變不了的。調查不夠，有出入，要調查。至於他的文章、言論、行動也是這樣，可以批判、分析，這不難解決。是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不能說反對吳傳啟就是反對關鋒。不論誰講我都不承認這一條。當然關鋒也可以反，對我有意見，可以反對，可以批評，不能聯繫起來。

我建議學部兩派還是要高舉大批判旗幟，大聯合，掌握大方向。（戚本禹：不要因為這個問題，影響大方向。）要抓大的，搞劉鄧陶他們，學部的楊述，劉導生、楊獻珍。當然有一些問題可以調查研究，發表文章，問題我們不太清楚，學部兩大派，北京兩大派，不管哪一派按文章品質發表，不要到報社去抗議。

唐平鑄：（「大無畏的」）學部這兩派就是從五月份北京市兩派那邊過來的，北大他們來人鬧起來的。

戚本禹：是啊，你看（指付崇蘭）北京兩大派你們不要參加進去。……你們回去首先要鬥學部的黑幫。吳傳啟的問題，按關鋒同志說的

去做。他（指吳傳啟）寫過文章，五八年寫了些文章，還可以的嘛。（另一記錄：他寫過好的文章）海瑞罷官，他也寫的嘛。當然他的文章也有問題，也可以批評，他的歷史問題也可以調查，不過你們兩派不要因為這個問題轉移鬥爭大方向。……不要那樣，不要垮大，他不過就是那麼小小的人物，你們不要上別人的當，弄得那麼大，不要那麼搞，聽說他（指吳）掌握《紅旗》，又說什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有什麼的，哪有這些事。

關鋒：《紅旗》我瞭解，他怎麼會掌握（笑）？評論員以上的文章是伯達同志看的，他怎麼會來審查修改稿子。

戚本禹：你們還看不出這個名堂來呀？（張慧：是總隊。）不管誰說的，顯然有人利用這個事，在大作這個文章呢？周景芳我推薦的嘛，那個《北京日報》剛新辦的時候，說是開門辦報，好吧，到處找人，有機關學校的，叫吳傳啟去當顧問是我請的。關鋒同志根本不知道。（關鋒：不瞭解這件事。）吳傳啟可以瞭解他的歷史，你們搞清楚，我就感謝你們。現在大批判的時候，搞這些問題，有人是想把水搞渾，你們還不知道？我是說你們不要參加進去。潘梓年歷史上也可能有點問題。（付崇蘭：他們偏要保他。）誰保誰革要有個認識過程，現在有人動不動就說誰同誰曾在一起，誰同誰說過什麼話，你們過去同吳傳啟接觸得比我還多吧！我現在能說你們同他同黨嗎？那能這樣？你們不是也說過潘梓年是堅定的左派嗎？不信把你們的材料拿來看看。你們近代史所誰是黑幫，怎麼樣啊？（張慧答：劉大年、黎澍）你們弄的材料我看了，真莫明其妙，你們盡搞什麼？（唐平鑄：潘、吳）你看，盡搞這個，兩派打來打去。老是吳傳啟，他有問題跑不了嘛……

（有人要首長談一下潘梓年問題）關鋒：潘梓年問題我不瞭解（笑了一下，站起來要走）⁹¹

⁹¹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二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王力、關鋒就新華總社請示報告給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的信（1967.8.）

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同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新華社許多地方分社的記者，在大風大浪中經受考驗，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站在左派群眾一邊，出生入死，坐監獄，被綁架，向中央反映了真實情況。

為了表揚這批戰士，在宣傳戰線上樹立擁護毛澤東思想的標兵，我們建議召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新聞戰士會議。

- 一、八月下旬召開。
- 二、文革小組同志，準備集體接見一次。
- 三、登報支持他們，他們中許多人還受打擊。
- 四、新華社提出一個初步方案，辦事組和×××需作審查一下，請批示。

王力、關鋒

八月×日⁹²

⁹²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七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關鋒研究文獻

1. 獨孤誼，對關鋒「孫子軍事哲學思想研究」引文的意見[J]哲學研究，1957，（6）。
2. 詹劍峰，老子的「道即是絕對精神」麼？——和關鋒、林聿時二同志商榷[J]理論戰線，1959，（8）。
3. 任繼愈，論老子哲學的唯物主義本質——兼答關鋒、林聿時同志[J]哲學研究，1959，（7）。
4. 陳玉森，試論王充的思想淵源——並與侯外廬、關鋒等同志商榷[J]哲學研究，1959，（Z1）。
5. 孫長江，怎樣分析孔子的哲學思想——向關鋒、林聿時同志求教[J]教學與研究，1961，（4）。
6. 晁松亭，對於關鋒、林聿時二同志《再論孔子》的商榷[J]文史哲，1962，（2）。
7. 束世澂，關於《道德經》中道和物的關係——和關鋒、林聿時同志商榷[J]學術月刊，1962，（3）。
8. 礪石，關鋒、林聿時不同意劉節等在孔子研究中的超時代超階級的抽象分析方法[J]學術研究，1963，（2）。
9. 陸欽，莊子有「阿Q精神」嗎？——和關鋒同志商榷[J]江淮學刊，1963，（4）。
10. 張恒壽，論春秋時代關於「仁」的言論和孔子的仁說——駁關鋒所謂春秋時代「仁」的三種類型說[J]哲學研究，1979，（12）。
11. 霞飛，「王、關、戚事件」始末[J]黨史博采（紀實），2005，（1）。
12. 霞飛，關鋒沉浮錄[J]黨史博覽，2005，（5）。
13. 霞飛，王、關、戚的人生結局[J]黨史天地，2006，（2）。
14. 楊永興，「王、關、戚」與《紅旗》雜誌[J]文史精華，2009，（11）。
15. 楊永興，「王、關、戚」被打倒之謎[J]文史天地，2010，（1）。
16. 滌生，「中央文革」三大筆桿子[J]文史博覽，2010，（3）。

17. 劉洪生，特殊時代下的學術——關鋒莊學研究的價值與反思[J]殷都學刊，2010，（2）。
18.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關鋒[J]中外文摘，2011，（21）。
19. 閻長貴，我所知道的關鋒（上）[J]同舟共進，2013，（4）。
20. 閻長貴，我所知道的關鋒（下）[J]同舟共進，2013，（5）。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 49.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80. 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1. 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2. 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83. 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4. 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5. 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8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87.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8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89.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90. [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1. 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2. 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93. 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94.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5.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6.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 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n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20.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1.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122.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 123.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 124.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25.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 1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7.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 128.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29.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 13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4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42. 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143. 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144.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17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5.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176.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

- 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

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0.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2.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 213.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4.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5.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6.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217.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 218.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 219.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20.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 221.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 222.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 223.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 224.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 225.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 226.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27.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28.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

-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權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

- 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

- 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 284.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5.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6.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287.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 288.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289.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290.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291.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

- 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

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⁹³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⁹⁴他

⁹³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⁹⁴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⁹⁵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ld/ljld/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⁹⁵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毛澤東的秀才：關鋒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
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8
面：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24)
BOD版
ISBN 978-986-93152-3-4(平裝)

1. 關鋒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12897

文革風雲叢書24 PC0473

毛澤東的秀才： 關鋒與「文革」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8月 BOD一版
定價：5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3152-3-4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階級鬥爭的形勢是很緊張的，很尖銳。這緊張好不好呵？我看好！這是我們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面，發動了廣大群眾，億萬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舉行總攻擊。

——王新亭、關鋒、戚本禹對軍隊總參三部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 1. 10.，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詳細收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關鋒的現場講話二十六萬字，時間跨度為1966至1967年，內容包括現場講話、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關鋒在文革中扮演推手的重要角色。